

遼

史

元脱脱等撰

遼史

第五冊

卷七一至卷一一六（傳）

中華書局

遼史卷七十一

列傳第一

后妃

肅祖昭烈皇后蕭氏

懿祖莊敬皇后蕭氏

玄祖簡獻皇后蕭氏

德祖宣簡皇后蕭氏

太祖淳欽皇后述律氏

太宗靖安皇后蕭氏

世宗懷節皇后蕭氏

世宗妃甄氏

穆宗皇后蕭氏

景宗睿智皇后蕭氏

聖宗仁德皇后蕭氏

聖宗欽哀皇后蕭氏

興宗仁懿皇后蕭氏

興宗貴妃蕭氏

道宗宣懿皇后蕭氏

道宗惠妃蕭氏

天祚皇后蕭氏

天祚德妃蕭氏

天祚文妃蕭氏

天祚元妃蕭氏

書始嬪虞，詩興關雎。國史記載，往往自家而國，以立天下之本。然尊卑之分，不可易

也。司馬遷列呂后于紀，班固因之，而傳元后於外戚之後；范曄登后妃于帝紀。天子紀年以敘事謂之紀，后曷爲而紀之？自晉史列諸后以首傳，隋、唐以來，莫之能易也。

遼因突厥，稱皇后曰「可敦」，國語謂之「賦俚寒」，尊稱曰「耨斡麼」，〔一〕蓋以配后土而母之云。太祖稱帝，尊祖母曰太皇太后，母曰皇太后，嬪曰皇后。等以徽稱，加以美號，質於隋、唐，文於故俗。后族唯乙室、拔里氏，而世任其國事。太祖慕漢高皇帝，故耶律兼稱劉氏，以乙室、拔里比蕭相國，遂爲蕭氏。

耶律儼、陳大任遼史后妃傳，大同小異，酌取其當著于篇。

肅祖昭烈皇后蕭氏，小字卓真。歸肅祖，生四子，見皇子表。乾統三年，追尊昭烈皇后。

懿祖莊敬皇后蕭氏，小字牙里辛。肅祖嘗過其家曰：「同姓可結交，異姓可結婚。」知爲蕭氏，爲懿祖聘焉。生男女七人。乾統三年，追尊莊敬皇后。

玄祖簡獻皇后蕭氏，小字月里朶。玄祖爲狠德所害〔二〕，后嫠居，恐不免，命四子往依

鄰家耶律臺押，乃獲安。太祖生，后以骨相異常，懼有陰圖害者，鞠之別帳。重熙二十一年，追尊簡獻皇后。

德祖宣簡皇后蕭氏，小字巖母斤。遙輦氏宰相剔刺之女。男、女六人，太祖長子也。天顯八年崩，（三）祔德陵。重熙二十一年，追尊宣簡皇后。

太祖淳欽皇后述律氏，諱平，小字月理朶。其先回鶻人糯思，生魏寧舍利，魏寧生慎思梅里，慎思生婆姑梅里，（四）婆姑娶勻德忽王女，生后于契丹右大部。婆姑名月婉，仕遙輦氏爲阿扎割只。

后簡重果斷，有雄略。嘗至遼、土二河之會，有女子乘青牛車，倉卒避路，忽不見。未幾，童謠曰：「青牛嫗，曾避路。」蓋諺謂地祇爲青牛嫗云。

太祖卽位，羣臣上尊號曰地皇后。神冊元年，大冊，加號應天大明地皇后。行兵御衆，后嘗與謀。太祖嘗渡磧擊党項，黃頭、臭泊二室韋乘虛襲之；后知，勒兵以待，奮擊，大破之，名震諸夷。

時晉王李存勗欲結援，以叔母事后。幽州劉守光遣韓延徽求援，不拜，太祖怒，留之，

使牧馬。后曰：「守節不屈，賢者也。宜禮用之。」太祖乃召延徽與語，大悅，以爲謀主。吳主李昇獻猛火油，以水沃之愈熾。太祖選三萬騎以攻幽州。后曰：「豈有試油而攻人國者？」〔三〕指帳前樹曰：「無皮可以生乎？」太祖曰：「不可。」后曰：「幽州之有土有民，亦猶是耳。吾以三千騎掠其四野，不過數年，困而歸我矣，何必爲此？萬一不勝，爲中國笑，吾部落不亦解體乎？」其平渤海，后與有謀。

太祖崩，后稱制，攝軍國事。及葬，欲以身殉，親戚百官力諫，因斷右腕納于柩。太宗卽位，尊爲皇太后。會同初，上尊號曰廣德至仁昭烈崇簡應天皇太后。〔六〕

初，太祖嘗謂太宗必興我家，后欲令皇太子倍避之，太祖冊倍爲東丹王。太祖崩，太宗立，東丹王避之唐。太后常屬意於少子李胡。太宗崩，世宗卽位于鎮陽，太后怒，遣李胡以兵逆擊。李胡敗，太后親率師遇于潢河之橫渡。賴耶律屋質諫，罷兵。遷太后于祖州。

應曆三年崩，年七十五，祔祖陵，諡曰貞烈。重熙二十一年，更今諡。

太宗靖安皇后蕭氏，小字溫，淳欽皇后弟室魯之女。帝爲大元帥，納爲妃，生穆宗。及卽位，立爲皇后。性聰慧潔素，尤被寵顧，雖軍旅、田獵必與。天顯十年崩，諡彰德，葬奉陵。重熙二十一年，更今諡。

世宗懷節皇后蕭氏，小字撒葛只，淳欽皇后弟阿古只之女。帝爲永康王，納之，生景宗。天祿末，立爲皇后。明年秋，生蒙古公主。在薨，察割作亂，弑太后及帝。后乘步輦，直詣察割，請畢收殮。明日遇害。諡曰孝烈皇后。重熙二十一年，更今諡。

世宗妃甄氏，後唐宮人，有姿色。帝從太宗南征得之，寵遇甚厚，生寧王只沒。及卽位，立爲皇后。嚴明端重，風神閑雅。內治有法，莫干以私。劉知遠、郭威稱帝，世宗承強盛之資，奄奄歲時。后與參帷幄，密贊大謀，不果用。察割作亂，遇害。景宗立，葬二后于醫巫閭山，建廟陵寢側。

穆宗皇后蕭氏，父知璠，內供奉翰林承旨。后生，有雲氣馥郁久之。幼有儀則。帝居藩，納爲妃。及正位中宮，性柔婉，不能規正。無子。

景宗睿智皇后蕭氏，諱綽，小字燕燕，北府宰相思溫女。早慧。思溫嘗觀諸女掃地，惟后潔除，喜曰：「此女必能成家！」帝卽位，選爲貴妃。尋冊爲皇后，生聖宗。

景宗崩，尊爲皇太后，攝國政。后泣曰：「母寡子弱，族屬雄強，邊防未靖，奈何？」耶律斜軫、韓德讓進曰：「信任臣等，何慮之有！」於是，后與斜軫、德讓參決大政，委于越休哥以南邊事。統和元年，上尊號曰承天皇太后。二十四年，加上尊號曰睿德神略應運啓化承天皇太后。二十七年崩，諡曰聖神宣獻皇后。重熙二十一年，更今諡。

后明達治道，聞善必從，故羣臣咸竭其忠。習知軍政，澶淵之役，親御戎車，指麾三軍，賞罰信明，將士用命。聖宗稱遼盛主，后教訓爲多。

聖宗仁德皇后蕭氏，小字菩薩哥，睿智皇后弟隗因之女。年十二，美而才，選入掖庭。統和十九年，冊爲齊天皇后。

嘗以草茝爲殿式，密付有司，令造清風、天祥、八方三殿。旣成，益寵異。所乘車置龍首鴟尾，飾以黃金。又造九龍輅、諸子車，以白金爲浮圖，各有巧思。夏秋從行山谷間，花木如繡，車服相錯，人望之以爲神仙。

生皇子二，皆早卒。開泰五年，宮人耨斤生興宗，后養爲子。帝大漸，耨斤冒后曰：「老物寵亦有旣耶！」左右扶后出。帝崩，耨斤自立爲皇太后，是爲欽哀皇后。護衛馮家奴、喜孫等希旨，誣告北府宰相蕭泥卜、國舅蕭匹敵謀逆。詔令鞠治，連及后。興宗聞之曰：「皇

后侍先帝四十年，撫育眇躬，當爲太后，今不果，反罪之，可乎？」欽哀曰：「此人若在，恐爲後患。」帝曰：「皇后無子而老，雖在，無能爲也。」欽哀不從，遷后于上京。

車駕春蒐，欽哀慮帝懷鞠育恩，馳遣人加害。使至，后曰：「我實無辜，天下共知。卿待我浴，而後就死，可乎？」使者退。比反，后已崩，年五十。是日，若有見后于木葉山陰者，乘青蓋車，衛從甚嚴。

追尊仁德皇后。與欽哀並祔慶陵。

聖宗欽哀皇后蕭氏，小字耨斤，淳欽皇后弟阿古只五世孫。黝面，狼視。母嘗夢金柱擎天，諸子欲上不能，后後至，與僕從皆陞，異之。

久之，入宮。嘗拂承天太后榻，獲金雞，吞之，膚色光澤勝常。太后驚異曰：「是必有奇子！」已而生興宗。仁德皇后無子，取而養之如己出。后以興宗侍仁德皇后，謹，不悅。聖宗崩，令馮家奴等誣仁德皇后與蕭泥卜、蕭匹敵等謀亂，徙上京，害之。自立爲皇太后，攝政，以生辰爲應聖節。

重熙元年，尊爲仁慈聖善欽孝廣德安靖貞純寬厚崇覺儀天皇太后。七年，后陰召諸弟議，欲立少子重元，重元以所謀白帝。帝收太后符璽，遷于慶州七括宮。六年秋，帝悔

之，親馭奉迎，〔侍養益孝謹。〕后常不懌。帝崩，殊無戚容。見崇聖皇后悲泣如禮，謂曰：「汝年尚幼，何哀痛如是！」

清寧初，尊爲太皇太后。崩，諡曰欽哀皇后。

后初攝政，追封曾祖爲蘭陵郡王，父爲齊國王，諸弟皆王之，雖漢五侯無以過。

興宗仁懿皇后蕭氏，小字撻里，欽哀皇后弟孝穆之長女。性寬容，姿貌端麗。帝卽位，入宮，生道宗。重熙四年，立爲皇后。二十三年，號貞懿慈和文惠孝敬廣愛崇聖皇后。

道宗卽位，尊爲皇太后。清寧二年，上尊號曰慈懿仁和文惠孝敬廣愛宗天皇太后。九年秋，敦睦宮使耶律良以重元與其子涅魯古反狀密告太后，乃言于帝。帝疑之，太后曰：「此社稷大事，宜早爲計。」帝始戒嚴。及戰，太后親督衛士，破逆黨。大康二年崩，諡仁懿皇后。

仁慈淑謹，中外感德。凡正旦、生辰諸國貢幣，悉賜貧瘠。嘗夢重元曰：「臣骨在太子山北，不勝寒凜。」寤，卽命屋之，慈憫類此。

興宗貴妃蕭氏，小字三嬪，駙馬都尉匹里之女。選入東宮。帝卽位，立爲皇后。重熙

初，以罪降貴妃。

道宗宣懿皇后蕭氏，小字觀音，欽哀皇后弟樞密使惠之女。姿容冠絕，工詩，善談論。自制歌詞，尤善琵琶。重熙中，帝王燕趙，納爲妃。清寧初，立爲懿德皇后。

皇太叔重元妻，以艷冶自矜，后見之，戒曰：「爲貴家婦，何必如此！」

后生太子濬，有專房寵。好音樂，伶官趙惟一得侍左右。大康初，宮婢單登、教坊朱頂鶴誣后與惟一私，樞密使耶律乙辛以聞。詔乙辛與張孝傑劾狀，因而實之。族誅惟一，賜后自盡，歸其尸於家。

乾統初，追諡宣懿皇后，合葬慶陵。

道宗惠妃蕭氏，小字坦思，駙馬都尉霞抹之妹。大康二年，乙辛譽之，選入掖庭，立爲皇后。

居數歲，未見皇嗣。后妹幹特懶先嫁乙辛子綏也，后以宜子言于帝，離婚，納宮中。八年，皇孫延禧封梁王，降爲惠妃，徙乾陵；幹特懶還其家。頃之，其母燕國夫人厭魅梁王，伏誅。貶妃爲庶人，幽于宜州，諸弟沒入興聖宮。

天慶六年，召還，封太皇太妃。後二年，奔黑頂山，卒，葬太子山。

天祚皇后蕭氏，小字奪里懶，宰相繼先五世孫。大安三年入宮。明年，封燕國王妃。乾統初，冊爲皇后。性閑淑，有儀則。兄弟奉先、保先等緣后寵柄任。女直亂，從天祚西狩，以疾崩。

天祚德妃蕭氏，小字師姑，北府宰相常哥之女。壽隆二年入宮，封燕國妃，生子撻魯。乾統三年，改德妃，以柴冊禮，封撻魯爲燕國王，加妃號贊翼。王薨，以哀戚卒。

天祚文妃蕭氏，小字瑟瑟，國舅大父房之女。乾統初，帝幸耶律撻葛第，見而悅之，匿宮中數月。皇太叔和魯幹勸帝以禮選納，三年冬，立爲文妃。生蜀國公主、晉王敖盧幹，尤被寵幸。以柴冊，加號承翼。

善歌詩。女直亂作，日見侵迫。帝畋遊不恤，忠臣多被疏斥。妃作歌諷諫，其詞曰：「勿嗟塞上兮暗紅塵，勿傷多難兮畏夷人；不如塞姦邪之路兮，選取賢臣。直須臥薪嘗膽兮，激壯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夕枕燕雲。」又歌曰：「丞相來朝兮劍佩鳴，千官側目

兮寂無聲。養成外患兮嗟何及！禍盡忠臣兮罰不明。親戚並居兮藩屏位，私門潛畜兮爪牙兵。可憐往代兮秦天子，猶向宮中兮望太平。」天祚見而銜之。

播遷以來，郡縣所失幾半，上頗有倦勤之意。諸皇子敖盧幹最賢，素有人望。元后兄蕭奉先深忌之，〔忬〕誣南軍都統余覲謀立晉王，以妃與聞，賜死。

天祚元妃蕭氏，小字貴哥，燕國妃之妹。〔二〇〕年十七，冊爲元妃。性沉靜。嘗晝寢，近侍盜貂裯，妃覺而不言，宮掖稱其寬厚。從天祚西狩，以疾薨。

論曰：遼以鞍馬爲家，后妃往往長於射御，軍旅田獵，未嘗不從。如應天之奮擊室韋，承天之御戎澶淵，仁懿之親破重元，古所未有，亦其俗也。

靖安無毀無譽，齊天巧思，乃奢侈之漸；宣懿度曲知音，豈致誣讎之階乎？文妃能歌詩諷諫，而謂謀私其子，非矣。若簡憲之艱危保孤，懷節之從容就義，雖烈丈夫何以過之。欽哀狠桀，賊殺嫡后，而興宗不能防閑其母，惜哉！

校勘記

〔一〕國語謂之賦俚蹇尊稱曰耨幹麼 賦俚蹇，國語解作「忒里蹇」；耨幹麼，國語解「麼」作「麼」。

〔二〕玄祖爲狠德所害 狠德，各本作狠德，卷七五耶律鐸臻傳亦作狠德。

〔三〕天顯八年崩 八年，原誤「十一年」。按紀天顯八年十一月辛丑「太皇太后崩」，此誤以「十一月」爲「十一年」，今改。

〔四〕婆姑梅里 按地理志一作容我梅里。

〔五〕豈有試油而攻人國者 油，原誤「燭」，據道光殿本及通鑑改。

〔六〕廣德至仁昭烈崇簡應天皇太后 皇字，據紀會同元年十一月補。

〔七〕重熙元年尊爲仁慈聖善欽孝廣德安靖貞純寬厚崇覺儀天皇太后 按紀重熙元年十一月「上皇太后尊號曰法天應運仁德章聖皇太后」，二十三年十一月「上皇太后尊號曰仁慈聖善欽孝廣德安靜貞純懿和寬厚崇覺儀天皇太后」。

〔八〕六年秋帝悔之親馭奉迎 按紀此事在八年七月。

〔九〕元后兄蕭奉先深忌之 按元后，應作元妃。

〔一〇〕燕國妃之妹 按燕國妃係德妃，與元妃非姊妹。元妃之姊爲天祚皇后，曾封燕國王妃，此疑脫王字。

遼史卷七十二

列傳第二

宗室

義宗倍

子平王隆先

晉王道隱

章肅皇帝李胡

子宋王喜隱

順宗濬

晉王敖盧幹

義宗，名倍，小字圖欲，太祖長子，母淳欽皇后蕭氏。幼聰敏好學，外寬內摯。神冊元年春，立爲皇太子。

時太祖問侍臣曰：「受命之君，當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對。太祖曰：「佛非中國教。」倍曰：「孔子大聖，萬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悅，卽建孔子廟，詔皇太子春秋釋奠。

嘗從征烏古、党項，爲先鋒都統，及經略燕地。太祖西征，留倍守京師，因陳取渤海計。

天顯元年，從征渤海。拔扶餘城，上欲括戶口，倍諫曰：「今始得地而料民，民必不安。若乘破竹之勢，徑造忽汗城，克之必矣。」太祖從之。倍與大元帥德光爲前鋒，夜圍忽汗城，大譟譟窮蹙，請降。尋復叛，太祖破之。改其國曰東丹，名其城曰天福，以倍爲人皇王主之。仍賜天子冠服，建元甘露，稱制，置左右大次四相及百官，一用漢法。歲貢布十五萬端，馬千匹。上諭曰：「此地瀕海，非可久居，留汝撫治，以見朕愛民之心。」駕將還，倍作歌以獻。陛辭，太祖曰：「得汝治東土，吾復何憂。」倍號泣而出。遂如儀坤州。

未幾，諸部多叛，大元帥討平之。太祖訃至，倍卽日奔赴山陵。倍知皇太后意欲立德光，乃謂公卿曰：「大元帥功德及人神，中外攸屬，宜主社稷。」乃與羣臣請於太后而讓位焉。於是大元帥卽皇帝位，是爲太宗。

太宗旣立，見疑，以東平爲南京，徙倍居之，盡遷其民。又置衛士陰伺動靜。倍旣歸國，命王繼遠撰建南京碑，起書樓于西宮，作樂田園詩。唐明宗聞之，遣人跨海持書密召倍。倍因敗海上。使再至，倍謂左右曰：「我以天下讓主上，今反見疑，不如適他國，以成吳太伯之名。」立木海上，刻詩曰：「小山壓大山，大山全無力。羞見故鄉人，從此投外國。」携高美人，載書浮海而去。

唐以天子儀衛迎倍，倍坐船殿，衆官陪列上壽。至汴，見明宗。明宗以莊宗后夏氏妻

之，^{〔二〕}賜姓東丹，名之曰慕華。改瑞州爲懷化軍，拜懷化軍節度使、瑞慎等州觀察使。復賜姓李，名贊華。移鎮滑州，遙領虔州節度使。倍雖在異國，常思其親，問安之使不絕。

後明宗養子從珂弑其君自立，倍密報太宗曰：「從珂弑君，盍討之。」及太宗立石敬瑭爲晉主，加兵于洛。從珂欲自焚，召倍與俱，倍不從，遣壯士李彥紳害之，時年三十八。有一僧爲收瘞之。敬瑭入洛，喪服臨哭，以王禮權厝。後太宗改葬于醫巫閭山，諡曰文武元皇帝。世宗卽位，諡讓國皇帝，陵曰顯陵。統和中，更諡文獻。重熙二十年，增諡文獻欽義皇帝，廟號義宗，及諡二后曰端順，曰柔貞。

倍初市書至萬卷，藏于醫巫閭絕頂之望海堂。通陰陽，知音律，精醫藥、砭熨之術。工遼、漢文章，嘗譯陰符經。善畫本國人物，如射騎、獵雪騎、千鹿圖，皆入宋秘府。然性刻急好殺，婢妾微過，常加剗灼。夏氏懼而求削髮爲尼。五子：長世宗，次婁國、稍、隆先、道隱，各有傳。^{〔三〕}

平王隆先，字團隱，母大氏。

景宗卽位，始封平王。未幾，兼政事令，留守東京。薄賦稅，省刑獄，恤鰥寡，數薦賢能之士。後與統軍耶律室魯同討高麗有功，還薨，葬醫巫閭山之道隱谷。

平王爲人聰明，博學能詩，有閬苑集行于世。

保寧之季，其子陳哥與渤海官屬謀殺其父，舉兵作亂，上命轅裂于市。」

晉王道隱，字留隱，母高氏。

道隱生于唐，人皇王遭李從珂之害，時年尙幼，洛陽僧匿而養之，因名道隱。太宗滅唐，還京，詔賜外羅山地居焉。性沉靜，有文武才，時人稱之。

景宗卽位，封蜀王，爲上京留守。乾亨元年，遷守南京，號令嚴肅，民獲安業。居數年，徙封荆王。統和初，病薨，追封晉王。

論曰：自古新造之國，一傳而太子讓，豈易得哉？遼之義宗，可謂盛矣！然讓而見疑，豈不兆於建元稱制之際乎？斯則一時君臣昧於禮制之過也。

東書浮海，寄跡他國，思親不忘，問安不絕，其心甚有足諒者焉。觀其始慕泰伯之賢而爲遠適之謀，終疾陳恒之惡而有請討之舉，志趣之卓，蓋已見於早歲先祀孔子之言歟。善不令終，天道難詰，得非性卞嗜殺之所致也！

雖然，終遼之代，賢聖繼統，皆其子孫。至德之報，昭然在茲矣。

章肅皇帝，小字李胡，一名洪古，字奚隱，太祖第三子，母淳欽皇后蕭氏。

少勇悍多力，而性殘酷，小怒輒黥人面，或投水火中。太祖嘗觀諸子寢，李胡縮項臥內，曰：「是必在諸子下。」又嘗大寒，命三子採薪。太宗不擇而取，最先至；人皇王取其乾者束而歸，後至；李胡取少而棄多，既至，袖手而立。太祖曰：「長巧而次成，少不及矣。」而母篤愛李胡。

天顯五年，遣徇地代北，攻寰州，多俘而還，遂立爲皇太弟，兼天下兵馬大元帥。太宗親征，常留守京師。世宗卽位鎮陽，太后怒，遣李胡將兵擊之，至泰德泉，爲安端、留哥所敗。太后與世宗隔潢河而陣，各言舉兵意。耶律屋質入諫，太后曰：「主上已立，宜許之。」時李胡在側，作色曰：「我在，兀欲安得立？」屋質曰：「奈公酷暴失人心何！」太后顧李胡曰：「昔我與太祖愛汝異於諸子，諺云：『偏憐之子不保業，難得之婦不主家。』我非不欲立汝，汝自不能矣。」及會議，世宗使解劍而言。和約既定，趨上京。會有告李胡與太后謀廢立者，徙李胡祖州，禁其出入。

穆宗時，其子喜隱謀反，辭逮李胡，囚之，死獄中，年五十，葬玉峯山西谷。統和中，追

諡欽順皇帝。重熙二十一年，更諡章肅，后曰和敬。二子：宋王喜隱、衛王宛。〔四〕

喜隱，字完德，雄偉善騎射，封趙王。應曆中，謀反，事覺，上臨問有狀，以親釋之。未幾，復反，下獄。景宗卽位，聞有赦，自去其械而朝。上怒曰：「汝罪人，何得擅離禁所。」詔誅守者，復置于獄。及改元保寧，乃宥之，妻以皇后之姊，復爵，王宋。

喜隱輕僇無恆，小得志卽驕。上嘗召，不時至，怒而鞭之，由是憤怨謀亂。

貶而復召，適見上與劉繼元書，辭意卑遜，諫曰：「本朝於漢爲祖，書旨如此，恐虧國體。」帝尋改之。授西南面招討使，命之河東索吐蕃戶，〔五〕稍見進用。復誘羣小謀叛，上命械其手足，築園土囚祖州。宋降卒二百餘人欲劫立喜隱，以城堅不得入，立其子留禮壽，上京留守除室擒之。留禮壽伏誅，賜喜隱死。

論曰：李胡殘酷驕盈，太祖知其不才而不能教，太后不知其惡而溺愛之。初以屋質之言定立世宗，而復謀廢立。子孫繼以逆誅，并及其身，可哀也已。

夫自太祖之世，刺葛、安端首倡禍亂，太祖旣不之誅，又復用之，固爲有君人之量。然惟太祖之才足以駕馭，庶乎其可也。李胡而下，宗王反側，無代無之，遼之內難，與國始終。

厥後嗣君，雖嚴法以繩之，卒不可止。烏虜，創業垂統之主，所以貽厥孫謀者，可不審歟！

順宗，名濬，小字耶魯幹，道宗長子，母宣懿皇后蕭氏。幼而能言，好學知書。道宗嘗曰：「此子聰慧，殆天授歟！」

六歲，封梁王。明年，從上獵，矢連發三中。上顧左右曰：「朕祖宗以來，騎射絕人，威震天下。是兒雖幼，不墜其風。」後遇十鹿，射獲其九。帝喜，設宴。八歲，立爲皇太子。大康元年，兼領北南樞密院事。

及母后被害，太子有憂色。耶律乙辛爲北院樞密使，常不自安。會護衛蕭忽古謀害乙辛，事覺，下獄。副點檢蕭十三謂乙辛曰：「臣民心屬太子，公非閥閱，一日若立，吾輩措身何地！」乃與同知北院宣徽事蕭特裏特謀搆陷太子，陰令右護衛太保耶律查剌誣告都宮使耶律撒剌、知院蕭速撒、護衛蕭忽古謀廢立。詔按無迹，不治。

乙辛復令牌印郎君蕭訛都幹等言：「查剌前告非妄，臣實與謀，欲殺耶律乙辛等，然後立太子。臣若不言，恐事發連坐。」帝信之，幽太子于別室，以耶律燕哥鞠按。太子具陳枉狀曰：「吾爲儲副，尙何所求。公當爲我辨之。」燕哥乃乙辛之黨，易其言爲欺伏。上大怒，

廢太子爲庶人。將出，曰：「我何罪至是！」十三叱登車，遣衛士闔其扉。徙于上京，囚園堵中。乙辛尋遣達魯古、撒八往害之，^{〔五〕}太子年方二十，上京留守蕭撻得給以疾薨聞。上哀之，命有司葬龍門山。欲召其妃，乙辛陰遣人殺之。

帝後知其冤，^{〔六〕}悔恨無及，諡曰昭懷太子，以天子禮改葬玉峯山。乾統初，追尊大孝順聖皇帝，廟號順宗，妃蕭氏貞順皇后。一子，延禧，卽天祚皇帝。

論曰：道宗知太子之賢，而不能辨乙辛之詐，竟絕父子之親，爲萬世惜。乙辛知爲一身之計，不知有君臣之義，豈復知有太子乎！姦邪之臣亂人家國如此，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晉王，小字敖盧幹，天祚皇帝長子，母曰文妃蕭氏。

甫髫鬣，馳馬善射。出爲大丞相耶律隆運後，封晉王。性樂道人善，而矜人不能。時宮中見讀書者輒斥。敖盧幹嘗入寢殿，見小底茶刺閱書，因取觀。會諸王至，陰袖而歸之，曰：「勿令他人見也。」一時號稱長者。

及長，積有人望，內外歸心。保大元年，南軍都統耶律余覲與其母文妃密謀立之，事覺，余覲降金，文妃伏誅，敖盧幹實不與謀，免。二年，耶律撒八等復謀立，不克。上知敖盧幹得人心，不忍加誅，令縊殺之。或勸之亡，敖盧幹曰：「安忍爲蕞爾之軀，而失臣子之大節。」遂就死。聞者傷之。

論曰：天祚不君，臣下謀立其子，適以殺之。敖盧幹重君父之命，不亡而死，申生其恭矣乎！

校勘記

〔一〕明宗以莊宗后夏氏妻之。按國志一四：「以莊宗後宮夏氏賜之。」五代會要一：莊宗昭容夏氏，封虢國夫人。新五代史一四亦稱：明宗立，悉放莊宗時宮人還其家，「虢國夫人夏氏無所歸，乃以河陽節度使夏魯奇同姓也，因以歸之。後嫁李贊華。」夏氏爲莊宗後宮，非皇后。

〔二〕婁國稍隆先道隱各有傳。按隆先、道隱下文有附傳，婁國傳見卷一一二，惟稍無傳。此處當是沿襲耶律儼、陳大任舊史之文，而稍傳實被刪去。

〔三〕乾亨元年遷守南京至居數年徙封荆王。按紀乾亨元年十二月，蜀王道隱南京留守，徙封荆王。

又四年十二月道隱奏事，亦稱南京留守荆王。統和元年正月道隱疾，亦作荆王。非遷南京留守後數年始封荆王。

〔四〕衛王宛，原誤「完」。按紀應曆三年十月，又皇子表、皇族表及大典五二五二並作宛，據改。

〔五〕授西南面招討使命之河東索吐蕃戶。按紀保寧九年六月，以喜隱爲西南面招討使；乾亨二年六月，「喜隱復謀反，囚于祖州」。此三年內無吐蕃戶入河東者。惟保寧九年十一月稱：「吐谷渾叛入太原者四百餘戶，索而還之。」吐蕃應是吐渾（卽吐谷渾）之誤。

〔六〕矢連發三中，連發三中，大典一三一九四引作三發三中。

〔七〕右護衛太保耶律查剌。右護衛太保，原誤「護尉太保」。據紀大康三年五月及百官志一改。

〔八〕知院蕭速撒。蕭，原誤「耶律」。據紀大康二年六月及卷九九本傳改。

〔九〕撒八。卷一一〇耶律乙辛傳作撒把。

〔10〕帝後知其冤。帝，原誤「州」。據大典五二五二改。

遼史卷七十三

列傳第三

耶律曷魯

蕭敵魯

阿古只

耶律斜涅赤

老古

頗德

耶律欲穩

耶律海里

耶律曷魯，字控溫，一字洪隱，迭剌部人。祖匣馬葛，簡憲皇帝兄。父偶思，遙輦時爲本部夷離堇，曷魯其長子也。

性質厚。在髫髻，與太祖遊，從父釋魯奇之曰：「興我家者，必二兒也。」太祖既長，相與易裘馬爲好，然曷魯事太祖彌謹。會滑哥弑其父釋魯，太祖顧曷魯曰：「滑哥弑父，料我必不能容，將反噬我。今彼歸罪臺哂爲解，我姑與之。是賊吾不忘也！」自是，曷魯常佩刀從太祖，以備不虞。

居久之，曷魯父偶思病，召曷魯曰：「阿保機神略天授，汝率諸弟赤心事之。」已而太祖

來問疾，偶思執其手曰：「爾命世奇才。吾兒曷魯者，他日可委以事，吾已諭之矣。」既而以諸子屬之。

太祖爲撻馬狝沙里，參預部族事，曷魯領數騎召小黃室韋來附。太祖素有大志，而知曷魯賢，軍國事非曷魯議不行。會討越兀與烏古部，曷魯爲前鋒，戰有功。

及太祖爲迭刺部夷離堇，討奚部，其長尤里徧險而壘，攻莫能下，命曷魯持一笥往諭之。旣入，爲所執。乃說奚曰：「契丹與奚言語相通，實一國也。我夷離堇於奚豈有轢轢之心哉？漢人殺我祖奚首，夷離堇怨次骨，日夜思報漢人。顧力單弱，使我求援於奚，傳矢以示信耳。夷離堇受命於天，撫下以德，故能有此衆也。今奚殺我，違天背德，不祥莫大焉。且兵連禍結，當自此始，豈爾國之利乎！」尤里感其言，乃降。

太祖爲于越，秉國政，欲命曷魯爲迭刺部夷離堇。辭曰：「賊在君側，未敢遠去。」太祖討黑車子室韋，幽州劉仁恭遣養子趙霸率衆來救。曷魯伏兵桃山，俟霸衆過半而要之，與太祖合擊，斬獲甚衆，遂降室韋。太祖會李克用于雲州，時曷魯侍，克用顧而壯之曰：「偉男子爲誰？」太祖曰：「吾族曷魯也。」

會遙輦痕德堇可汗歿，羣臣奉遺命請立太祖。太祖辭曰：「昔吾祖夷離堇雅里嘗以不當立而辭，今若等復爲是言，何歟？」曷魯進曰：「曩吾祖之辭，遺命弗及，符瑞未見，第爲國

人所推戴耳。今先君言猶在耳，天人所與，若合符契。天不可逆，人不可拂，而君命不可違也。」太祖曰：「遺命固然，汝焉知天道？」曷魯曰：「聞于越之生也，神光屬天，異香盈幄，夢受神誨，龍錫金佩。天道無私，必應有德。我國削弱，齟齬於鄰部日久，以故生聖人以興起之。可汗知天意，故有是命。且遙輦九營綦布，非無可立者，小大臣民屬心于越，天也。昔者于越伯父釋魯嘗曰：『吾猶蛇，兒猶龍也。』天時人事，幾不可失。」太祖猶未許。是夜，獨召曷魯責曰：「衆以遺命迫我。汝不明吾心，而亦俛隨耶？」曷魯曰：「在昔夷離堇雅里雖推戴者衆，辭之，而立阻午爲可汗。相傳十餘世，君臣之分亂，紀綱之統墮。委質他國，若綴旒然。羽檄蠡午，民疲奔命。興王之運，實在今日。應天順人，以答顧命，不可失也。」太祖乃許。明日，卽皇帝位，命曷魯總軍國事。

時制度未講，國用未充，扈從未備，而諸弟刺葛等往往覬非望。太祖宮行營始置腹心部，選諸部豪健二千餘充之，以曷魯及蕭敵魯總焉。已而諸弟之亂作，太祖命曷魯總領軍事，討平之，以功爲迭刺部夷離堇。時民更兵焚剽，日以抗敵，曷魯撫輯有方，畜牧益滋，民用富庶。乃討烏古部，破之。自是震懾，不敢復叛。乃請制朝儀，建元，率百官上尊號。太祖旣備禮受冊，拜曷魯爲阿魯敦于越。〔二〕「阿魯敦」者，遼言盛名也。

後太祖伐西南諸夷，數爲前鋒。神冊二年，從逼幽州，與唐節度使周德威拒戰可汗州。

西，敗其軍，遂圍幽州，未下。太祖以時暑班師，留曷魯與盧國用守之。俄而救兵繼至，曷魯等以軍少無援，退。

三年七月，皇都既成，燕羣臣以落之。曷魯是日得疾薨，年四十七。既葬，賜名其阡宴答，山曰于越峪，詔立石紀功。清寧間，命立祠上京。

初，曷魯病革，太祖臨視，問所欲言。曷魯曰：「陛下聖德寬仁，羣生咸遂，帝業隆興。臣既蒙寵遇，雖瞑目無憾。惟析迭刺部議未決，願亟行之。」及薨，太祖流涕曰：「斯人若登三五載，吾謀蔑不濟矣！」

後太祖二十一功臣，各有所擬，以曷魯爲心云。子惕刺、撒刺，俱不仕。

論曰：曷魯以肺腑之親，任帷幄之寄，言如著龜，謀成戰勝，可謂算無遺策矣。其君臣相得之誠，庶吳漢之於光武歟？夫信其所可信，智也，太祖有焉。故曰，惟聖知聖，惟賢知賢，斯近之矣。

蕭敵魯，字敵輦，其母爲德祖女弟，而淳欽皇后又其女兄也。五世祖曰胡母里，遙輦氏

時嘗使唐，唐留之幽州。一夕，折關遁歸國，由是世爲決獄官。

敵魯性寬厚，膂力絕人，習軍旅事。太祖潛藩，日侍左右，凡征討必與行陣。既卽位，敵魯與弟阿古只、耶律釋魯、耶律曷魯偕總宿衛。拜敵魯北府宰相，世其官。

太祖征奚及討劉守光，敵魯略地海濱，殺獲甚衆。頃之，刺葛等作亂，潰而北走。敵魯率輕騎追之，兼晝夜行。至榆河，敗其黨，獲刺葛以獻。太祖嘉之，錫賚甚渥。後討西南夷，功居諸將先。神冊三年十二月卒。

敵魯有膽略，聞敵所在卽馳赴，親冒矢石，前後戰未嘗少衄，必勝乃止。以故在太祖功臣列，喻以手云。弟阿古只。

阿古只，三字撒本。少卓越，自放不羈。長驍勇善射，臨敵敢前。每射甲楯輒洞貫。太祖爲于越時，以材勇充任使。既卽位，與敵魯總腹心部。刺葛之亂也，淳欽皇后軍黑山，阻險自固。太祖方經略奚地，命阿古只統百騎往衛之。逆黨迭里特、耶律滑哥素憚其勇略，相戒曰：「是不可犯也！」刺葛既北走，與敵魯追擒于榆河。

神冊初元，討西南夷有功，徇山西諸郡縣，又下之，敗周德威軍。三年，以功拜北府宰相，世其職。天贊初，與王郁略地燕、趙，破磁窯鎮。太祖西征，悉諉以南面邊事。

攻渤海，破扶餘城，獨將騎兵五百，敗老相軍三萬。渤海既平，改東丹國。頃之，已降郡縣復叛，盜賊蜂起。阿古只與康默記討之，所向披靡。會賊游騎七千自鴨綠府來援，勢張甚。阿古只帥麾下精銳，直犯其鋒，一戰克之，斬馘三千餘，遂進軍破回跋城。以病卒。

功臣中喻阿古只爲耳云。子安團，官至右皮室詳穩。

耶律斜涅赤，字撒刺，六院部舍利襲古直之族。始字鐸盃，早隸太祖幕下，嘗有疾，賜樽酒飲而愈，遼言酒樽曰「撒刺」，故詔易字焉。

太祖卽位，掌腹心部。天贊初，分迭刺部爲北、南院，斜涅赤爲北院夷離堇。帝西征至流沙，威聲大振，諸夷潰散，乃命斜涅赤撫集之。

及討渤海，破扶餘城，斜涅赤從太子大元帥率衆夜圍忽汗城，大譟譟降。已而復叛，命諸將分地攻之。詰旦，斜涅赤感勵士伍，鼓譟登陴，敵震懾，莫敢禦，遂破之。

天顯中卒，年七十，居佐命功臣之一。姪老古、頗德。

老古，字撒懶，其母淳欽皇后姊也。老古幼養宮掖，旣長，沉毅有勇略，隸太祖帳下。

既卽位，屢有戰功。刺葛之亂也，欲乘我不備爲掩襲計，紿降。太祖將納之，命老占、耶律欲穩嚴號令，勒士卒，控轡以防其變。逆黨知有備，懼而遁。以功授右皮室詳穩，典宿衛。

太祖侵燕、趙，遇唐兵雲碧店，老古恃勇輕敵，直犯其鋒。戰久之，被數創，歸營而卒。太祖深悼惜之，佐命功臣其一也。

頗德，字兀古鄰。弱冠事太祖。天顯初，爲左皮室詳穩，典宿衛，遷南院夷離堇，治有聲。

石敬瑭破張敬達軍於太原北，時頗德勒兵爲援，敬達遁。敬瑭追至晉安寨圍之，頗德領輕騎襲潞州，塞其餉道。唐諸將懼，殺敬達以降。會同初，改迭剌部夷離堇爲大王，卽拜頗德，旣而加採訪使。

舊制，肅祖以下宗室稱院，德祖宗室號三父房，稱橫帳，百官子弟及籍沒人稱著帳。耶律斜的言，橫帳班列，不可與北、南院並。太宗詔在廷議，皆曰然，乃詔橫帳班列居上。頗德奏曰：「臣伏見官制，北、南院大王品在惕隱上。今橫帳始圖爵位之高，願與北、南院參任，茲又恥與同列。夫橫帳與諸族皆臣也，班列奚以異？」帝乃諭百官曰：「朕所不知，卿等

不宜面從。」詔仍舊制。其強直不撓如此。

頗德狀貌秀偉，初太祖見之曰：「是子風骨異常兒，必爲國器。」後果然。卒年四十九。

耶律欲穩，字轄刺干，突呂不部人。

祖臺押，遙輦時爲北邊拽刺。簡獻皇后與諸子之罹難也，嘗倚之以免。太祖思其功不忘，又多欲穩嚴重，有濟世志，乃命典司近部，以遏諸族覬覦之想。

欲穩既見器重，益感奮思報。太祖始置宮分以自衛，欲穩率門客首附宮籍。帝益嘉其忠，詔以臺押配享廟廷。及平刺葛等亂，以功遷奚迭刺部夷離堇。〔四〕從征渤海有功。天顯初卒。

後諸帝以太祖之與欲穩也爲故，往往取其子孫爲友。宮分中稱「八房」，皆其後也。弟霞里，終奚六部禿里。

耶律海里，字涅刺昆，遙輦昭古可汗之裔。

太祖傳位，海里與有力焉。初受命，屬籍比局萌覬覦，而遙輦故族尤觖望。海里多先帝知人之明，而素服太祖威德，獨歸心焉。以故太祖託爲耳目，數從征討。旣清內亂，始置遙輦敞穩，命海里領之。

天顯初，征渤海，海里將遙輦紮，破忽汗城。師般，卒。

校勘記

〔一〕拜曷魯爲阿魯敦于越 阿魯敦，紀神冊元年三月作「阿廬朶里」，爲契丹語譯音，漢語「貴顯」、「盛名」之意。

〔二〕敵魯率輕騎追之 敵魯，紀太祖七年四月作迪里古，五月作迪輦。

〔三〕阿古只 按紀太祖七年四月作遏古只，神冊二年三月作阿骨只。

〔四〕奚迭刺部夷離堇 卷九八耶律胡呂傳作迭刺部夷離堇。

遼史卷七十四

列傳第四

耶律敵刺

蕭痕篤

康默記

延壽

韓延徽

德樞

紹勳

紹芳

資讓

韓知古

匡嗣

德源

德凝

耶律敵刺，字合魯隱，遙輦鮮質可汗之子。太祖踐阼，與敵穩海里同心輔政。太祖知其忠實，命掌禮儀，且諉以軍事。後以平內亂功，代轄里爲奚六部吐里，卒。

敵刺善騎射，頗好禮文。

蕭痕篤，字兀里軫，迭刺部人。其先相遙輦氏。

痕篤少慷慨，以才能自任。早隸太祖帳下，數從征討。既踐阼，除北府宰相。痕篤事

親孝，爲政尙寬簡。

康默記，本名照。少爲薊州衙校，太祖侵薊州得之，愛其材，隸麾下。一切蕃、漢相涉事，屬默記折衷之，悉合上意。

時諸部新附，文法未備，默記推析律意，論決重輕，不差毫釐。罹禁網者，人人自以爲不冤。頃之，拜左尙書。神冊三年，始建都，默記董役，人咸勸趨，百日而訖事。五年，爲皇都夷離畢。會太祖出師居庸關，命默記將漢軍進逼長蘆水寨，俘馘甚衆。

天贊四年，親征渤海，默記與韓知古從。後大諲譔叛，命諸將攻之。默記分薄東門，率驍勇先登。旣拔，與韓延徽下長嶺府。軍還，已下城邑多叛，默記與阿古只平之。

旣破回跋城，歸營太祖山陵畢，卒。佐命功臣其一也。

孫延壽，字胤昌，少倜儻，謂其所親：「大丈夫爲將，當效節邊垂，馬革裹屍。」景宗特授千牛衛大將軍。宋人攻南京，諸將旣成列，延壽獨奮擊陣前，敵遂大潰。以功遙授保大軍節度使。乾亨三年卒。

韓延徽，字藏明，幽州安次人。父夢殷，累官薊、儒、順三州刺史。延徽少英，燕帥劉仁恭奇之，召爲幽都府文學、平州錄事參軍，同馮道祗候院，授幽州觀察度支使。

後守光爲帥，延徽來聘，太祖怒其不屈，留之。述律后諫曰：「彼秉節弗撓，賢者也，奈何困辱之？」太祖召與語，合上意，立命參軍事。攻党項、室韋，服諸部落，延徽之籌居多。乃請樹城郭，分市里，以居漢人之降者。又爲定配偶，教墾藝，以生養之。以故逃亡者少。

居久之，慨然懷其鄉里，賦詩見意，遂亡歸唐。已而與他將王緘有隙，懼及難，乃省親幽州，匿故人王德明舍。德明問所適，延徽曰：「吾將復走契丹。」德明不以爲然。延徽笑曰：「彼失我，如失左右手，其見我必喜。」既至，太祖問故。延徽曰：「忘親非孝，棄君非忠。臣雖挺身逃，臣心在陛下。臣是以復來。」上大悅，賜名曰匡列。「匡列」，遼言復來也。卽命爲守政事令、崇文館大學士，中外事悉令參決。

天贊四年，從征渤海，大誣譖乞降。既而復叛，與諸將破其城，以功拜左僕射。又與康默記攻長嶺府，拔之。師還，太祖崩，哀動左右。

太宗朝，封魯國公，仍爲政事令。使晉還，改南京三司使。

世宗朝，遷南府宰相，建政事省，設張理具，稱盡力吏。天祿五年六月，河東使請行冊

禮，仁宗帝詔延徽定其制，延徽奏一遵太宗冊晉帝禮，從之。

應曆中，致仕。子德樞鎮東平，詔許每歲東歸省。九年卒，年七十八。上聞震悼，贈尙書令，葬幽州之魯郭，世爲崇文令公。

初，延徽南奔，太祖夢白鶴自帳中出，比還，復入帳中。詰旦，謂侍臣曰：「延徽至矣。」已而果然。太祖初元，庶事草創，凡營都邑，建宮殿，正君臣，定名分，法度井井，延徽力也。爲佐命功臣之一。子德樞。

德樞年甫十五，太宗見之，謂延徽曰：「是兒卿家之福，朕國之寶，眞英物也！」未冠，守左羽林大將軍，遷特進太尉。

時漢人降與轉徙者，多寓東平。丁歲災，饑饉疾厲。德樞請往撫字之，授遼興軍節度使。下車整紛剔蠹，恩煦信孚，勸農桑，興教化，期月民獲蘇息。

入爲南院宣徽使，遙授天平軍節度使，平、灤、營三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門下平章事。已而加開府儀同三司、行侍中，封趙國公。保寧元年卒。孫紹勳、紹芳。

紹勳，仕至東京戶部使。會大延琳叛，被執，辭不屈，賊以鋸解之，憤罵至死。

紹芳，重熙間參知政事，加兼侍中。時廷議征李元昊，力諫不聽，出爲廣德軍節度使。聞敗，嘔血卒。

孫資讓，壽隆初拜中書侍郎、平章事。會宋徽宗嗣位，遣使來報，有司按籍，有「登寶位」文，坐是出爲崇義軍節度使。改鎮遼興，卒。

韓知古，薊州玉田人，善謀有識量。太祖平薊時，知古六歲，爲淳欽皇后兄欲穩所得。後來嬪，知古從焉，未得省見。久之，負其有，「怏怏不得志，挺身逃庸保，以供資用。其子匡嗣得親近太祖，因間言。太祖召見與語，賢之，命參謀議。神冊初，遙授彰武軍節度使。久之，信任益篤，總知漢兒司事，兼主諸國禮儀。時儀法疏闊，知古援據故典，參酌國俗，與漢儀雜就之，使國人易知而行。

頃之，拜左僕射，與康默記將漢軍征渤海有功，遷中書令。天顯中卒，爲佐命功臣之一。子匡嗣。

匡嗣以善醫，直長樂宮，皇后視之猶子。應曆十年，爲太祖廟詳穩。後宋王喜隱謀叛，辭引匡嗣，上置不問。

初，景宗在藩邸，善匡嗣。卽位，拜上京留守。頃之，王燕改南京留守。保寧末，以留守攝樞密使。

時耶律虎古使宋還，言宋人必取河東，合先事以爲備。匡嗣詆之曰：「寧有是！」已而宋人果取太原，乘勝逼燕。匡嗣與南府宰相沙、惕隱休哥侵宋，軍于滿城，方陣，宋人請降。匡嗣欲納之，休哥曰：「彼軍氣甚銳，疑誘我也。可整頓士卒以禦。」匡嗣不聽。俄而宋軍鼓譟薄我，衆蹙踐，塵起漲天。匡嗣倉卒諭諸將，無當其鋒。衆旣奔，遇伏兵扼要路，匡嗣棄旗鼓遁，其衆走易州山，獨休哥收所棄兵械，全軍還。

帝怒匡嗣，數之曰：「爾違衆謀，深入敵境，爾罪一也；號令不肅，行伍不整，爾罪二也；棄我師旅，挺身鼠竄，爾罪三也；偵候失機，守禦弗備，爾罪四也；捐棄旗鼓，損威辱國，爾罪五也。」促令誅之。皇后引諸內戚徐爲開解，上重違其請。良久，威稍霽，乃杖而免之。

旣而遙授晉昌軍節度使。乾亨三年，改西南面招討使，卒。睿智皇后聞之，遣使臨弔，賻贈甚厚，後追贈尙書令。五子：德源，德讓——後賜名隆運，德威，德崇，德凝。『德源、德凝附傳，餘各有傳。』

德源，性愚而貪，早侍景宗邸。及卽位，列近侍。保寧間，官崇義、興國二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師。以賄名，德讓貽書諫之，終不悛。以故論者少之。後加同政事門下平章事，遙攝保寧軍節度使。乾亨初卒。

德凝，謙遜廉謹。保寧中，遷護軍司徒。開泰中，累遷護衛太保、都宮使、崇義軍節度使。移鎮廣德，秩滿，部民請留，從之。改西南面招討使，党項隆益答叛，平之。遷大同軍節度使，卒于官。

子郭三，終天德軍節度使。孫高家奴，終南院宣徽使；高十，終遼興軍節度使。

校勘記

〔一〕天祿五年六月河東使請行冊禮 五，原誤「三」。按紀天祿五年正月，劉崇自立于太原；六月，求封冊。據改。

〔二〕太祖平薊時知古六歲 按下文其子匡嗣已得「親近太祖，因間言」，則六歲被掠不合，疑有漏字。

〔三〕負其有 疑應作「負其才」或「負其有才」。

〔四〕乾亨三年改西南面招討使 三，原作「二」。按紀改西南面招討使在乾亨三年三月，據改。

〔五〕五子德源德讓德威德崇德凝 德崇，紀統和十二年五月作德冲。又下文稱「德威、德凝附傳，餘各有傳」，今按德讓、德威傳見卷八二，德崇僅於其子韓制心傳中追敘，無專傳。此處當是沿襲耶律儼或陳大任舊史之文，而德崇傳實已刪去。

〔六〕保寧間 保寧，原誤「統和」。據上、下文改。

〔七〕開泰中累遷護衛太保都宮使崇義軍節度使 按紀統和三年四月，德凝以彰武軍節度使爲崇義軍節度使。開泰應作統和。

遼史卷七十五

列傳第五

耶律觀烈

羽之

耶律鐸臻

古突呂不

王郁

耶律圖魯審

耶律觀烈，字兀里軫，六院部蒲古只夷離董之後。父偶思，亦爲夷離董。

初，太祖爲于越時，觀烈以謹願寬恕見器使。既卽位，兄曷魯典宿衛，以故觀烈入侍帷幄，與聞政事。神冊三年，曷魯薨，命觀烈爲迭刺部夷離董，屬以南方事。會討党項，皇太子爲先鋒，觀烈副之。軍至天德、雲內，分道並進。觀烈率徧師渡河力戰，斬獲甚衆。

天贊初，析迭刺部爲北、南院，羅夷離董。〔二〕時大元帥率師由古北口略燕地，觀烈徇山西，所至城堡皆下，太祖嘉其功，錫賚甚厚。從伐渤海，拔扶餘城，留觀烈與寅底石守之。

天顯二年，留守南京。十年卒，年五十六。弟羽之。

羽之，小字兀里，字寅底哂。幼豪爽不羣，長嗜學，通諸部語。太祖經營之初，多預軍謀。

天顯元年，渤海平，立皇太子爲東丹王，以羽之爲中臺省右次相。時人心未安，左大相送刺不踰月薨，羽之莅事勤恪，威信並行。

太宗卽位，上表曰：「我大聖天皇始有東土，擇賢輔以撫斯民，不以臣愚而任之。國家利害，敢不以聞。渤海昔畏南朝，阻險自衛，居忽汗城。今去上京遼邈，旣不爲用，又不罷戍，果何爲哉？先帝因彼離心，乘釁而動，故不戰而克。天授人與，彼一時也。遺種浸以蕃息，今居遠境，恐爲後患。梁水之地乃其故鄉，地衍土沃，有木鐵鹽魚之利。乘其微弱，徙還其民，萬世長策也。彼得故鄉，又獲木鐵鹽魚之饒，必安居樂業。然後選徒以翼吾左，突厥、党項、室韋夾輔吾右，可以坐制南邦，混一天下，成聖祖未集之功，貽後世無疆之福。」表奏，帝嘉納之。是歲，詔徙東丹國民於梁水，時稱其善。

人皇王奔唐，羽之鎮撫國人，一切如故。以功加守太傅，遷中臺省左相。會同初，以冊禮赴闕，加特進。表奏左次相渤海蘇貪墨不法事，卒。子和里，終東京留守。

耶律鐸臻，字敵輦，六院部人。祖蒲古只，遙輦氏時再爲本部夷離董。耶律狼德等旣害玄祖，暴橫益肆。蒲古只以計誘其黨，悉誅夷之。

鐸臻幼有志節，太祖爲于越，常居左右。後卽位，梁人遣使求輶軸材，太祖難之。鐸臻曰：「梁名求材，實覘吾輕重。宜答曰：『材之所生，必深山窮谷，有神司之，須白鼻赤驢禱祠，然後可伐。』」如此，則其語自塞矣。」已而果然。

天贊三年，將伐渤海，鐸臻諫曰：「陛下先事渤海，則西夏必躡吾後。請先西討，庶無後顧憂。」太祖從之。及淳欽皇后稱制，惡鐸臻，囚之，誓曰：「鐵鎖朽，當釋汝。」旣而召之，使者欲去鎖，鐸臻辭曰：「鐵未朽，可釋乎？」后聞，嘉歎，趣召釋之。天顯二年卒。弟古突呂不。

古，字涅刺昆，初名霞馬葛。太祖爲于越，嘗從略地山右。會李克用於雲州，古侍，克用異之曰：「是兒骨相非常，不宜使在左右。」以故太祖頗忌之。時方西討，諸弟亂作，聞變，太祖問古與否，曰無。喜曰：「吾無患矣！」趣召古議。古陳殄滅之策，後皆如言，以故錫賚甚厚。

神冊末，南伐，以古佐右皮室詳穩老古，與唐兵戰于雲碧店。老古中流矢，傷甚，太祖

疑古陰害之。古知上意，跪曰：「陛下疑臣恥居老古麾下耶？及今老古在，請遣使問之。」太祖使問老古，對曰：「臣於古無可疑者。」上意乃釋。老古卒，遂以古爲右皮室詳穩。

既卒，太祖謂左右曰：「古死，猶長松自倒，非吾伐之也。」

突呂不，字鐸衰，幼聰敏嗜學。事太祖見器重。及製契丹大字，突呂不贊成爲多。未幾，爲文班林牙，領國子博士、知制誥。明年，受詔撰決獄法。

太祖略燕，詔與皇太子及王郁攻定州。師還至順州，幽州馬步軍指揮使王千率衆來襲，突呂不射其馬蹠，擒之。天贊二年，皇子堯骨爲大元帥，突呂不爲副，既克平州，進軍燕、趙，攻下曲陽、北平。至易州，易人來拒，踰濠而陣。李景章出降，言城中人無鬪志。大元帥將修攻具，突呂不諫曰：「我師遠來，人馬疲憊，勢不可久留。」乃止。軍還，大元帥以其謀聞，太祖大悅，賜賚優渥。

車駕西征，突呂不與大元帥爲先鋒，伐党項有功，太祖犒師水精山。大元帥東歸，突呂不留屯西南部，復討党項，多獲而還。太祖東伐，大譚譟降而復叛，攻之，突呂不先登。渤海平，承詔銘太祖功德于永興殿壁。班師，已下州郡往往復叛，突呂不從大元帥攻破之。

淳欽皇后稱制，有飛語中傷者，后怒，突呂不懼而亡。太宗知其無罪，召還。天顯三

年，討烏古部，俘獲甚衆。伐唐，以突呂不爲左翼，攻唐軍霞沙寨，降之。十一年，送晉主石敬瑭入洛。及大冊，突呂不總禮儀事，加特進檢校太尉。會同五年卒。

王郁，京兆萬年人，唐義武軍節度使處直之孽子。伯父處存鎮義武，卒，三軍推其子郜襲，處直爲都知兵馬使。光化三年，梁王朱全忠攻定州，郜遣處直拒于沙河。兵敗，入城逐郜，郜奔太原。亂兵推處直爲留後，遣人請事梁王。梁與晉王克用絕好，表處直爲義武軍節度使。

初郜之亡也，郁從之。晉王克用妻以女，用爲新州防禦使。處直料晉必討張文禮，鎮亡，則定不獨存，益自疑。陰使郁北導契丹入塞以牽晉兵，且許爲嗣。郁自奔晉，常恐失父心，得使，大喜。神冊六年，奉表送款，舉室來降，太祖以爲養子。未幾，郁兄都囚父，自爲留後，帝遣郁從皇太子討之。至定州，都堅壁不出，掠居民而還。

明年，從皇太子攻鎮州，遇唐兵于定州，破之。天贊二年秋，郁及阿古只略地燕、趙，攻磁窯務。〔三〕從太祖平渤海，戰有功，加同政事門下平章事，改崇義軍節度使。

太祖崩，郁與妻會葬，其妻泣訴於淳欽皇后，求歸鄉國，許之。郁奏曰：「臣本唐主之

壻，主已被弑，此行夫妻豈能相保。願常侍太后。」后喜曰：「漢人中，惟王郎最忠孝。」以太祖嘗與李克用約爲兄弟故也。尋加政事令。還宜州，卒。

耶律圖魯窘，字阿魯隱，肅祖子洽沓之孫，勇而有謀略。

太宗立晉之役，其父敵魯古爲五院夷離堇，歿于兵，帝卽以其職授圖魯窘。會同元年，改北院大王，嘗屏左右與議大事，占對合上意。

從討石重貴，杜重威擁十萬餘衆拒滹沱橋，力戰數日，不得進。帝曰：「兩軍爭渡，人馬疲矣，計安出？」諸將請緩師，爲後圖，帝然之。圖魯窘厲色進曰：「臣愚竊以爲陛下樂於安逸，則謹守四境可也；旣欲擴大疆宇，出師遠攻，詎能無屢聖慮。若中路而止，適爲賊利，則必陷南京，夷屬邑。若此，則爭戰未已，吾民無奠枕之期矣。且彼步我騎，何慮不克。況漢人足力弱而行緩，如選輕銳騎先絕其餉道，則事蔑不濟矣。」帝喜曰：「國強則其人賢，海巨則其魚大。」於是塞其餉道，數出師以牽撓其勢，重威果降如言。以功獲賜甚厚。明年春，卒軍中。

論曰：神册初元，將相大臣拔起風塵之中，翼扶王運，以任職取名者，固一時之材；亦由太祖推誠御下，不任獨斷，用能總攬羣策而爲之用歟！其投天隙而列功庸，至有心腹、耳目、手足之喻，豈偶然哉！討党項，走敵魯，平刺葛，定渤海，功亦偉矣。若默記治獄不冤，頗德持論不撓，延徽立經陳紀，紹勳秉節而死，圖魯審料敵制勝，豈器博者無近用，道長者其功遠歟？稱爲佐命固宜。

校勘記

〔一〕羅夷離董 按「羅」字誤，似應作「置」或「罷」。置，謂迭刺部分二部後，新置夷離董二人。罷則謂二部均新設夷離董，原迭刺部夷離董名義已不復存在。按紀天贊元年十月分迭刺部爲二部，各置夷離董；二年四月「迭刺部夷離董觀烈徇山西地」。似應作置。

〔二〕左次相渤海蘇 按紀會同三年六月作渤海相大素賢。

〔三〕磁窯務 按卷七三阿古只傳作磁窯鎮。

遼史卷七十六

列傳第六

耶律解里 耶律拔里得 耶律朔古 耶律魯不古

趙延壽 高模翰 趙思溫 耶律溫里思 張礪

耶律解里，字潑單，突呂不部人。世爲小吏。解里早隸太宗麾下，擢爲軍校。天顯間，

唐攻定州，旣陷，解里爲唐兵所獲，晉高祖立，始歸國。太宗貰其罪，拜御史大夫。

會同九年伐晉，師次溥沱河，奪中渡橋，降其將杜重威。上命解里與降將張彥澤率騎兵三千疾趨河南，所至無敢當其鋒。旣入汴，解里等遷晉主重貴于開封府。彥澤恣殺掠，亂宮掖，解里不能禁，百姓騷然，莫不怨憤。車駕至京，數彥澤罪，斬于市，汴人大悅。解里亦被詰責，尋釋之。

天祿間，加守太子太傅。應曆初，置本部令穩，解里世其職，卒。

耶律拔里得，字孩鄰，太祖弟刺葛之子。太宗卽位，以親愛見任。

會同七年，討石重貴，拔里得進圍德州，下之，擒刺史師居璠等二十七人。〔二〕九年，再舉兵，次渚沱河，降杜重威，戰功居多。太宗入汴，以功授安國軍節度使，總領河北道事。師還，州郡往往叛，以應劉知遠，拔里得不能守而歸。

世宗卽位，遷中京留守，卒。

耶律朔古，字彌骨頂，橫帳孟父之後。幼爲太祖所養。旣冠，爲右皮室詳穩。從伐渤海，戰有功。

天顯七年，授三河烏古部都詳穩。平易近民，民安之，以故久其任。會同間，爲惕隱。時晉主石重貴渝盟，帝親征，晉將杜重威擁衆拒渚沱。月餘，帝由他渡濟。朔古與趙延壽據中渡橋，重威兵却，遂降。是歲，入汴。

世宗卽位，朔古奉太宗喪歸上京，佐皇太后出師，坐是免官，卒。

耶律魯不古，字信寧，太祖從姪也。初，太祖制契丹國字，魯不古以贊成功，授林牙、監

修國史。

後率偏師，爲西南邊大詳穩，從伐党項有功。會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爲其主所討，遣人求援，魯不古導送于朝，如其請。帝親率師往援，魯不古從擊唐將張敬達于太原北，敗之。會同初，從討党項，俘獲最諸將，師還。

天祿中，拜于越。六年，爲北院大王。終年五十五。

趙延壽，本姓劉，恒山人。父邨，令蓐。梁開平初，滄州節度使劉守文陷蓐，其裨將趙德鈞獲延壽，養以爲子。

少美容貌，好書史。唐明宗先以女妻之，及卽位，封其女爲興平公主，拜延壽駙馬都尉、樞密使。明宗子從榮恃權跋扈，內外莫不震懾，延壽求補外避之，出爲宣武軍節度使。清泰初，加魯國公，復爲樞密使，鎮許州。石敬瑭發兵太原，唐遣張敬達往討。會敬達敗保晉安寨，延壽與德鈞往救，聞晉安已破，走團栢峪。太宗追及，延壽與其父俱降。

明年，德鈞卒，以延壽爲幽州節度使，封燕王；及改幽州爲南京，遷留守，總山南事。天顯末，以延壽妻在晉，詔取之以歸。自是益自激昂圖報。

會同初，帝幸其第，加政事令。六年冬，晉人背盟，三帝親征，延壽爲先鋒，下貝州，授

魏、博等州節度使，封魏王。敗晉軍于南樂，獲其將賽項羽。軍元城，晉將李守貞、高行周率兵來逆，破之。至頓丘，會大霖雨，帝欲班師。延壽諫曰：「晉軍屯河濱，不敢出戰，若徑入澶州，奪其橋，則晉不足平。」上然之。適晉軍先歸澶州，高行周至析城，延壽將輕兵逆戰，上親督騎士突其陣，敵遂潰。師還，留延壽徇貝、冀、深三州。

八年，再伐晉，晉主遣延壽族人趙行實以書來招。時晉人堅壁不出，延壽給曰：「我陷虜久，寧忘父母之邦。若以軍逆，我即歸。」晉人以爲然，遣杜重威率兵迎之。延壽至滹沱河，據中渡橋，與晉軍力戰，手殺其將王清，巴兩軍相拒。太宗潛由他渡濟，留延壽與耶律朔古據橋，敵不能奪，屢敗之，杜重威掃厥衆降。上喜，賜延壽龍鳳赭袍，且曰：「漢兵皆爾所有，爾宜親往撫慰。」延壽至營，杜重威、李守貞迎謁馬首。

後太宗克汴，延壽因李崧求爲皇太子，上曰：「吾於魏王雖割肌肉亦不惜，但皇太子須天子之子得爲，魏王豈得爲也？」蓋上嘗許滅晉後，以中原帝延壽，以故摧堅破敵，延壽常以身先。至是以崧達意，上命遷延壽秩。翰林學士承旨張礪進擬中京留守、大丞相、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上塗「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

世宗卽位，以翊戴功，授樞密使。天祿二年薨。

高模翰，一名松，渤海人。有膂力，善騎射，好談兵。初，太祖平渤海，模翰避地高麗，王妻以女。因罪亡歸。坐使酒殺人下獄，太祖知其才，貰之。

天顯十一年七月，唐遣張敬達、楊光遠帥師五十萬攻太原，勢銳甚。石敬瑭遣人求救，太宗許之。九月，徵兵出雁門，模翰與敬達軍接戰，敗之，太原圍解。敬瑭夜出謁帝，約爲父子。帝召模翰等賜以酒饌，親饗士卒，士氣益振。翌日，復戰，又敗之。敬達鼠竄晉安寨，模翰獻俘于帝。會敬瑭自立爲晉帝，光遠斬敬達以降，諸州悉下。上諭模翰曰：「朕自起兵，百餘戰，卿功第一，雖古名將無以加。」乃授上將軍。會同元年，冊禮告成，宴百官及諸國使于二儀殿。帝指模翰曰：「此國之勇將，朕統一天下，斯人之力也。」羣臣皆稱萬歲。

及晉叛盟，出師南伐。模翰爲統軍副使，與僧過前驅，拔赤城，破德、貝諸寨。是冬，兼總左右鐵鷁子軍，下關南城邑數十。三月，勅虎官楊覃赴乾寧軍，爲滄州節度使田武名所圍，模翰與趙延壽聚議往救。俄有光自模翰目中出，縈繞旗矛，焰焰如流星久之。模翰喜曰：「此天贊之祥！」遂進兵，殺獲甚衆。以功加侍中。略地鹽山，破饒安，晉人震怖，不敢接戰。加太傅。

晉以魏府節度使杜重威領兵三十萬來拒，模翰謂左右曰：「軍法在正不在多。以多陵

少，不義必敗。其晉之謂乎！詰旦，以麾下三百人逆戰，殺其先鋒梁漢璋，餘兵敗走。手詔褒美，比漢之李陵。頃之，杜重威等復至漣沱河，帝召模翰問計。上善其言曰：「諸將莫及此。」乃令模翰守中渡橋。及戰，復敗之，上曰：「朕憑高觀兩軍之勢，顧卿英銳無敵，如鷹逐雉兔。當圖形麟閣，爵貶後裔。」已而杜重威等降。車駕入汴，加特進檢校太師，封愬郡開國公，賜璽書、劍器。爲汴州巡檢使，平汜水諸山土賊，遷鎮中京。

天祿二年，加開府儀同三司，賜對衣、鞍勒、名馬。應曆初，召爲中臺省右相。至東京，父老歡迎曰：「公起戎行，致身富貴，爲鄉里榮，相如、買臣輩不足過也。」九年正月，遷左相，卒。

趙思溫，字文美，盧龍人。少果銳，膂力兼人，隸燕帥劉仁恭幕。李存勗問罪于燕，思溫統偏師拒之。流矢中目，裂裳漬血，戰猶不已。爲存勗將周德威所擒，存勗壯而釋其縛。久之，日見信用。與梁戰於莘縣，以驍勇聞，授平州刺史，兼平、營、薊三州都指揮使。

神冊二年，太祖遣大將經略燕地，思溫來降。及伐渤海，以思溫爲漢軍都團練使，力戰拔扶餘城。身被數創，太祖親爲調藥。

太宗卽位，以功擢檢校太保、保靜軍節度使。天顯十一年，唐兵攻太原，石敬瑭遣使求

救，上命思溫自嵐、憲間出兵援之。既罷兵，改南京留守、盧龍軍節度使、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兼侍中，賜協謀靜亂翊聖功臣，尋改臨海軍節度使。

會同初，從耶律牒螭使晉行冊禮，還，加檢校太師。二年，有星隕于庭，卒。上遣使賻祭，贈太師、魏國公。子延照、延靖，官至使相。

耶律溫里思，六院夷離堇蒲古只之後。負勇略，每戰被重鎧，揮鐵槊，所向披靡。

會同間，伐晉，上至河而獵，適海東青搏雉，晉人隔水以鴿引去。上顧左右曰：「誰爲我得此人？」溫里思請內厩馬，濟河擒之，并殺救者數人還。上大悅，優加賞賚。

既而晉將杜重威逆于望都，據水勒戰。溫里思介馬突陣，餘軍繼之。被圍，衆言陣薄處可出，溫里思曰：「恐彼有他備。」竟引兵衝堅而出，回視衆所指，皆大塹也。其料敵多此類。

是年，總領敵烈皮室軍，坐私免部曲，奪官，卒。

張礪，磁州人，初仕唐爲掌書記，遷翰林學士。會石敬瑭起兵，唐主以礪爲招討判官，從趙德鈞援張敬達于河東。及敬達敗，礪入契丹。

後太宗見礪剛直，有文彩，擢翰林學士。礪臨事必盡言，無所避，上益重之。未幾，謀亡歸，爲追騎所獲。上責曰：「汝何故亡？」礪對曰：「臣不習北方土俗、飲食、居處，意常鬱鬱，以是亡耳。」上顧通事高彥英曰：「朕嘗戒汝善遇此人，何乃使失所而亡？」礪去，可再得耶？遂杖彥英而謝礪。

會同初，陞翰林承旨，兼吏部尚書，從太宗伐晉。入汴，諸將蕭翰、耶律郎五、麻答輩肆殺掠，礪奏曰：「今大遼始得中國，宜以中國人治之，不可專用國人及左右近習。苟政令乖失，則人心不服，雖得之亦將失之。」上不聽。改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

頃之，車駕北還，至欒城崩。時礪在恒州，蕭翰與麻答以兵圍其第。礪方臥病，出見之。翰數之曰：「汝何故於先帝言國人不可爲節度使？我以國舅之親，有征伐功，先帝留我守汴，以爲宣武軍節度使，汝獨以爲不可。又譖我與解里好掠人財物子女。今必殺汝！」趣令鎖之。礪抗聲曰：「此國家大體，安危所繫，吾實言之。欲殺卽殺，奚以鎖爲？」麻答以礪大臣，不可專殺，乃救止之。是夕，礪悲憤卒。

論曰：初，晉因遼之兵而得天下，故兼臣禮而父事之，割地以爲壽，輸帛以爲貢。未久也，而會同之師次瀋沱矣。豈羣帥貪功黷武而致然歟？抑所謂信不由衷也哉？

模翰以功名自終，可謂良將。若延壽之勳雖著，至於覬覦儲位，謬矣。利令智昏，固無足議。若乃成末釁以虧僞功，如解里者，何譏焉！

校勘記

〔一〕擒刺史師居璠等 師居璠，紀會同七年五月及舊五代史八二、通鑑並作尹居璠。此是陳大任避金章宗父允恭嫌名改。

〔二〕六年冬晉人背盟 六年二字原脫，據紀會同六年十二月補。

〔三〕高行周至析城 按舊五代史八二、新五代史九、弘簡錄二〇三及通鑑並稱戰高行周於戚城。

〔四〕手殺其將王清 清，原作「靖」。據紀會同九年十一月、舊五代史九五、新五代史三三本傳、國志三及通鑑改。

遼史卷七十七

列傳第七

耶律屋質

耶律吼

何魯不

耶律安搏

耶律注

耶律顏昱

耶律撻烈

耶律屋質，字敵輦，系出孟父房。姿簡靜，有器識，重然諾。遇事造次，處之從容，人莫能測。博學，知天文。

會同間，爲惕隱。太宗崩，諸大臣立世宗，太后聞之，怒甚，遣皇子李胡以兵逆擊，遇安端、劉哥等于泰德泉，敗歸。李胡盡執世宗臣僚家屬，謂守者曰：「我戰不克，先殪此曹！」人皆恟恟相謂曰：「若果戰，則是父子兄弟相夷矣！」軍次潢河橫渡，隔岸相拒。

時屋質從太后，世宗以屋質善籌，欲行間，乃設事奉書，以試太后。太后得書，以示屋質。屋質讀竟，言曰：「太后佐太祖定天下，故臣願竭死力。若太后見疑，臣雖欲盡忠，得

乎？爲今之計，莫若以言和解，事必有成；否卽宜速戰，以決勝負。然人心一搖，國禍不淺，惟太后裁察。」太后曰：「我若疑卿，安肯以書示汝？」屋質對曰：「李胡、永康王皆太祖子孫，神器非移他族，何不可之有？太后宜思長策，與永康王和議。」太后曰：「誰可遣者？」對曰：「太后不疑臣，臣請往。萬一永康王見聽，廟社之福。」太后乃遣屋質授書於帝。

帝遣宣徽使耶律海思復書，辭多不遜。屋質諫曰：「書意如此，國家之憂未艾也。能釋怨以安社稷，則臣以爲莫若和好。」帝曰：「彼衆烏合，安能敵我？」屋質曰：「卽不敵，奈骨肉何！況未知孰勝？借曰幸勝，諸臣之族執於李胡者無噍類矣。以此計之，惟和爲善。」左右聞者失色。帝良久，問曰：「若何而和？」屋質對曰：「與太后相見，各紓忿恚，和之不難；不然，決戰非晚。」帝然之，遂遣海思詣太后約和。往返數日，議乃定。

始相見，怨言交讓，殊無和意。太后謂屋質曰：「汝當爲我畫之。」屋質進曰：「太后與大王若能釋怨，臣乃敢進說。」太后曰：「汝第言之。」屋質借謁者籌執之，謂太后曰：「昔人皇王在，何故立嗣聖？」太后曰：「立嗣聖者，太祖遺旨。」又曰：「大王何故擅立，不稟尊親？」帝曰：「人皇王當立而不立，所以去之。」屋質正色曰：「人皇王捨父母之國而奔唐，子道當如是耶？大王見太后，不少遜謝，惟怨是尋。太后牽于偏愛，託先帝遺命，妄授神器。如此何敢望和，當速交戰！」擲籌而退。太后泣曰：「向太祖遭諸弟亂，天下荼毒，瘡痍未復，庸可再

乎！乃索籌一。帝曰：「父不爲而子爲，又誰咎也。」亦取籌而執。左右感激，大慟。

太后復謂屋質曰：「議既定，神器竟誰歸？」屋質曰：「太后若授永康王，順天合人，復何疑？」李胡厲聲曰：「我在，兀欲安得立！」屋質曰：「禮有世嫡，不傳諸弟。昔嗣聖之立，尙以爲非，況公暴戾殘忍，人多怨讟。萬口一辭，願立永康王，不可奪也。」太后顧李胡曰：「汝亦聞此言乎？汝實自爲之！」乃許立永康。

帝謂屋質曰：「汝與朕屬尤近，何反助太后？」屋質對曰：「臣以社稷至重，不可輕付，故如是耳。」上喜其忠。

天祿二年，耶律天德、蕭翰謀反下獄，惕隱劉哥及其弟盆都結天德等爲亂。耶律石剌潛告屋質，屋質遽引入見，白其事。劉哥等不服，事遂寢。未幾，劉哥邀駕觀樗蒲，捧觴上壽，袖刃而進。帝覺，命執之，親詰其事。劉哥自誓，帝復不問。屋質奏曰：「當使劉哥與石剌對狀，不可輒恕。」帝曰：「卿爲朕鞠之。」屋質率劍士往訊之，天德等伏罪，誅天德，杖翰，遷劉哥，以盆都使轄憂斯國。

三年，表列泰寧王察割陰謀事，上不聽。五年，爲右皮室詳穩。秋，上祭讓國皇帝于行宮，與羣臣皆醉，察割弑帝。屋質聞有言「衣紫者不可失」，乃易衣而出，亟遣人召諸王，及喻禁衛長皮室等同力討賊。時壽安王歸帳，屋質遣弟冲迎之。王至，尙猶豫。屋質曰：「大

王嗣聖子，賊若得之，必不容。羣臣將誰事，社稷將誰賴？萬一落賊手，悔將何及？」王始悟。諸將聞屋質出，相繼而至。遲明整兵，出賊不意，圍之，遂誅察割。

亂既平，穆宗卽位，謂屋質曰：「朕之性命，實出卿手。」命知國事，以逆黨財產盡賜之，屋質固辭。應曆五年，爲北院大王，總山西事。

保寧初，宋圍太原，以屋質率兵往援，至白馬嶺，遣勁卒夜出間道，疾馳駐太原西，鳴鼓舉火。宋兵以爲大軍至，懼而宵遁。以功加于越。四年，漢劉繼元遣使來貢，致幣於屋質，屋質以聞，帝命受之。五年五月薨，年五十七。帝痛悼，輟朝三日。後道宗詔上京立祠祭享，樹碑以紀其功云。

耶律吼，字曷魯，六院部夷離堇蒲古只之後。端慤好施，不事生產。太宗特加倚任。

會同六年，爲南院大王，莅事清簡，人不敢以年少易之。時晉主石重貴表不稱臣，辭多踞慢，吼言晉罪不可不伐。及帝親征，以所部兵從。旣入汴，諸將皆取內帑珍異，吼獨取馬鎧，帝嘉之。

及帝崩于欒城，無遺詔，軍中憂懼不知所爲。吼詣北院大王耶律洼議曰：「天位不可一

日曠。若請于太后，則必屬李胡。李胡暴戾殘忍，詎能子民。必欲厭人望，則當立永康王。」
洼然之。會耶律安搏來，意與吼合，遂定議立永康王，是爲世宗。

頃之，以功加採訪使，賜以寶貨。吼辭曰：「臣位已高，敢復求富！臣從弟的魯諸子坐事籍沒，陛下哀而出之，則臣受賜多矣！」上曰：「吼舍重賞，以族人爲請，其賢遠甚。」許之，仍賜宮戶五十。時有取當世名流作七賢傳者，吼與其一。天祿三年卒，年三十九。子何魯不。

何魯不，字斜寧，嘗與耶律屋質平察割亂。穆宗以其父吼首議立世宗，故不顯用。晚年爲本族敵史。

及景宗卽位，以平察割功，授昭德軍節度使，爲北院大王。時黃龍府軍將燕頗殺守臣以叛，何魯不討之，破於鴨綠江。坐不親追擊，以至失賊，杖之。乾亨間卒。

耶律安搏，曾祖巖木，玄祖之長子；祖楚不魯，爲本部夷離堇。父迭里，幼多疾，時太祖爲撻馬狍沙里，常加撫育。神冊六年，爲惕隱，從太祖將龍軍討阻卜，党項有功。天贊三

年，爲南院夷離堇，征渤海，攻忽汗城，俘斬甚衆。太祖崩，淳欽皇后稱制，欲以大元帥嗣位。迭里建言，帝位宜先嫡長，今東丹王赴朝，當立。由是忤旨。以黨附東丹王，詔下獄，訊鞫，加以炮烙。不伏，殺之，籍其家。

安搏自幼若成人，居父喪，哀毀過禮，見者傷之。太宗屢加慰諭，嘗曰：「此兒必爲令器。」旣長，寡言笑，重然諾，動遵繩矩，事母至孝。以父死非罪，未葬，不預宴樂。世宗在藩邸，尤加憐恤，安搏密自結納。

太宗伐晉還，至欒城崩，諸將欲立世宗，以李胡及壽安王在朝，猶豫未決。時安搏直宿衛，世宗密召問計。安搏曰：「大王聰安寬恕，人皇王之嫡長，先帝雖有壽安，天下屬意多在大王。今若不斷，後悔無及。」會有自京師來者，安搏詐以李胡死傳報軍中，皆以爲信。於是安搏詣北、南二大王計之。北院大王洼聞而遽起曰：「吾二人方議此事。先帝嘗欲以永康王爲儲貳，今日之事有我輩在，孰敢不從！但恐不白太后而立，爲國家啓釁。」安搏對曰：「大王旣知先帝欲以永康王爲儲副，況永康王賢明，人心樂附。今天下甫定，稍緩則大事去矣。若白太后，必立李胡。且李胡殘暴，行路共知，果嗣位，如社稷何？」南院大王吼曰：「此言是也。吾計決矣！」乃整軍，召諸將奉世宗卽位于太宗柩前。

帝立，以安搏爲腹心，總知宿衛。是歲，約和于潢河橫渡。太后問安搏曰：「吾與汝有

何隙？」安搏以父死爲對，太后默然。及置北院樞密使，上命安搏爲之，賜奴婢百口，寵任無比，事皆取決焉。然性太寬，事循苟簡，豪猾縱恣不能制。天祿末，察割兵犯御幄，又不能討，由是中外短之。

穆宗卽位，以立世宗之故，不復委用。應曆三年，或誣安搏與齊王罽撒葛謀亂，繫獄死。姪撒給，左皮室詳穩。

耶律洼，字敵輦，隋國王釋魯孫，南院夷離堇綰思子。少有器識，人以公輔期之。

太祖時，雖未官，常任以事。太宗卽位，爲惕隱。天顯末，帝援河東，洼爲先鋒，敗張敬達軍於太原北。會同中，遷北院大王。及伐晉，復爲先鋒，與梁漢璋戰於瀛州，敗之。

太宗崩于欒城，南方州郡多叛，土馬困乏，軍中不知所爲。洼與耶律吼定策立世宗，乃令諸將曰：「大行上賓，神器無主，永康王人皇王之嫡長，天人所屬，當立；有不從者，以軍法從事。」諸將皆曰：「諾。」世宗卽位，賜宮戶五十，拜于越。卒，年五十四。

耶律頽昱，字團寧，孟父楚國王之後。父末掇，嘗爲夷離堇。

頽昱性端直。會同中，領九石烈部，政濟寬猛。世宗卽位，爲惕隱。天祿三年，兼政事令，封漆水郡王。

及穆宗立，以匡贊功，嘗許以本部大王。後將葬世宗，頽昱懇言於帝曰：「臣蒙先帝厚恩，未能報，幸及大葬，臣請陪位。」帝由是不悅，寢其議。薨。

耶律撻烈，字涅魯袞，六院部郎君裏古直之後。沉厚多智，有任重才。年四十未仕。

會同間，爲邊部令穩。應曆初，陞南院大王，均賦役，勸耕稼，部人化之，戶口豐殖。時周人侵漢，以撻烈都統西南道軍援之。周已下太原數城，漢人不敢戰。及聞撻烈兵至，周主遣郭從義、尙鈞等率精騎拒於忻口。撻烈擊敗之，獲其將史彥超，周軍遁歸，復所陷城邑，漢主詣撻烈謝。及漢主殂，宋師來伐，上命撻烈爲行軍都統，發諸道兵救之。旣出雁門，宋諜知而退。

保寧元年，加兼政事令，致政。乾亨初，召之。上見鬚髮皓然，精力猶健，問以政事，厚禮之。以疾薨，年七十九。

撻烈凡用兵，賞罰信明，得士卒心。河東單弱，不爲周、宋所併者，撻烈有力焉。在治所不修邊幅，百姓無稱，年穀屢稔。時耶律屋質居北院，撻烈居南院，俱有政迹，朝議以爲「富民大王」云。

贊曰：立嗣以嫡，禮也。太宗崩，非安搏、吼、洼謀而克斷，策立世宗，非屋質直而能諫，杜太后之私，折李胡之暴，以成橫渡之約，則亂將誰定？四臣者，庶幾春秋首止之功哉。

校勘記

〔一〕四年漢劉繼元遣使來貢至五年五月薨 五年原作「是年」，卽四年。按紀漢遣使來貢，在三年十月。四年二月，漢以皇子生遣使來賀。五年五月癸亥，于越屋質薨。據改。

〔二〕何魯不討之 按紀保寧七年七月，「黃龍府衛將燕頗殺都監張琚以叛，遣敝史耶律曷里必討之」。曷里必卽何魯不。

遼史卷七十八

列傳第八

耶律夷臘葛

蕭海瓌

蕭護思

蕭思溫

蕭繼先

耶律夷臘葛，字蘇散，本宮分人檢校太師合魯之子。

應曆初，以父任入侍。數歲，始爲殿前都點檢。時上新卽位，疑諸王有異志，引夷臘葛爲布衣交，一切機密事必與之謀，遷寄班都知，賜宮戶。

時上酗酒，數以細故殺人。有監雉者因傷雉而亡，獲之欲誅，夷臘葛諫曰：「是罪不應死。」帝竟殺之，以屍付夷臘葛曰：「收汝故人！」夷臘葛終不爲止。復有監鹿詳穩亡一鹿，下獄當死，夷臘葛又諫曰：「人命至重，豈可爲一獸殺之？」良久，得免。

遼法，慶歧角者，惟天子得射。會秋獵，善爲鹿鳴者呼一鹿至，命夷臘葛射，應弦而踣。上大悅，賜金、銀各百兩，名馬百疋，及黑山東抹真之地。

後穆宗被弑，坐守衛不嚴，被誅。

蕭海璿，字寅的晒，其先遙輦氏時爲本部夷離董，父塔列，天顯間爲本部令穩。

海璿貌魁偉，膂力過人。天祿間，娶明王安端女藹因翁主。應曆初，察割亂，藹因連坐，繼娶嘲瑰翁主。上以近戚，嘉其勤篤，命預北府宰相選。頃之，總知軍國事。

時諸王多坐反逆，海璿爲人廉謹，達政體，每被命按獄，多得其情，人無冤者，由是知名。漢主劉承鈞每遣使入貢，必別致幣物，詔許受之。年五十卒，帝愍悼，輟朝二日。

蕭護思，字延寧，世爲北院吏，累遷御史中丞，總典羣牧部籍。

應曆初，遷左客省使。未幾，拜御史大夫。時諸王多坐事繫獄，上以護思有才幹，詔窮治，稱旨，改北院樞密使，仍命世預宰相選。護思辭曰：「臣子孫賢否未知，得一客省使足矣。」從之。

上晚歲酗酒，用刑多濫，護思居要地，嚙嚙自保，未嘗一言匡救，議者以是少之。年五十七卒。

蕭思溫，小字寅古，宰相敵魯之族弟忽沒里之子。通書史。

太宗時爲奚禿里太尉，尙燕國公主，爲羣牧都林牙。思溫在軍中，握齧修邊幅，僚佐皆言非將帥才。尋爲南京留守。

初，周人攻揚州，上遣思溫躡其後，憚暑不敢進，拔緣邊數城而還。後周師來侵，圍馮母鎮，勢甚張。思溫請益兵，帝報曰：「敵來，則與統軍司併兵拒之；敵去，則務農作，勿勞士馬。」會敵入束城，我軍退渡濤沱而屯。思溫勒兵徐行，周軍數日不動。思溫與諸將議曰：「敵衆而銳，戰不利則有後患。不如頓兵以老其師，躡而擊之，可以必勝。」諸將從之。遂與統軍司兵會，飾他說請濟師。周人引退，思溫亦還。

已而，周主復北侵，與其將傅元卿、李崇進等分道並進，「一」圍瀛州，陷益津、瓦橋、淤口三關，垂迫固安。思溫不知計所出，但云車駕旦夕至，麾下士奮躍請戰，不從。已而，陷易、瀛、莫等州，京畿人皆震駭，往往遁入西山。思溫以邊防失利，恐朝廷罪己，表請親征。會周主榮以病歸，思溫退至益津，僞言不知所在。遇步卒二千餘人來拒，敗之。是年，聞周喪，燕民始安，乃班師。

時穆宗酒嗜殺，思溫以密戚預政，無所匡輔，士論不與。十九年，春蒐，上射熊而中，思溫與夷離畢牙里斯等進酒上壽，帝醉還宮。是夜，爲庖人斯奴古等所弑。「二」思溫與南院

樞密使高勳、飛龍使女里等立景宗。

保寧初，爲北院樞密使，兼北府宰相，仍命世預其選。上冊思溫女爲后，加尙書令，封魏王。從帝獵閭山，爲賊所害。

蕭繼先，字楊隱，小字留只哥。幼穎悟，叔思溫命爲子，睿智皇后尤愛之。乾亨初，尙齊國公主，拜駙馬都尉。

統和四年，宋人來侵，繼先率邏騎逆境上，言多所俘獲，上嘉之，拜北府宰相。自是出師，繼先必將本府兵先從。拔狼山石壘，從破宋軍應州，上南征取通利軍，戰稱捷力。及親征高麗，以繼先年老，留守上京。卒，年五十八。

繼先雖處富貴，尙儉素，所至以善治稱，故將兵攻戰，未嘗失利，名重戚里。

論曰：嗚呼！人君之過，莫大於殺無辜。湯之伐桀也，數其罪曰「並告無辜於上下神祇」；武王之伐紂也，數其罪曰「無辜籲天」；堯之伐苗民也，呂侯追數其罪曰「殺戮無辜」。迹是言之，夷臘葛之諫，凜凜庶幾古君子之風矣。

雖然，善諫者不諫於已然。蓋必先得於心術之微，如察脈者，先其病而治之，則易爲功。

穆宗沈湎失德，蓋其資富強之勢以自肆久矣。使羣臣於造次動作之際，此諫彼諍，提而警之，以防其甚，則亦詎至是哉。于以知護思、思溫處位優重，耽祿取容，真鄙夫矣！若海瓌之折獄，繼先之善治，可謂任職臣歟。

校勘記

〔一〕與其將傅元卿李崇進等分道並進 李崇進，舊五代史一一九作李重進。

〔二〕爲庖人斯奴古等所弑 按紀應曆十九年二月作庖人辛古。

〔三〕繼先率邏騎逆境上 按紀統和四年十一月，遣蕭繼遠沿邊巡徼。七年二月，駙馬都尉蕭寧遠同政事門下平章事。繼遠、寧遠均是繼先。

遼史卷七十九

列傳第九

室昉 耶律賢適 女里 郭襲 耶律阿沒里

室昉，字夢奇，南京人。幼謹厚篤學，不出外戶者二十年，雖里人莫識。其精如此。

會同初，登進士第，爲盧龍巡捕官。太宗入汴受冊禮，詔昉知制誥，總禮儀事。天祿中，爲南京留守判官。應曆間，累遷翰林學士，出入禁闥十餘年。保寧間，兼政事舍人，數延問古今治亂得失，奏對稱旨。上多昉有理劇才，改南京副留守，決訟平允，人皆便之。遷工部尙書，尋改樞密副使，參知政事。頃之，拜樞密使，兼北府宰相，加同政事門下平章事。乾亨初，監修國史。

統和元年，告老，不許。進尙書無逸篇以諫，太后聞而嘉獎。二年秋，詔修諸嶺路，昉發民夫二十萬，一日畢功。〔二〕是時，昉與韓德讓、耶律斜軫相友善，同心輔政，整析蠹弊，知

無不言，務在息民薄賦，以故法度修明，朝無異議。

八年，復請致政。詔入朝免拜，賜几杖，太后遣閤門使李從訓持詔勞問，令常居南京，封鄭國公。初，晉國公主建佛寺于南京，上許賜額。昉奏曰：「詔書悉罪無名寺院。今以主請賜額，不惟違前詔，恐此風愈熾。」上從之。表進所撰實錄二十卷，手詔褒之，加政事令，賜帛六百匹。

九年，薦韓德讓自代，不從。上以昉年老苦寒，賜貂皮衾褥，許乘輦入朝。病劇，遣翰林學士張幹就第授中京留守，「加尙父。卒，年七十五。上嗟悼，輟朝二日，贈尙書令。遺言戒厚葬。恐人譽過情，自志其墓。」

耶律賢適，字阿古真，于越魯不古之子。嗜學有大志，滑稽玩世，人莫之知。惟于越屋質器之，嘗謂人曰：「是人當國，天下幸甚。」

應曆中，朝臣多以言獲譴，賢適樂於靜退，游獵自娛，與親朋言不及時事。會討烏古還，擢右皮室詳穩。景宗在藩邸，常與韓匡嗣、女里等游，言或刺譏，賢適勸以宜早疎絕，由是穆宗終不見疑，賢適之力也。

景宗立，以功加檢校太保，尋遙授寧江軍節度使，賜推忠協力功臣。時帝初踐阼，多疑

諸王或萌非望，陰以賢適爲腹心，加特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保寧二年秋，拜北院樞密使，兼侍中，賜保節功臣。三年，爲西北路兵馬都部署。賢適忠介膚敏，推誠待人，雖燕息不忘政務。以故百司首職，罔敢媮惰，累年滯獄悉決之。

大丞相高勳、契丹行宮都部署女里席寵放恣，及帝姨母、保母勢薰灼。一時納賂請謁，門若賈區。賢適患之，言于帝，不報；以病解職，又不允，令鑄手印行事。乾亨初，疾篤，得請。明年，封西平郡王，薨，年五十三。子觀音，大同軍節度使。

女里，字涅烈袞，逸其氏族，補積慶宮人。應曆初，爲習馬小底，以母憂去。一日至雅伯山，見一巨人，惶懼走。巨人止之曰：「勿懼，我地祇也。葬爾母於斯，當速詣闕，必貴。」女里從之，累遷馬羣侍中。

時景宗在藩邸，以女里出自本宮，待遇殊厚，女里亦傾心結納。及穆宗遇弒，女里奔赴景宗。是夜，集禁兵五百以衛。既卽位，以翼戴功，加政事令、契丹行宮都部署，賞賚甚渥，尋加守太尉。北漢主劉繼元聞女里爲上信任，遇其生日必致禮。

女里素貪，同列蕭阿不底亦好賄，二人相善。人有氍毹爲臬耳子所著者，或戲曰：「若遇女里、阿不底，必盡取之！」傳以爲笑。其貪猥如此。

保寧末，坐私藏甲五百屬，有司方按詰，女里袖中又得殺樞密使蕭思溫賊書，賜死。

女里善識馬，嘗行郊野，見數馬跡，指其一曰：「此奇駿也！」以己馬易之，果然。

郭襲，不知何郡人。性端介，識治體。久淹外調。景宗卽位，召見，對稱旨，知可任以事，拜南院樞密使，尋加兼政事令。

以帝數游獵，襲上書諫曰：「昔唐高祖好獵，蘇世長言不滿十旬未足爲樂，高祖卽日罷，史稱其美。伏念聖祖創業艱難，修德布政，宵旰不懈。穆宗逞無厭之欲，不恤國事，天下愁怨。陛下繼統，海內翕然望中興之治。十餘年間，征伐未已，而寇賊未弭；年穀雖登，而瘡痍未復。正宜戒懼修省，以懷永圖。側聞恣意遊獵，甚於往日。萬一有銜檠之變，搏噬之虞，悔將何及？況南有強敵伺隙而動，聞之得無生心乎？伏望陛下節從禽酣飲之樂，爲生靈社稷計，則有無疆之休。」上覽而稱善，賜協贊功臣，拜武定軍節度使，卒。

耶律阿沒里，字蒲鄰，遙輦嘲古可汗之四世孫。幼聰敏。

保寧中，爲南院宣徽使。統和初，皇太后稱制，與耶律斜軫參預國論，爲都統。以征高麗功，遷北院宣徽使，加政事令。四年春，宋將曹彬、米信等侵燕，上親征，阿沒里爲都監，

屢破敵軍。十二年，行在多盜，阿沒里立禁捕法，盜始息。

先是，叛逆之家，兄弟不知情者亦連坐。阿沒里諫曰：「夫兄弟雖曰同胞，賦性各異，一行逆謀，雖不與知，輒坐以法，是刑及無罪也。自今，雖同居兄弟，不知情者免連坐。」太后嘉納，著爲令。致仕，卒。

阿沒里性好聚斂，每從征所掠人口，聚而建城，請爲豐州，就以家奴閻貴爲刺史，時議鄙之。子賢哥，左夷離畢。

論曰：景宗之世，人望中興，豈其勤心庶績而然，蓋承穆宗營虐之餘，爲善易見，亦由羣臣多賢，左右弼諧之力也。室昉進無逸之篇，郭襲陳諫獵之疏，阿沒里請免同氣之坐，所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賢適忠介，亦近世之名臣。女里貪猥，後人所當取鑑者也。

校勘記

〔一〕一日畢功 一日，疑有誤字。似是一句或一月。

〔二〕就第授中京留守 按考異，中京疑是南京之訛。參卷四八校勘記〔三〕。

〔三〕三年爲西北路兵馬都部署 按紀保寧三年七月，以北院樞密使賢適爲西北路招討使。

遼史卷八十

列傳第十

張儉 邢抱朴 馬得臣 蕭朴 耶律八哥

張儉，宛平人，性端慤，不事外飾。

統和十四年，舉進士第一，調雲州幕官。故事，車駕經行，長吏當有所獻。聖宗獵雲中，節度使進曰：「臣境無他產，惟幕僚張儉，一代之寶，願以爲獻。」先是，上夢四人侍側，賜食人二口，至聞儉名，始悟。召見，容止朴野，訪及世務，占奏三十餘事。由此顧遇特異，踐歷清華，號稱明幹。

開泰中，累遷同知樞密院事。太平五年，出爲武定軍節度使，移鎮大同。六年，入爲南院樞密使。帝方眷倚，參知政事吳叔達與儉不相能，帝怒，出叔達爲康州刺史，拜儉左丞相，封韓王。帝不豫，受遺詔輔立太子，是爲興宗，賜貞亮弘靖保義守節耆德功臣，拜太師、

中書令，加尙父，徙王陳。

重熙五年，帝幸禮部貢院及親試進士，皆儉發之。進見不名，賜詩褒美。儉衣唯紬帛，食不重味，月俸有餘，賙給親舊。方冬，奏事便殿，帝見衣袍弊惡，密令近侍以火夾穿孔記之，屢見不易。帝問其故，儉對曰：「臣服此袍已三十年。」時尙奢靡，故以此微諷喻之。上憐其清貧，令恣取內府物，儉奉詔持布三端而出，益見獎重。儉弟五人，上欲俱賜進士第，固辭。有司獲盜八人，旣戮之，乃獲正賊。家人訴冤，儉三乞申理。上勃然曰：「卿欲朕償命耶？」儉曰：「八家老稚無告，少加存恤，使得收葬，足慰存沒矣。」乃從之。儉在相位二十餘年，裨益爲多。

致政歸第，會宋書辭不如禮，上將親征。幸儉第，尙食先往具饌，却之；進葵羹乾飯，帝食之美。徐問以策，儉極陳利害，且曰：「第遣一使問之，何必遠勞車駕？」上悅而止。復卽其第賜宴，器玩悉與之。二十二年薨，年九十一，敕葬宛平縣。

邢抱朴，應州人，刑部郎中簡之子也。抱朴性穎悟，好學博古。

保寧初，爲政事舍人、知制誥，累遷翰林學士，加禮部侍郎。統和四年，山西州縣被兵，命抱朴鎮撫之，民始安，加戶部尙書。遷翰林學士承旨，與室昉同修實錄。決南京滯獄還，

優詔褒美。十年，拜參知政事。^{〔三〕}以樞密使韓德讓薦，按察諸道守令能否而黜陟之，大協人望。尋以母憂去官，詔起視事。表乞終制，不從；宰相密諭上意，乃視事。人以孝稱。及耶律休哥留守南京，又多滯獄，復詔抱朴平決之，人無冤者。改南院樞密使，卒，贈侍中。

初，抱朴與弟抱質受經于母陳氏，皆以儒術顯，抱質亦官至侍中，時人榮之。

馬得臣，南京人，好學博古，善屬文，尤長於詩。

保寧間，累遷政事舍人、翰林學士，常預朝議，以正直稱。乾亨初，宋師屢犯邊，命爲南京副留守，復拜翰林學士承旨。

聖宗卽位，皇太后稱制，兼侍讀學士。上閱唐高祖、太宗、玄宗三紀，得臣乃錄其行事可法者進之。及扈從伐宋，進言降不可殺，亡不可追，二三其德者別議。詔從之。俄兼諫議大夫，知宣徽院事。

時上擊鞠無度，上書諫曰：

臣竊觀房玄齡、杜如晦，隋季書生，向不遇太宗，安能爲一代名相？臣雖不才，陛下在東宮，幸列侍從，今又得侍聖讀，未有裨補聖明。陛下嘗問臣以貞觀、開元之事，臣請略陳之。

臣聞唐太宗侍太上皇宴罷，則挽輦至內殿，玄宗與兄弟歡飲，盡家人禮。陛下嗣祖考之祚，躬侍太后，可謂至孝。臣更望定省之餘，睦六親，加愛敬，則陛下親親之道，比隆二帝矣。

臣又聞二帝耽玩經史，數引公卿講學，至于日昃。故當時天下翕然嚮風，以隆文治。今陛下游心典籍，分解章句，臣願研究經理，深造而篤行之，二帝之治不難致矣。臣又聞太宗射豕，唐儉諫之；玄宗臂鷹，韓休言之；二帝莫不樂從。今陛下以毬馬爲樂，愚臣思之，有不宜者三，故不避斧鉞言之。竊以君臣同戲，不免分爭，君得臣愧，彼負此喜，一不宜。躍馬揮杖，縱橫馳騫，不顧上下之分，爭先取勝，失人臣禮，二不宜。輕萬乘之尊，圖一時之樂，萬一有銜勒之失，其如社稷、太后何？三不宜。儻陛下不以臣言爲迂，少賜省覽，天下之福，羣臣之願也。

書奏，帝嘉歎良久。未幾卒，贈太子太保，（言）詔有司給葬。

蕭朴，字延寧，國舅少父房之族。父勞古，以善屬文，爲聖宗詩友。朴幼如老成人。及長，博學多智。

開泰初，補牌印郎君，爲南院承旨，權知轉運事，尋改南面林牙。帝問以政，朴具陳百

姓疾苦，國用豐耗，帝悅曰：「吾得人矣！」擢左夷離畢。時蕭合卓爲樞密使，朴知部署院事，以酒廢事，出爲興國軍節度使，俄召爲南面林牙。太平三年，守太子太傅。明年，拜北府宰相，遷北院樞密使。^{〔四〕}時太平日久，帝留心翰墨，始畫譜牒以別嫡庶，由是爭訟紛起。朴有吏才，能知人主意，敷奏稱旨，朝議多取決之。封蘭陵郡王，進王恒，加中書令。及大延琳叛，詔安撫東京，以便宜從事。

興宗卽位，皇太后稱制，國事一委弟孝先。方仁德皇后以馮家奴所誣被害，朴屢言其冤，不報。每念至此，爲之嘔血。重熙初，改王韓，拜東京留守。及遷太后于慶州，朴徙王楚，升南院樞密使。四年，王魏薨，年五十，贈齊王。子鐸刺，國舅詳穩。

耶律八哥，字烏古鄰，五院部人。幼聰慧，書一覽輒成誦。

統和中，以世業爲本部吏。未幾，陞聞撒狻，尋轉樞密院侍御。會宋將曹彬、米信侵燕，八哥以扈從有功，擢上京留守。

開泰四年，召爲北院樞密副使。頃之，留守東京。七年，上命東平王蕭排押帥師伐高麗，八哥爲都監，至開京，大掠而還。濟茶、陀二河，高麗追兵至。諸將皆欲使敵渡兩河擊之，獨八哥以爲不可，曰：「敵若渡兩河，必殊死戰，乃危道也；不若擊於兩河之間。」排押從

之戰，敗績。

明年，還東京，奏渤海承奉官宜有以統領之，上從其言，置都知押班。後以茶、陀之敗，削使相，降西北路都監，卒。

論曰：張儉名符帝夢，遂結主知。服弊袍不易，志敦薄俗。功著兩朝，世稱賢相，非過也。邢抱朴甄別守令，大愜人望。兩決滯獄，民無冤濫。馬得臣引盛唐之治以諫其君。蕭朴痛皇后之誣，至於嘔血。四人者，皆以明經致位，忠藎若此，宜矣。聖宗得人，於斯爲盛。

校勘記

〔一〕二十二年薨 二十二年，原誤「十二年」。據遼文匯續編張儉墓誌改。

〔二〕十年拜參知政事 按紀，拜參知政事在十二年七月。

〔三〕贈太子太保 按紀統和七年六月甲戌，宣政殿學士馬得臣卒，詔贈太子少保。

〔四〕明年（太平四年）拜北府宰相遷北院樞密使 按紀太平五年十二月，以北府宰相蕭普古爲北院樞密使。普古卽朴。

遼史卷八十一

列傳第十一

耶律室魯

歐里斯

王繼忠

蕭孝忠

陳昭袞

蕭合卓

耶律室魯，字乙辛隱，六院部人。魁岸，美容儀。聖宗同年生，帝愛之。甫冠，補祗候郎君。未幾，爲宿直官。

及出師伐宋，爲隊帥，從南府宰相耶律奴瓜、統軍使蕭撻覽略地趙、魏，有功，加檢校太師，爲北院大王。攻拔通利軍。宋和議成，特進門下平章事，賜推誠竭節保義功臣。

以本部俸羊多闕，部人空乏，請以羸老之羊及皮毛，歲易南中絹，彼此利之。拜北院樞密使，封韓王。自韓德讓知北院，職多廢曠，室魯拜命之日，朝野相慶。

從上獵松林，至沙嶺卒，年四十四，贈守司徒、政事令。二子：十神奴、歐里斯。十神奴，南院大王。

歐里思，字留隱，少有大志。未冠，補祗候郎君。

開泰初，爲本部司徒。秩滿閑居，徵爲郎君班詳穩。遷右皮室詳穩，將本部兵，從東平王蕭排押伐高麗，至茶、陀二河，戰不利。歐里斯獨全軍還，帝嘉賞。終西南面招討使。

王繼忠，不知何郡人。仕宋爲鄆州刺史、殿前都虞候。

統和二十一年，宋遣繼忠屯定之望都，以輕騎覘我軍，遇南府宰相耶律奴瓜等，獲之。太后知其賢，授戶部使，以康默記族女女之。繼忠亦自激昂，事必盡力。宋以繼忠先朝舊臣，每遣使，必有附賜，聖宗許受之。

二十二年，宋使來聘，遣繼忠弧矢、鞭策及求和劄子，有曰：「自臨大位，愛養黎元。豈欲窮兵，惟思息戰。每敕邊事，嚴諭守臣。至于北界人民，不令小有侵擾，衆所具悉，爾亦備知。向以知雄州何承矩已布此懇，自後杳無所聞。汝可密言，如許通和，卽當別使往請。」詔繼忠與宋使相見，仍許講和。以繼忠家無奴隸，賜宮戶三十，加左武衛上將軍，攝中京留守。

開泰五年，〔〕爲漢人行宮都部署，封琅邪郡王。六年，進楚王，賜國姓。上嘗燕飲，議以蕭合卓爲北院樞密使，繼忠曰：「合卓雖有刀筆才，暗於大體。蕭敵烈才行兼備，可任。」上不納，竟用合卓。及遣合卓伐高麗，繼忠爲行軍副部署，攻興化鎮，月餘不下。師還，上謂明於知人，拜樞密使。

太平三年致仕，卒。子懷玉，仕至防禦使。

蕭孝忠，字撒板，小字圖古斯，志慷慨。開泰中，補祗候郎君，尙越國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殿前都點檢。太平中，擢北府宰相。

重熙七年，爲東京留守。時禁渤海人擊毬，孝忠言：「東京最爲重鎮，無從禽之地，若非毬馬，何以習武？且天子以四海爲家，何分彼此？宜弛其禁。」從之。

十二年，入朝，封楚王，拜北院樞密使。國制，以契丹、漢人分北、南院樞密治之，孝忠奏曰：「一國二樞密，風俗所以不同。若併爲一，天下幸甚。」事未及行，薨。追封楚國王。帝素服哭臨，赦死囚數人，爲孝忠薦福。葬日，親臨，賜宮戶守塚。子阿速，終南院樞密使。

陳昭袞，小字王九，雲州人。工譯鞬，勇而善射。統和中，補祗候郎君，爲奚拽刺詳穩，累遷敦睦宮太保，兼掌圍場事。

開泰五年秋，大獵，帝射虎，以馬馳太速，矢不及發。虎怒，奮勢將犯蹕。左右辟易，昭袞捨馬，捉虎兩耳騎之。虎駭，且逸。上命衛士追射，昭袞大呼止之。虎雖軼山，昭袞終不墮地。伺便，拔佩刀殺之。輦至上前，慰勞良久。卽日設燕，悉以席上金銀器賜之，特加節鉞，遷圍場都太師，賜國姓，命張儉、呂德懋賦以美之。

遷歸義軍節度使，同知上京留守，歷西南面招討都監，卒。

蕭合卓，字合魯隱，突呂不部人。始爲本部吏。統和初，以謹恪，補南院侍郎。十八年，北院樞密使韓德讓舉合卓爲中丞，以太后遺物使宋。還，遷北院樞密副使。開泰三年，爲左夷離畢。

合卓久居近職，明習典故，善占對。以是尤被寵渥，陞北院樞密使。時議以爲無完行，不可大用；南院樞密使王繼忠侍宴，又譏其短。帝頗不悅。六年，遣合卓伐高麗，還，時求

進者多附之；然其服食、僕馬不加于舊。帝知其廉，以族屬女妻其子，詔許親友饋獻，豪貴奔趨于門。

太平五年，有疾，帝欲臨視，合卓辭曰：「臣無狀，猥蒙重任。今形容毀瘁，恐陛下見而動心。」帝從之。會北府宰相蕭朴問疾，合卓執其手曰：「吾死，君必爲樞密使，慎勿舉勝己者。」朴出而鄙之。是日卒。子烏古，終本部節度使。

論曰：統和諸臣，名昭王室者多矣。室魯拜樞密使，朝野相慶，必有得民心者。繼忠旣不能死國，雖通南北之和，有知人之鑑，奚足尙哉！孝忠、昭衰，皆有可稱者。合卓臨終，教蕭朴毋舉勝己者任樞密，其誤國之罪大矣！

校勘記

〔一〕開泰五年 開泰二字原脫，據上下文補。

遼史卷八十二

列傳第十二

耶律隆運

德威

滌魯

制心

耶律勃古哲

蕭陽阿

武白

蕭常哥

耶律虎古

磨魯古

耶律隆運，本姓韓，名德讓，西南面招討使匡嗣之子也。統和十九年，賜名德昌；二十年，賜姓耶律；二十八年，復賜名隆運。重厚有智略，明治體，喜建功立事。

侍景宗，以謹飭聞，加東頭承奉官，補樞密院通事，轉上京皇城使，遙授彰德軍節度使，代其父匡嗣爲上京留守，權知京事，甚有聲。尋復代父守南京，時人榮之。宋兵取河東，侵燕，五院糾詳穩奚底、統軍蕭討古等敗歸，宋兵圍城，招脅甚急，人懷二心。隆運登城，日夜守禦。援軍至，圍解。及戰高梁河，宋兵敗走，隆運邀擊，又破之。以功拜遼興軍節度使，徵爲南院樞密使。

景宗疾大漸，與耶律斜軫俱受顧命，立梁王爲帝，皇后爲皇太后，稱制，隆運總宿衛事，太后益寵任之。統和元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兼政事令。四年，宋遣曹彬、米信將十萬衆來侵，隆運從太后出師敗之，加守司空，封楚國公。師還，與北府宰相室昉共執國政。上言山西四州數被兵，加以歲饑，宜輕稅賦以來流民，從之。六年，太后觀擊鞠，胡里室突隆運墜馬，命立斬之。詔率師伐宋、圍沙堆，敵乘夜來襲，隆運嚴軍以待，敗走之，封楚王。九年，復言燕人挾姦，苟免賦役，貴族因爲囊橐，可遣北院宣徽使趙智戒諭，從之。

十一年，丁母憂，詔強起之。明年，室昉致政，以隆運代爲北府宰相，仍領樞密使，監修國史，賜興化功臣。十二年六月，奏三京諸鞠獄官吏，多因請託，曲加寬貸，或妄行撈掠，乞行禁止。上可其奏。又表請任賢去邪，太后喜曰：「進賢輔政，真大臣之職。」優加賜賚，服闋，加守太保、兼政事令。會北院樞密使耶律斜軫薨，詔隆運兼之。久之，拜大丞相，進王齊，總二樞府事。以南京、平州歲不登，奏免百姓農器錢，及請平諸郡商賈價，並從之。二十二年，從太后南征，及河，許宋成而還。徙王晉，賜姓，出宮籍，隸橫帳季父房後，乃改賜今名，位親王上，賜田宅及陪葬地。

從伐高麗還，得末疾，帝與后臨視醫藥。薨，年七十一。贈尚書令，諡文忠，官給葬具，建廟乾陵側。無子。清寧三年，以魏王貼不子耶魯爲嗣。天祚立，以皇子敖盧斡繼之。弟

德威，姪制心。

德威，性剛介，善馳射。保寧初，歷上京皇城使，儒州防禦使，改北院宣徽使。乾亨末，丁父喪，四强起復職，權西南招討使。統和初，党項寇邊，一戰却之。賜劍許便宜行事，領突呂不、迭刺二紮軍。以討平稍古葛功，眞授招討使。

夏州李繼遷叛宋內附，德威請納之。旣得繼遷，諸夷皆從，璽書褒獎。與惕隱耶律善補敗宋將楊繼業，加開府儀同三司、政事門下平章事。未幾，以山西城邑多陷，奪兵柄。李繼遷受賂，潛懷二心，奉詔率兵往諭，繼遷託以西征不出，德威至靈州俘掠而還。

年五十五卒，贈兼侍中。子雱金，終彰國軍節度使。二孫：謝十、滌魯。謝十終惕隱。

滌魯，字遵寧。幼養宮中，授小將軍。

重熙初，歷北院宣徽使、右林牙、副點檢，拜惕隱，改西北路招討使，封漆水郡王，請減軍籍三千二百八十人。後以私取回鶻使者獺毛裘，及私取阻卜貢物，事覺，決大杖，削爵免官。俄起爲北院宣徽使。十九年，改烏古敵烈部都詳穩，尋爲東北路詳穩，封混同郡王。

清寧初，徙王鄧，擢拜南府宰相。以年老乞骸骨，更王漢。大康中薨，年八十。

滌魯神情秀徹，聖宗子視之，興宗待以兄禮，雖貴愈謙。初爲都點檢，扈從獵黑嶺，獲熊。上因樂飲，謂滌魯曰：「汝有求乎？」對曰：「臣富貴踰分，不敢他望。惟臣叔先朝優遇，身歿之後，不肖子坐罪籍沒，四時之薦享，諸孫中得赦一人以主祭，臣願畢矣。」詔免籍，復其產。子燕五，官至南京步軍都指揮使。

制心，小字可汗奴。父德崇，善醫，視人形色，輒決其病，累官至武定軍節度使。

制心善調鷹隼。統和中，爲歸化州刺史。開泰中，拜上京留守，進漢人行宮都部署，封漆水郡王。以皇后外弟，恩遇日隆。樞密副使蕭合卓用事，制心奏合卓寡識度，無行檢，上默然。每內宴歡洽，輒避之。皇后不悅曰：「汝不樂耶？」制心對曰：「寵貴鮮能長保，以是爲憂耳！」

太平中，歷中京留守、惕隱、南京留守，徙王燕，遷南院大王。或勸制心奉佛，對曰：「吾不知佛法，惟心無私，則近之矣。」一日，沐浴更衣而臥，家人聞絲竹之聲，怪而入視，則已逝矣。年五十三。贈政事令，追封陳王。

守上京時，酒禁方嚴，有捕獲私醞者，一飲而盡，笑而不詰。卒之日，部民若哀父母。

耶律勃古哲，字蒲奴隱，六院夷離堇蒲古只之後。勇悍，善治生。保寧中，爲天德軍節度使，歷南京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以討平党項羌阿理撒米、僕里鼈米，遷南院大王。

聖宗卽位，太后稱制，會羣臣議軍國事，勃古哲上疏陳便宜數事，稱旨，卽日兼領山西路諸州事。統和四年，宋將曹彬等侵燕，勃古哲擊之甚力，賜輸忠保節致主功臣，總知山西五州。

會有告勃古哲曲法虐民者，按之有狀，以大杖決之。八年，爲南京統軍使，卒。子爻里，官至詳穩。

蕭陽阿，字稍隱。端毅簡嚴，識遼、漢字，通天文、相法。父卒，自五蕃部親挽喪車至奚王嶺，人稱其孝。

年十九，爲本班郎君。歷鐵林、鐵鷁、大鷹三軍詳穩。乾統元年，由烏古敵烈部屯田太保爲易州刺史。幸臣劉彥良嘗以事至州，怙寵恣橫，爲陽阿所沮。彥良歸，妄加毀訾，尋遣人代陽阿。州民千餘詣闕請留，卽日授武安州觀察使。歷烏古涅里、順義、彰信等軍節度

使，權知東北路統軍使事。

聞耶律狼不、鐸魯幹等叛，獨引麾下三十餘人追捕之，身被二創，生擒十餘人，送之行在。坐不獲首惡，免官。未幾，權南京留守，卒。

武白，不知何郡人。爲宋國子博士，差知相州，至通利軍，爲我軍所俘。詔授上京國子博士。改臨潢縣令，遷廣德軍節度副使。

先是，有訟宰相劉愼行與子婦姚氏私者，有司出其罪。聖宗詔白鞫之，白正其事。使高麗還，^{〔七〕}權中京留守。時愼行諸子皆處權要，以白斷百姓分籍事不直，坐左遷。

未幾，遷尙書左丞，知樞密事，拜遼興軍節度使。致仕，卒。

蕭常哥，字胡獨堇，國舅之族。祖約直，同政事門下平章事；父實老，累官節度使。

常哥魁偉寡言。年三十餘，始爲祇候郎君。歷本族將軍、松山州刺史。壽隆二年，以女爲燕王妃，拜永興宮使。及妃生子，爲南院宣徽使，尋改漢人行宮都部署。乾統初，^{〔八〕}

加太子太師，爲國舅詳穩。二年，改遼興軍節度使，召爲北府宰相，以柴冊禮，加兼侍中。

天慶元年，致仕，卒，諡曰欽肅。

耶律虎古，字海鄰，六院夷離董覲烈之孫。少穎悟，重然諾。

保寧初，補御璣郎君。十年，使宋還，以宋取河東之意聞于上。燕王韓匡嗣曰：「何以知之？」虎古曰：「諸僭號之國，宋皆併收，惟河東未下。今宋講武習戰，意必在漢。」匡嗣力沮，乃止。明年，宋果伐漢。帝以虎古能料事，器之，乃曰：「吾與匡嗣慮不及此。」授涿州刺史。

統和初，皇太后稱制，召赴京師。與韓德讓以事相忤，德讓怒，取護衛所執戎仗擊其腦，卒。子磨魯古。

磨魯古，字遙隱，有智識，善射。

統和初，拜南面林牙。四年，宋侵燕，太后親征。磨魯古爲前鋒，手中流矢，拔而復進。太后既至，磨魯古以創不能戰，與北府宰相蕭繼先巡邏境上。累遷北院大王。

六年，伐宋爲先鋒，〔六〕與耶律奴瓜破其將李忠吉于定州。以疾卒于軍。

論曰：德讓在統和間，位兼將相，其克敵制勝，進賢輔國，功業茂矣。至賜姓名，王齊晉，抑有寵於太后而致然歟？宗族如德威平党項，滌魯完宗祀，制心不苟合，家聲益振，豈無所自哉！若勃古之忠，陽阿之孝，武白之直，亦彬彬乎一代之良臣矣。

校勘記

〔一〕加守司空 守司空，按紀統和四年十一月作「守司徒」。

〔二〕山西四州數被兵 「山」、「四」二字原脫，據紀統和四年八月及食貨志上補。

〔三〕十二年六月 按上文已有「十一年」之「明年」，卽十二年。此「十二年」三字當有衍誤。

〔四〕乾亨末丁父喪 末，原誤「初」。按乾亨止五年，檢紀德威父匡嗣卒於乾亨四年十二月。統和元年正月，德威以西南面招討使奏破党項十五部捷。據改。

〔五〕太平中歷中京留守 按紀開泰八年二月，以前南院樞密使韓制心爲中京留守。非太平中。

〔六〕贈政事令 遼文匯六韓椅墓誌：「南大王贈政事令諱遂貞，賜名直心，譜系於國姓，再從兄也。」

紀開泰元年七月，以耶律遂貞爲遼興軍節度使。遂貞卽直心，亦卽制心。紀開泰六年四月作耶律制心。

〔七〕使高麗還 高麗，原作「新羅」。按高麗史，白奉使在顯宗十四年，卽遼太平三年。

〔八〕乾統初 乾統，原誤「統和」。按前有壽隆後有天慶，據改。

〔九〕六年伐宋爲先鋒 六，原誤「七」。據紀統和六年九月及卷八五耶律奴瓜傳改。

遼史卷八十三

列傳第十三

耶律休哥

馬哥

耶律斜軫

耶律奚低

耶律學古

烏不呂

耶律休哥，字遜寧。祖釋魯，隋國王。父綰思，南院夷離堇。休哥少有公輔器。初烏

古、室韋二部叛，休哥從北府宰相蕭幹討之。應曆末，爲惕隱。

乾亨元年，宋侵燕，北院大王奚底、統軍使蕭討古等敗績，南京被圍。帝命休哥代奚底，將五院軍往救。遇大敵于高粱河，與耶律斜軫分左右翼，擊敗之。追殺三十餘里，斬首萬餘級，休哥被三創。明旦，宋主遁去，休哥以創不能騎，輕車追至涿州，不及而還。

是年冬，上命韓匡嗣、耶律沙伐宋，以報圍城之役。休哥率本部兵從匡嗣等戰于滿城。翌日將復戰，宋人請降，匡嗣信之。休哥曰：「彼衆整而銳，必不肯屈，乃誘我耳。宜嚴兵以待。」匡嗣不聽。休哥引兵憑高而視，須臾南兵大至，鼓譟疾馳。匡嗣倉卒不知所爲，士卒

棄旗鼓而走，遂敗績。休哥整兵進擊，敵乃却。詔總南面戍兵，爲北院大王。

明年，車駕親征，二圍瓦橋關。宋兵來救，守將張師突圍出。帝親督戰，休哥斬師，餘衆退走入城。宋陣于水南。將戰，帝以休哥馬介獨黃，慮爲敵所識，乃賜玄甲、白馬易之。休哥率精騎渡水，擊敗之，追至莫州。橫屍滿道，斃矢俱罄，生獲數將以獻。帝悅，賜御馬、金盃，勞之曰：「爾勇過于名，若人人如卿，何憂不克？」師還，拜于越。

聖宗卽位，太后稱制，令休哥總南面軍務，以便宜從事。休哥均戍兵，立更休法，勸農桑，修武備，邊境大治。統和四年，宋復來侵，其將范密、楊繼業出雲州，三曹彬、米信出雄、易，取歧溝、涿州，陷固安，置屯。時北南院、奚部兵未至，休哥力寡，不敢出戰。夜以輕騎出兩軍間，殺其單弱以脅餘衆，晝則以精銳張其勢，使彼勞於防禦，以疲其力。又設伏林莽，絕其糧道。曹彬等以糧運不繼，退保白溝。月餘，復至。休哥以輕兵薄之，伺彼蓐食，擊其離伍單出者，且戰且却。由是南軍自救不暇，結方陣，塹地兩邊而行。軍渴乏井，漉淖而飲，凡四日始達于涿。聞太后軍至，彬等冒雨而遁。太后益以銳卒，追及之。彼力窮，環糧車自衛，休哥圍之。至夜，彬、信以數騎亡去，餘衆悉潰。追至易州東，聞宋師尙有數萬，瀕沙河而饜，促兵往擊之。宋師望塵奔竄，墮岸相蹂死者過半，沙河爲之不流。太后旋旆，休哥收宋屍爲京觀。封宋國王。

又上言，可乘宋弱，略地至河爲界。書奏，不納。及太后南征，休哥爲先鋒，敗宋兵於望都。時宋將劉廷讓以數萬騎並海而出，約與李敬源合兵，聲言取燕。休哥聞之，先以兵扼其要地。會太后軍至，接戰，殺敬源，廷讓走瀛州。七年，宋遣劉廷讓等乘暑潦來攻易州，諸將憚之；獨休哥率銳卒逆擊于沙河之北，殺傷數萬，獲輜重不可計，獻于朝。太后嘉其功，詔免拜、不名。自是宋不敢北向。時宋人欲止兒啼，乃曰：「于越至矣！」

休哥以燕民疲弊，省賦役，恤孤寡，戒戍兵無犯宋境，雖馬牛逸于北者悉還之。遠近向化，邊鄙以安。十六年，薨。是夕，雨木冰。聖宗詔立祠南京。

休哥智略宏遠，料敵如神。每戰勝，讓功諸將，故士卒樂爲之用。身更百戰，未嘗殺一無辜。二子：高八，官至節度使；高十，終于越。孫馬哥。

馬哥，字訛特懶。興宗時，以散職入見，上問：「卿奉佛乎？」對曰：「臣每旦誦太祖、太宗及先臣遺訓，未暇奉佛。」帝悅。

清寧中，遷唐古部節度使。咸雍中，累遷匡義軍節度使。大康初，致仕，卒。

耶律斜軫，字韓隱，于越曷魯之孫。性明敏，不事生產。

保寧元年，樞密使蕭思溫薦斜軫有經國才，上曰：「朕知之，第佚蕩，豈可羈屈？」對曰：「外雖佚蕩，中未可量。」乃召問以時政，占對剴切，帝器重之。妻以皇后之姪，命節制西南面諸軍，仍援河東。改南院大王。

乾亨初，宋再攻河東，從耶律沙至白馬嶺遇敵，沙等戰不利，斜軫赴之，令麾下萬矢齊發，敵氣褫而退。是年秋，宋下河東，乘勝襲燕，北院大王耶律奚底與蕭討古逆戰，敗績，退屯清河北。斜軫取奚底等青幟軍于得勝口以誘敵，敵果爭赴。斜軫出其後，奮擊敗之。及高粱之戰，與耶律休哥分左右翼夾擊，大敗宋軍。

統和初，皇太后稱制，益見委任，爲北院樞密使。會宋將曹彬、米信出雄、易，楊繼業出代州。太后親帥師救燕，以斜軫爲山西路兵馬都統。繼業陷山西諸郡，各以兵守，自屯代州。斜軫至定安，遇賀令圖軍，擊破之，追至五臺，斬首數萬級。明日，至蔚州，敵不敢出，斜軫書帛射城上，諭以招慰意。陰聞宋軍來救，令都監耶律題子夜伏兵險阨，俟敵至而發。城守者見救至，突出。斜軫擊其背，二軍俱潰，追至飛狐，斬首二萬餘級，遂取蔚州。賀令圖、潘美復以兵來，斜軫逆于飛狐，擊敗之。宋軍在渾源、應州者，皆棄城走。斜軫聞繼業出兵，令蕭撻凜伏兵于路。明日，繼業兵至，斜軫擁衆爲戰勢。繼業麾幟而前，斜軫佯退。

伏兵發，斜軫進攻，繼業敗走，至狼牙村，衆軍皆潰。繼業爲流矢所中，被擒。斜軫責曰：「汝與我國角勝三十餘年，今日何面目相見！」繼業但稱死罪而已。初，繼業在宋以驍勇聞，人號楊無敵，首建梗邊之策。至狼牙村，心惡之，欲避不可得。旣擒，三日死。

斜軫歸闕，以功加守太保。從太后南伐，卒于軍。太后親爲哀臨，仍給葬具。庶子狗兒，官至小將軍。

耶律奚低，孟父楚國王之後。便弓馬，勇於攻戰。景宗時，多任以軍事。

統和四年，爲右皮室詳穩。時宋將楊繼業陷山西郡縣，奚低從樞密使斜軫討之。凡戰必以身先，矢無虛發。繼業敗于朔州之南，匿深林中。奚低望袍影而射，繼業墮馬。先是，軍令須生擒繼業，奚低以故不能爲功。

後太后南伐，屢有戰績。以病卒。

耶律學古，字乙辛隱，于越洼之庶孫。穎悟好學，工譯鞮及詩。保寧中，補御蓋郎君。

乾亨元年，宋旣下河東，乘勝侵燕，學古受詔往援。始至京，宋敗耶律奚底、蕭討古等，勢益張，圍城三周，穴地而進，城中民懷一心。學古以計安反側，隨宜備禦，晝夜不少懈。適有敵三百餘人夜登城，學古戰却之。會援軍至，圍遂解。學古開門列陣，四面鳴鼓，居民大呼，聲震天地。旋有高梁之捷。以功遙授保靜軍節度使，爲南京馬步軍都指揮使。

二年，伐宋，乞將漢軍，從之，改彰國軍節度使。時南境未靜，民思休息，學古禁寇掠以安之。會宋將潘美率兵分道來侵，學古以軍少，虛張旗幟，雜丁黃爲疑兵。是夜，適獨虎峪舉烽火，遣人偵視，見敵俘掠村野，擊之，悉獲所掠物，擒其將領。自是學古與潘美各守邊約，無相侵軼，民獲安業。以功爲惕隱，卒。弟烏不呂。

烏不呂，字留隱。嚴重，有膂力，善屬文。統和中伐宋，屢任以軍事。

嘗與爻直不相能，因曰：「爾奴才，何所知？」爻直訟于北院樞密使韓德讓。德讓怒，問曰：「爾安得此奴耶？」烏不呂對曰：「三父異籍時亦易得。」德讓笑而釋之。

後從蕭恒德伐蒲盧毛朵部，以功爲東路統軍都監。及德讓爲大丞相，薦其材可任統軍使，太后曰：「烏不呂嘗不遜于卿，何善而薦？」德讓奏曰：「臣忝相位，於臣猶不屈，況於其餘。以此知可用。若任使之，必能鎮撫諸蕃。」太后從之，加金紫崇祿大夫、檢校太尉。

而弟國留以罪亡，烏不呂及其母俱下吏。恐禍及母，陰使人召國留，給曰：「太后知事之誣，汝第來勿畏。」國留至，送有司，坐誅。其後，退歸田里，以疾卒。

論曰：宋乘下太原之銳，以師圍燕，繼遣曹彬、楊繼業等分道來伐。是兩役也，遼亦岌岌乎殆哉！休哥奮擊于高梁，敵兵奔潰；斜軫擒繼業于朔州，旋復故地。宋自是不復深入，社稷固而邊境寧，雖配古名將，無愧矣。然非學古之在南京，安其反側，則二將之功，蓋亦難致。故曰，國以人重，信哉。

校勘記

- 〔一〕明年車駕親征 「明年」二字原脫。續通志四一九本傳增此二字，與乾亨二年十月合，據補。
- 〔二〕其將范密楊繼業出雲州 羅校，考宋史、長編諸書，當時宋將無「范密」，疑是潘美之誤。索隱，范密爲潘美譯音。

〔三〕以功加守太保從太后南伐卒于軍 按紀，加守太保在統和四年六月。從太后用兵卒于軍，在十七年九月。

遼史卷八十四

列傳第十四

耶律沙

耶律抹只

蕭幹

討古

耶律善補

耶律海里

耶律沙，字安隱。其先嘗相遙輦氏。應曆間，累官南府宰相。景宗卽位，總領南面邊事。保寧間，宋攻河東，沙將兵救之，有功，加守太保。

乾亨初，宋復北侵，沙將兵由間道至白馬嶺，阻大澗遇敵。沙與諸將欲待後軍至而戰，冀王敵烈、監軍耶律抹只等以爲急擊之便，沙不能奪。敵烈等以先鋒渡澗，未半，爲宋人所擊，兵潰。敵烈及其子蛙哥、沙之子德里、令穩都敏、詳穩唐筈等五將俱沒。會北院大王耶律斜軫兵至，萬矢俱發，敵軍始退。

沙將趨太原，會漢駙馬都尉盧俊來奔，言太原已陷，遂勒兵還。宋乘銳侵燕，沙與戰于高粱河，稍却；遇耶律休哥及斜軫等邀擊，敗宋軍。宋主宵遁，至涿州，微服乘驢車，間道而

走。上以功釋前過。

是年，復從韓匡嗣伐宋，敗績，帝欲誅之，以皇后營救得免。睿智皇后稱制，召賜几杖，以優其老。復從伐宋，敗劉廷讓、李敬源之軍，賜賚優渥。統和六年卒。

耶律抹只，〔一〕字留隱，仲父隋國王之後。初以皇族入侍。景宗卽位，爲林牙，以幹給稱。保寧間，遷樞密副使。

乾亨元年春，〔二〕宋攻河東，南府宰相耶律沙爲都統，將兵往援，抹只監其軍。及白馬嶺之敗，僅以身免。宋乘銳攻燕，將奚兵 翊休哥擊敗之。上以功釋前過。是年冬，〔三〕從都統韓匡嗣伐宋，戰于滿城，爲宋將所紿，諸軍奔潰，獨抹只部伍不亂，徐整旗鼓而歸。璽書褒諭，改南海軍節度使。乾亨二年，拜樞密副使。

統和初，爲東京留守。宋將曹彬、米信等侵邊，抹只引兵至南京，先繕守禦備。及車駕臨幸，抹只與耶律休哥逆戰于涿之東，克之，遷開遠軍節度使。〔四〕

故事，州民歲輸稅，斗粟折錢五，抹只表請折錢六，部民便之。統和末卒。

蕭幹，小字項烈，字婆典，北府宰相敵魯之子。性質直。

初，察割之亂，其黨胡古只與幹善，使人召之。幹曰：「吾豈能從逆臣！」縛其人送壽安王。賊平，上嘉其忠，拜羣牧都林牙。復以伐烏古功，遷北府宰相，改突呂不部節度使。

乾亨初，宋伐河東，乘勝侵燕，詔幹拒之，戰于高粱河。耶律沙退走，幹與耶律休哥等併力戰敗之，上手敕慰勞。自是每征伐必參決軍事。加政事令。二年，宋兵圍瓦橋，夜襲我營，幹及耶律勻骨戰却之。

時皇后以父呼幹。及后爲皇太后稱制，幹數條奏便宜，多見聽用。統和四年卒。姪討古。

討古，字括寧，性忠簡。

應曆初，始入侍。會冀王敵烈、宣徽使海思謀反，討古與耶律阿列密告於上，上嘉其忠，詔尙朴謹公主。保寧末，爲南京統軍使。

乾亨初，宋侵燕，討古與北院大王奚底拒之，不克，軍潰。討古等不敢復戰，退屯清河。帝聞其敗，遣使責之曰：「卿等不嚴偵候，用兵無法，遇敵卽敗，奚以將爲！」討古懼。頃之，

援兵至，討古奮力以敗宋軍。上釋其罪，降爲南京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四年卒。

耶律善補，字瑤昇，孟父楚國王之後。純謹有才智。

景宗卽位，授千牛衛大將軍，遷大同軍節度使。及伐宋，韓匡嗣與耶律沙將兵由東路進，善補以南京統軍使由西路進。善補聞匡嗣失利，歛兵還。乾亨末，與宋軍戰于滿城，爲伏兵所圍，斜軫救之獲免。以失備，大杖決之。

統和初，爲惕隱。會宋來侵，善補爲都元帥逆之，不敢戰，故嶺西州郡多陷，罷惕隱。以其叔安端有匡輔世宗功，上愍之，徵善補爲南府宰相，遷南院大王。

會再舉伐宋，欲攻魏府，召衆集議。將士以魏城無備，皆言可攻。善補曰：「攻固易，然城大巨量，若克其城，士卒貪俘掠，勢必不可遏。且傍多巨鎮，各出援兵，內有重敵，何以當之？」上乃止。

善補性懦，守靜。凡征討，憚攻戰，急還，以故戰多不利。年七十四卒。

耶律海里，字留隱，令穩拔里得之長子。^{〔六〕}察割之亂，其母的魯與焉。遣人召海里，海里拒之。亂平，的魯以子故獲免。

海里儉素，不喜聲利，以射獵自娛。雖居閑，人敬之若貴官然。保寧初，拜彰國軍節度使，遷惕隱。秩滿，稱疾不仕。久之，復爲南院大王。及曹彬、米信等來侵，海里有却敵功，賜資忠保義匡國功臣。

帝屢親征，海里在南院十餘年，鎮以寬靜，戶口增給，時議重之。封漆水郡王，遷上京留守，^{〔七〕}薨。詔以家貧給葬具。

論曰：當高梁、朔州之捷，偏裨之將如沙與抹只，旣因休哥、斜軫類見其功，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若蕭幹、海里拒察割之招，討古告海思之變，則不止有戰功而已。其視善補畏懦，豈不優哉。

校勘記

〔一〕耶律抹只 按紀統和元年四月作耶律末只。

〔二〕乾亨元年春 按此五字據紀乾亨元年二月及卷八三耶律休哥傳、卷八四耶律沙傳補。

〔三〕是年冬 按「是年冬」三字，原誤作「十一年」。據紀乾亨元年十一月及卷八三耶律休哥傳、卷八四耶律沙傳改。

〔四〕開遠軍節度使 按紀統和六年七月、八月並作大同軍節度使。大同軍爲雲州，開遠軍係雲內州。

〔五〕時皇后以父呼幹 按卷七一睿智皇后傳、后父思溫、幹於皇后應爲同輩。

〔六〕拔里得之長子 按，原誤「援」。據卷七六本傳及大典四八〇改。

〔七〕遷上京留守 按紀統和十二年正月，以南院大王耶律景爲上京留守，封漆水郡王。景卽海里漢名。

遼史卷八十五

列傳第十五

蕭撻凜 蕭觀音奴 耶律題子 耶律諧理 耶律奴瓜

蕭柳 高勳 奚和朔奴 蕭塔列葛 耶律撒合

蕭撻凜，字駝寧，思溫之再從姪。父朮魯列，善相馬，應曆間爲馬羣侍中。

撻凜幼敦厚，有才略，通天文。保寧初，爲宿直官，累任轄劇。統和四年，宋楊繼業率兵由代州來侵，攻陷城邑。撻凜以諸軍副部署，從樞密使耶律斜軫敗之，擒繼業于朔州。六年秋，改南院都監，從駕南征，攻沙堆，力戰被創，太后嘗親臨視。明年，加右監門衛上將軍、檢校太師，遙授彰德軍節度使。〔一〕

十一年，與東京留守蕭恒德伐高麗，破之。高麗稱臣奉貢。十二年，夏人梗邊，皇太妃受命總烏古及永興宮分軍討之，〔二〕撻凜爲阻卜都詳穩。凡軍中號令，太妃並委撻凜。師

還，以功加兼侍中，封蘭陵郡王。十五年，敵烈部人殺詳穩而叛，遁于西北荒，撻凜將輕騎逐之，因討阻卜之未服者，諸蕃歲貢方物充于國，自後往來若一家焉。上賜詩嘉獎，仍命林牙耶律昭作賦，以述其功。撻凜以諸部叛服不常，上表乞建三城以絕邊患，從之。俄召爲南京統軍使。

二十年，復伐宋，擒其將王先知，破其軍于遂城，下祁州，上手詔獎諭。進至澶淵，宋主軍于城隍間，未接戰，撻凜按視地形，取宋之羊觀、鹽堆、鳧雁，中伏弩卒。明日，轉車至，太后哭之慟，輟朝五日。子慥古，南京統軍使。

蕭觀音奴，字耶寧，奚王搭紇之孫。統和十二年，爲右祗候郎君班詳穩，遷奚六部大王。先是，俸秩外，給獐鹿百數，皆取於民，觀音奴奏罷之。

及伐宋，與蕭撻凜爲先鋒，降祁州，下德清軍，上加優賞。同知南院事，卒。

耶律題子，字勝隱，北府宰相兀里之孫。善射，工畫。保寧間，爲御蓋郎君。九年，奉使于漢，具言兩國通好長久之計，其主繼元深加禮重。

統和二年，將兵與西邊詳穩耶律速撒討陀羅斤，大破之。四年，宋將楊繼業陷山西城

邑，題子從北院樞密使耶律斜軫擊之，敗賀令圖於定安，授西南面招討都監。宋兵守蔚州急，召外援，題子聞之，夜伏兵道傍。黎明，宋兵果來，過未半而擊之；城中軍出，斜軫復邀之。兩軍俱潰，奔飛狐，地隘不得進，殺傷甚衆。賀令圖復集敗卒來襲蔚州，題子逆戰，破之，應州守將自遁。進圍寰州，冒矢石登城，宋軍大潰。當斜軫擒繼業于朔州，題子功居多。是年冬，復與蕭撻凜由東路擊宋，俘獲甚衆。後聞宋兵屯易州，率兵逆之，至易境而卒。

初，題子破令圖，宋將有因傷而仆，題子繪其狀以示宋人，咸嗟神妙。

耶律諧理，字烏古鄰，突舉部人。統和四年，宋將楊繼業來攻山西，諧理從耶律斜軫擊之，常居先鋒，偵候有功。是歲，伐宋，宋人拒於滹沱河，諧理率精騎便道先濟，獲其將康保威，以功詔世預節度使選。

太平元年，稍遷本部節度使。六年，從蕭惠攻甘州，不克。會阻卜攻圍三剌軍，諧理與都監耶律涅魯古往救，阻卜至可敦城西南，遇敵，不能陣，中流矢卒。

耶律奴瓜，字延寧，太祖異母弟南府宰相蘇之孫。有膂力，善調鷹隼。

統和四年，宋楊繼業來侵，奴瓜爲黃皮室紂都監，擊敗之，盡復所陷城邑。軍還，加諸衛小將軍。及伐宋，有功，遷黃皮室詳穩。六年，再舉，將先鋒軍，敗宋游兵于定州，爲東京統軍使，加金紫崇祿大夫。從奚王和朔奴伐兀惹，以戰失利，削金紫崇祿階。

十九年，拜南府宰相。二十一年，復伐宋，擒其將王繼忠于望都，俘殺甚衆，以功加同政事門下平章事。二十六年，爲遼興軍節度使，尋復爲南府宰相。開泰初，加尙父，卒。

蕭柳，字徒門，淳欽皇后弟阿古只五世孫。幼養于伯父排押之家，多知，能文，膂力絕人。

統和中，叔父恒德臨終，薦其才，詔入侍衛。十七年，南伐，宋將范庭召列方陣而待。時皇弟隆慶爲先鋒，問諸將佐誰敢當者，柳曰：「若得駿馬，則願爲之先。」隆慶授以甲騎。柳攬轡，謂諸將曰：「陣若動，諸君急攻。」遂馳而前，敵少却。隆慶席勢攻之，南軍遂亂。柳中流矢，裹創而戰，衆皆披靡。時排押留守東京，奏柳爲四軍兵馬都指揮使。

明年，爲北女直詳穩，政濟寬猛，部民畏愛。遷東路統軍使。秩滿，百姓願留復任，許之。從伐高麗，遇大蛇當路，前驅者請避，柳曰：「壯士安懼此！」拔劍斷蛇。師還，致仕。

柳好滑稽，雖君臣燕飲，談諧無所忌，時人比之俳優。臨終，謂人曰：「吾少有致君志，

不能直遂，故以諧進。冀萬有一補，俳優名何避！頃之，被寢衣而坐，呼曰：「吾去矣！」言訖而逝。耶律觀音奴集柳所著詩千篇，目曰歲寒集。

高勳，字鼎臣，晉北平王信之子。性通敏。仕晉爲閤門使。會同九年，與杜重威來降。太宗入汴，授四方館使。好結權貴，能服勤大臣，多推譽之。

天祿間，爲樞密使，總漢軍事。五年，劉崇遣使來求封冊，詔勳冊崇爲大漢神武皇帝。應曆初，封趙王，出爲上京留守，尋移南京。會宋欲城益津，勳上書請假巡徼以擾之，〔七〕帝然其奏，宋遂不果城。十七年，宋略地益津關，勳擊敗之，知南院樞密事。景宗卽位，以定策功，進王秦。

保寧中，以南京郊內多隙地，請疏畦種稻，帝欲從之。林牙耶律昆宣言於朝曰：「高勳此奏，必有異志。果令種稻，引水爲畦，設以京叛，官軍何自而入？」帝疑之，不納。尋遷南院樞密使。以毒藥餽駙馬都尉蕭，蕭覺，流銅州。尋又謀害尙書令蕭思溫，詔獄誅之，沒其產，皆賜思溫家。

奚和朔奴，字籌寧，奚可汗之裔。保寧中，爲奚六部長。

統和初，皇太后稱制，以耶律休哥領南邊事，和朔奴爲南面行軍副部署。四年，宋曹彬、米信等來侵，和朔奴與休哥破宋兵于燕南，手詔褒美。軍還，怙權擿無罪人李浩至死，上以其功釋之。六年冬，南征，〔一〕將本部軍由別道進擊敵軍於狼山，俘獲甚衆。

八年，上表曰：「臣竊見太宗之時，奚六部二宰相、二常袞，誥命大常袞班在會長左右，副常袞總知會長五房族屬，二宰相匡輔會長，建明善事。今宰相職如故，二常袞別無所掌，乞依舊制。」從之。

十三年秋，遷都部署，伐兀惹。駐于鐵驪，秣馬數月，進至兀惹城。利其俘掠，請降不許，令急攻之。城中大恐，皆殊死戰。和朔奴知不能克，從副部署蕭恒德議，掠地東南，循高麗北界而還。以地遠糧絕，士馬死傷，詔降封爵，卒。子烏也，郎君班詳穩。

蕭塔列葛，字雄隱，五院部人。八世祖只魯，遙輦氏時嘗爲虞人。唐安祿山來攻，只魯戰于黑山之陽，敗之。以功爲北府宰相，世預其選。

塔列葛仕開泰間，累遷西南面招討使。〔二〕重熙十一年，使西夏，諭伐宋事，約元昊出別道以會。十二年，改右夷離畢、同知南京留守，轉左夷離畢，俄授東京留守，以世選爲北府宰相，卒。〔107〕

耶律撒合，字率懶，乙室部人，南府宰相歐禮斯子。天祿間始仕。應曆中，拜乙室大王，兼知兵馬事。

乾亨初，宋來侵，詔以本部兵守南京，與北院大王奚底、統軍蕭討古等逆戰，奚底等敗走，獨撒合全軍還。上諭之曰：「拒敵當如此。卿勉之，無憂不富貴。」加守太保。統和間卒。

論曰：遼在統和間，數舉兵伐宋，諸將如耶律諧理、奴瓜、蕭柳等俱有降城擒將之功。最後，以蕭撻凜爲統軍，直抵澶淵。將與宋戰，撻凜中弩，我兵失倚，和議始定。或者天厭其亂，使南北之民休息者耶！

校勘記

〔一〕明年（統和七年）遙授彰德軍節度使。按紀，統和二年二月國舅帳彰德軍節度使蕭闥覽來朝。闥覽卽撻凜，彰德軍節度不始自七年。

〔二〕皇太妃受命討之。「皇太妃」應作王太妃，參卷一三校勘記〔七〕。

〔三〕二十年復伐宋擒其將王先知 按紀統和二十一年四月及卷八五耶律奴瓜傳，蕭撻凜獲宋將王繼忠於望都。先知卽繼忠。

〔四〕中伏弩卒 按紀，撻凜中伏弩卒，在統和二十二年十一月。

〔五〕統和四年宋將楊繼業來攻山西 四，原誤「五」。按紀繼業於四年三月出兵，七月被擒，據改。

〔六〕諸理與都監耶律涅魯古往救 都監耶律涅魯古，紀太平六年八月作監軍涅里姑。

〔七〕勳上書請假巡徼以擾之 按紀，勳上書在應曆十七年二月。

〔八〕六年冬南征 「六年」二字原脫。用兵爲六年事，原連敘在四年下。據補。

〔九〕累遷西南面招討使 按紀，重熙十二年八月，以前西北路招討使蕭塔烈葛爲右夷離畢。官職歧互，或有脫誤。

〔一〇〕以世選爲北府宰相卒 按紀，重熙二十一年十二月，以北府宰相塔烈葛爲南京統軍使。

遼史卷八十六

列傳第十六

耶律合住 劉景 劉六符 耶律裊履 牛溫舒

杜防 蕭和尚 特末 耶律合里只 耶律頗的

耶律合住，「」字粘袞，太祖弟迭剌之孫。幼不好弄，臨事明敏，善談論。

初以近族入侍，每從征伐有功。保寧初，加右龍虎衛上將軍。以宋師屢梗南邊，拜涿州刺史，西南兵馬都監、招安、巡檢等使，賜推忠奉國功臣。

合住久任邊防，雖有克獲功，然務鎮靜，不妄生事以邀近功。鄰壤敬畏，屬部乂安。宋數遣人結歡，冀達和意，合住表聞其事，帝許議和。安邊懷敵，多有力焉。拜左金吾衛上將軍。秩滿，遙攝鎮國軍節度使，卒。

合住智而有文，曉暢戎政。鎮范陽時，嘗領數騎徑詣雄州北門，與郡將立馬陳兩國利

害，及周師侵邊本末。辭氣慷慨，左右壯之。自是，邊境數年無事。識者以謂合住一言，賢於數十萬兵。

劉景，字可大，河間人。四世祖怵，卽朱滔之甥，唐右僕射、盧龍軍節度使。父守敬，南京副留守。

景資端厚，好學能文。燕王趙延壽辟爲幽都府文學。應曆初，遷右拾遺、知制誥，爲翰林學士。九年，周人侵燕，留守蕭思溫上急變，帝欲俟秋出師，景諫曰：「河北三關已陷于敵，今復侵燕，安可坐視！」上不聽。會父憂去。未幾，起復舊職。一日，召草赦，旣成，留數月不出。景奏曰：「唐制，赦書日行五百里，今稽期弗發，非也。」上亦不報。

景宗卽位，以景忠實，擢禮部侍郎，遷尙書、宣政殿學士。上方欲倚用，乃書其笏曰：「劉景可爲宰相。」頃之，爲南京副留守。時留守韓匡嗣因扈從北上，景與其子德讓共理京事。俄召爲戶部使，歷武定、開遠二軍節度使。

統和六年致仕，加兼侍中。卒，年六十七。贈太子太師。子慎行，孫一德、二玄、三嘏、四端、五常、六符，皆具六符傳。

劉六符，父慎行，由膳部員外郎累遷至北府宰相、監修國史。時上多卽宴飲行誅賞，慎行諫曰：「以喜怒加威福，恐未當。」帝悟，諭政府「自今宴飲有刑賞事，翌日稟行」。爲都統，伐高麗，以失軍期下吏，議貴乃免，出爲彰武軍節度使。賜保節功臣。子六人：一德、二玄、三嘏、四端、五常、六符。德早世。玄終上京留守。常歷三司使、武定軍節度使。嘏、端、符皆第進士。嘏、端俱尙主，爲駙馬都尉。三嘏獻聖宗一矢斃雙鹿賦，上嘉其贍麗。與公主不諧，奔宋，歸，殺之。四端以衛尉少卿使宋賀生辰，方宴，大張女樂，竟席不顧，人憚其嚴。還，拜樞密直學士。

六符有志操，能文。重熙初，遷政事舍人，擢翰林學士。十一年，與宣徽使蕭特末使宋索十縣地，還，爲漢人行宮副部署。會宋遣使增歲幣以易十縣，復與耶律仁先使宋，定「進貢」名，宋難之。六符曰：「本朝兵強將勇，海內共知，人人願從事于宋。若恣其俘獲以飽所欲，與『進貢』字孰多？況大兵駐燕，萬一南進，何以禦之！顧小節，忘大患，悔將何及！」宋乃從之，歲幣稱「貢」。六符還，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宋幣至，命六符爲三司使以受之。

六符與參知政事杜防有隙，防以六符嘗受宋賂，白其事，出爲長寧軍節度使，俄召爲三

司使。

道宗卽位，將行大冊禮，北院樞密使蕭革曰：「行大禮備儀物，必擇廣地，莫若黃川。」六符曰：「不然。禮儀國之大體，帝王之樂不奏于野。今中京四方之極，朝覲各得其所，宜中京行之。」上從其議。尋以疾卒。

耶律裊履，字海隣，六院夷離堇蒲古只之後。風神爽秀，工于畫。

重熙間，累遷同知點檢司事。駙馬都尉蕭胡覲爲夏人所執，奉詔索之，三返以歸，轉永興宮使、右祇候郎君班詳穩。裊履將娶秦晉長公主孫，其母與公主婢有隙，謂裊履曰：「能去婢，乃許爾婚。」裊履以計殺之，婚成。事覺，有司以大辟論。裊履善畫，寫聖宗眞以獻，得減，坐長流邊戍。復以寫眞，召拜同知南院宣徽事。使宋賀正，寫宋主容以歸。

清寧間，復使宋。宋主賜宴，瓶花隔面，未得其眞。陛辭，僅一視，及境，以像示餞者，駭其神妙。聞重元亂，不卽勤王。賊平入賀，帝責讓之。宴酣，顧裊履曰：「重元事成，卿必得爲上客！」裊履大慚。咸雍中，加太子太師，卒。

牛溫舒，范陽人。剛正，尚節義，有遠器。

咸雍中，擢進士第，滯小官。大安初，累遷戶部使，轉給事中、知三司使事。國、民兼足，上以爲能，加戶部侍郎，改三司使。壽隆中，拜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攝中京留守。部民詣闕請眞拜，從之。召爲三司使。

乾統初，復參知政事，知南院樞密使事。五年，夏爲宋所攻，來請和解。溫舒與蕭得里底使宋。巴方大燕，優人爲道士裝，索土泥藥爐。優曰：「土少不能和。」溫舒遽起，以手藉土懷之。宋主問其故，溫舒對曰：「臣奉天子威命來和，若不從，則當卷土收去。」宋人大驚，遂許夏和。還，加中書令，卒。

杜防，涿州歸義縣人。開泰五年，擢進士甲科，累遷起居郎、知制誥，人以爲有宰相器。太平中，遷政事舍人，拜樞密副使。

重熙九年，夏人侵宋。宋遣郭積來告，請與夏和，上命防使夏解之。如約罷兵，各歸侵地，拜參知政事。韓紹芳、劉六符忌之，防待以誠。十二年，紹芳等罷，愈見信任。十三年，

拜南府宰相。〔五〕十五年，防生子，帝幸其第，賜名王門奴。〔六〕以進奏有誤，出爲武定軍節度使。十七年，復召爲南府宰相。〔七〕二十一年秋，祭仁德皇后，詔儒臣賦詩，防爲冠，賜金帶。道宗諒陰，爲大行皇帝山陵使。清寧二年，上諭防曰：「朕以卿年老嗜酒，不欲煩以劇務。朝廷之事，總綱而已。」頃之，拜右丞相，加尙父，卒。上歎悼不已，贈贈加等，官給葬具，贈中書令，諡曰元肅。子公謂，終南府宰相。

蕭和尙，字洪寧，國舅大父房之後。忠直，多智略。

開泰初，補御蓋郎君，尋爲內史、太醫等局都林牙。使宋賀正，將宴，典儀者告，班節度使下。和尙曰：「班次如此，是不以大國之使相禮。且以錦服爲貺，如待蕃部。若果如是，吾不預宴。」宋臣不能對，易以紫服，位視執政，使禮始定。

八年秋，爲唐古部節度使，卒。弟特末。

特末，字何寧。爲人機辨任氣。

太平中，累遷安東軍節度使，有能稱。十一年，召爲左祗候郎君班詳穩。未幾，遷左夷

離畢。重熙十年，累遷北院宣徽使。明年，與劉六符使宋，〔公〕索十縣故地，宋請增銀、絹十萬兩、疋以易之。歸，稱旨，加同政事門下平章事。詔城西南渾底甸。還，復爲北院宣徽使，卒。

耶律合里只，字特滿，六院夷離堇蒲古只之後。

重熙中，累遷西南面招討都監。充宋國生辰使，館于白溝驛。宋宴勞，優者嘲蕭惠河西之敗。合里只曰：「勝負兵家常事。我嗣聖皇帝俘石重貴，至今興中有石家寨。惠之一敗，何足較哉？」宋人慚服。帝聞之曰：「優伶失辭，何可傷兩國交好！」鞭二百，免官。

清寧初，起爲懷化軍節度使。七年，入爲北院大王，封幽國公。歷遼興軍節度使、東北路詳穩，加兼侍中。致仕，卒。

合里只明達勤恪，懷柔有道。置諸賓館及西邊營田，皆自合里只發之。

耶律頗的，字撒版，季父房奴瓜之孫。孤介寡合。重熙初，補牌印郎君。清寧初，稍遷

知易州。去官，部民請留，許之。

咸雍八年，改彰國軍節度使。上獵大牢古山，頗的謁于行宮。帝問邊事，對曰：「自應州南境至天池，皆我耕牧之地。清寧間，邊將不謹，爲宋所侵，烽堠內移，似非所宜。」道宗然之。拜北面林牙。後遣人使宋，得其侵地，命頗的往定疆界。還，拜南院宣徽使。

大康四年，遷忠順軍節度使，尋爲南院大王，改同知南京留守事，召拜南府宰相，賜貞良功臣，封吳國公，爲北院樞密使。廉謹奉公，知無不爲。大安中致仕，卒。子霞抹，北院樞密副使。

論曰：耶律合住安邊講好，養兵息民，其慮深遠矣。六符啓釁邀功，豈國家之利哉？牛、杜、頗的、合里只輩銜命出使，幸不辱命。裏里殺人婢以求婚，身負罪釁，畫其主容，以冀免死，亦可醜也。

校勘記

〔一〕耶律合住 合住，紀保寧六年三月作昌朮。長編景德二年十二月作昌主。漢名琮，見職官

分紀及太平治迹統類。

〔二〕卽朱滔之甥 朱，原誤「木」。據舊唐書一四三、新唐書二一二本傳改。

〔三〕劉景統和六年致仕 按紀，統和六年二月，大同軍節度使、同平章政事劉京致仕。

〔四〕溫舒與蕭得里底使宋 紀記此事在乾統六年正月。

〔五〕十三年拜南府宰相 十三年，原誤「十二年」。按紀防爲南府宰相在重熙十三年二月，據改。

〔六〕十五年防生子帝幸其第 「十五年」三字原脫。按遊幸表防生子，帝幸其第在十五年八月，據補。

〔七〕十七年復召爲南府宰相 十七年原誤「十四年」。按紀復爲南府宰相在十七年四月，據改。

〔八〕重熙十年累遷北院宣徽使明年與劉六符使宋 「明年與」三字原脫。按紀重熙十年十二月，謀取宋舊割關南十縣地，遂遣蕭英、劉六符使宋。十一年正月，遣南院宣徽使蕭特末、翰林學士劉六符使宋取晉陽及瓦橋以南十縣地。英爲特末漢名，並見長編、國志八及富弼奉使錄。十年定議遣使，明年成行，據補。又北院宣徽使紀作南院宣徽使。

遼史卷八十七

列傳第十七

蕭孝穆

撒八

孝先

孝友

蕭蒲奴

耶律蒲古

夏行美

蕭孝穆，小字胡獨堇，淳欽皇后弟阿古只五世孫。父陶瑰，爲國舅詳穩。

孝穆廉謹有禮法。統和二十八年，累遷西北路招討都監。開泰元年，遙授建雄軍節度使，加檢校太保。是年尤烈等變，孝穆擊走之。冬，進軍可敦城。阻卜結五羣牧長查刺、阿覲等，謀中外相應，孝穆悉誅之，乃嚴備禦以待，餘黨遂潰。以功遷九水諸部安撫使。二年尋拜北府宰相，賜忠穆熙霸功臣，檢校太師，同政事門下平章事。八年，還京師。

太平二年，知樞密院事，充漢人行宮都部署。三年，封燕王、南京留守、兵馬都總管。九年，大延琳以東京叛，孝穆爲都統討之，戰于蒲水。中軍稍却，副部署蕭匹敵、都監蕭蒲奴以兩翼夾擊，賊潰，追敗之于手山北。延琳走入城，深溝自衛。孝穆圍之，築重城，起樓

櫓，使內外不相通，城中撤屋以爨。其將楊詳世等擒延琳以降，遼東悉平。改東京留守，賜佐國功臣。爲政務寬簡，撫納流徙，其民安之。

興宗卽位，徙王秦，尋復爲南京留守。重熙六年，進封吳國王，拜北院樞密使。八年，表請籍天下戶口以均徭役，又陳諸部及舍利軍利害。從之。由是政賦稍平，衆悅。九年，徙王楚。時天下無事，戶口蕃息，上富于春秋，每言及周取十縣，慨然有南伐之志。羣臣多順旨。孝穆諫曰：「昔太祖南伐，終以無功。嗣聖皇帝仆唐立晉，後以重貴叛，長驅入汴，鑾馭始旋，反來侵軼。自後連兵二十餘年，僅得和好，蒸民樂業，南北相通。今國家比之曩日，雖曰富强，然勳臣、宿將往往物故。且宋人無罪，陛下不宜棄先帝盟約。」時上意已決，書奏不報。以年老乞骸骨，不許。十二年，復爲北院樞密使，更王齊薨。追贈大丞相、晉國王，諡曰貞。

孝穆雖椒房親，位高益畏。太后有賜，輒辭不受。妻子無驕色。與人交，始終如一。所薦拔皆忠直士。嘗語人曰：「樞密選賢而用，何事不濟？若自親煩碎，則大事凝滯矣。」自蕭合卓以吏才進，其後轉效，不知大體。歎曰：「不能移風易俗，偷安爵位，臣子之道若是乎。」時稱爲「國寶臣」，目所著文曰寶老集。二子阿剌、撒八，弟孝先、孝忠、孝友，各有傳。

撒八，字周隱。七歲，以戚屬加左右千牛衛大將軍。^{〔三〕}重熙初，補祗候郎君。

性廉介，風姿爽朗，善毬馬、馳射。帝每燕飲，喜諧謔。撒八雖承寵顧，常以禮自持，時人稱之。以柴冊禮恩，加檢校太傅、永興宮使，總領左右護衛，同知點檢司事。尙魏國公主，拜駙馬都尉，爲北院宣徽使，仍總知朝廷禮儀。重熙末，出爲西北路招討使、武寧郡王。居官以治稱。

清寧初薨，年三十九，追封齊王。

孝先，字延寧，小字海里。統和十八年，補祗候郎君。尙南陽公主，拜駙馬都尉。

開泰五年，爲國舅詳穩。將兵城東鄙。還，爲南京統軍使。太平三年，爲漢人行宮都部署，尋加太子太傅。五年，遷上京留守。以母老求侍，復爲國舅詳穩。改東京留守。會大延琳反，被圍數月，穴地而出。延琳平，留守上京。十一年，帝不豫，欽哀召孝先總禁衛事。

興宗諒陰，欽哀弑仁德皇后，孝先與蕭泥卜、蕭匹敵等謀居多。^{〔四〕}及欽哀攝政，遙授天平軍節度使，加守司徒，兼政事令。重熙初，封楚王，爲北院樞密使。孝先以椒房親，爲太后所重。在樞府，好惡自恣，權傾人主，朝多側目。三年，太后與孝先謀廢立事，帝知之，勒衛兵出宮，召孝先至，諭以廢太后意。孝先震懾不能對。遷太后于慶州。^{〔五〕}孝先恆鬱鬱不

樂。四年，徙王晉。後爲南京留守，卒，諡忠肅。

孝友，字撻不衍，小字陳留。開泰初，以戚屬爲小將軍。太平元年，以大冊，加左武衛大將軍、檢校太保，賜名孝友。

重熙元年，累遷西北路招討使，封蘭陵郡王。八年，進王陳。先是，蕭惠爲招討使，專以威制西羌，諸夷多叛。孝友下車，厚加綏撫，每入貢，輒增其賜物，羌人以安。久之，寢成姑息，諸夷桀驁之風遂熾，議者譏其過中。

十年，加政事令，賜劾節宣庸定遠功臣，更王吳。後以葬兄孝穆、孝忠，還京師，拜南院樞密使，加賜翊聖協穆保義功臣，進王趙，拜中書令。丁母憂，起復北府宰相，出知東京留守。會伐夏，孝友與樞密使蕭惠失利河南，帝欲誅之，太后救免。復爲東京留守，徙王燕，改上京留守，更王秦。

清寧初，加尙父。頃之，復留守東京。明年，復爲北府宰相。帝親製詰詞以褒寵之。以柴冊恩，遙授洛京留守，益賜純德功臣，致仕，進封豐國王。

坐子胡覲首與重元亂，伏誅，年七十三。胡覲在逆臣傳。

蕭蒲奴，字留隱，奚王楚不寧之後。幼孤貧，傭于醫家牧牛。傷人稼，數遭笞辱。醫者嘗見蒲奴熟寐，有蛇繞身，異之。教以讀書，聰敏嗜學。不數年，涉獵經史，習騎射。旣冠，意氣豪邁。

開泰間，選充護衛，稍進用。俄坐罪黥流烏古部。久之，召還，累任劇，遷奚六部大王，治有聲。

太平九年，大延琳據東京叛，蒲奴爲都監，將右翼軍，遇賊戰蒲水。中軍少却，蒲奴與左翼軍夾攻之。先據高麗、女直要衝，使不得求援，又敗賊于手山。延琳走入城。蒲奴不介馬而馳，追殺餘賊。已而大軍圍東京，蒲奴討諸叛邑，平吼山賊，延琳堅守不敢出。旣被擒，蒲奴以功加兼侍中。

重熙六年，改北阻卜副部署，再授奚六部大王。十五年，爲西南面招討使，西征夏國。蒲奴以兵二千據河橋，聚巨艦數十艘，仍作大鉤，人莫測。戰之日，布舟于河，綿亙三十餘里。遣人伺上流，有浮物輒取之。大軍旣失利，蒲奴未知，適有大木順流而下，勢將壞浮梁，斷歸路，操舟者爭鉤致之，橋得不壞。

明年，復西征，懸兵深入，大掠而還，復爲奚六部大王。致仕，卒。

耶律蒲古，字提隱，太祖弟蘇之四世孫。以武勇稱。統和初，爲涿州刺史，從伐高麗有功。開泰末，爲上京內客省副使。

太平二年，城鴨綠江，蒲古守之，在鎮有治績。五年，改廣德軍節度使，尋遷東京統軍使。莅政嚴肅，諸部懾服。九年，大延琳叛，以書結保州。夏行美執其人送蒲古，蒲古入據保州，延琳氣沮。以功拜惕隱。

十一年，爲子鐵驪所弑。

夏行美，渤海人。太平九年，大延琳叛，時行美總渤海軍于保州。延琳使人說欲與俱叛，行美執送統軍耶律蒲古，又誘賊黨百人殺之。延琳謀沮，乃嬰城自守，數月而破。以功加同政事門下平章事，錫賚甚厚。明年，擢忠順軍節度使。

重熙十七年，遷副部署，從點檢耶律義先討蒲奴里，獲其酋陶得里以歸。致仕，卒。上思其功，遣使祭于家。

論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方其擒延琳，定遼東，一時諸將之功偉矣。宜其撫劍抵掌，賈餘勇以威天下也。蕭孝穆之諫南侵，其意防何其弘遠歟，是豈瞋目語難者所能知哉！至論移風俗爲治之本，親煩碎爲失大臣體，又何其深切著明也。爲「國寶臣」，宜矣。孝先預弑仁德之謀，猶依城社以逃熏灌，爲國巨蠹，雖功何議焉。

校勘記

〔一〕九水諸部安撫使 按紀開泰二年十二月作「西北路招討使」，三年四月作「西北路招討都監」，官名各異。

〔二〕十二年復爲北院樞密使 十二年，原作「十一年」。按紀，孝穆復爲此官在十二年六月，據改。

〔三〕以戚屬加左右千牛衛大將軍 按紀太平四年五月以燕王蕭孝穆子順爲千牛衛將軍。重熙五年四月，幸后弟蕭無曲第，曲水泛觴賦詩。順、無曲卽撒八。

〔四〕欽哀弑仁德皇后孝先與蕭浞卜、蕭匹敵等謀居多 按此處似有錯簡。蕭浞卜卽蕭鋤不里，與蕭匹敵以黨仁德已于景福元年爲欽哀所殺，仁德被殺於後一年卽重熙元年，浞卜、匹敵何能預其

謀？應作：「欽哀弑仁德皇后及殺蕭泥卜、蕭匹敵等，孝先謀居多。」

〔五〕三年太后與孝先謀廢立事至遷太后于慶州 三年，原作「二年」。按紀，「皇太后還政於上、躬守慶陵」，在三年五月，據改。

〔六〕十年加政事令至拜中書令 按百官志三，中書省初名政事省，重熙十三年改中書省。

遼史卷八十八

列傳第十八

蕭敵烈

拔刺

耶律盆奴

蕭排押

恒德

匹敵

耶律資忠

耶律瑤質

耶律弘古

高正

耶律的瑑

大康父

蕭敵烈，字涅魯衰，宰相撻烈四世孫。識度弘遠，爲鄉里推重。始爲牛羣敝史。帝聞其賢，召入侍，遷國舅詳穩。

統和二十八年，帝謂羣臣曰：「高麗康肇弑其君誦，立誦族兄詢而相之，大逆也。宜發兵問其罪。」羣臣皆曰可。敵烈諫曰：「國家連年征討，士卒抗敝。況陛下在諒陰，年穀不登，創痍未復。島夷小國，城壘完固。勝不爲武，萬一失利，恐貽後悔。不如遣一介之使，往問其故。彼若伏罪則已；不然，俟服除歲豐，舉兵未晚。」時令已下，言雖不行，識者韙之。

明年，同知左夷離畢事。改右夷離畢。開泰初，率兵巡西邊。時夷離董部下闡撒玞撲

里、失室、勃葛率部民遁，敵烈追擒之，令復業，遷國舅詳穩。從樞密使耶律世良伐高麗。還，加同政事門下平章事，拜上京留守。

敵烈爲人寬厚，達政體，廷臣皆謂有王佐才。漢人行宮都部署王繼忠薦其材可爲樞密使，帝疑其黨而止。爲中京留守，卒。族子忽古，有傳。弟拔刺。

拔刺，字別勒隱。多智，善騎射。

開泰間，以兄爲右夷離畢，始補郎君，累遷奚六部禿里太尉。太平末，大延琳叛，拔刺將北、南院兵往討，遇于蒲水，南院兵少却。至手山，復與賊遇。拔刺乃易兩院旗幟，鼓勇力戰，破之。上聞，以手詔褒獎，賜內厰馬。

重熙中，遷四捷軍詳穩，謝事歸鄉里。數歲，起爲昭德軍節度使，尋改國舅詳穩，卒。

耶律盆奴，字胡獨堇，惕隱涅魯古之孫。景宗時，爲烏古部詳穩，政尙嚴急，民苦之。司以聞，詔曰：「盆奴任方面寄，以細故究問，恐損威望。」尋遷馬羣太保。

統和十六年，隱實燕軍之不任事者，汰之。二十八年，駕征高麗，盆奴爲先鋒。至銅州，

高麗將康肇分兵爲三以抗我軍：一營于州西，據三水之會，肇居其中；一營近州之山，一附城而營。盆奴率耶律弘古擊破三水營，擒肇，李玄蘊等軍望風潰。會大軍至，斬三萬餘級，追至開京，破敵於西嶺。高麗王詢聞邊城不守，遁去。

盆奴入開京，焚其王宮，乃撫慰其民人。上嘉其功，遷北院大王，薨。

蕭排押，字韓隱，國舅少父房之後。多智略，能騎射。

統和初，爲左皮室詳穩，討阻卜有功。四年，破宋將曹彬、米信兵于望都。凡軍事有疑，每預參決。尋總永興宮分紂及舍利、拽刺、二皮室等軍，與樞密使耶律斜軫收復山西所陷城邑。是冬，攻宋，隸先鋒，圍滿城，率所部先登，拔之，改南京統軍使。尙衛國公主，拜駙馬都尉，加同政事門下平章事。

十三年，歷北、南院宣徽使。條上時政得失，及賦役法，上嘉納焉。十五年，加政事令，遷東京留守。二十二年，復攻宋，將渤海軍，下德清軍。後蕭撻凜卒，專任南面事。宋和議成，爲北府宰相。

聖宗征高麗，將兵由北道進，至開京西嶺，破敵兵，斬數千級。高麗王詢懼，奔平州。排

押入開京，大掠而還。帝嘉之，封蘭陵郡王。開泰二年，以宰相知西南面招討使。五年，進王東平。

排押爲政寬裕而善斷，諸部畏愛，民以殷富，時議多之。七年，再伐高麗，至開京，敵奔潰，縱兵俘掠而還。渡茶、陀二河，敵夾射，排押委甲仗走，坐是免官。

太平三年，復王幽，薨。弟恒德。

恒德，字遜寧。有膽略而善謀。

統和元年，尙越國公主，拜駙馬都尉，遷南面林牙。從宣徽使 耶律阿沒里征高麗還，改北面林牙。會宋將曹彬、米信侵燕，耶律休哥與恒德議軍事，多見信用，爲東京留守。

六年，上攻宋，圍沙堆，恒德獨當一面。城上矢石如雨，恒德意氣自若，督將士奪其陴。城陷，中流矢，太后親臨視，賜藥。攻長城口，復先登，太后益多其功。時高麗未附，恒德受詔，率兵拔其邊城。王治懼，上表請降。

十二年八月，賜啓聖竭力功臣。從都部署和朔奴討兀惹，未戰，兀惹請降。恒德利其俘獲，不許。兀惹死戰，城不能拔。和朔奴議欲引退，恒德曰：「以彼倔強，吾奉詔來討，無功而還，諸部謂我何！若深入多獲，猶勝徒返。」和朔奴不得已，進擊東南諸部，至高麗北

鄙。比還，道遠糧絕，士馬死傷者衆，坐是削功臣號。

十四年，爲行軍都部署，伐蒲盧毛朶部。還，公主疾，太后遣宮人賢釋侍之，恒德私焉。公主恚而薨，太后怒，賜死。後追封蘭陵郡王。子匹敵。

匹敵，字蘇隱，一名昌裔。生未月，父母俱死，育于禁掖。

既長，尙秦晉王公主，〔一〕拜駙馬都尉，爲殿前副點檢。統和八年，改北面林牙。〔二〕太平四年，遷殿前都點檢，出爲國舅詳穩。九年，渤海大延琳叛，劫掠鄰部，與南京留守蕭孝穆往討。孝穆欲全城降，乃築重城圍之，數月，城中人陰來納款，遂擒延琳，東京平，以功封蘭陵郡王。

十一年，聖宗不豫。先是，欽哀與仁德皇后有隙，以匹敵嘗爲后所愛，忌之。時護衛馮家奴上變，誣后弟浞卜與匹敵謀逆，〔三〕以皇后攝政，徐議當立者。公主竊聞其謀，謂匹敵曰：「爾將無罪被戮。與其死，何若奔女直國以全其生！」匹敵曰：「朝廷詎肯以飛語害忠良。寧死弗適他國。」及欽哀攝政，殺之。

耶律資忠，字沃衍，小字札刺，系出仲父房。

兄國留善屬文，聖宗重之。時妻弟之妻阿古與奴通，將奔女直國，國留追及奴，殺之，阿古自經。阿古母有寵于太后，事聞，太后怒，將殺之。帝度不能救，遣人訣別，問以後事。國留謝曰：「陛下憫臣無辜，恩漏九泉，死且不朽。」既死，人多冤之。在獄著免賦、寤寐歌，爲世所稱。

資忠博學，工辭章，年四十未仕。聖宗知其賢，召補宿衛。數問以古今治亂，資忠對無隱。開泰中，授中丞，眷遇日隆。

初，高麗內屬，取女直六部地以賜。至是，貢獻不時至，詔資忠往問故。高麗無歸地意。由是權貴數短於上，出爲上京副留守。三年，再使高麗，資忠留弗遣。資忠每懷君親，輒有著述，號西亭集。帝與羣臣宴，時一記憶曰：「資忠亦有此樂乎？」九年，高麗上表謝罪，始送資忠還。帝郊迎，同載以歸，命大臣宴勞，留禁中數日。謂曰：「朕將屈卿爲樞密，何如？」資忠對曰：「臣不才，不敢奉詔。」乃以爲林牙，知惕隱事。初，資忠在高麗也，弟昭爲著帳郎君，坐罪沒家產。至是，乃復橫帳，且還舊產，詔以外戚女妻之。

是時，樞密使蕭合卓、少師蕭把哥有寵，資忠不肯俛附，詆之。帝怒，奪官。數歲，出知來遠城事，歷保安、昭德二軍節度使。

聖宗崩，表請會葬。既至，伏梓宮大慟曰：「臣幸遇聖明，橫被構譖，不獲盡犬馬報。」氣絕而蘇，興宗命醫治疾。久之，言國舅侍中無憂國心，陛下不當復用唐景福舊號，於是用事者惡之，遣歸鎮，卒。弟昭，有傳。

耶律瑤質，字拔里董，積慶宮人。父侯古，室韋部節度使。

瑤質篤學廉介，有經世志。統和十年，累遷至積慶宮使。聖宗嘗諭瑤質曰：「聞卿正直，是以進用。國有利害，爾言宜無所隱。」由是所陳多見嘉納。

上征高麗，破康肇軍于銅州，瑤質之力爲多。王詢乞降，羣臣議皆謂宜納。瑤質曰：「王詢始一戰而敗，遽求納款，此詐耳；納之，恐墮其姦計。待其勢窮力屈，納之未晚。」已而詢果遁，清野無所獲。其衆阻險而壘，攻之不下，瑤質以計降之。擢拜四蕃部詳穩。

時招討使耶律頗的爲總管，瑤質恥居其下，上表曰：「臣先朝舊臣，今既垂老，乞還新命，覬得常侍左右。」帝曰：「朕不使汝久處是任。」且命無隸招討，得專奏事到部。戢暴懷善，政績顯著。卒于官。

耶律弘古，字盆訥隱，遙輦鮮質可汗之後。

統和初，嘗以軍事任爲拽刺詳穩，尋徙南京統軍使。十三年，徇地南鄙，克敵於四岳橋，斬首百餘級。攻宋，以戰功遷東京留守，封楚國公。後伐高麗，副先鋒耶律盆奴，擒康肇于銅州。

三十年，西北部叛，從南府宰相耶律奴瓜討之。及典禁軍，號令整肅，諸部多降。尋遷侍中，卒。

高正，不知何郡人。統和初，舉進士第，累遷樞密直學士。

上將伐高麗，遣正先往諭意。及還，遷右僕射。時高麗王詢表請入覲，上許之，遣正率騎兵千人逐之。館于路，爲高麗將卓思正所圍。正以勢不可敵，與麾下壯士突圍出，士卒死傷者衆。上悔輕發，釋其罪。

明年，遷工部侍郎，爲北院樞密副使。開泰五年卒。

耶律的瑑，字耶寧，仲父房之後。習兵事，爲左皮室詳穩。〔五〕

統和二十八年，伐高麗，的瑑率本部軍與益奴等擒康肇、李玄蘊于銅州。帝壯之曰：「以卿英才，爲國戮力，眞吾家千里駒也！」乃賜御馬及細鎧。

明年，爲北院大王，出爲烏古敵烈部都詳穩。年七十二卒。

大康父，渤海人。開泰間，累官南府宰相，出知黃龍府，善綏撫，東部懷服。榆里底乃部長伯陰與榆烈比來附，送于朝。且言蒲盧毛朵界多渤海人，乞取之。詔從其請。康父領兵至大石河，駝準城，掠數百戶以歸。未幾卒。

論曰：高句驪弑其君誦而立詢，遼興問罪之師，宜其簞食壺漿以迎，除舍以待，而乃乘險旅拒，俾智者竭其謀，勇者窮其力。雖得其要領，而顛顛獨居一海之中自若也。豈服人者以德而不以力歟？況乎殘毀其宮室，係累其民人，所謂以燕伐燕也歟？嗚呼！朱崖之

棄，捐之力也，敵烈之諫有焉。

校勘記

〔一〕秦晉王公主 按秦晉王公主，卽指秦晉國王隆慶女韓國長公主，見地理志一頭下軍州渭州。

〔二〕生未月父母俱死至統和八年改北面林牙 按上文，恒德于統和十四年賜死。匹敵生未月，父母俱死，則匹敵生于統和十四年，不得于統和八年以前尙主、任官，八年又改北面林牙。統和似應作開泰。

〔三〕后弟泥卜 后字原脫。泥卜爲仁德皇后弟，據上下文義補。

〔四〕三年再使高麗 三，原誤「四」。按紀，復使高麗在三年二月，高麗史同，據改。

〔五〕爲左皮室詳穩 按紀統和二十八年十一月及高麗外記並作「右皮室詳穩耶律敵魯」。

遼史卷八十九

列傳第十九

耶律庶成

庶箴

蒲魯

楊哲

耶律韓留

楊佖

耶律和尙

耶律庶成，字喜隱，小字陳六，季父房之後。父吳九，檢校太師。

庶成幼好學，書過目不忘。善遼、漢文字，於詩尤工。重熙初，補牌印郎君，累遷樞密直學士。與蕭韓家奴各進四時逸樂賦，帝嗟賞。初，契丹醫人鮮知切脈審藥，上命庶成譯方脈書行之，自是人皆通習，雖諸部族亦知醫事。時入禁中，參決疑議。偕林牙蕭韓家奴等撰實錄及禮書。與樞密副使蕭德修定法令，〔一〕上詔庶成曰：「方今法令輕重不倫。法令者，爲政所先，人命所繫，不可不慎。卿其審度輕重，從宜修定。」庶成參酌古今，刊正訛謬，成書以進。帝覽而善之。

庶成方進用，爲妻胡篤所誣，以罪奪官，絀爲「庶耶律」。使吐蕃凡十二年，清寧間始歸。帝知其誣，詔復本族，仍遷所奪官，卒。

庶成嘗爲林牙，夢善卜者胡呂古卜曰：「官止林牙，因妻得罪。」及置於理，法當離婚。胡篤適有娠，至期不產而死。剖視之，其子以手抱心，識者謂誣夫之報。有詩文行于世。弟庶箴。

庶箴，字陳甫，善屬文。重熙中，爲本族將軍。咸雍元年，同知東京留守事，俄徙烏衍突厥部節度使。九年，知薊州事。

明年，遷都林牙。上表乞廣本國姓氏曰：「我朝創業以來，法制修明，惟姓氏止分爲二，耶律與蕭而已。始太祖制契丹大字，取諸部鄉里之名，續作一篇，著于卷末。臣請推廣之，使諸部各立姓氏，庶男女婚媾有合典禮。」帝以舊制不可遽釐，不聽。

大康二年，出耶律乙辛爲中京留守，庶箴與耶律孟簡表賀。頃之，乙辛復爲樞密使，專權恣虐。庶箴私見乙辛泣曰：「前抗表，非庶箴之願也。」乙辛信其言，乃得自安。聞者鄙之。八年，致仕，卒。子蒲魯。

蒲魯，字乃展。幼聰悟好學，甫七歲，能誦契丹大字。習漢文，未十年，博通經籍。

重熙中，舉進士第。主文以國制無契丹試進士之條，聞于上，以庶箴擅令子就科目，鞭之二百。尋命蒲魯爲牌印郎君。應詔賦詩，立成以進。帝嘉賞，顧左右曰：「文才如此，必不能武事。」蒲魯奏曰：「臣自蒙義方，兼習騎射，在流輩中亦可周旋。」帝未之信。會從獵，三矢中三兔，帝奇之，轉通進。

是時，父庶箴嘗寄戒諭詩，蒲魯答以賦，衆稱其典雅。寵遇漸隆。清寧初卒。

楊哲，字昌時，安次人。幼通五經大義。聖宗聞其穎悟，詔試詩，授祕書省校書郎。

太平十一年，擢進士乙科，爲著作佐郎。

重熙十二年，累遷樞密都承旨，權度支使。登對稱旨，進樞密副使。歷長寧軍節度使，山西路轉運使，知興中府。清寧初，入知南院樞密使，與姚景行同總朝政。請行柴冊禮。封趙國公。以足疾，復知興中府。咸雍初，徙封齊，召賜同德功臣、尙書左僕射，兼中書令，拜樞密使，改封晉，給宰相、樞密使兩廳僚從，封趙王。

屢請歸政，益賜保節功臣，致仕。大康五年，例改遼西郡王，薨。

耶律韓留，字速寧，仲父隋國王之後。有明識，篤行義，舉止嚴重，工爲詩。

統和間，召攝御院通進。開泰三年，稍遷烏古敵烈部都監，俄知詳穩事。敵烈部叛，將宮分軍，從樞密使耶律世良討平之，加千牛衛大將軍。

重熙元年，累遷至同知上京留守，改奚六部禿里太尉。性不苟合，爲樞密使蕭解里所忌。上欲召用韓留，解里言目病不能視，議遂寢。四年，召爲北面林牙。帝曰：「朕早欲用卿，聞有疾，故待之至今。」韓留對曰：「臣昔有目疾，才數月耳，然亦不至于昏。第臣駑拙，不能事權貴，是以不獲早覩天顏。非陛下聖察，則愚臣豈有今日耶！」詔進述懷詩，上嘉歎。方將大用，卒。

楊佖，字正叔，南京人。幼穎悟異常，讀書自能成句，識者奇之。弱冠，聲名籍甚。

統和二十四年，舉進士第一，歷校書郎、大理正。開泰六年，轉儀曹郎，典掌書命，加諫議大夫。出知易州，治尚清簡，徵發期會必信。入爲大理少卿。累遷翰林學士，文章號得

體。八年，燕地饑疫，民多流殍，以佶同知南京留守事，發倉廩，振乏絕，貧民鬻子者計傭而出之。宋遣梅詢賀千齡節，詔佶迎送，多唱酬，詢每見稱賞。復爲翰林學士。

重熙元年，陞翰林學士承旨。丁母憂，起復工部尚書。歷忠順軍節度使，朔、武等州觀察、處置使，天德軍節度使，加特進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拜參知政事，兼知南院樞密使。

十五年，出爲武定軍節度使。境內亢旱，苗稼將槁。視事之夕，雨澤霑足。百姓歌曰：「何以蘇我？上天降雨。誰其撫我？楊公爲主。」灤陽水失故道，歲爲民害，乃以己俸創長橋，人不病涉。及被召，郡民攀轅泣送。上御清涼殿宴勞之，卽日除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曰：「卿今日何減呂望之遇文王！」佶對曰：「呂望比臣遭際有十年之晚。」上悅。其居相位，以進賢爲己任，事總大綱，責成百司，人人樂爲之用。

三請致政，許之，月給錢粟僉隸，四時遣使存問。卒。有登瀛集行于世。

耶律和尚，字特抹，系出季父房。善滑稽。

重熙初，補祇候郎君。時帝篤于親親，凡三父之後，皆序父兄行第，於和尚尤狎愛。然

每侍宴飲，雖談諧，未嘗有一言之過，由是上益重之。歷積慶、永興宮使，累遷至同知南院宣徽使事、南面林牙。十六年，出爲懷化軍節度使，俄召爲御史大夫。二十三年，因大冊，加天平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徙中京路按問使，卒。

和尚雅有美行，數以財恤親友，人皆愛重。然嗜酒不事事，以故不獲柄用。或以爲言，答曰：「吾非不知，顧人生如風燈石火，不飲將何爲？」晚年沈湎尤甚，人稱爲「酒仙」云。

論曰：庶成定法令，治民者不容高下其手。庶箴雖嘗表請廣姓氏，以秩典禮，其隨勢俯仰，則有愧於其子蒲魯矣。楊哲爲上寵遇，迭封王爵，而功業不少概見。然得愛民治國之要，其楊佺哉。

校勘記

〔一〕與樞密副使蕭德修定法令 蕭德，原誤「耶律德」。按紀耶律德曾于重熙六年十二月使宋，無修定法令事。卷九六蕭德傳：「累遷北院樞密副使，詔與林牙耶律庶成修律令。」據改。

〔二〕楊哲 按楊哲卽卷九七之楊績，一人兩傳。陳襄使遼語錄作楊哲。

遼史卷九十

列傳第二十

蕭阿剌

耶律義先

信先

蕭陶隗

蕭塔剌葛

耶律敵祿

蕭阿剌，字阿里懶，北院樞密使孝穆之子也。幼養宮中，興宗尤愛之。重熙六年，爲弘義宮使。累遷同知北院樞密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爲東京留守。二十一年，拜西北路招討使，封西平郡王。〔一〕尋尙秦晉國王公主，拜駙馬都尉。

清寧元年，遺詔拜北府宰相，兼南院樞密使，〔二〕進王韓。明年，改北院樞密使，徙王陳，與蕭革同掌國政。革諂諛不法，阿剌爭之不得，告歸。上由此惡之，除東京留守。會行瑟瑟禮，入朝陳時政得失。革以事中傷，帝怒，縊殺之。皇太后營救不及，大慟曰：「阿剌何罪而遽見殺？」帝乃優加賻贈，葬乾陵之赤山。

阿剌性忠果，曉世務，有經濟才。議者以謂阿剌若在，無重元、乙辛之亂。

耶律義先，于越仁先之弟也。美風姿，舉止嚴重。

重熙初，補祗候郎君班詳穩。十三年，車駕西征，爲十二行紂都監，戰功最，改南院宣徽使。

時蕭革同知樞密院事，席寵擅權，義先疾之。因侍讌，言于帝曰：「革狡佞喜亂，一朝大用，必誤國家！」言甚激切，不納。它日侍宴，上命羣臣博，負者罰一巨觥。義先當與革對，憮然曰：「臣縱不能進賢退不肖，安能與國賊博哉！」帝止之曰：「卿醉矣！」義先厲聲訴不已。上大怒，賴皇后救，得解。翌日，上謂革曰：「義先無禮，當黜之。」革對曰：「義先天性忠直，今以酒失而出，誰敢言人之過？」上謂革忠直，益加信任。義先鬱鬱不自得，然議事未嘗少沮。又於上前博，義先祝曰：「向言人過，冒犯天威。今日一擲，可表愚款。」俄得堂印。上愕然。

十六年，爲殿前都點檢，討蒲奴里，多所招降，獲其酋長陶得里以歸，手詔褒獎，以功改南京統軍使，封武昌郡王。奏請統軍司錢營息，以贍貧民。未期，軍器完整，民得休息。二十一年，拜惕隱，進王富春，薨，年四十二。

義先常戒其族人曰：「國中三父房，皆帝之昆弟，不孝不義尤不可爲。」其接下無貴賤賢否，皆與均禮。其妻晉國長公主之女，每遇中表親，非禮服不見，故內外多化之。清寧間，追贈許王。弟信先。

信先，興宗以其父瑰引爲刺血友，幼養于宮。善騎射。

重熙十四年爲左護衛太保，同知殿前點檢司事。十八年，兼右祗候郎君班詳穩。上問所欲，信先曰：「先臣瑰引與陛下分如同氣，然不及王封。儻使蒙恩地下，臣願畢矣。」上曰：「此朕遺忘之過。」追封燕王。是年，從蕭惠伐夏，敗於河南，例被責。

清寧初，爲南面林牙，卒。

蕭陶隗，字烏古鄰，宰相轄特六世孫。剛直，有威重。

咸雍初，任馬羣太保。素知羣牧名存實亡，悉閱舊籍，除其羸病，錄其實數，牧人畏服。陶隗上書曰：「羣牧以少爲多，以無爲有。上下相蒙，積弊成風。不若括見真數，著爲定籍，公私兩濟。」從之。畜產歲以蕃息。

大康中，累遷契丹行宮都部署。上嘗謂羣臣曰：「北樞密院軍國重任，久闕其人，耶律阿思、蕭幹特刺二人孰愈？」羣臣各譽所長，陶隗獨默然。上問：「卿何不言？」陶隗曰：「幹特刺懦而敗事，」阿思有才而貪，將爲禍基。不得已而用，敗事猶勝基禍。」上曰：「陶隗雖魏徵不能過，但恨吾不及太宗爾！」然竟以阿思爲樞密使。由是阿思銜之。

九年，西園不寧，阿思奏曰：「邊隅事大，可擇重臣鎮撫。」上曰：「陶隗何如？」阿思曰：「誠如聖旨。」遂拜西南面招討使。阿思陰與蕭阿忽帶誣奏賊掠漠南牧馬及居民畜產，陶隗不急追捕，罪當死，詔免官。久之，起爲塌母城節度使。未行，疽發背卒。

陶隗負氣，怒則須髯輒張。每有大議，必毅然決之。雖上有難色，未嘗遽已。見權貴無少屈，竟爲阿思所陷，時人惜之。一子，曰圖木、轄式。阿思死，始獲進用。

蕭塔刺葛，字陶晒，六院部人。素剛直。太祖時，坐叔祖臺晒謀殺于越釋魯，沒入弘義宮。世宗卽位，以舅氏故，出其籍，補國舅別部敝史。

或言泰寧王察割有無君心。塔刺葛曰：「彼縱忍行不義，人孰肯從！」他日侍宴，酒酣，塔刺葛捉察割耳，強飲之曰：「上固知汝傲狠，然以國屬，曲加矜憫，使汝在左右，且度汝才

何能爲。若長惡不悛，徒自取赤族之禍！察割不能答，強笑曰：「何戲之虐也！」

天祿末，塔刺葛爲北府宰相，及察割作亂，塔刺葛醉罾曰：「吾悔不殺此逆賊！」尋爲察割所害。

耶律敵祿，字陽隱，孟父楚國王之後。性質直，多膂力。

察割作亂，敵祿聞之，入見壽安王，慷慨言曰：「願得精兵數百，破賊黨。」王嘉其忠。穆宗卽位，爲北院宣徽使。上以飛狐道狹，詔敵祿廣之。

明年，將兵援河東，至太原，與漢王會于高平，擊周軍，敗之，仍降其衆。忻、代二州叛，將兵討之。會耶律撻烈至，敗周師於忻口。師還，卒。

論曰：忠臣惟知有國，而不知有身，故惡惡不避其患。阿剌以諂諛不法折蕭革，陶隗以用必基禍言阿思，塔刺葛以忍行不義徒自取赤族之罪責察割，其心可謂忠矣。言一出而禍輒隨之。吁，邪正既不辨，國焉得無亂哉！

校勘記

- 〔一〕西平郡王 平，原誤「北」。據紀重熙二十一年四月改。
- 〔二〕北府宰相兼南院樞密使 按紀清寧元年八月作「北府宰相，權知南院樞密使事」。
- 〔三〕幹特刺懦而敗事 幹，原作「訛」。據上下文改。

遼史卷九十一

列傳第二十一

耶律韓八

耶律唐古

蕭朮哲

藥師奴

耶律玦

耶律僕里篤

耶律韓八，字嘲隱，倜儻有大志，北院詳穩古之五世孫。〔一〕

太平中，游京師，寓行宮側，惟囊衣匹馬而已。帝微服出獵，見而問之曰：「汝爲何人？」韓八初不識，漫應曰：「我北院部人韓八，來覓官耳。」帝與語，知有長才，陰識之。會北院奏南京疑獄久不決，帝召韓八馳驛審錄，舉朝皆驚。韓八量情處理，人無冤者。上嘉之。籍羣牧馬，闕其二，同事者考尋不已；韓八略不加詰，卽先馳奏，帝益信任。

景福元年，爲左夷離畢，徙北面林牙，眷遇優異。重熙六年，改北院大王，政務寬仁，復爲左夷離畢。十二年，再爲北院大王。〔二〕入朝，帝從容謂曰：「卿守邊任重，當實府庫、振貧

乏以報朕。」既受詔，愈竭忠謹，知無不言，便益爲多。卒，年五十五。上聞，悼惜。死之日，篋無舊蓄，槨無新衣，遣使弔祭，給葬具。

韓八平居不屑細務，喜愠不形。嘗失所乘馬，家僮以同色者代之，數月不覺。

耶律唐古，字敵隱，于越屋質之庶子。廉謹，善屬文。

統和二十四年，述屋質安民治盜之法以進，補小將軍，遷西南面巡檢，歷豪州刺史、唐古部詳穩。嚴立科條，禁姦民鬻馬於宋、夏界。因陳弭私販，安邊境之要。太后嘉之，詔邊郡遵行，著爲令。

朝議欲廣西南封域，黑山之西，綿亙數千里，唐古言：「戍壘太遠，卒有警急，赴援不及，非良策也。」從之。西蕃來侵，詔議守禦計，命唐古勸督耕稼以給西軍，田于臚胸河側，是歲大熟。明年，移屯鎮州，凡十四稔，積粟數十萬斛，斗米數錢。

重熙間，改隗衍党項部節度使。先是，築可敦城以鎮西域。諸部縱民畜牧，反招寇掠。重熙四年，上疏曰：「自建可敦城已來，西蕃數爲邊患，每煩遠戍。歲月既久，國力耗竭。不若復守故疆，省罷戍役。」不報。是年，致仕。乞勒其父屋質功于石，帝命耶律庶成製文，勒

石上京崇孝寺。卒，年七十八。

蕭朮哲，字石魯隱，孝穆弟高九之子。以戚屬加監門衛上將軍。

重熙十三年，將衛兵討李元昊有功，遷興聖宮使。蒲奴里部長陶得里叛，朮哲爲統軍都監，從都統耶律義先擊之，擒陶得里。朮哲與義先不協，誣義先罪，免官。稍遷西南面招討都監，坐事下獄，以太后言，杖而釋之。

清寧初，爲國舅詳穩、西北路招討使，私取官粟三百斛，及代，留畜產，令主者鬻之以償。後族弟胡覲到部發其事，帝怒，決以大杖，免官。尋起爲昭德軍節度使，徵爲北院宣徽使。九年，上以朮哲先爲招討，威行諸部，復爲西北路招討使。訓士卒，增器械，省追呼，嚴號令。人不敢犯，邊境晏然。十年，入朝，封柳城郡王。

咸雍二年，拜北府宰相，爲北院樞密使耶律乙辛所忌，誣朮哲與護衛蕭忽古等謀害乙辛。詔獄無狀，罷相，出鎮順義軍。卒，追王晉、宋、梁三國。姪藥師奴。

藥師奴，幼穎悟，謹禮法，補祇候郎君。

大康中，爲興聖宮使，累遷同知殿前點檢司事。上嘉其宿衛嚴肅，遷右夷離畢。夏王李乾順爲宋所攻，求解，帝命藥師奴持節使宋，請罷兵通好，宋從之。拜南面林牙，改漢人行宮副部署。

乾統初，出爲安東軍節度使，卒。

耶律玦，字吾展，遙輦鮮質可汗之後。

重熙初，召修國史，補符寶郎，累遷知北院副部署事。入見太后，后顧左右曰：「先皇謂玦必爲偉人，果然。」除樞密副使，出爲西南面招討都監，歷同簽南京留守事、南面林牙。皇弟秦國王爲遼興軍節度使，以玦同知使事，多所匡正。十年，復爲樞密副使。咸雍初，兼北院副部署。及秦國王爲西京留守，請玦爲佐，從之。歲中獄空者三，召爲孟父房敞穩。

玦不喜貨殖，帝知其貧，賜宮戶十。嘗謂宰相曰：「契丹忠正無如玦者，漢人則劉仲而已。然熟察之，玦優於仲。」先是，西北諸部久不能平，上遣玦問狀，執弛慢者痛繩之。以酒疾卒。

耶律僕里篤，字燕隱，六院林牙突呂不也，四世孫。〔四〕

開泰間，爲本班郎君。有捕盜功，樞密使蕭朴薦之，遷率府率。太平中，同知南院宣徽事，累遷彰聖軍節度使。

重熙十六年，〔五〕知興中府，以獄空聞。十八年，伐夏，攝西南面招討使。十九年，夏人侵金肅軍，敗之，斬首萬餘級，加右武衛上將軍。時近邊羣牧數被寇掠，遷倒塌嶺都監以治之，桴鼓不鳴。二十年，知金肅軍事。宰相趙惟節總領邊城橋道葛粟，請貳，帝命僕里篤副之，以稱職聞。

清寧初，歷長寧、匡義二軍節度使，致仕。咸雍間卒。子阿固質，終倒塌嶺都監。

論曰：韓八因帝微行，才始見售。及任以事，落落知大體，不負上之知矣。唐古、朮哲經略西北邊，勸農積粟，訓練士卒，敵人不敢犯。缺以忠直見稱於上，僕里篤以幹敏爲宰相佐，在鎮俱以獄空聞。之數人者，豈特甲冑之士，抑亦李牧、程不識之亞歟。

校勘記

〔一〕北院詳穩古之五世孫 北院詳穩，卷七五古傳作右皮室詳穩。

〔二〕十二年再爲北院大王 按紀重熙十二年五月作南院大王，又十七年十月南院大王耶律韓八薨。與此歧互。

〔三〕歷豪州刺史 豪州，紀開泰二年四月、保大三年正月同；地理志一、兵衛志下並作壕州。

〔四〕六院林牙突呂不也四世孫 卷七五有突呂不傳。卷九二耶律古昱傳亦作突呂不。

〔五〕重熙十六年 重熙二字原脫。按太平止十一年，以後爲重熙，據補。

遼史卷九十二

列傳第二十二

蕭奪剌 蕭普達 耶律侯哂 耶律古昱

耶律獨攬 蕭韓家 蕭烏野

蕭奪剌，字按懶，遙輦注可汗宮人。祖涅魯古，北院樞密副使。父撒抹，字胡獨堇，重熙初補祇候郎君，累遷北面林牙。十九年，從耶律宜新、蕭蒲奴伐夏，至蕭惠敗績之地，獲偵候者，知人煙聚落，多國人陷沒而不能還者，盡俘以歸，拜大父敞穩，知山北道邊境事。清寧初，歷西南面、西北路招討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

奪剌體貌豐偉，騎射絕人。由祇候郎君陞漢人行宮副部署。後爲烏古敵烈統軍使，克敵有功，加龍虎衛上將軍，授西北路招討使。因陳北邊利害，請以本路諸部與倒塌嶺統軍司連兵屯戍。再表，不納。改東北路統軍使。

乾統元年，以久練邊事，復爲西北路招討使。北阻卜耶覲刮率鄰部來侵，奪刺逆擊，追奔數十里。二年，乘耶覲刮無備，以輕騎襲之，獲馬萬五千疋，牛羊稱是。

先是，有詔方面無事，招討、副統軍、都監內一員入覲。是時同僚皆闕，奪刺以軍事付幕吏而朝，坐是免官。改西京留守，復爲東北路統軍使。卒于官。

蕭普達，字彈隱。統和初，爲南院承旨。開泰六年，出爲烏古部節度使。七年，敵烈部叛，討平之，徙烏古敵烈部都監。遣敵烈騎卒取北阻卜名馬以獻，賜詔褒獎。重熙初，改烏古敵烈部都詳穩，討諸蕃有功。

普達深練邊事，能以悅使人。有所俘獲，悉散麾下，由是大得衆心。歷西南面招討使。党項叛入西夏，普達討之，中流矢，歿于陣。帝聞，惜之，賻贈加厚。

耶律侯哂，字禿寧，北院夷離堇蒲古只之後。祖查只，北院大王。父忽古，黃皮室詳穩。侯哂初爲西南巡邊官，以廉潔稱，累遷南京統軍使，尋爲北院大王。〔一〕重熙十一年，党項部人多叛入西夏，侯哂受詔，巡西邊沿河要地，多建城堡以鎮之，徙東京留守。十三年，與知府蕭歐里斯討蒲盧毛朵部有功，〔二〕加兼侍中。致仕，卒。

耶律古昱，字磨魯堇，北院林牙突呂不四世孫。有膂力，工馳射。

開泰間，爲烏古敵烈部都監。會部人叛，從樞密使耶律世良討平之，以功詔鎮撫西北部。教以種樹、畜牧，不數年，民多富實。中京盜起，命古昱爲巡邏使，悉擒之。上親征渤海，^{〔三〕}將黃皮室軍，有破敵功，累遷御史中丞，尋授開遠軍節度使，徙鎮歸德。

重熙二十一年，^{〔四〕}改天成軍節度使，卒于官，年七十，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子：宜新，兀沒。

宜新，重熙間從蕭惠討西夏。惠敗績，宜新一軍獨全，拜北院大王。

兀沒，大康三年爲漢人行宮副部署。乙辛誣害太子，詞連兀沒，帝釋之。是秋，乙辛復奏與蕭楊九私議宮壺事，被害。乾統間，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耶律獨攬，字胡獨堇，太師古昱之子。

重熙初，爲左護衛，將禁兵從伐夏有功，授十二行紕司徒。再舉伐夏，獨攬括山西諸郡馬。還，遷拽刺詳穩。西南未平，命獨攬同知金肅軍事，夏人來侵，擊敗之，進涅刺奧隗部節度使。

清寧元年，召爲皇太后左護衛太保。四年，改寧遠軍節度使。東路饑，奏振之。歷五國、烏古部、遼興軍三鎮節度使，四捷軍詳穩。大康元年卒，追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子阿思，有傳。

蕭韓家，〔五〕國舅之族。性端簡，謹愿，動循禮法。

清寧中，爲護衛太保。大康二年，遷知北院樞密副使。三年，經畫西南邊天池舊塹，立堡砦，正疆界，刻石而還，爲漢人行宮都部署。是年秋獵，墮馬卒。

蕭烏野，字草隱，其先出興聖宮分，觀察使塔里直之孫也。性孝悌，尙禮法，雅爲鄉黨所稱。

重熙中，補護衛，與宗見其勤恪，遷護衛太保。清寧九年，佐耶律仁先平重元亂，〔六〕以功加團練使。時敵烈部數爲鄰部侵擾，民多困弊，命烏野爲敵烈部節度使，恤困窮，省徭役，不數月，部人以安。尋以母老，歸養于家。母亡，尤極哀毀。服闋，歷官興聖、延慶二宮使，卒。

論曰：烏古敵烈，大部也，奪刺爲統軍，克敵有功，普達居詳穩，悅以使人。西北，重鎮也，侯哂巡邊以廉稱；古昱鎮撫而民富，獨顛駐金肅而夏人不敢東獵。噫！部人內附，方面以寧，雖朝廷處置得宜，而諸將之力抑亦何可少哉。

校勘記

〔一〕累遷南京統軍使尋爲北院大王 按紀重熙六年六月，以北院大王侯哂爲南京統軍使。

〔二〕與知府蕭歐里斯討蒲盧毛朶部有功 蕭歐里斯，紀重熙十三年四月作耶律歐里斯。

〔三〕上親征渤海 按此卽開泰四年用兵事，應指高麗，非渤海。

〔四〕重熙二十一年 重熙二字原脫。按開泰、太平均無二十一年，開泰四年從征之後，紀太平七年十一月，以古昱爲北院大王，傳亦漏載。太平之後爲重熙，據補。

〔五〕蕭韓家 按紀大康三年七月、八月並作蕭韓家奴。此脫奴字。

〔六〕清寧九年佐耶律仁先平重元亂 按佐耶律仁先平重元事，原附敍於重熙之後，無清寧紀年。檢紀重元叛亂在清寧九年，據補。

遼史卷九十三

列傳第二十三

蕭惠

慈氏奴

蕭迂魯

鐸盧幹

蕭圖玉

耶律鐸軫

蕭惠，字伯仁，小字脫古思，淳欽皇后弟阿古只五世孫。

初以中宮親，爲國舅詳穩。從伯父排押征高麗，至奴古達北嶺，高麗阻險以拒，惠力戰，破之。及攻開京，以軍律整肅聞，授契丹行宮都部署。開泰二年，改南京統軍使。未幾，爲右夷離畢，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朝議以遼東重地，非勳戚不能鎮撫，乃命惠知東京留守事。改西北路招討使，封魏國公。

太平六年，討回鶻阿薩蘭部，徵兵諸路，獨阻卜酋長直刺後期，立斬以徇。進至甘州，攻圍三日，不克而還。時直刺之子聚兵來襲，阻卜酋長烏八密以告，惠未之信。會西阻卜叛，襲三剋軍，都監涅魯古、突舉部節度使諧理、阿不呂等將兵三千來救，遇敵于可敦城西。

南。諸理、阿不呂戰歿，士卒潰散。惠倉卒列陣，敵出不意攻我營。衆請乘時奮擊，惠以我軍疲敝，未可用，弗聽。烏八請以夜斫營，惠又不許。阻卜歸，惠乃設伏兵擊之。前鋒始交，敵敗走。惠爲招討累年，屢遭侵掠，士馬疲困。七年，左遷南京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尋遷南京統軍使。

興宗卽位，知興中府，歷順義軍節度使、東京留守、西南面招討使，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侍中，封鄭王，賜推誠協謀竭節功臣。重熙六年，復爲契丹行宮都部署，加守太師，徙王趙。拜南院樞密使，更王齊。

是時帝欲一天下，謀取三關，集羣臣議。惠曰：「兩國強弱，聖慮所悉。宋人西征有年，師老民疲，陛下親率六軍臨之，其勝必矣。」蕭孝穆曰：「我先朝與宋和好，無罪伐之，其曲在我；況勝敗未可逆料。願陛下熟察。」帝從惠言，乃遣使索宋十城，會諸軍于燕。惠與太弟帥師壓宋境，宋人重失十城，增歲幣請和。惠以首事功，進王韓。十二年，兼北府宰相，同知元帥府事，又爲北樞密使。

十三年，夏國李元昊誘山南党項諸部，帝親征。元昊懼，請降。惠曰：「元昊忘奕世恩，萌姦計，車駕親臨，不盡歸所掠。天誘其衷，使彼來迎。天與不圖，後悔何及？」帝從之。詰旦，進軍。夏人列拒馬于河西，蔽盾以立，惠擊敗之。元昊走，惠麾先鋒及右翼邀之。夏人

千餘潰圍出，我師逆擊。大風忽起，飛沙眯目，軍亂，夏人乘之，蹂踐而死者不可勝計。詔班師。

十七年，尚帝姊秦晉國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明年，帝復征夏國。惠自河南進，戰艦糧船綿亙數百里。既入敵境，偵候不遠，鎧甲載于車，軍士不得乘馬。諸將咸請備不虞，惠曰：「諒祚必自迎車駕，何暇及我？無故設備，徒自弊耳。」數日，我軍未營。候者報夏師至，惠方詰妄言罪，諒祚軍從阪而下。惠與麾下不及甲而走。追者射惠，幾不免，軍士死傷尤衆。師還，以惠子慈氏奴歿于陣，詔釋其罪。

十九年，請老，詔賜肩輿入朝，策杖上殿。辭章再上，乃許之，封魏國王。詔冬夏赴行在，參決疑議。既歸，遣賜湯藥及他錫賚不絕。每生日，輒賜詩以示尊寵。清寧二年薨，年七十四，遺命家人薄葬。訃聞，輟朝三日。

惠性寬厚，自奉儉薄。興宗使惠恣取珍物，惠曰：「臣以戚屬據要地，祿足養廉，奴婢千餘，不爲闕乏。陛下猶有所賜，貧於臣者何以待之。」帝以爲然。故爲將，雖數敗衄，不之罪也。

弟虛列，武定軍節度使。二子：慈氏奴，兀古匿。兀古匿終北府宰相。

慈氏奴，字寧隱。太平初，以戚屬補祗候郎君。上愛其勤慎，陞聞撒狝，加右監門衛上將軍。

西邊有警，授西北路招討都監，領保大軍節度使。政濟恩威，諸部悅附。入爲殿前副點檢，歷烏古敵烈部詳穩。征李諒祚，爲統軍都監，與西北路招討使敵魯古率蕃部諸軍由北路趨涼州，獲諒祚親屬。夏人扼險以拒，慈氏奴中流矢卒，年五十一，贈中書門下平章事。

蕭迂魯，字胡突董，五院部人。父約質，歷官節度使。

迂魯重熙間爲牌印郎君。清寧九年，國家旣平重元之亂，其黨郭九等亡，詔迂魯追捕，獲之，遷護衛太保。咸雍元年，使宋議邊事，稱旨，知殿前副點檢事。

五年，阻卜叛，爲行軍都監，擊敗之，俘獲甚衆。初軍出，止給五月糧，過期糧乏，士卒往往叛歸。迂魯坐失計，免官，降戍西北部。未行，會北部兵起，迂魯將烏古敵烈兵擊敗之，每戰以身先，由是釋前罪，命總知烏古敵烈部。

九年，敵烈叛，都監耶律獨迭以兵少不戰，屯臚胸河。敵烈合邊人掠居民，迂魯率精騎四百力戰，敗之，盡獲其輜重。繼聞酋長合朮三千餘騎掠附近部落，縱兵躡其後，連戰二

日，斬數千級，盡得被掠人畜而還。值敵烈黨五百餘騎劫捕鷹戶，逆擊走之，俘斬甚衆，自是敵烈勢沮。

時，敵烈方爲邊患，而阻卜相繼寇掠，邊人以故疲弊。朝廷以地遠，不能時益援軍，而使疆圉帖然者，皆迂魯力也。帝嘉其功，拜左皮室詳穩。

會宋求天池之地，詔迂魯兼統兩皮室軍屯太牢古山以備之。三大康初，阻卜叛，遷西北招討都監，從都統耶律趙三征討有功，改南京統軍都監、黃皮室詳穩。未幾，遷東北路統軍都監，卒。弟鐸盧幹。

鐸盧幹，字撒板。幼警悟異常兒。三歲失母，哭盡哀，見者傷之。及長，魁偉沉毅，好學，善屬文，有才幹。年三十始仕，爲朝野推重，給事北院知聖旨事。

大康二年，乙辛再入樞府，鐸盧幹素與蕭巖壽善，誣以罪，謫戍西北部。坐皇太子事，特恩減死，仍錮終身。在戍十餘年，太子事稍直，始得歸鄉里，屏居謝人事。一日臨流，聞雉鳴，三復孔子「時哉」語，作古詩三章見志。當時名士稱其高情雅韻，不減古人。

壽隆六年卒，年六十一。乾統初，贈彰義軍節度使。

蕭圖玉，字兀衍，北府宰相海瓌之子。

統和初，皇太后稱制，以戚屬入侍。尋爲烏古部都監。討速母縷等部有功，遷烏古部節度使。十九年，總領西北路軍事。後以本路兵伐甘州，降其酋長牙懶。〔三〕既而牙懶復叛，命討之，克肅州，盡遷其民于土隗口故城。師還，詔尙金鄉公主，拜駙馬都尉，加同政事令門下平章事。

上言曰：「阻卜今已服化，宜各分部，治以節度使。」上從之。自後，節度使往往非材，部民怨而思叛。開泰元年十一月，〔四〕石烈太師阿里底殺其節度使，西奔窩魯朶城，蓋古所謂龍庭單于城也。已而，阻卜復叛，圍圖玉于可敦城，勢甚張。圖玉使諸軍齊射却之，屯于窩魯朶城。明年，北院樞密使耶律化哥引兵來救，圖玉遣人誘諸部皆降。帝以圖玉始雖失計，後得人心，釋之，仍領諸部。請益軍，詔讓之曰：「叛者既服，兵安用益？且前日之役，死傷甚衆，若從汝謀，邊事何時而息。」遂止。

會公主坐殺家婢，降封郡主，圖玉罷使相。〔五〕尋起爲烏古敵烈部詳穩。以老代，還卒。子雙古，南京統軍使。孫訛篤幹，尙三韓郡王合魯之女骨浴公主，終烏古敵烈部統軍使，以善戰名于世。

耶律鐸軫，字敵輦，積慶宮人。仕統和間。性疏簡，不顧小節，人初以是短之。

後侵宋，分總羸師以從。及戰，取緋帛被介冑以自標顯，馳突出入敵陣，格殺甚衆。太后望見喜，召謂之曰：「卿勦力如此，何患不濟！」厚賞之。由是多以軍事屬任。俄授東北詳穩。開泰二年，進討阻卜，克之。

重熙間，歷東北路統軍使、天德軍節度使。十七年，城西邊，命鐸軫相地及造戰艦，因成樓船百三十艘。上置兵，下立馬，規制堅壯，稱旨。及西征，詔鐸軫率兵由別道進，會于河濱。敵兵阻河而陣，帝御戰艦絕河擊之，大捷而歸，親賜卮酒。仍問所欲，鐸軫對曰：「臣幸被聖恩，得効駑力，萬死不能報國，又將何求？」帝愈重之，手書鐸軫衣裙曰：「勤國忠君，舉世無雙。」卒于官，年七十。子低烈，歷觀察、節度使。

論曰：初，遼之謀復三關也，蕭惠贊伐宋之舉，而宋人增幣請和。狃於一勝，移師西夏，而勇智俱廢，敗潰隨之。豈非貪小利，迷遠圖而然。況所得不償所亡，利果安在哉？同時

諸將撫綏邊圉，若迂魯忠勤不伐，鐸魯幹高情雅韻，鐸軫雖廉不逮蕭惠，六而無邀功啓釁之罪，亦庶乎君子之風矣。

校勘記

〔一〕都監涅魯古突舉部節度使諧理阿不呂至諧理阿不呂戰歿 按紀太平六年八月作「監軍涅里姑，國舅帳太保曷不呂死之」。

〔二〕太牢古山 按紀壽隆五年七月、天慶三年九月、卷八六耶律頗的傳並作太牢古山。

〔三〕降其酋長牙懶 牙懶，按紀統和二十六年十二月作耶刺里。

〔四〕開泰元年十一月 十一月，原作「七月」。按紀，此事繫于十一月，據改。

〔五〕降封郡主圖玉罷使相 按紀開泰六年二月作「降公主爲縣主，削圖玉同平章事」。

〔六〕鐸魯幹高情雅韻鐸軫雖廉不逮蕭惠 原鐸魯幹與鐸軫倒舛，誤作「鐸軫高情雅韻，鐸魯幹雖廉不逮蕭惠」，據本傳傳文改。又鐸魯幹，傳文作鐸盧幹。

遼史卷九十四

列傳第二十四

耶律化哥 耶律幹臘 耶律速撒 蕭阿魯帶 耶律那也

耶律何魯掃古 耶律世良

耶律化哥，字弘隱，孟父楚國王之後。善騎射。

乾亨初，爲北院林牙。統和四年，南侵宋，化哥擒諜者，知敵由海路來襲，卽先據平州要地。事平，拜上京留守，遷北院大王。十六年，復侵宋，爲先鋒，破敵于遂城，以功遷南院大王，尋改北院樞密使。〔一〕

開泰元年，伐阻卜，阻卜棄輜重遁走，俘獲甚多。帝嘉之，封幽王。後邊吏奏，自化哥還闕，糧乏馬弱，勢不可守，上復遣化哥經略西境。化哥與邊將深入。聞蕃部逆命居翼只水，化哥徐以兵進。敵望風奔潰，獲羊馬及輜重。

路由白拔烈，遇阿薩蘭回鶻，掠之。都監裏繼至，謂化哥曰：「君誤矣！此部實効順者。」化哥悉還所俘。諸蕃由此不附。上使按之，削王爵。以侍中遙領大同軍節度使，卒。

耶律幹臘，字斯寧，奚迭刺部人。趨捷有力，善騎射。

保寧初，補護衛。車駕獵頡山，適豪猪伏叢莽，帝射中，猪突出。御者托滿捨轡而避，旣人鶴骨翼之，幹臘復射而斃。帝嘉賞。及獵赤山，適奔鹿奮角突前，路隘不容避，垂犯蹕。幹臘以身當之，鹿觸而顛。帝謂曰：「朕因獵，兩瀕于危，賴卿以免，始見爾心。」遷護衛太保。

從樞密使耶律斜軫破宋將楊繼業軍于山西。統和十三年秋，爲行軍都監，從都部署奚王和朔奴伐兀惹烏昭度，數月至其城。昭度請降。和朔奴利其俘掠，令四面急攻。昭度率衆死守，隨方捍禦。依埤垧虛構戰棚，誘我軍登陴，俄撤枝柱，登者盡覆。和朔奴知不能下，欲退。蕭恒德謂師久無功，何以藉口，若深入大掠，猶勝空返。幹臘曰：「深入，恐所得不償所損。」恒德不從，略地東南，循高麗北鄙還。道遠糧絕，人馬多死。詔奪諸將官，惟幹臘以前議得免。

尋加同政事門下平章事，爲東京留守。開泰中卒。

耶律速撒，字阿敏，性忠直簡毅，練武事。

應曆初，爲侍從，累遷突呂不部節度使。歷霸、濟、祥、順、聖五州都總管，三俄爲敦

睦宮太師。保寧三年，改九部都詳穩。四年，伐党項，屢立戰功，手詔勞之。

統和初，皇太后稱制，西邊甫定，速撒務安集諸蕃，利害輒具以聞，太后益信任之。凡臨戎，與士卒同甘苦，所獲均賜將校。賞順討逆，威信大振。在邊二十年卒。

蕭阿魯帶，字乙辛隱，烏隗部人。父女古，仕至紇詳穩。

阿魯帶少習騎射，曉兵法。清寧間始仕，累遷本部司徒，改烏古敵烈統軍都監。

大安七年，遷山北副部署。九年，達理得、拔思母二部來侵，率兵擊却之。達理得復劫牛羊去，阿魯帶引兵追及，盡獲所掠，斬渠帥數人。是冬，達理得等以三百餘人梗邊，復戰却之，斬首二百餘級，加金吾衛上將軍，封蘭陵縣公。壽隆元年，第功，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爵郡公，改西北路招討使。

乾統三年，坐留宋俘當遣還者爲奴，免官。後被徵，以老疾致仕，卒。

耶律那也，字移斯輦，夷離堇蒲古只之後。

父幹，嘗爲北剌，從伐夏戰歿。季父趙三，始爲宿直官，累遷至北面林牙。咸雍四年，拜北院大王，改西南面招討使。大康中，西北諸部擾邊，議欲往討，帝以爲非趙三不可，遂拜西北路招討使，兼行軍都統，平之，以功復爲北院大王。

那也敦厚才敏。上以其父幹死王事，九歲加諸衛小將軍，爲題里司徒，尋召爲宿直官。大康三年，爲遙輦剌。大安九年，爲倒塌嶺節度使。明年冬，以北阻卜長磨古斯叛，與招討都監耶律胡呂率精騎二千往討，破之。那也薦胡呂爲漢人行宮副部署。壽隆元年，復討達理得、拔思母等有功，賜詔褒美，改烏古敵烈部統軍使，邊境以寧。部民乞留，詔許再任。乾統六年，拜中京留守，改北院大王，薨。

那也爲人廉介，長于理民，每有鬭訟，親覈曲直，不尙威嚴，常曰：「凡治人，本欲分別是非，何事迫脅以立名。」故所至以惠化稱。

耶律何魯掃古，字烏古鄰，孟父房之後。

重熙末，補祇候郎君。清寧初，加安州團練使。大康中，歷懷德軍節度使、奚六部禿里太尉。詔與樞密官措畫東北邊事，改左護衛太保。侍上，言多率易，察無他腸，以故上優

貸之。

大安八年，知西北路招討使事。^{〔五〕}時邊部耶覲刮等來侵，何魯掃古誘北阻卜酋豪磨古斯攻之，俘獲甚衆，以功加左僕射。復討耶覲刮等，誤擊磨古斯，北阻卜由是叛命。遣都監張九討之，^{〔六〕}不克，二室韋與六院部、特滿羣牧、宮分等軍俱陷于敵。何魯掃古不以實聞，坐是削官，決以大杖。

壽隆間，累遷惕隱，兼侍中，賜保節功臣。道宗崩，與宰相耶律儼總山陵事。乾統中，致仕，卒。

耶律世良，小字幹，六院部人。才敏給，練達國朝典故及世譜。上書與族弟敵烈爭嫡庶，帝始識之。

時北院樞密使韓德讓病，帝問：「孰可代卿？」德讓曰：「世良可。」北院大王耶律室魯復問北院之選，德讓曰：「無出世良。」統和末，爲北院大王。

開泰初，因大冊禮，加檢校太尉、同政事門下平章事。時邊部拒命，詔北院樞密使耶律化哥將兵，以世良爲都監，往禦之。明年，化哥還，將罷兵。世良上書曰：「化哥以爲無事而還，不思師老糧乏，敵人已去，焉能久守？若益兵，可克也。」帝卽命化哥益兵，與世良追之。

至安眞河，大破而還。自是，邊境以寧。以功王岐，拜北院樞密使。

三年，命選馬駝于烏古部。會敵烈部人夷刺殺其酋長稍瓦而叛，鄰部皆應，攻陷巨母古城。世良率兵壓境，遣人招之，降數部，各復故地。

四年，伐高麗，爲副部署。都統劉慎行逗留失期，執還京師，世良獨進兵。明年，至北都護府，破追兵于郭州。以暴疾卒。

論曰：大之懷小也以德，制之也以威。德不足懷，威不足制，而欲服人也難矣。化哥利俘獲，而諸蕃不附，何魯掃古誤擊磨古斯，而阻卜叛命，是皆喜於一旦之功，而不圖後日之患，庸何議焉。若幹臘之戒深入，速撒之務安集，亦鐵中之錚錚者邪？

校勘記

〔一〕以功遷南院大王尋改北院樞密使 按紀統和二十三年二月，以惕隱化哥爲南院大王。二十九年六月，以南院大王化哥爲北院樞密使。

〔二〕霸濟祥順聖五州都總管 按百官志四，作「義、霸、祥、順、聖五州都總管」。

〔三〕父幹嘗爲北剋 按紀重熙十八年十月及卷一一五西夏外記並作「南剋耶律幹里」。

〔四〕達理得拔思母 原作「達里、拔思」，據本卷蕭阿魯帶傳補，紀大安九年十月、十年二月達理得亦作達理底。

〔五〕大康中至大安八年知西北路招討使事 大安二字原脫。按何魯掃古，紀、屬國表亦作阿魯掃古，大康中未任西北路官職，惟紀、表大安九年三月，並有西北路招討使耶律阿魯掃古追磨古斯還，八年應是大安八年，據補。官名互歧，或有遷升。

〔六〕張九 按卽蕭張九。見紀大安九年三月及屬國表。

遼史卷九十五

列傳第二十五

耶律弘古 耶律馬六 蕭滴冽 耶律適祿 耶律陳家奴

耶律特麼 耶律仙童 蕭素颯 耶律大悲奴

耶律弘古，字胡篤堇，樞密使化哥之弟。

統和間，累遷順義軍節度使，入爲北面林牙。太平元年，加同政事門下平章事，出爲彰國軍節度使，兼山北道兵馬都部署，徙武定軍節度使。六年，拜惕隱。〔一〕討阻卜有功。聖宗嘗刺臂血與弘古盟爲友，禮遇尤異，拜南府宰相，改上京留守。

重熙六年，遷南院大王，御製誥辭以寵之。十二年，〔二〕加于越。帝閱其勞，復授武定軍節度使，卒。訃聞，上哭曰：「惜哉善人！」喪至，親臨奠焉。

耶律馬六，字揚隱，孟父楚國王之後。性寬和，善諧謔，親朋會遇，一坐盡傾。恬于榮利。

與耶律弘古爲刺血友，弘古爲惕隱，薦補宿直官。重熙初，遷旗鼓拽刺詳穩。爲人畏慎容物，或有面相陵折者，恬然若弗聞，不臧否世務。以故上益親狎。三年，遷崇德宮使，爲惕隱，〔三〕御製誥辭以褒之。拜北院宣徽使，寵遇過宰輔，帝常以兄呼之。

改遼興軍節度使，卒，年七十。子奴古達，終南京宣徽使。

蕭滴列，字圖寧，遙輦鮮質可汗宮人。〔四〕

重熙初，遙攝鎮國軍節度使。六年，奉詔使宋，傷足而跛，不告遂行，帝怒。及還，決以大杖，降同簽南京留守事。遙授靜江軍節度使，歷羣牧都林牙，累遷右夷離畢。以才幹見任使。

會車駕西征，元昊乞降，帝以前後反覆，遣滴列往覘誠否。因爲元昊陳述禍福，聽命乃還。拜北院樞密副使，出爲中京留守。十九年，改西京留守，卒。

耶律適祿，字撒懶。清寧初，爲本班郎君，稍遷宿直官。

乾統中，從伐阻卜有功，加奉宸。歷護衛太保，改弘義宮副使。時上京梟賊趙鍾哥跋扈自肆，適祿擒之，加泰州觀察使，爲達魯統部節度使。

天慶中，知興中府，加金吾衛上將軍。爲盜所殺。

耶律陳家奴，字綿辛，懿祖弟葛刺之八世孫。

重熙中，補牌印郎君。坐直日不至，降本班。會帝獵，陳家奴逐鹿園內，鞭之二百。時耶律仁先薦陳家奴健捷比海東青鵠，授御蓋郎君。歷鷹坊、尙廐、四方館副使，改徒魯古皮室詳穩。會太后生辰，進詩獻馴鹿，太后嘉獎，賜珠二排，雜綵二百段。兄撒鉢卒，陳家奴聞訃，不告而去。帝怒，鞭之。

清寧初，累遷右夷離畢。適帝與燕國王射鹿俱中，王時年九歲，帝悅，陳家奴應制進詩。帝喜，解衣以賜。後皇太子廢，帝疑陳家奴黨附，罷之。

時西北諸部寇邊，以陳家奴爲烏古部節度使行軍都監，賜甲一屬、馬二疋，討諸部，擒其酋送于朝。偵候者見馬蹤，意寇至，陳家奴遣報元帥，耶律愛奴視之曰：「此野馬也！」將出獵，賊至，愛奴戰歿。有司詰按，陳家奴不伏，詔釋之。由是感激，每事竭力。後諸部復來侵，陳家奴率兵三往，皆克，邊境遂寧。

以老告歸，不從。道宗崩，爲山陵使，致仕。年八十卒。

耶律特麼，季父房之後。重熙間，爲北剋，累遷六部禿里太尉。_{〔五〕}

大安四年，爲倒塌嶺節度使。頃之，爲禁軍都監。是冬，討磨古斯，斬首二千餘級。十年，復討之。旣捷，授南院宣徽使。壽隆元年，爲北院大王。四年，知黃龍府事，薨。

耶律仙童，仲父房之後。重熙初，爲宿直官，累遷惕隱、都監。以寬厚稱。

蒲奴里叛，仙童爲五國節度使，率師討之，擒其帥陶得里。又擊烏隗叛，降其衆，改彰國軍節度使，拜北院大王。清寧二年，知黃龍府事，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歷忠順、武定二軍節度使。致仕，封蔣國公。咸雍初，徙封許國，卒。

蕭素颯，字特免，五院部人。重熙間始仕，累遷北院承旨，彰愍宮使。

清寧初，歷左皮室詳穩、右夷離畢。咸雍五年，剖阿里部叛，素颯討降之，率其酋長來朝。帝嘉其功，徙北院林牙，改南院副部署，卒。

子謀魯幹，字回璉，初補夷離畢郎君，遷文班太保。大康中，改南京統軍使，爲右夷離

畢。與樞密使耶律阿思論事不合，見忌，出爲馬羣太保。北部來侵，謀魯斡破之，以功遷同知烏古敵烈統軍，仍許便宜行事。

後以讒毀，降領西北路戍軍，復爲馬羣太保，卒。

耶律大悲奴，字休堅，王子班聶里古之後。

大康中，歷永興延昌宮使、右皮室詳穩。會阻卜叛，奉詔招降之。壽隆二年，拜殿前都點檢。乾統初，歷上京留守、惕隱，復爲都點檢，改西南面招討使。請老，不許。天慶中，留守上京，領北南樞密院點檢中丞諸司等事。以彰國軍節度使致仕，卒。

大悲奴舉止馴雅，好禮儀，爲時人所稱。

論曰：遼自神冊而降，席富強之勢，內修法度，外事征伐，一時將帥震揚威靈，風行電掃，討西夏，征党項，破阻卜，平敵烈。諸部震懾，聞鼙鼓而膽落股弁，斯可謂雄武之國矣。其戰勝攻取，必有奇謀秘計神變莫測者，將前史所載，未足以發之邪？抑天之所授，衆莫與爭而能然邪？

雖然，兵者凶器，可戢而不可玩；爭者末節，可遏而不可召。此黃石公所謂柔能制剛，

弱能制強也。又況乎仁者之無敵哉。遼之君臣智足守此，金人果能乘其敵而躡其後乎？是以於耶律弘古輩諸將，不能無慨然也。

校勘記

〔一〕六年拜惕隱 「拜惕隱」三字原錯於六年之上，據紀太平六年四月改。

〔二〕十二年 二，原誤「三」。按紀重熙十二年八月，「于越耶律洪古薨」。洪古卽弘古，據改。

〔三〕三年遷崇德宮使爲惕隱 按紀重熙五年四月，以崇德宮使耶律馬六爲惕隱。

〔四〕遙輦鮮質可汗宮人 宮下疑脫分字。

〔五〕累遷六部禿里太尉 按百官志二：「奚六部在朝曰奚王府，有二常袞，有二宰相，又有吐里太尉。」禿里太尉卽吐里太尉，六部疑應作奚六部。

遼史卷九十六

列傳第二十六

耶律仁先

撻不也

耶律良

蕭韓家奴

蕭德

蕭惟信

蕭樂音奴

耶律敵烈

姚景行

耶律阿思

耶律仁先，字紉鄰，小字查刺，孟父房之後。父瑰引，南府宰相，封燕王。

仁先魁偉爽秀，有智略。重熙三年，補護衛。帝與論政，才之。仁先以不世遇，言無所隱。授宿直將軍，累遷殿前副點檢，改鶴刺唐古部節度使，俄召爲北面林牙。

十一年，陞北院樞密副使。時宋請增歲幣銀絹以償十縣地產，仁先與劉六符使宋，仍議書「貢」。宋難之。仁先曰：「曩者石晉報德本朝，割地以獻，周人攘而取之，是非利害，灼然可見。」宋無辭以對。乃定議增銀、絹十萬兩、匹，仍稱「貢」。既還，同知南京留守事。

十三年，伐夏，留仁先鎮邊。未幾，召爲契丹行宮都部署，奏復王子班郎君及諸宮雜

役。十六年，遷北院大王，奏今兩院戶口殷庶，乞免他部助役，從之。十八年，再舉伐夏，仁先與皇太弟重元爲前鋒。蕭惠失利于河南，帝猶欲進兵，仁先力諫，乃止。後知北院樞密使，遷東京留守。女直恃險，侵掠不止，仁先乞開山通道以控制之，邊民安業。封吳王。

清寧初，爲南院樞密使。以耶律化哥譖，出爲南京兵馬副元帥，守太尉，更王隋。六年，復爲北院大王，民歡迎數百里，如見父兄。時北、南院樞密官涅魯古、蕭胡覲等忌之，請以仁先爲西北路招討使。耶律乙辛奏曰：「仁先舊臣，德冠一時，不宜補外。」復拜南院樞密使，更王許。

九年七月，〔二〕上獵太子山，耶律良奏重元謀逆，帝召仁先語之。仁先曰：「此曹兇狠，臣固疑之久矣。」帝趣仁先捕之。仁先出，且曰：「陛下宜謹爲之備！」未及介馬，重元犯帷宮。帝欲幸北、南院，仁先曰：「陛下若舍扈從而行，賊必躡其後，且南、北大王心未可知。」仁先子撻不也曰：「聖意豈可違乎？」仁先怒，擊其首。帝悟，悉委仁先以討賊事。乃環車爲營，拆行馬，作兵仗，率官屬近侍三十餘騎陣柅柅外。及交戰，賊衆多降。涅魯古中矢墮馬，擒之，重元被傷而退。仁先以五院部蕭塔刺所居最近，亟召之，分遣人集諸軍。黎明，重元率奚人二千犯行宮，蕭塔刺兵適至。仁先料賊勢不能久，俟其氣沮攻之。乃背營而陣，乘便奮擊，賊衆奔潰，追殺二十餘里，重元與數騎遁去。帝執仁先手曰：「平亂皆卿之功。」

也。」加尙父，進封宋王，爲北院樞密使，親製文以褒之，詔畫欒河戰圖以旌其功。

咸雍元年，加于越，改封遼王，與耶律乙辛共知北院樞密事。乙辛恃寵不法，仁先抑之，由是見忌，出爲南京留守，改王晉。恤孤惻，禁姦慝，宋聞風震服。議者以爲自于越休哥之後，惟仁先一人而已。

阻卜塔里干叛命，仁先爲西北路招討使，賜鷹紐印及劍。上諭曰：「卿去朝廷遠，每俟奏行，恐失機會，可便宜從事。」仁先嚴斥候，扼敵衝，懷柔服從，庶事整飭。塔里干復來寇，仁先逆擊，追殺八十餘里。大軍繼至，又敗之。別部把里斯、禿沒等來救，見其屢挫，不敢戰而降。北邊遂安。

八年卒，年六十，遺命家人薄葬。弟義先、信先，俱有傳。子撻不也。

撻不也，字胡獨堇。清寧二年，補祗候郎君，累遷永興宮使。以平重元之亂，遙授忠正軍節度使，賜定亂功臣，同知殿前點檢司事。歷高陽、臨海二軍節度使、左皮室詳穩。

大康六年，授西北路招討使，率諸部酋長入朝，加兼侍中。自蕭敵祿爲招討之後，朝廷務姑息，多擇柔愿者用之，諸部漸至跋扈。撻不也含容尤甚，邊防益廢，尋改西南面招討使。

阻卜酋長磨古斯來侵，西北路招討使何魯掃古戰不利，詔撻不也代之。磨古斯之爲酋長，由撻不也所薦，至是遣人誘致之。磨古斯給降，撻不也逆于鎮州西南沙磧間，禁士卒無得妄動。敵至，裨將耶律綰斯、徐烈見其勢銳，不及戰而走，遂被害，年五十八。贈兼侍中，諡曰貞憫。

撻不也少謹愿，後爲族嫠婦所惑，出其妻，終以無子。人以此譏之。

耶律良，字習撚，小字蘇，著帳郎君之後。生於乾州，讀書醫巫閭山。學既博，將入南山肄業，友人止之曰：「爾無僕御，驅馳千里，縱聞見過人，年亦垂暮。今若卽仕，已有餘地。」良曰：「窮通，命也，非爾所知。」不聽，留數年而歸。

重熙中，補寢殿小底，尋爲燕趙國王近侍。以家貧，詔乘厩馬。遷修起居注。會獵秋山，良進秋游賦，上嘉之。

清寧中，上幸鴨子河，作捕魚賦。由是寵遇稍隆，遷知制誥，兼知部署司事。奏請編御製詩文，目曰清寧集，上命良詩爲慶會集，親製其序。頃之，爲敦睦宮使，兼權知皇太后宮諸局事。

良聞重元與子涅魯古謀亂，以帝篤於親愛，不敢遽奏，密言於皇太后。太后託疾，召帝白其事。帝謂良曰：「汝欲問我骨肉耶？」良奏曰：「臣若妄言，甘伏斧鑕。」陛下不早備，恐墮賊計。如召涅魯古不來，可卜其事。」帝從其言。使者及門，涅魯古意欲害之，羈於帳下。使者以佩刀斷帝而出，馳至行宮以狀聞。帝始信。亂平，以功遷漢人行宮都部署。

咸雍初，同知南院樞密使事，爲惕隱，出知中京留守事。未幾卒，帝嗟悼，遣重臣賻祭，給葬具，追封遼西郡王，諡曰忠成。

蕭韓家奴，字括寧，奚長渤魯恩之後。性孝友。太平中，補祗候郎君，累遷敦睦宮使。伐夏，爲左翼都監，遷北面林牙。俄爲南院副部署，賜玉帶，改奚六部大王，治有聲。

清寧初，封韓國公，歷南京統軍使、北院宣徽使，封蘭陵郡王。九年，上獵太子山，聞重元亂，馳詣行在。帝倉卒欲避于北、南大王院，與耶律仁先執轡固諫，乃止。明旦，重元復誘奚獵夫來。韓家奴獨出諭之曰：「汝曹去順効逆，徒取族滅。何若悔過，轉禍爲福！」獵夫投仗首服。以功遷殿前都點檢，封荆王，賜資忠保義奉國竭貞平亂功臣。

咸雍二年，遷西南面招討使。大康初，徙王吳，賜白海東青鵠。皇太子爲乙辛誣構，幽

于上京。韓家奴上書力言其冤，不報。四年，復爲西南面招討使。例削一字王爵，改王蘭陵，薨。子楊九，終右祇候郎君班詳穩，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蕭德，字特末隱，楮特部人。性和易，篤學好禮法。太平中，領牌印、直宿，累遷北院樞密副使，敷奏詳明，多稱上旨。詔與林牙耶律庶成修律令，改契丹行宮都部署，賜宮戶十有五。

清寧元年，遷同知北院樞密使，封魯國公。上以德爲先朝眷遇，拜南府宰相。五年，轉南京統軍使。九年，復爲南府宰相。重元之亂，推鋒力戰，斬涅魯古首以獻，論功封漢王。咸雍初，以告老歸，優詔不許。久之，加尙父，致仕。卒，年七十二。

蕭惟信，字耶寧，楮特部人。五世祖霞賴，南府宰相。曾祖烏古，中書令。祖阿古只，知平州。

父高八，多智數，博覽古今。開泰初，爲北院承旨，稍遷右夷離畢，以幹敏稱，拜南府宰

相。累遷倒塌嶺節度使，知興中府，復爲右夷離畢。陵青誘衆作亂，事覺，高八按之，止誅首惡，餘並釋之。歸奏，稱旨。

惟信資沉毅，篤志于學，能辨論。重熙初始仕，累遷左中丞。十五年，徙燕趙國王傅，帝諭之曰：「燕趙左右多面諛，不聞忠言，浸以成性。汝當以道規誨，使知君父之義。有不可處王邸者，以名聞。」惟信輔導以禮。十七年，遷北院樞密副使，坐事免官。尋復職，兼北面林牙。

清寧九年，重元作亂，犯灤河行宮，惟信從耶律仁先破之，賜竭忠定亂功臣。歷南京留守、左右夷離畢，復爲北院樞密副使。大康中，以老乞骸骨，不聽。樞密使耶律乙辛譖廢太子，中外知其冤，無敢言者，惟信數廷爭，不得復。告老，加守司徒，卒。

蕭樂音奴，字婆丹，奚六部敝穩突呂不六世孫。

父拔刺，三歲居父母喪，毀瘠過甚，養于家奴奚列阿不。重熙初，興宗獵奚山，過拔刺所居，奚列阿不言于近臣，拔刺得見上。年甫十歲，氣象如成人。帝悅之，錫賚甚厚。既長，有遠志，不樂仕進，隱于奚王嶺之插合谷。上以其名家，又有時譽，就拜舍利軍詳穩。

樂音奴貌偉言辨，通遼、漢文字，善騎射擊鞠，所交皆一時名士。年四十，始爲護衛。平重元之亂，以功遷護衛太保，改本部南剋，俄爲旗鼓拽刺詳穩。監障海東青鶻，獲白花者十三，賜櫓、柁、犀并玉吐鶻。拜五蕃部節度使，卒。子陽阿，有傳。

耶律敵烈，字撒懶，採訪使吼五世孫。寬厚，好學，工文詞。重熙末，補牌印郎君，兼知起居注。

清寧元年，稍遷同知永州事，禁盜有功，改北面林牙承旨。九年，重元作亂，敵烈赴援，力戰平之，遙授臨海軍節度使。十年，徙武安州觀察使。咸雍五年，累遷長寧宮使。檢括戶部司、乾州錢帛逋負，立出納經畫法，公私便之。大康四年，爲南院大王。秩滿，部民請留，同知南京留守事。有疾，上命乘傳赴闕，遣太醫視之。遷上京留守。

大安中，改場母城節度使。以疾致仕，加兼侍中，賜一品俸。八年卒。

姚景行，始名景禧。祖漢英，本周將，應曆初來聘，用敵國禮，帝怒，留之，隸漢人宮分。

及景行既貴，始出籍，貫興中縣。

景行博學。重熙五年，擢進士乙科，爲將作監，改燕趙國王教授。不數年，至翰林學士，樞密副使，參知政事。〔三〕性敦厚廉直，人望歸之。

道宗卽位，多被顧問，爲北府宰相。九年秋，告歸，道聞重元亂，收集行旅得三百餘騎勤王。比至，賊已平。帝嘉其忠，賜以逆人財產。咸雍元年，出爲武定軍節度使。明年，驛召拜南院樞密使。上從容問治道，引入內殿，出御書及太子書示之，賜什器車仗。帝有意伐宋，召景行問曰：「宋人好生邊事，如何？」對曰：「自聖宗皇帝以威德懷遠，宋修職貢，迄今幾六十年。若以細故用兵，恐違先帝成約。」上然其言而止。

致仕，不踰月復舊職。丁家艱，起復，兼中書令。上問古今儒士優劣，占對稱旨，知興中府，改朔方軍節度使。大康初，徙鎮遼興。以上京多滯獄，命爲留守，不數月，以獄空聞。

累乞致政，不從。復請，許之，加守太師。卒，遣使弔祭，追封柳城郡王，諡文憲。壽隆五年，詔爲立祠。

耶律阿思，字撒班。清寧初，補祗候郎君。以善射，掌獵事，進渤海近侍詳穩。

重元之亂，與護衛蘇射殺涅魯古，賜號靖亂功臣，徙契丹行宮都部署。大安初，爲北院大王，封漆水郡王。壽隆元年，爲北院樞密使，〔四〕監修國史。

道宗崩，受顧命，加于越。錄乙辛黨人，罪重者當籍其家，阿思受賂，多所寬貰。蕭合魯嘗言當修邊備，阿思力沮其事，或譏其以金賣國。

後以風疾失音，致仕，加尙父，封趙王。薨，年八十，追封齊國王。

論曰：灤河之變，重元擁兵行幄，微仁先等，道宗其危乎！當其止幸北、南院，召塔刺兵以靖大難，功宜居首。良以反謀白太后，韓家奴以逆順降奚人，德與阿思殺涅魯古，皆有討賊之力焉。仁先齊名休哥，勲德兼備，此其一節歟。

校勘記

〔一〕九年七月「九年」二字原脫，據紀清寧九年七月補。

〔二〕耶律良 按紀清寧六年五月、咸雍六年六月、八月，並作耶律白。

〔三〕不數年至翰林學士樞密副使參知政事。按紀清寧元年十二月以樞密副使姚景行爲參知政事。

〔四〕壽隆元年爲北院樞密使。壽隆元年，原作「大安十一年」。按大安止十年，次年壽隆元年。紀壽隆元年十二月，以知北院樞密使事耶律阿思爲北院樞密使，據改。

遼史卷九十七

列傳第二十七

耶律幹特剌 孩里 竇景庸 耶律引吉

楊績 趙徽 王觀 耶律喜孫

耶律幹特剌，字乙辛隱，許國王寅底石六世孫。少不喜官祿，年四十一，始補本班郎君。時樞密使耶律乙辛擅權，讒害忠良，幹特剌恐禍及，深自抑畏。

大康中，爲宿直官，歷左、右護衛太保。大安元年，升燕王傅，徙左夷離畢。四年，改北院樞密副使。帝賜詩褒之，遷知北院樞密使事，賜翼聖佐義功臣。北阻卜酋長磨古斯叛，幹特剌率兵進討。會天大雪，敗磨古斯四別部，斬首千餘級，拜西北路招討使，封漆水郡王，加賜宣力守正功臣。尋拜南府宰相。復討闡古胡里扒部，破之，召爲契丹行宮都部署。先是，北、南府有訟，各州府得就按之，比歲，非奉樞密檄，不得鞫問，以故訟者稽留。

韓特刺奏請如舊，從之。壽隆五年，〔二〕復爲西北路招討使，討耶覲刮部，俘斬甚衆，獲馬、駝、牛、羊各數萬。明年，擒磨古斯，加守太保，賜奉國匡化功臣。

乾統初，乞致仕，不許，止罷招討。復兼南院樞密使，〔三〕封混同郡王。遷北院樞密使，加守太師，賜推誠贊治功臣。致仕，薨，諡曰敬肅。

孩里，〔三〕字胡輦，回鶻人。其先在太祖時來貢，願留，因任用之。

孩里，重熙間歷近侍長。清寧九年，討重元之亂有功，加金吾衛上將軍，賜平亂功臣。累遷殿前都點檢，以宿衛嚴肅稱。大康初，加守太子太保。二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三年，改同知南院宣徽使事。會耶律乙辛出守中京，孩里入賀，及議復召，陳其不可。後乙辛再入樞府，出孩里爲廣利軍節度使。及皇太子被誣，孩里當連坐，有詔勿問。大安初，歷品達魯誥部節度使。壽隆五年，有疾，自言吾數已盡，却醫藥，卒，年七十七。

孩里素信浮圖。清寧初，從上獵，墮馬，憤而復蘇。言始見二人引至一城，宮室宏敞，有衣絳袍人坐殿上，左右列侍，導孩里升階。持牘者示之曰：「本取大腹骨欲，誤執汝。」牘上書「官至使相，壽七十七」。須臾還，擠之大壑而寤。道宗聞之，命書其事。後皆驗。

竇景庸，中京人，中書令振之子。聰敏好學。清寧中，第進士，授祕書省校書郎，累遷少府少監。

咸雍六年，授樞密直學士，尋知漢人行宮副部署事。大安初，遷南院樞密副使，監修國史，知樞密院事，賜同德功臣，封陳國公。有疾，表請致仕，不從，加太子太保，授武定軍節度使。審決冤滯，輕重得宜，以獄空聞。

七年，拜中京留守。九年薨，諡曰肅憲。子瑜，三司副使。

耶律引吉，字阿括，品部人。父雙古，鎮西邊二十餘年，治尙嚴肅，不殖貨利，時多稱之。

引吉寅畏好義。以廕補官，累遷東京副留守、北樞密院侍御。時蕭革、蕭圖古辭等以佞見任，鬻爵納賄，引吉以直道處其間，無所阿唯。改客省使。時朝廷遣使括三京隱戶不得，以引吉代之，得數千餘戶。

時昭懷太子知北南院事，選引吉爲輔導。樞密使乙辛將傾太子，惡引吉在側，奏出之，爲羣牧林牙。大康元年，乙辛請賜牧地，引吉奏曰：「今牧地褊陋，畜不蕃息，豈可分賜臣下。」帝乃止。乙辛由是益嫉之，除懷德軍節度使，徙漠北猾水馬羣太保，〔四〕卒。

楊績，〔五〕良鄉人。太平十一年進士及第，累遷南院樞密副使。與杜防、韓知白等擅給進士堂帖，降長寧軍節度使，徙知涿州。

清寧初，拜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爲南府宰相。九年，聞重元亂，與姚景行勤王，上嘉之。十年，知興中府。咸雍初，入知樞密院事。二年，乞致仕，不許，拜南院樞密使。

帝以績舊臣，特詔燕見，論古今治亂，人臣邪正。帝曰：「方今羣臣忠直，耶律玠、劉伸而已，然伸不及玠之剛介。」績拜賀曰：「何代無賢，世亂則獨善其身，主聖則兼濟天下。陛下銖分邪正，升黜分明，天下幸甚。」累表告歸，不許，封趙王。

大康中，以例改王遼西。致仕，加守太保，薨。子貴忠，〔六〕知興中府。

趙徽，南京人。重熙五年，擢甲科，累遷大理正。

清寧二年，銅州人妄毀三教，徽按鞫之，以狀聞，稱旨。歷煩劇，有能名。累遷翰林學士承旨。咸雍初，爲度支使。三年，拜參知政事。出爲武定軍節度使，及代，軍民請留。

後同知樞密院事，兼南府宰相、門下侍郎、平章事。致仕，卒。追贈中書令，諡文憲。

王觀，南京人。博學有才辯。重熙七年，中進士乙科。

興宗崩，充夏國報哀使；還，除給事中。咸雍初，遷翰林學士。五年，兼乾文閣學士。七年，改南院樞密副使，賜國姓，參知政事，兼知南院樞密事。

坐矯制修私第，削爵爲民，卒。

耶律喜孫，字盈隱，永興宮分人。興宗在青宮，嘗居左右輔導。聖宗大漸，喜孫與馮家奴告仁德皇后同宰相蕭浞卜等謀逆事。及欽哀爲皇太后稱制，喜孫尤見寵任。

重熙中，其子涅哥爲近侍，坐事伏誅。帝以喜孫有翼戴功，且悼其子罪死，欲世其官，喜孫無所出之部，因見馬印文有品部號，使隸其部，拜南府宰相。尋出爲東北路詳穩，卒。

論曰：孩里、引吉之爲臣也，當乙辛擅權、蕭革貪黷之日，雖與同官，而能以正自處，不少阿唯，其過人遠矣！傳曰：「歲寒知松栢之後凋。」二子有焉。若幹特刺之戰功，寶景庸之讞獄，楊績之忠告，亦賢矣夫。

校勘記

〔一〕壽隆五年 壽隆二字原脫，據紀壽隆五年五月補。

〔二〕復兼南院樞密使 復兼二字原脫。按紀乾統元年六月，「以南府宰相韓特刺兼南院樞密使」，據補。

〔三〕孩里 按紀清寧九年七月作海鄰。

〔四〕徙漠北猾水馬羣太保 猾水，卷一〇一蕭陶蘇幹傳作滑水，字通。

〔五〕楊績 參卷八九校勘記〔三〕。

〔六〕子貴忠 按陳襄使遼語錄云，子二人：長規正，知順州，太傅；次規忠，卽此貴忠。

遼史卷九十八

列傳第二十八

蕭兀納 耶律儼 劉仲 耶律胡呂

蕭兀納，一名撻不也，字特免，六院部人。其先嘗爲西南面拽刺。

兀納魁偉簡重，善騎射。清寧初，兄圖獨以事入見，帝問族人可用者，圖獨以兀納對，補祇候郎君。遷近侍敝史，護衛太保。

大康初，爲北院宣徽使。時乙辛已害太子，因言宋魏國王和魯幹之子淳可爲儲嗣。羣臣莫敢言，唯兀納及夷離畢蕭陶隗諫曰：「舍嫡不立，是以國與人也。」帝猶豫不決。五年，帝出獵，乙辛請留皇孫，帝欲從之。兀納奏曰：「竊聞車駕出遊，將留皇孫，苟保護非人，恐有他變。果留，臣請侍左右。」帝乃悟，命皇孫從行。由此，始疑乙辛。

頃之，同知南院樞密使事，出乙辛、淳等。帝嘉其忠，封蘭陵郡王，人謂近於古社稷臣，

授殿前都點檢。上謂王師儒、耶律固等曰：「兀納忠純，雖狄仁傑輔唐，屋質立穆宗，無以過也。卿等宜達燕王知之。」自是，令兀納輔導燕王，益見優寵。大安初，詔尙越國公主，兀納固辭。改南院樞密使，奏請掾史宜以歲月遷敘，從之。壽隆元年，拜北府宰相。〔一〕

初，天祚在潛邸，兀納數以直言忤旨。及嗣位，出爲遼興軍節度使，守太傅。以佛殿小底王華誣兀納借內府犀角，詔鞠之。兀納奏曰：「臣在先朝，詔許日取帑錢十萬爲私費，臣未嘗妄取一錢，肯借犀角乎！」天祚愈怒，奪太傅官，降寧邊州刺史，尋改臨海軍節度使。

兀納上書曰：「自蕭海里亡入女直，彼有輕朝廷心，宜益兵以備不虞。」不報。天慶元年，知黃龍府事，改東北路統軍使，復上書曰：「臣治與女直接境，觀其所爲，其志非小。宜先其未發，舉兵圖之。」章數上，皆不聽。及金兵來侵，戰于寧江州，其孫移敵蹇死之，兀納退走入城。留官屬守禦，自以三百騎渡混同江而西，城遂陷。後與蕭敵里拒金兵于長澗，〔二〕以軍敗免官。五年，天祚親征，兀納殿，復敗績。後數日乃與百官入見，授上京留守。六年，耶律章奴叛，〔三〕來攻京城，兀納發府庫以資士卒，諭以逆順，完城池，以死拒戰。章奴無所得而去。以功授副元帥，尋爲契丹都宮使。〔四〕

天祚以兀納先朝重臣，有定策勳，每延問以政，兀納對甚切。上雖優容，終不能用。以疾卒，年七十。

耶律儼，字若思，析津人。本姓李氏。

父仲禧，重熙中始仕。清寧初，同知南院宣徽使事。四年，城鴨子、混同二水間，拜北院宣徽使。咸雍初，坐誤奏事，出爲榆州刺史。俄詔復舊職，遷漢人行宮都部署。六年，賜國姓，封韓國公，改南院樞密使。乙未時樞臣乙辛等誣陷皇太子，詔仲禧偕乙辛鞫之，蔓引無辜，未嘗雪正。乙辛薦仲禧可任，拜廣德軍節度使，復爲南院樞密使，卒，諡欽惠。

儼儀觀秀整，好學，有詩名，登咸雍進士第。守著作佐郎，補中書省令史，以勤敏稱。大康初，歷都部署判官、將作少監。後兩府奏事，論羣臣優劣，唯稱儼才俊。改少府少監，知大理正，賜紫。六年，遷大理少卿，奏讞詳平。明年，陞大理卿。丁父憂，奪服，同簽部署司事。

大安初，爲景州刺史。繩胥徒，禁豪猾，撫老恤貧，未數月，善政流播，郡人刻石頌德。二年，改御史中丞，詔按上京滯獄，多所平反。同知宣徽院事，提點大理寺。六年冬，改山西路都轉運使。刮剔垢弊，奏定課額，益州縣俸給，事皆施行。壽隆初，授樞密直學士。以母憂去官，尋召復舊職。宋攻夏，李乾順遣使求和解，帝命儼如宋平之，拜參知政事。六年，駕幸鴛鴦瀼，召至內殿，訪以政事。

帝晚年倦勤，用人不能自擇，令各擲骰子，以采勝者官之。儼嘗得勝采，上曰：「上相之徵也！」遷知樞密院事，賜經邦佐運功臣，封越國公。〔六〕修皇朝實錄七十卷。

帝大漸，儼與北院樞密使阿思同受顧命。乾統三年，徙封秦國。六年，封漆水郡王。天慶中，以疾，命乘小車入朝。疾甚，遣太醫視之。薨，贈尙父，諡曰忠懿。

儼素廉潔，一芥不取於人。經籍一覽成誦。又善伺人主意。妻邢氏有美色，常出入禁中，儼教之曰：「慎勿失上意！」由是權寵益固。三子：處貞，太常少卿；處廉，同知中京留守事；處能，少府少監。

劉伸，字濟時，宛平人。少穎悟，長以辭翰聞。重熙五年，登進士第，歷彰武軍節度使掌書記、大理正。因奏獄，上適與近臣語，不顧，伸進曰：「臣聞自古帝王必重民命，願陛下省臣之奏。」上大驚異，擢樞密都承旨，權中京副留守。

詔徙富民以實春、泰二州，伸以爲不可，奏罷之。遷大理少卿，人以不冤。陞大理卿，改西京副留守。以父憂，終制，爲三司副使，加諫議大夫，提點大理寺。以伸明法而恕，案冤獄全活者衆，徙南京副留守。俄改崇義軍節度使，政務簡靜，民用不擾，致烏、鵲同巢之異，優詔褒之。改戶部使，歲入羨餘錢三十萬緡，拜南院樞密副使。

道宗嘗謂大臣曰：「今之忠直，耶律玦、劉仲而已！」宰相楊績賀其得人，拜參知政事。^{〔七〕}上諭之曰：「卿勿憚宰相！」時北院樞密使乙辛勢焰方熾，仲奏曰：「臣於乙辛尚不畏，何宰相之畏！」乙辛銜之，相與排詆，出爲保靜軍節度使。上終欲大用，加守太子太保，遷上京留守。乙辛以事徙鎮雄武，復以崇義軍節度使致仕。

適燕、薊民飢，仲與致政趙徽、韓造日濟以糜粥，所活不勝算。大安二年卒，上震悼，賻贈加等。

耶律胡呂，字蘇撒，弘義宮分人。其先欲穩，佐太祖有功，爲迭烈部夷離董。父楊五，左監門衛大將軍。

胡呂性謙謹，於人無適莫。重熙末，補寢殿小底。以善職，屢更華要，遷千牛衛大將軍。大安中，北阻卜魯磨魯斯叛，^{〔八〕}爲招討都監，與耶律那也率精騎二千討平之，以功爲漢人行宮副部署，兼知太和宮事。致仕，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

論曰：兀納當道宗昏惑之會，擁佑皇孫，使乙辛姦計不獲復逞，而遼祚以續。比之屋質立穆宗，非溢美也。儼以俊才莅政，所至有能譽；纂述遼史，具一代治亂，亦云勤矣。但其

固寵，不能以禮正家，惜哉。劉伸三爲大理，民無冤抑；一登戶部，上下兼裕，至與耶律瑛並稱忠直，不亦宜乎。

校勘記

〔一〕壽隆元年拜北府宰相 按紀在壽隆二年十二月。又前此大康六年十二月，以蕭撻不也爲北府宰相，至大安元年十月改南院樞密使。壽隆時似是再任。

〔二〕拒金兵于長灤 長灤，紀天慶四年十一月作幹鄰灤。

〔三〕耶律章奴叛 卷一〇〇耶律章奴傳及紀並繫此事于天慶五年九月。

〔四〕尋爲契丹都宮使 按紀天慶六年六月作「契丹行宮都部署兼副元帥」。

〔五〕六年賜國姓封韓國公改南院樞密使 按紀，七年十二月賜國姓，八年十二月封韓國公，九年八月爲南院樞密使。

〔六〕賜經邦佐運功臣封越國公 按遼文匯八乾統元年所撰道宗哀冊署銜作「經邦守正翊贊功臣、趙國公」。

〔七〕拜參知政事 按紀咸雍二年十二月，以樞密副使劉詵參知政事。劉詵卽劉伸。

〔八〕北阻卜酋磨魯斯叛 磨魯斯，紀大安八年十月作磨古斯。

遼史卷九十九

列傳第二十九

蕭巖壽 耶律撒剌 蕭速撒 耶律撻不也

蕭撻不也 蕭忽古 耶律石柳

蕭巖壽，乙室部人。性剛直，尙氣。仕重熙末。道宗卽位，皇太后屢稱其賢，由是進用。上出獵較，巖壽典其事，未嘗高下于心，帝益重之。歷文班太保、同知樞密院事。咸雍四年，從耶律仁先伐阻卜，破之，有詔留屯，亡歸者衆，由是鐫兩官。十年，討敵烈部有功，爲其部節度使。

大康元年，同知南院宣徽使事，遷北面林牙。密奏乙辛以皇太子知國政，心不自安，與張孝傑數相過從，恐有陰謀，動搖太子。上悟，出乙辛爲中京留守。會乙辛生日，上遣近臣耶律白斯本賜物爲壽，乙辛因私屬白上：「臣見姦人在朝，陛下孤危。身雖在外，竊用寒

心。」白斯本還，以聞。上遣人賜乙辛車，諭曰：「無慮弗用，行將召矣。」由是反疑巖壽，出爲順義軍節度使。

乙辛復入爲樞密使，流巖壽於烏隗路，終身拘作。巖壽雖竄逐，恆以社稷爲憂，時人爲之語曰：「以狼牧羊，何能久長！」三年，乙辛誣巖壽與謀廢立事，執還殺之，年四十九。

乾統間，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繪像宜福殿。巖壽廉直，面折廷諍，多與乙辛忤，故及於難。

耶律撒刺，字董隱，南院大王磨魯古之孫。性忠直沉厚。清寧初，累遷西南面招討使，以治稱。咸雍九年，改北院大王。未幾，爲契丹行宮都部署。

大康二年，耶律乙辛爲中京留守，詔百官廷議，欲復召之，羣臣無敢正言。撒刺獨奏曰：「蕭巖壽言乙辛有罪，不可爲樞臣，故陛下出之；今復召，恐天下生疑。」進諫者三，不納，左右爲之震悚。乙辛復爲樞密使，見撒刺讓曰：「與君無憾，何獨異議？」撒刺曰：「此社稷計，何憾之有！」乙辛誣撒刺與速撒同謀廢立，詔按無迹，出爲始平軍節度使。及蕭訛都幹誣首，竟遣使殺之。

乾統間，追封漆水郡王，繪像宜福殿，仍追贈三子官爵。

蕭速撒，字禿魯董，突呂不部人。性沉毅。重熙間，累遷右護衛太保。蒲奴里叛，從耶律義先往討，執首亂陶得里以歸。清寧中，歷北面林牙、彰國軍節度使，入爲北院樞密副使。咸雍十年，經略西南邊，撤宋保障，戍以皮室軍，上嘉之。

大康二年，知北院樞密使事。〔五〕耶律乙辛權寵方盛，附麗者多至通顯，速撒未嘗造門。乙辛銜之，誣構速撒首謀廢立，按之無驗，出爲上京留守。乙辛復令蕭訛都幹以前事誣告，上怒，不復加訊，遣使殺之。時方盛暑，尸諸原野，容色不變，烏鵲不敢近。

乾統間，追封蘭陵郡王，繪像宜福殿。

耶律撻不也，字撒班，系出季父房。父高家。仕至林牙，重熙間破夏人于金肅軍有功，優加賞賚。

撻不也，清寧中補牌印郎君，累遷永興宮使。九年，平重元之亂，以功知點檢司事，賜平亂功臣，爲懷德軍節度使。咸雍五年，遷遙輦剌。

大康三年，授北院宣徽使。耶律乙辛謀害太子，撻不也知其姦，欲殺乙辛及蕭特里得、〔六〕蕭十三等。乙辛知之，令其黨誣構撻不也與廢立事，殺之。

乾統間，追封漆水郡王，繪像宜福殿。

蕭撻不也，字幹里端，國舅郡王高九之孫。性剛直。咸雍中，補祗候郎君。大康元年，爲彰愍宮使，尙趙國公主，拜駙馬都尉。

三年，改同知漢人行宮都部署。與北院宣徽使耶律撻不也善，乙辛嫉之，令人誣告謀廢立事。不勝撈掠，誣伏。上引問，昏瞶不能自陳，遂見殺。

乾統間，追封蘭陵郡王，繪像宜福殿。

蕭忽古，字阿斯憐，性忠直，趨捷有力。甫冠，補禁軍。

咸雍初，從招討使耶律趙三討番部之違命者。及請降，來介有能躍駝峯而上者，以僣捷相諂。趙三問左右誰能此，忽古被重鎧而出，手不及峯，一躍而上，使者大駭。趙三以女妻之。帝聞，召爲護衛。

時北院樞密使耶律乙辛以狡佞得幸，肆行兇暴。忽古伏于橋下，伺其過，欲殺之。俄以暴雨壞橋，不果。後又欲殺于獵所，爲親友所沮。大康三年，復欲殺乙辛及蕭得里特等，乙辛知而械繫之，考劾不服，流于邊。及太子廢徙于上京，召忽古至，殺之。

乾統初，追贈龍虎衛上將軍。

耶律石柳，字酬宛，六院部人。祖獨攬，南院大王。父安十，統軍副使。

石柳性剛直，有經世志。始爲牌印郎君。大康初，爲夷離畢郎君。時樞密使耶律乙辛誣殺皇后，謀廢太子，斥忠賢，進姦黨，石柳惡其所爲，乙辛覺之。太子旣廢，以石柳附太子，流鎮州。

天祚卽位，召爲御史中丞。時方治乙辛黨，有司不以爲意。石柳上書曰：

臣前爲姦臣所陷，斥竄邊郡。幸蒙召用，不敢隱默。

恩賞明則賢者勸，刑罰當則姦人消。二者旣舉，天下不勞而治。臣見耶律乙辛身出寒微，位居樞要，竊權肆惡，不勝名狀。蔽先帝之明，誣陷順聖，構害忠讜，敗國罔上，自古所無。賴廟社之休，陛下獲纂成業，積年之冤，一旦洗雪。正陛下英斷，克成孝道之秋。如蕭得裏特實乙辛之黨，耶律合魯亦不爲早辨，賴陛下之明，遂正其事。

臣見陛下多疑，故有司顧望，不切推問。乙辛在先帝朝，權寵無比。先帝若以順考爲實，則乙辛爲功臣，陛下豈得立耶？先帝黜逐嬖后，詔陛下在左右，是亦悔前非

也。陛下詎可忘父讎不報，寬逆黨不誅。今靈骨未獲，而求之不切。傳曰，聖人之德，無加于孝。昔唐德宗因亂失母，思慕悲傷，孝道益著。周公誅飛廉、惡來，天下大悅。今逆黨未除，大冤不報，上無以慰順考之靈，下無以釋天下之憤。怨氣上結，水旱爲沴。

臣願陛下下明詔，求順考之瘞所，盡收逆黨以正邦憲，快四方忠義之心，昭國家賞罰之用，然後致治之道可得而舉矣。謹別錄順聖升遐及乙辛等事，昧死以聞。

書奏不報，聞者莫不歎惋。

乾統中，遙授靜江軍節度使，卒。子馬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論曰：易言「履霜，堅冰至」，謹始也。使道宗能從巖壽、撒剌之諫，后何得而誣，太子何得而廢哉？速撒、撻不也以忠言見殺，國欲無亂，得乎？石柳之書，亦幸出於乙辛既敗之後，獲行其說。有國家者，可不知人哉！

校勘記

〔一〕咸雍四年從耶律仁先伐阻卜 按紀，耶律仁先伐阻卜在咸雍五年三月。

〔二〕中京留守 中，原誤「上」。據紀大康二年六月及卷九七孩里傳、卷一一〇耶律乙辛傳改。

〔三〕南院大王磨魯古之孫 南院大王，卷八二磨魯古傳作北院大王。

〔四〕咸雍九年改北院大王 按紀咸雍九年十二月作南院大王。

〔五〕知北院樞密使事 事字原脫。按紀大康二年六月，北院樞密副使蕭速撒知北院樞密使事，據補。

〔六〕蕭特里得 按卷一一一本傳作蕭得裏特，卷七二順宗傳作蕭特裏特。

遼史卷一百

列傳第三十

耶律棠古 蕭得里底 蕭酬幹 耶律章奴 耶律朮者

耶律棠古，字蒲速宛，六院郎君葛刺之後。

大康中，補本班郎君，累遷至大將軍。性坦率，好別白黑，人有不善，必盡言無隱，時號「強棠古」。在朝數論宰相得失，由是久不得調，後出爲西北戍長。

乾統三年，蕭得里底爲西北路招討使，以後族慢侮僚吏。棠古不屈，乃罷之。棠古訟之朝，不省。天慶初，烏古敵烈叛，召拜烏古部節度使。至部，諭降之。遂出私財及發富民積，以振其困乏，部民大悅，加鎮國上將軍。會蕭得里底以都統率兵與金人戰敗績，棠古請以軍法論。且曰：「臣雖老，願爲國破敵。」不納。

保大元年，乞致仕。明年，天祚出奔，棠古謁於倒塌嶺，爲上流涕，上慰止之，復拜烏古

部節度使。及至部，敵烈以五千人來攻，棠古率家奴擊破之，加太子太傅。年七十二卒。〔一〕

蕭得里底，〔三〕字紉鄰，晉王孝先之孫。父撒鉢，歷官使相。

得里底短而僂，外謹內倨。大康中，補祗候郎君，稍遷興聖宮副使，兼同知中丞司事。大安中，燕王妃生子，得里底以妃叔故，歷寧遠軍節度使、長寧宮使。壽隆二年，監討達里得、拔思母二部，多俘而還，改同知南京留守事。

乾統元年，爲北面林牙、同知北院樞密事，受詔與北院樞密使耶律阿思治乙辛餘黨。阿思納賄，多出其罪，得里底不能制，亦附會之。

四年，知北院樞密事。夏王李乾順爲宋所攻，遣使請和解，詔得里底與南院樞密使牛溫舒使宋平之。宋既許，得里底受書之日，乃曰：「始奉命取要約歸，不見書辭，豈敢徒還。」遂對宋主發函而讀。既還，朝議爲是。天慶三年，加守司徒，封蘭陵郡王。

女直初起，廷臣多欲乘其未備，舉兵往討，得里底獨沮之，以至敗衄。天祚以得里底不合人望，出爲西南面招討使。八年，召爲北院樞密使，寵任彌篤。是時，諸路大亂，飛章告急者絡繹而至，得里底不卽上聞，有功者亦無甄別。由是將校怨怒，人無鬪志。

保大二年，金兵至嶺東。會耶律撒八、習騎撒跋等謀立晉王敖盧斡事泄，上召得里底

議曰：「反者必以此兒爲名，若不除去，何以獲安。」得里底唯唯，竟無一言申理。王旣死，人心益離。金兵踰嶺，天祚率衛兵西遁。元妃蕭氏，得里底之姪，謂得里底曰：「爾任國政，致君至此，何以生爲！」得里底但謝罪，不能對。明日，天祚怒，逐得里底與其子麼撒。「得里底旣去，爲耶律高山奴執送金兵。得里底伺守者怠，脫身亡歸，復爲耶律九斤所得，送之耶律淳。時淳已僭號，得里底自知不免，詭曰：「吾不能事僭竊之君！」不食數日，卒。子麼撒，爲金兵所殺。」

蕭酬幹，字訛里本，國舅少父房之後。祖阿刺，終採訪使。父別里刺，以后父封趙王。酬幹貌雄偉，性和易。年十四，尙越國公主，拜駙馬都尉，爲祇候郎君班詳穩。年十八，封蘭陵郡王。時帝欲立皇孫爲嗣，恐無以解天下疑，出酬幹爲國舅詳穩，降皇后爲惠妃，遷于乾州。初酬幹母入朝，擅取驛馬，至是覺，奪其封號，復與妹魯姐爲巫蠱，伏誅。詔酬幹與公主離婚，籍興聖宮，流烏古敵烈部。

天慶中，以妹復尊爲太皇太妃，召酬幹爲南女直詳穩，遷征東副統軍。時廣州渤海作亂，乃與駙馬都尉蕭韓家奴襲其不備，平之，復敗敵將侯槃于川州。是歲，東京叛，遇敵來擊，師潰，獨酬幹率麾下數人力戰，歿于陣，追贈龍虎衛上將軍。

耶律章奴，字特末衍，季父房之後。父查刺，養高不仕。

章奴明敏善談論。大安中，補牌印郎君。乾統元年，累遷右中丞，兼領牌印宿直事。六年，以直宿不謹，降知內客省事。天慶四年，授東北路統軍副使。五年，改同知咸州路兵馬事。

及天祚親征女直，蕭胡篤爲先鋒都統，章奴爲都監。大軍渡鴨子河，章奴與魏國王淳妻兄蕭敵里及其甥蕭延留等謀立淳，誘將卒三百餘人亡歸。旣而天祚爲女直所敗，章奴乃遣敵里、延留以廢立事馳報淳。淳猶豫未決。會行宮使者乙信持天祚御札至，備言章奴叛命，淳對使者號哭，卽斬敵里、延留首以獻天祚。

章奴見淳不從，誘草寇數百攻掠上京，取府庫財物。至祖州，率僚屬告太祖廟云：「我大遼基業，由太祖百戰而成。今天下土崩，竊見興宗皇帝孫魏國王淳道德隆厚，能理世安民，臣等欲立以主社稷。會淳適好草旬，大事未遂。邇來天祚惟耽樂是從，不恤萬機，強敵肆侮，師徒敗績。加以盜賊蜂起，邦國危于累卵。臣等忝預族屬，世蒙恩渥，上欲安九廟之靈，下欲救萬民之命，乃有此舉。實出至誠，冀累聖垂祐。」西至慶州，復祀諸廟，仍述所以舉兵之意，移檄州縣、諸陵官僚，士卒稍稍屬心。

時饒州渤海及侯槃等相繼來應，衆至數萬，趨廣平淀。其黨耶律女古等暴橫不法，劫掠婦女財畜。章奴度不能制，內懷悔恨，又攻上京不克，北走降虜。〔四〕順國女直阿鶻產率兵追敗之，殺其將耶律彌里直，擒貴族二百餘人，其妻子配役繡院，或散諸近侍爲婢，餘得脫者皆遁去。章奴詐爲使者，欲奔女直，爲邏者所獲，縛送行在，伏誅。

耶律朮者，字能典，于越蒲古只之後，魁偉雄辨。乾統初，補祗候郎君。六年，因柴冊，加觀察使。天慶五年，受詔監都統耶律幹里朶戰。及敗，左遷銀州刺史，徙咸州糾將。

嘗與耶律章奴謀立魏國王淳。及聞章奴自鴨子河亡去，卽引麾下數人往會之。道爲游兵所執，送行在所。上問曰：「予何負卿而反？」朮者對曰：「臣誠無憾。但以天下大亂，已非遼有，小人滿朝，賢臣竄斥，誠不忍見天帝艱難之業一旦土崩。臣所以痛入骨髓而有此舉，非爲身計。」後數日，復問，朮者厲聲數上過惡，陳社稷危亡之本，遂殺之。

論曰：遼末同事之臣，其善惡何相遠也！棠古骨鯁不屈權要，兩鎮烏古，恩威並著。酬幹平亂渤海，又以討叛力戰而死，忠可尙矣。得里底縱女直而不討，寢變告而不聞。其蔽主聰明，爲國階亂，莫斯之甚也。章奴、朮者乘時多艱，潛謀廢立，將求寵幸，以犯大逆，其

得免於天下之戮哉！

校勘記

〔一〕加太子太傅 皇子表同。紀保大二年七月作「加太子太保」。

〔二〕蕭得里底 按蕭得里底與卷一〇二有傳之蕭奉先事迹有重複，疑是一人兩傳。

〔三〕得里底與其子麼撒 麼撒，外戚表作磨撒。金史撻懶傳，獲遼樞密使得里底及其子磨哥、那

野。磨哥即麼撒。

〔四〕北走降虜 按「虜」下原有「上」字，衍文從刪。

遼史卷一百一

列傳第三十一

蕭陶蘇幹 耶律阿息保 蕭乙薛 蕭胡篤

蕭陶蘇幹，字乙辛隱，突呂不部人。四世祖因吉，髮長五尺，時呼爲「長髮因吉」。祖里拔，與隗部節度使。

陶蘇幹謹愿，不妄交。伯父留哥坐事免官，聞重元亂，挈家赴行在。時陶蘇幹雖幼，已如成人，補筆硯小底。累遷祇候郎君，轉樞密院侍御。咸雍五年，遷崇德宮使。會有訴北南院聽訟不直者，事下，陶蘇幹悉改正之，爲耶律阿思所忌。帝欲召用，輒爲所沮。八年，歷漠北滑水馬羣太保，數年不調，嘗曰：「用才未盡，不若閑。」乾統中，遷漠南馬羣太保，以大風傷草，馬多死，鞭之三百，免官。九年，徙天齊殿宿衛。明年，穀價翔踊，宿衛士多不給，陶蘇幹出私廩賙之，召同知南院樞密使事。

天慶四年，爲漢人行宮副部署。時金兵初起，攻陷寧江州。天祚召羣臣議，陶蘇幹曰：「女直國雖小，其人勇而善射。自執我叛人蕭海里，勢益張。我兵久不練，若遇強敵，稍有不利，諸部離心，不可制矣。爲今之計，莫若大發諸道兵，以威壓之，庶可服也。」北院樞密使蕭得里底曰：「如陶蘇幹之謀，徒示弱耳。但發滑水以北兵，」足以拒之。」遂不用其計。數月間，邊兵屢北，人益不安。饒州渤海結構頭下城以叛，有步騎三萬餘，招之不下。陶蘇幹帥兵往討，擒其渠魁，斬首數千級，得所掠物，悉還其主。及耶律章奴叛，陶蘇幹與留守耶律大悲奴爲守禦。章奴既平，陶蘇幹請曰：「今邊兵懈弛，若清暑嶺西，則漢人嘯聚，民心益搖。臣愚以爲宜罷此行。」不納。乃命陶蘇幹控扼東路，招集散卒。後以太子太傅致仕，卒。

耶律阿息保，字特里典，五院部人。祖胡劣，太祖時徙居西北部，_(三)世爲招討司吏。阿息保慷慨有大志，年十六，以才幹補內史。天慶初，轉樞密院侍御。金人起兵城境上，遣阿息保問之，金人曰：「若歸阿疎，敢不聽命。」阿息保具以聞。金兵陷寧江州，邊兵屢敗，遣阿息保與耶律章奴等齎書而東，冀以脅降。阿息保曰：「臣前使，依詔開諭，略無所屈。將還，謂臣曰：『若所請不遂，無相見。』今臣請獨往。」不聽。將行，別蕭得里底曰：「不肖適

異國，必無生還，願公善輔國家。」既至，阿息保見執。久乃遁歸。

及天祚敗績，遷都巡捕使。六年，從阿疎討耶律章奴，加領軍衛大將軍。阿疎將兵而東，阿息保送至軍，乃還。天祚怒其專，鞭之三百。尋爲奚六部禿里太尉。後阿疎反，阿息保以偏師進擊，臨陣墜馬，被擒。因阿疎有舊得免。時阿疎頗好殺，阿息保謂曰：「欲舉大事，何以殺爲！」由是全活者衆。會阿疎敗，乃還。以戰失利，囚中京數歲。

保大二年，金兵至中京，始出獄。尋爲敵烈皮室詳穩。是時，魏王淳僭號，屢遣人以書來招。阿息保封書以獻，因諫曰：「東兵甚銳，未可輕敵。」及石輦鐸之敗，天祚奔竄，召阿息保，不時至，疑有貳心，并怒爲淳所招，殺之。

初，阿息保知國將亡，前後諫甚切。及死以非罪，人尤惜之。

蕭乙薛，字特免，國舅少父房之後。性謹愿。壽隆間，累任劇官。

天慶初，知國舅詳穩事，遷殿前副點檢。金兵起，爲行軍副都統。以戰失利，罷職。六年，出爲武定軍節度使，遷西京留守。明年，討劇賊董龐兒，戰易水西，大破之。以功爲北府宰相，加左僕射，兼東北路都統。十年，金兵陷上京，詔兼上京留守、東北路統軍使。爲政寬猛得宜，民之窮困者，輒加振恤，衆咸愛之。

保大二年，金兵大至，乙薛軍潰，左遷西南面招討使。以部民流散，不赴。及天祚播遷，給侍從不闕，拜殿前都點檢。凡金兵所過，諸營敗卒復聚上京，遣乙薛爲上京留守以安撫之。

明年，盧彥倫以城叛，乙薛被執數月，以居官無過，得釋。後爲耶律大石所殺。

蕭胡篤，字合尤隱。其先撒葛只，太祖時願隸宮分，遂爲太和宮分人。

曾祖敵魯，明醫。人有疾，觀其形色卽知病所在。統和中，宰相韓德讓貴寵，敵魯希旨，言德讓宜賜國姓，籍橫帳，由是世預太醫選。子孫因之入官者衆。

胡篤爲人便佞，與物無忤。清寧初，補近侍。大安元年，爲彰愍宮太師。壽隆二年，轉永興宮太師。天慶初，累遷至殿前副點檢。五年，從天祚東征，爲先鋒都統，臨事猶豫，凡隊伍皆以圍場名號之。進至刺離水，與金兵戰，敗，大軍亦却。及討耶律章奴，以籍私奴爲軍，遷知北院樞密使事，卒。

胡篤長于騎射，見天祚好游畋，每言從禽之樂，以逢其意。天祚悅而從之。國政隳廢，自此始云。

論曰：甚矣，承平日久，上下狃於故常之可畏也！天慶之間，女直方熾，惟陶蘇幹明於料敵，善於忠諫，惜乎天祚痼蔽，不見信用。阿息保不死阿疎之難，乙薛甘忍盧彥倫之執，大節已失矣，他有所長，亦奚足取。胡篤以游畋逢迎天祚而隳國政，可勝罪哉！

校勘記

〔一〕發滑水以北兵 按紀天慶四年七月作「發渾河北諸軍」。

〔二〕太祖時徙居西北部 祖，原誤「子」。依道光殿本據大典改。

遼史卷一百二

列傳第三十二

蕭奉先 李處溫 張琳 耶律余覲

蕭奉先，〔一〕天祚元妃之兄也。外寬內忌。因元妃爲上眷倚，累官樞密使，封蘭陵郡王。天慶二年，上幸混同江釣魚。故事，生女直酋長在千里內者皆朝行在。適頭魚宴，上使諸酋次第歌舞爲樂，至阿骨打，但端立直視，辭以不能。再三旨諭，不從。上密謂奉先曰：「阿骨打跋扈若此！可託以邊事誅之。」奉先曰：「彼粗人，不知禮義，且無大過，殺之傷向化心。設有異志，蕞爾小國，亦何能爲！」上乃止。

四年，阿骨打起兵犯寧江州，東北路統軍使蕭撻不也戰失利。上命奉先弟嗣先爲都統，將番、漢兵往討，屯出河店。女直乃潛渡混同江，乘我師未備來襲。〔二〕嗣先敗績，軍將往往遁去。奉先懼弟被誅，乃奏「東征潰軍逃罪，所至劫掠，若不肆赦，將嘯聚爲患」。從之。嗣

先詣闕待罪，止免官而已。由是士無鬪志，遇敵輒潰，郡縣所失日多。

初，奉先誣耶律余覲結駙馬蕭昱謀立其甥晉王，事覺，殺昱。余覲在軍中聞之懼，奔女直。保大二年，余覲爲女直監軍，引兵奄至，上憂甚。奉先曰：「余覲乃王子班之苗裔，此來實無亡遼心，欲立晉王耳。若以社稷計，不惜一子，誅之，可不戰而退。」遂賜晉王死。中外莫不流涕，人心益解體。

當女直之兵未至也，奉先逢迎天祚，言：「女直雖能攻我上京，終不能遠離巢穴。」而一旦越三千里直擣雲中，計無所出，惟請播遷夾山。天祚方悟，顧謂奉先曰：「汝父子誤我至此，殺之何益！汝去，毋從我行。恐軍心忿怒，禍必及我。」奉先父子慟哭而去，爲左右執送女直兵。女直兵斬其長子昂，送奉先及次子昱於其國主。道遇我兵，奪歸，天祚並賜死。

李處溫，析津人。伯父儼，大康初爲將作少監，累官參知政事，封漆水郡王，雅與北樞密使蕭奉先友舊。執政十餘年，善逢迎取媚，天祚又寵任之。儼卒，奉先薦處溫爲相，處溫因奉先有援己力，傾心阿附，以固權位，而貪污尤甚，凡所接引，類多小人。

保大初，金人陷中京，諸將莫能支。天祚懼，奔夾山，兵勢日迫。處溫與族弟處能、〔三〕子奭，外假怨軍聲援，結都統蕭幹謀立魏國王淳，召番、漢官屬詣魏王府勸進。魏國王將

出，夷乃持赭袍衣之，令百官拜舞稱賀。魏王固辭不得，遂稱天錫皇帝。以處溫守太尉，處能直樞密院，夷爲少府少監，左企弓以下及親舊與其事者，賜官有差。

會魏國王病，自知不起，密授處溫番漢馬步軍都元帥，意將屬以後事。及病亟，蕭幹等矯詔南面宰執入議，獨處溫稱疾不至，陰聚勇士爲備，給云奉密旨防他變。魏國王卒，蕭幹擁契丹兵，宣言當立王妃蕭氏爲太后，權主軍國事，衆無敢異者。幹以后命，召處溫至，時方多難，未欲卽誅，但追毀元帥劄子。處能懼及禍，落髮爲僧。

尋有永清人傅遵說隨郭藥師入燕，被擒，具言處溫嘗遺易州富民趙履仁書達宋將童貫，欲挾蕭后納土歸宋。后執處溫問之，處溫曰：「臣父子於宣宗有定策功，宜世蒙宥容，可使因讒獲罪？」后曰：「向使魏國王如周公，則終享親賢之名於後世。誤王者皆汝父子，何功之有！」并數其前罪惡。處溫無以對，乃賜死，夷亦伏誅。

張琳，瀋州人。幼有大志。壽隆末，爲秘書中允。天祚卽位，累遷戶部使。頃之，擢南府宰相。

初，天祚之敗於女直也，意謂蕭奉先不知兵，乃召琳付以東征事。琳以舊制，凡軍國大計，漢人不與，辭之。上不允，琳奏曰：「前日之敗，失於輕舉。若用漢兵二十萬分道進討，

無不克者。」上許其半，仍詔中京、上京、長春、遼西四路計戶產出軍。時有起至二百軍者，生業蕩散，民甚苦之。四路軍甫集，尋復遁去。

及中京陷，天祚幸雲中，留琳與李處溫佐魏國王淳守南京。處溫父子召琳，欲立淳爲帝，琳曰：「王雖帝胄，初無上命；攝政則可，卽真則不可。」處溫曰：「今日之事，天人所與，豈可易也！」琳雖有難色，亦勉從之。

淳旣稱帝，諸將咸居權要，琳獨守太師，十日一朝，平章軍國大事。陽以元老尊之，實則不使與政。琳由是鬱悒而卒。

耶律余覲，一名余都姑，國族之近者也。慷慨尙氣義。保大初，歷官副都統。

其妻天祚文妃之妹，文妃生晉王，最賢，國人皆屬望。時蕭奉先之妹亦爲天祚元妃，生秦王。奉先恐秦王不得立，深忌余覲，將潛圖之。適耶律撻葛里之妻會余覲之妻於軍中，奉先諷人誣余覲結駙馬蕭昱、撻葛里，謀立晉王，尊天祚爲太上皇。事覺，殺昱及撻葛里妻，賜文妃死。余覲在軍中聞之，懼不能自明被誅，卽引兵千餘，并骨肉軍帳叛歸女直。

會大霖雨，道途留阻。天祚遣知奚王府蕭遐買、北宰相蕭德恭、大常袞耶律諦里姑、歸州觀察使蕭和尚奴、四軍太師蕭幹追捕甚急。至閭山，及之。諸將議曰：「蕭奉先恃寵，蔑

害官兵。余覲乃宗室雄才，素不肯爲其下。若擒之，則他日吾輩皆余覲矣。不如縱之。」還，給云追襲不及。

余覲既入女直，爲其國前鋒，引婁室孛堇兵攻陷州郡，不測而至。天祚聞之大驚，知不能敵，率衛兵入夾山。

余覲在女直爲監軍，久不調，意不自安，乃假遊獵，遁西夏。夏人問：「汝來有兵幾何？」余覲以二三百對，夏人不納，卒。

論曰：遼之亡也，雖孽降自天，亦柄國之臣有以誤之也。當天慶而後，政歸后族。奉先沮天祚防微之計，陷晉王非罪之誅，夾山之禍已見於此矣。處溫逼魏王以僭號，結宋將以賣國，迹其姦佞，如出一軌。嗚呼！天祚之所倚毗者若此，國欲不亡，得乎？張琳妮妮守位，余覲反覆自困，則又何足議哉！

校勘記

〔一〕蕭奉先 參卷一〇〇校勘記〔三〕。

〔二〕乘我師未備來襲 來襲，原作「擊之」。據宏簡錄二二三及本傳上下文義改。

〔三〕處溫與族弟處能

從。

索隱

「族」當作從。

按傳文稱處溫「伯父儼」，

耶律儼傳稱「子處能」，應作

遼史卷一百三

列傳第三十三

文學上

蕭韓家奴 李潛

遼起松漠，太祖以兵經略方內，禮文之事固所未遑。及太宗入汴，取晉圖書、禮器而北，然後制度漸以修舉。至景、聖間，則科目聿興，士有由下僚擢陞侍從，駸駸崇儒之美。但其風氣剛勁，三面鄰敵，歲時以蒐獮爲務，而典章文物視古猶闕。然二百年之業，非數君子爲之綜理，則後世惡所考述哉。作文學傳。

蕭韓家奴，字休堅，涅刺部人，中書令安搏之孫。少好學，弱冠入南山讀書，博覽經史，通遼、漢文字。統和十四年始仕。家有一牛，不任驅策，其奴得善價鬻之。韓家奴曰：「利

已誤人，非吾所欲。」乃歸直取牛。二十八年，爲右通進，典南京栗園。

重熙初，同知三司使事。四年，遷天成軍節度使，徙彰愍宮使。帝與語，才之，命爲詩友。嘗從容問曰：「卿居外有異聞乎？」韓家奴對曰：「臣惟知炒栗：小者熟，則大者必生；大者熟，則小者必焦。使大小均熟，始爲盡美。不知其他。」蓋嘗掌栗園，故託栗以諷諫。帝大笑。詔作四時逸樂賦，帝稱善。

時詔天下言治道之要，制問：「徭役不加于舊，征伐亦不常有，年穀既登，帑廩既實，而民重困，豈爲吏者慢、爲民者惰歟？今之徭役何者最重？何者尤苦？何所蠲省則爲便益？補役之法何可以復？盜賊之害何可以止？」韓家奴對曰：

臣伏見比年以來，高麗未賓，阻卜猶強，戰守之備，誠不容已。乃者，選富民防邊，自備糧糗。道路脩阻，動淹歲月；比至屯所，費已過半；隻牛單轂，鮮有還者。其無丁之家，倍直傭僦，人憚其勞，半途亡竄，故戍卒之食多不能給。求假于人，則十倍其息，至有鬻子割田，不能償者。或逋役不歸，在軍物故，則復補以少壯。其鴨綠江之東，戍役大率如此。況渤海、女直、高麗合從連衡，不時征討。富者從軍，貧者偵候。加之水旱，菽粟不登，民以日困。蓋勢使之然也。

方今最重之役，無過西戍。如無西戍，雖遇凶年，困弊不至於此。若能徙西戍稍

近，則往來不勞，民無深患。議者謂徙之非便：一則損威名，二則召侵侮，三則棄耕牧之地。臣謂不然。阻卜諸部，自來有之。曩時北至臚胸河，南至邊境，人多散居，無所統壹，惟往來抄掠。及太祖西征，至於流沙，阻卜望風悉降，西域諸國皆願入貢。因遷種落，內置三部，以益吾國，不營城邑，不置戍兵，阻卜累世不敢爲寇。統和間，皇太妃出師西域，拓土既遠，降附亦衆。自後一部或叛，鄰部討之，使同力相制，正得馭遠人之道。及城可敦，開境數千里，西北之民，徭役日增，生業日殫。警急既不能救，叛服亦復不恆。空有廣地之名，而無得地之實。若貪土不已，漸至虛耗，其患有不勝言者。況邊情不可深信，亦不可頓絕。得不爲益，捨不爲損。國家大敵，惟在南方。今雖連和，難保他日。若南方有變，屯戍遼邈，卒難赴援。我進則敵退，我還則敵來，不可不慮也。方今太平已久，正可恩結諸部，釋罪而歸地，內徙戍兵以增堡障，外明約束以正疆界。每部各置酋長，歲修職貢。叛則討之，服則撫之。諸部既安，必不生釁。如是，則臣雖不能保其久而無變，知其必不深入侵掠也。或云，棄地則損威。殊不知殫費竭財，以貪無用之地，使彼小部抗衡大國，萬一有敗，損威豈淺？或又云，沃壤不可遽棄。臣以爲土雖沃，民不能久居，一旦敵來，則不免內徙，豈可指爲吾土而惜之？

夫帑廩雖隨部而有，此特周急部民一偏之惠，不能均濟天下。如欲均濟天下，則

當知民困之由，而窒其隙。節盤遊，簡驛傳，薄賦歛，戒奢侈。期以數年，則困者可蘇，貧者可富矣。蓋民者國之本，兵者國之衛。兵不調則曠軍役，調之則損國本。且諸部皆有補役之法。昔補役始行，居者、行者類皆富實，故累世從戍，易爲更代。近歲邊虞數起，民多匱乏，既不任役事，隨補隨缺。苟無上戶，則中戶當之。曠日彌年，其窮益甚，所以取代爲艱也。非惟補役如此，在邊戍兵亦然。譬如一抔之土，豈能填尋丈之壑！欲爲長久之便，莫若使遠戍疲兵還於故鄉，薄其徭役，使人人給足，則補役之道可以復故也。

臣又聞，自昔有國家者，不能無盜。比年以來，羣黎凋弊，利於剽竊，良民往往化爲凶暴。甚者殺人無忌，至有亡命山澤，基亂首禍。所謂民以困窮，皆爲盜賊者，誠如聖慮。今欲芟夷本根，願陛下輕徭省役，使民務農。衣食既足，安習教化，而重犯法，則民趨禮義，刑罰罕用矣。臣聞唐太宗問羣臣治盜之方，皆曰：「嚴刑峻法。」太宗笑曰：「寇盜所以滋者，由賦歛無度，民不聊生。今朕內省嗜欲，外罷游幸，使海內安靜，則寇盜自止。」由此觀之，寇盜多寡，皆由衣食豐儉，徭役重輕耳。

今宜徙可敦城於近地，與西南副都部署烏古敵烈、隗烏古等部聲援相接。罷黑嶺二軍，并開保州，皆隸東京；益東北戍軍及南京總管兵。增修壁壘，候尉相望，繕完樓

櫓，浚治城隍，以爲邊防。此方今之急務也，願陛下裁之。

擢翰林都林牙，兼修國史。仍詔諭之曰：「文章之職，國之光華，非才不用。以卿文學，爲時大儒，是用授卿以翰林之職。朕之起居，悉以實錄。」自是日見親信，每入侍，賜坐。遇勝日，帝與飲酒賦詩，以相醺酢，君臣相得無比。韓家奴知無不言，雖諧謔不忘規諷。

十三年春，上疏曰：「臣聞先世遙輦可汗洼之後，國祚中絕，自夷離董雅里立阻午，大位始定。然上世俗朴，未有尊稱。臣以爲三皇禮文未備，正與遙輦氏同。後世之君以禮樂治天下，而崇本追遠之義興焉。近者唐高祖創立先廟，尊四世爲帝。昔我太祖代遙輦卽位，乃製文字，修禮法，建天皇帝名號，制宮室以示威服，興利除害，混一海內。厥後累聖相承，自夷離董湖烈以下，大號未加，天皇帝之考夷離董的魯猶以名呼。臣以爲宜依唐典，追崇四祖爲皇帝，則陛下弘業有光，隆典復舉矣。」疏奏，帝納之，始行追冊玄、德二祖之禮。」

韓家奴每見帝獵，未嘗不諫。會有司奏獵秋山，熊虎傷死數十人，韓家奴書于冊。帝見，命去之。韓家奴既出，復書。他日，帝見之曰：「史筆當如是。」帝問韓家奴：「我國家創業以來，孰爲賢主？」韓家奴以穆宗對。帝怪之曰：「穆宗嗜酒，喜怒不常，視人猶草芥，卿何謂賢？」韓家奴對曰：「穆宗雖暴虐，省徭輕賦，人樂其生。終穆之世，無罪被戮，未有過今日秋山傷死者。臣故以穆宗爲賢。」帝默然。

詔與耶律庶成錄遙輦可汗至重熙以來事迹，集爲二十卷，進之。十五年，復詔曰：「古之治天下者，明禮義，正法度。我朝之興，世有明德，雖中外嚮化，然禮書未作，無以示後世。卿可與庶成酌古準今，制爲禮典。事或有疑，與北、南院同議。」韓家奴既被詔，博考經籍，自天子達于庶人，情文制度可行於世，不繆于古者，撰成三卷，進之。又詔譯諸書，韓家奴欲帝知古今成敗，譯通曆、貞觀政要、五代史。

時帝以其老，不任朝謁，拜歸德軍節度使。以善治聞。帝遣使問勞，韓家奴表謝。召修國史，卒，年七十二。有六義集十二卷行于世。

李澣，初仕晉，爲中書舍人。晉亡歸遼，當太宗崩、世宗立，恟恟不定，澣與高勳等十餘人羈留南京。久之，從歸上京，授翰林學士。

穆宗卽位，累遷工部侍郎。時澣兄濤在汴爲翰林學士，密遣人召澣。澣得書，託求醫南京，易服夜出，欲遁歸汴。至涿，爲徼巡者所得，送之南京，下吏。澣伺獄吏熟寢，以衣帶自經，不死，防之愈嚴。械赴上京，自投潢河中流，爲鐵索牽掣，又不死。及抵上京，帝欲殺之。時高勳已爲樞密使，救止之。屢言於上曰：「澣本非負恩，以母年八十，急於省覲致罪。且澣富於文學，方今少有倫比，若留掌詞命，可以增光國體。」帝怒稍解，仍令禁錮于奉國。

寺，凡六年，艱苦萬狀。

會上欲建太宗功德碑，高勳奏曰：「非李潛無可秉筆者。」詔從之。文成以進，上悅，釋囚。尋加禮部尚書，宣政殿學士，卒。

論曰：統和、重熙之間，務修文治，而韓家奴對策，落落累數百言，概可施諸行事，亦遼之晁、賈哉。李潛雖以詞章見稱，而其進退不足論矣。

校勘記

〔一〕皇太妃出師西域 「皇太妃」，應作王太妃。參卷一三校勘記〔七〕。

〔三〕始行追冊玄德二祖之禮 按紀，追冊玄、德二祖均在重熙二十一年。此是帶敘。

遼史卷一百四

列傳第三十四

文學下

王鼎 耶律昭 劉輝 耶律孟簡 耶律谷欲

王鼎，字虛中，涿州人。幼好學，居太寧山數年，博通經史。時馬唐俊有文名燕薊間，適上已，與同志祓禊水濱，酌酒賦詩。鼎偶造席，唐俊見鼎樸野，置下坐。欲以詩困之，先出所作索賦，鼎援筆立成。唐俊驚其敏妙，因與定交。

清寧五年，擢進士第。〔一〕調易州觀察判官，改涑水縣令，〔二〕累遷翰林學士。當代典章多出其手。上書言治道十事，帝以鼎達政體，事多咨訪。鼎正直不阿，人有過，必面詆之。

壽隆初，陞觀書殿學士。〔三〕一日宴主第，醉與客忤，怨上不知己，坐是下吏。狀聞，上大怒，杖黥奪官，流鎮州。居數歲，有赦，鼎獨不免。會守臣召鼎爲賀表，因以詩貽使者，有

「誰知天雨露，獨不到孤寒」之句。上聞而憐之，卽召還，復其職。乾統六年卒。〔四〕
鼎宰縣時，憇于庭，俄有暴風舉臥榻空中。鼎無懼色，但覺枕榻俱高，乃曰：「吾中朝端士，邪無干正，可徐置之。」須臾，榻復故處，風遂止。

耶律昭，字述寧，博學，善屬文。統和中，坐兄國留事，流西北部。

會蕭撻凜爲西北路招討使，愛之，奏免其役，禮致門下。欲召用，以疾辭。撻凜問曰：「今軍旅甫罷，三邊宴然，惟阻卜伺隙而動。討之，則路遠難至；縱之，則邊民被掠；增戍兵，則餽餉不給；欲苟一時之安，不能終保無變。計將安出？」昭以書答曰：

竊聞治得其要，則仇敵爲一家；失其術，則部曲爲行路。夫西北諸部，每當農時，一夫爲偵候，一夫治公田，二夫給紉官之役，大率四丁無一室處。芻牧之事，仰給妻孥。一遭寇掠，貧窮立至。春夏賑恤，吏多難以糠粃，重以掊克，不過數月，又復告困。且畜牧者，富國之本。有司防其隱沒，聚之一所，不得各就水草便地。兼以連亡戍卒，隨時補調，不習風土，故日瘠月損，馴至耗竭。

爲今之計，莫若振窮薄賦，給以牛種，使遂耕穫。置游兵以防盜掠，頒俘獲以助伏臘，散畜牧以就便地。期以數年，富強可望。然後練簡精兵，以備行伍，何守之不固，

何動而不克哉？然必去其難制者，則餘種自畏。若捨大而謀小，避強而攻弱，非徒虛費財力，亦不足以威服其心。此二者，利害之機，不可不察。

昭聞古之名將，安邊立功，在德不在衆。故謝玄以八千破苻堅百萬，休哥以五隊敗曹彬十萬。良由恩結士心，得其死力也。閣下膺非常之遇，專方面之寄，宜遠師古人，以就勲業。上觀乾象，下盡人謀，察地形之險易，料敵勢之虛實。慮無遺策，利施後世矣。

撻凜然之。

開泰中，獵于拔里堵山，爲羯羊所觸，卒。

劉輝，好學善屬文，疏簡有遠略。大康五年，第進士。

大安末，爲太子洗馬，上書言：「西邊諸番爲患，士卒遠戍，中國之民疲于飛輓，非長久之策。爲今之務，莫若城于鹽澤，實以漢戶，使耕田聚糧，以爲西北之費。」言雖不行，識者韙之。

壽隆二年，復上書曰：「宋歐陽修編五代史，附我朝於四夷，妄加貶訾。且宋人賴我朝寬大，許通和好，得盡兄弟之禮。今反令臣下妄意作史，恬不經意。臣請以趙氏初起事蹟，詳

附國史。」上嘉其言，遷禮部郎中。

詔以賢良對策，輝言多中時病。擢史館修撰，卒。

耶律孟簡，字復易，于越屋質之五世孫。父劉家奴，官至節度使。

孟簡性穎悟。六歲，父晨出獵，俾賦曉天星月詩，孟簡應聲而成，父大奇之。既長，善屬文。大康初，樞密使耶律乙辛以姦險竊柄，出爲中京留守，孟簡與耶律庶箴表賀。未幾，乙辛復舊職，銜之，謫巡磁窯關。時雖以讒見逐，不形辭色。遇林泉勝地，終日忘歸。明年，流保州。及聞皇太子被害，不勝哀痛，以詩傷之，作放懷詩二十首。自序云：「禽獸有哀樂之聲，螻蟻有動靜之形。在物猶然，況於人乎？然賢達哀樂，不在窮通、禍福之間。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是以顏淵簞瓢自得，此知命而樂者也。予雖流放，以道自安，又何疑耶？」

大康中，始得歸鄉里。詣闕上表曰：「本朝之興，幾二百年，宜有國史以垂後世。」乃編耶律曷魯、屋質、休哥三人行事以進。上命置局編修。孟簡謂餘官曰：「史筆天下之大信，一言當否，百世從之。苟無明識，好惡徇情，則禍不測。故左氏、司馬遷、班固、范曄俱罹殃禍，可不慎歟！」

乾統中，遷六院部太保。處事不拘文法，時多笑其迂。孟簡聞之曰：「上古之時，無簿書法令，而天下治。蓋簿書法令，適足以滋姦倖，非聖人致治之本。」改高州觀察使，修學校，招生徒。遷昭德軍節度使。以中京饑，詔與學士劉嗣昌減價糶粟。事未畢，卒。

耶律谷欲，字休堅，大院部人。父阿古只，官至節度使。

谷欲冲澹有禮法，工文章。統和中，爲本部太保。開泰中，稍遷塌母城節度使。鞫霸州疑獄，稱旨，授啓聖軍節度使。太平中，復爲本部太保。謝病歸，俄擢南院大王。歎風俗日頹，請老，不許。

興宗命爲詩友，數問治要，多所匡建。奉詔與林牙耶律庶成、蕭韓家奴編遼國上世事跡及諸帝實錄，未成而卒，年九十。

論曰：孔子言：「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爲？」王鼎忠直達政，劉輝侍青宮，建言國計，昭陳邊防利害，皆洞達闡敏。孟簡疾乙辛姦邪，黜而不怨。孰謂文學之士，無益於治哉。

校勘記

〔一〕清寧五年擢進士第 按紀，王鼎擢進士第在清寧八年。

〔二〕改涑水縣令 涑水，原誤「漆水」。按地理志無「漆水」，涑水屬易州，據改。

〔三〕壽隆初陞觀書殿學士 按焚椒錄序於大安五年已稱前觀書殿學士王鼎，似非壽隆初陞。

〔四〕乾統六年卒 卒字，依道光殿本據大典補。

遼史卷一百五

列傳第三十五

能吏

大公鼎 蕭文 馬人望 耶律鐸魯幹 楊遵勗 王棠

漢以璽書賜二千石，唐疏刺史、縣令于屏，以示獎率，故二史有循吏、良吏之傳。

遼自太祖創業，太宗撫有燕、薊，任賢使能之道亦略備矣。然惟朝廷參置國官，吏州縣者多遵唐制。歷世既久，選舉益嚴。時又分遣重臣巡行境內，察賢否而進退之。是以治民、理財、決獄、弭盜，各有其人。考其德政，雖未足以與諸循、良之列，抑亦可謂能吏矣。作能吏傳。

大公鼎，渤海人，先世籍遼陽率賓縣。統和間，徙遼東豪右以實中京，因家于大定。曾

祖忠，禮賓使。父信，興中主簿。

公鼎幼莊愿，長而好學。咸雍十年，登進士第，調瀋州觀察判官。時遼東雨水傷稼，北樞密院大發瀕河丁壯以完隄防。有司承令峻急，公鼎獨曰：「邊障甫寧，大興役事，非利國便農之道。」乃疏奏其事。朝廷從之，罷役，水亦不爲災。瀕河千里，人莫不悅。改良鄉令，省徭役，務農桑，建孔子廟學，部民服化。累遷興國軍節度副使。

時有隸鷹坊者，以羅畢爲名，擾害田里。歲久，民不堪。公鼎言于上，卽命禁戢。會公鼎造朝，大臣諭上嘉納之意，公鼎曰：「一郡獲安，誠爲大幸；他郡如此者衆，願均其賜于天下。」從之。徙長春州錢帛都提點。車駕如春水，貴主例爲假貸，公鼎曰：「豈可輟官用，徇人情？」拒之。頗聞怨詈語，曰：「此吾職，不敢廢也。」俄拜大理卿，多所平反。

天祚卽位，歷長寧軍節度使、南京副留守，改東京戶部使。時盜殺留守蕭保先，始利其財，因而倡亂。民亦互生猜忌，家自爲鬪。公鼎單騎行郡，陳以禍福，衆皆投兵而拜曰：「是不欺我，敢弗聽命。」安輯如故。拜中京留守，賜貞亮功臣，乘傳赴官。時盜賊充斥，有遇公鼎于路者，卽叩馬乞自新。公鼎給以符約，俾還業，聞者接踵而至。不旬日，境內清肅。天祚聞之，加賜保節功臣。時人心反側，公鼎慮生變，請布恩惠以安之，爲之肆赦。

公鼎累表乞歸，不許。會奴賊張撒八率無賴嘯聚，公鼎欲擊而勢有不能。嘆曰：「吾欲

謝事久矣。爲世故所牽，不幸至此，豈命也夫！因憂憤成疾。保大元年卒，年七十九。

子昌齡，左承制；昌嗣，洺州刺史；昌朝，鎮寧軍節度。

蕭文，字國華，外戚之賢者也。父直善，安州防禦使。

文篤志力學，喜愠不形。大康初，掌秦越國王中丞司事，以才幹稱。尋知北面貼黃。王邦彥子爭廢，數歲不能定，有司以聞。上命文詰之，立決。車駕將還宮，承詔閱習儀衛，雖執事林林，指顧如一。遷同知奉國軍節度使，歷國舅都監。

壽隆末，知易州，兼西南面安撫使。高陽土沃民富，吏其邑者，每黷于貨，民甚苦之。文始至，悉去舊弊，務農桑，崇禮教，民皆化之。時大旱，百姓憂甚，文禱之輒雨。屬縣又蝗，議捕除之，文曰：「蝗，天災，捕之何益！」但反躬自責，蝗盡飛去，遺者亦不食苗，散在草莽，爲烏鵲所食。會霖雨不止，文復隨禱而霽。是歲，大熟。朝廷以文可大用，遷唐古部節度使，高陽勒石頌之。後不知所終。

馬人望，字儼叔，高祖胤卿，爲石晉青州刺史，太宗兵至，堅守不降。城破被執，太宗義而釋之，「徙其族于醫巫閭山，因家焉。曾祖廷煦，南京留守。祖淵，中京副留守。父詮，

中京文思使。

人望穎悟。幼孤，長以才學稱。咸雍中，第進士，爲松山縣令。歲運澤州官炭，獨役松山，人望請于中京留守蕭吐渾均役他邑。吐渾怒，下吏繫幾百日，復引詰之，人望不屈。蕭喜曰：「君爲民如此，後必大用。」以事聞于朝，悉從所請。

徙知涿州新城縣。縣與宋接境，驛道所從出。人望治不擾，吏民畏愛。近臣有聘宋還者，帝問以外事，多薦之，擢中京度支司鹽鐵判官。轉南京三司度支判官，公私兼裕。遷警巡使。京城獄訟填委，人望處決，無一冤者。會檢括戶口，未兩旬而畢。同知留守蕭保先怪而問之，人望曰：「民產若括之無遺，他日必長厚歛之弊，大率十得六七足矣。」保先謝曰：「公慮遠，吾不及也。」

先是，樞密使乙辛竊弄威柄，卒害太子。及天祚嗣位，將報父仇，選人望與蕭報恩究其事。人望平心以處，所活甚衆。改上京副留守。會劇賊趙鐘哥犯闕，劫宮女、御物，人望率衆捕之。右臂中矢，炷以艾，力疾馳逐，賊棄所掠而遁。人望令關津譏察行旅，悉獲其盜。尋擢樞密都承旨。

宰相耶律儼惡人望與己異，遷南京諸宮提轄制置。歲中，爲保靜軍節度使。有二吏兇暴，民畏如虎。人望假以辭色，陰令發其事，黥配之。是歲諸處飢乏，惟人望所治粒食不闕。

路不鳴桴。遙授彰義軍節度使。遷中京度支使，始至，府廩皆空，視事半歲，積粟十五萬斛，錢二十萬緡。徙左散騎常侍，累遷樞密直學士。

未幾，拜參知政事，判南京三司使事。時錢粟出納之弊，惟燕爲甚。人望以縑帛爲通曆，凡庫物出入，皆使別籍，名曰「臨庫」。姦人黠吏莫得軒輊，乃以年老揚言道路。朝論不察，改南院宣徽使，以示優老。踰年，天祚手書「宣馬宣徽」四字詔之。既至，諭曰：「以卿爲老，誤聽也。」遂拜南院樞密使。人不敢干以私，用人必公議所當與者。如曹勇義、虞仲文嘗爲姦人所擠，人望推薦，皆爲名臣。當時民所甚患者，驛遞、馬牛、旗鼓、鄉正、廳隸、倉司之役，至破產不能給。人望使民出錢，官自募役，時以爲便。久之請老，以守司徒、兼侍中致仕。卒，諡曰文獻。

人望有操守，喜怒不形，未嘗附麗求進。初除執政，家人賀之。人望愀然曰：「得勿喜，失勿憂。抗之甚高，擠之必酷。」其畏慎如此。

耶律鐸魯幹，字乙辛隱，季父房之後。廉約重義。

重熙末，給事誥院。咸雍中，累遷同知南京留守事。被召，以部民懇留，乃賜詔褒獎。大康初，改西南面招討使，爲北面林牙，遷左夷離畢。大安五年，拜南府宰相。壽隆初，致

仕，卒。

鐸魯幹所至有聲，吏民畏愛。及退居鄉里，子普古爲烏古部節度使，遣人來迎。既至，見積委甚富。謂普古曰：「辭親入仕，當以裕國安民爲事。枉道欺君，以苟貨利，非吾志也。」命駕而歸。普古後爲盜所殺。

楊遵勗，字益誠，涿州范陽人。重熙十九年登進士第，調儒州軍事判官，累遷樞密院副承旨。

咸雍三年，爲宋國賀正使，還，遷都承旨。天下之事，叢于樞府，簿書填委。遵勗目五行俱下，剖決如流，敷奏詳敏。上嘉之。奉詔徵戶部逋錢，得四十餘萬緡，拜樞密直學士，改樞密副使。大康初，參知政事，徙知樞密院事，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拜南府宰相。耶律乙辛誣皇太子，詔遵勗與燕哥按其事，遵勗不敢正言，時議短之。尋拜北府宰相。

大安中暴卒，年五十六。贈守司空，諡康懿。子晦，終昭文館直學士。

王棠，涿州新城人。博古，善屬文。重熙十五年擢進士。鄉貢、禮部、廷試對皆第一。

累遷上京鹽鐵使。或誣以賄，無狀，釋之。遷東京戶部使。大康二年，遼東饑，民多死，請賑恤，從之。三年，入爲樞密副使，拜南府宰相。大安末，卒。

棠練達朝政，臨事不怠，在政府修明法度，有聲。

論曰：孟子謂「民爲貴，社稷次之」，司牧者當如何以盡心。公鼎奏罷完隄役以息民，拒公主假貸以守法，單騎行郡，化盜爲良，庶幾召杜之美。文知易州，雨暘應禱，蝗不爲災。人望爲民不避囚繫，判度支，公私兼裕，亦卓乎未易及已。鐸魯幹吏畏民愛，楊遵勗決事如流，真能吏哉。

校勘記

〔一〕太宗兵至至太宗義而釋之。宗，原誤「祖」。按用兵石晉爲太宗時事，據改。

〔二〕楊遵勗字益誠。遵勗又名興工。益誠，沈括入國別錄作益戒。

遼史卷一百六

列傳第三十六

卓行

蕭札刺 耶律官奴 蕭蒲離不

遼之共國任事，耶律、蕭二族而已。二族之中，有退然自足，不淫於富貴，不詘於聲利，可以振頽風，激薄俗，亦足嘉尙者，得三人焉。作卓行傳。

蕭札刺，字虛輦，北府宰相排押之弟。性介特，不事生業。

保寧間，以戚屬進，累遷寧遠軍節度使。秩滿里居，澹泊自適。統和末，召爲南京馬步軍都指揮使。以疾求退，不聽，遷夷離畢。又以疾辭，許之。遂入頡山，杜門不出。上嘉其志，不復徵，札刺自是家于頡山。親友或過之，終日言不及世務。凡宴游相邀，亦不拒。一

歲山居過半，與世俗不偶。耶律資忠重之，目曰頡山老人。卒。

耶律官奴，字奚隱，林牙幹魯之孫。沉厚多學，詳於本朝世系。嗜酒好佚。

初，徵爲宿直將軍。重熙九年，以疾去官。上以官奴屬尊，欲成其志，乃許自擇一路節度使。官奴辭曰：「臣愚鈍，不任官使。」加歸義軍節度使，輒請致政。

官奴與歐里部人蕭哇友善，哇謂官奴曰：「仕不能致主澤民，成大功烈，何屑屑爲也！吾與若居林下，以枕簟自隨，觴詠自樂，雖不官，無慊焉。」官奴然之。時稱「二逸」。乾統間，官奴卒。

蕭蒲離不，字梭懶，魏國王惠之四世孫。父母蚤喪，鞠于祖父兀古匿。性孝悌。年十三，兀古匿卒，自以早失怙恃，復遭祖喪，哀毀踰禮，族里嘉歎。嘗謂人曰：「我於親不得終養，今誰爲訓者？苟不自勉，何以報鞠育恩！」自是力學，於文藝無不精。

乾統間，以兀古匿之故召之，不應。常與親識游獵山水，奉養無長物僕隸，欣欣如也。或曰：「公胡不念以嗣先世功名？」答曰：「自度不足以繼先業，年踰強仕，安能益主庇民！」累徵，皆以疾辭。

晚年，謝絕人事，卜居抹古山，屏遠葷茹，潛心佛書，延有道者談論彌日。人間所得何如，但曰：「有深樂！惟覺六鑿不相攘，餘無知者。」一日，易服，無疾而逝。

論曰：隱，固未易爲也，而亦未可輕以與人。若札刺謝職不談時務，官奴兩辭節鎮，蒲離不召而不赴，雖未足謂之隱，然在當時能知內外之分，甘於肥遯，不猶愈於求富貴利達而爲妻妾羞者哉？故稱卓行可也。

遼史卷一百七

列傳第三十七

列女

邢簡妻陳氏 耶律氏常哥 耶律奴妻蕭氏 耶律朮者妻蕭氏

耶律中妻蕭氏

男女居室，人之大倫。與其得烈女，不若得賢女。天下而有烈女之名，非幸也。詩讚衛共姜，春秋褒宋伯姬，蓋不得已，所以重人倫之變也。遼據北方，風化視中土爲疎。終遼之世，得賢女二，烈女三，以見人心之天理有不與世道存亡者。

邢簡妻陳氏，營州人。父陁，五代時累官司徒。

陳氏甫笄，涉通經義，凡覽詩賦，輒能誦，尤好吟詠，時以女秀才名之。年二十，歸於簡。孝舅姑，閨門和睦，親黨推重。有六子，陳氏親教以經。後二子抱朴、抱質皆以賢，位宰相。

統和十二年卒。睿智皇后聞之，嗟悼，贈魯國夫人，刻石以表其行。及遷祔，遣使以祭。論者謂貞靜柔順，婦道母儀始終無慊云。

耶律氏，太師適魯之妹，小字常哥。幼爽秀，有成人風。及長，操行修潔，自誓不嫁。能詩文，不苟作。讀通曆，見前人得失，歷能品藻。

咸雍間，作文以述時政。其略曰：「君以民爲體，民以君爲心。人主當任忠賢，人臣當去比周；則政化平，陰陽順。欲懷遠，則崇恩尚德；欲強國，則輕徭薄賦。四端五典爲治教之本，六府三事寔生民之命。淫侈可以爲戒，勤儉可以爲師。錯枉則人不敢欺。勿泥空門，崇飾土木；勿事邊鄙，妄費金帛。滿當思溢，安必慮危。刑罰當罪，則民勸善。不寶遠物，則賢者至。建萬世磐石之業，制諸部強橫之心。欲率下，則先正身；欲治遠，則始朝廷。」上稱善。

時樞密使耶律乙辛愛其才，屢求詩，常哥遺以回文。乙辛知其諷己，銜之。大康三年，皇太子坐事，乙辛誣以罪，按無跡，獲免。會兄適魯謫鎮州，常哥與俱，常布衣疏食。人問曰：「何自苦如此？」對曰：「皇儲無罪遭廢，我輩豈可美食安寢。」及太子被害，不勝哀痛。年七十，卒于家。

耶律奴妻蕭氏，小字意辛，國舅駙馬都尉陶蘇幹之女。母胡獨公主。

意辛美姿容，年二十，始適奴。事親睦族，以孝謹聞。嘗與娣姒會，爭言厭魅以取夫寵，意辛曰：「厭魅不若禮法。」衆問其故，意辛曰：「修己以潔，奉長以敬，事夫以柔，撫下以寬，毋使君子見其輕易，此之爲禮法，自然取重於夫。以厭魅獲寵，獨不愧於心乎！」聞者大慚。初，奴與樞密使乙辛有隙。及皇太子廢，被誣奪爵，沒入興聖宮，流烏古部。上以意辛公主之女，欲使絕婚。意辛辭曰：「陛下以妾葭莩之親，使免流竄，實天地之恩。然夫婦之義，生死以之。妾自笄年從奴，一旦臨難，頓爾乖離，背綱常之道，於禽獸何異？幸陛下哀憐，與奴俱行，妾卽死無恨！」帝感其言，從之。

意辛久在貶所，親執役事，雖勞無難色。事夫禮敬，有加于舊。壽隆中，上書乞子孫爲著帳郎君。帝嘉其節，召舉家還。

子國隱，乾統間始仕。保大中，意辛在臨潢，謂諸子曰：「吾度盧彥倫必叛，汝輩速避，我當死之。」賊至，遇害。

耶律朮者妻蕭氏，小字訛里本，國舅孛堇之女。性端慤，有容色，自幼與他女異。年十

八，歸朮者。謹裕貞婉，娣姒推尊之。

及居朮者喪，極哀毀。既葬，謂所親曰：「夫婦之道，如陰陽表裏。無陽則陰不能立，無表則裏無所附。妾今不幸失所天，且生必有死，理之自然。朮者早歲登朝，有才不壽。天禍妾身，罹此酷罰，復何依恃。儻死者可見，則從，不可見，則當與俱。」侍婢慰勉，竟無回意，自刃而卒。

耶律中妻蕭氏，小字接蘭，韓國王惠之四世孫。聰慧謹愿。年二十歸於中，事夫敬順，親戚咸譽其德。中嘗謂曰：「汝可粗知書，以前貞淑爲鑑。」遂發心誦習，多涉古今。

天慶中，爲賊所執，潛置刃於履，誓曰：「人欲汙我者，卽死之。」至夜，賊遁而免。久之，帝召中爲五院都監，中謂妻曰：「吾本無宦情，今不能免。我當以死報國，汝能從我乎？」接蘭對曰：「謹奉教。」及金兵徇地嶺西，盡徙其民，中守節死。接蘭悲戚不形於外，人怪之。俄躍馬突出，至中死所自殺。

論曰：陳氏以經教二子，並爲賢相，耶律氏自潔不嫁，居閨閫之內而不忘忠其君，非賢而能之乎。三蕭氏之節，雖烈丈夫有不能者矣。

遼史卷一百八

列傳第三十八

方技

直魯古 王白 魏璘 耶律敵魯 耶律乙不哥

孔子稱「小道必有可觀」，醫卜是已。醫以濟天札，卜以決猶豫，皆有補於國，有惠於民。前史錄而不遺，故傳。

直魯古，吐谷渾人。初，太祖破吐谷渾，一騎士棄橐，反射不中而去。及追兵開橐視之，中得一嬰兒，卽直魯古也。因所俘者問其故，乃知射橐者，嬰之父也。世善醫，雖馬上視疾，亦知標本。意不欲子爲人所得，欲殺之耳。

由是進於太祖，淳欽皇后收養之。長亦能醫，專事鍼灸。太宗時，以太醫給侍。嘗撰

脈訣、鍼灸書，「行于世。年九十卒。」

王白，冀州人，明天文，善卜筮，晉司天少監，太宗入汴得之。

應曆十九年，王子只沒以事下獄，其母求卜，白曰：「此人當王，未能殺也，毋過憂！」景宗卽位，釋其罪，封寧王，竟如其言。凡決禍福多此類。

保寧中，歷彰武、興國二軍節度使。撰百中歌行于世。

魏璘，不知何郡人，以卜名世，太宗得于汴。

天祿元年，上命馳馬較遲疾，以爲勝負。問王白及璘孰勝？白奏曰：「赤者勝。」璘曰：「臣所見，驄馬當勝。」旣馳，竟如璘言。上異而問之，白曰：「今日火王，故知赤者勝。」璘曰：「不然，火雖王，而上有煙。以煙察之，青者必勝。」上嘉之。五年，察割謀逆，私卜于璘。璘始卜，謂曰：「大王之數，得一日矣，宜慎之！」及亂，果敗。應曆中，周兵犯燕，上以勝敗問璘。璘曰：「周姓柴也，燕分火也。柴入火，必焚。」其言果驗。

璘嘗爲太平王罽撒葛卜僭立事，上聞之，免死，流烏古部。一日，節度使召璘，適有獻雙鯉者，戲曰：「君卜此魚何時得食？」璘良久答曰：「公與僕不出今日，有不測禍，奚暇食

魚？」亟命烹之。未及食，寇至，俱遇害。

耶律敵魯，字撒不碗。其先本五院之族，始置宮分，隸焉。

敵魯精于醫，察形色卽知病原。雖不診候，有十全功。統和初，爲大丞相韓德讓所薦，官至節度使。

初，樞密使耶律斜軫妻有沉痾，易數醫不能治。敵魯視之曰：「心有蓄熱，非藥石所及，當以意療。」因其瞋，聒之使狂，用泄其毒則可。」於是令大擊鉦鼓於前。翌日果狂，叫呼怒罵，力極而止，遂愈。治法多此類，人莫能測。年八十卒。

耶律乙不哥，字習撚，六院郎君褒古直之後。幼好學，尤長於卜筮，不樂仕進。

嘗爲人擇葬地曰：「後三日，有牛乘人逐牛過者，卽啓土。」至期，果一人負乳犢，引牝牛而過。其人曰：「所謂『牛乘人』者，此也。」遂啓土。旣葬，吉凶盡如其言。又爲失鷹者占曰：「鷹在汝家東北三十里灤西榆上。」往求之，果得。當時占候無不驗。

論曰：方技，術者也。苟精其業而不畔于道，君子必取焉。直魯古、王白、耶律敵魯無

大得失，錄之宜矣。魏璘爲察割卜謀逆，爲罽撒葛卜僭立，罪在不貲，雖有寸長，亦奚足取哉。存而弗削，爲來者戒。

校勘記

〔一〕脈訣鍼灸書 訣，原誤「諸」。據大典二〇八八九改。

遼史卷一百九

列傳第三十九

伶官

羅衣輕

伶官之微者也。五代史列鏡新磨於傳，「是必有所取矣。」遼之伶官當時固多，然能因談諧示諫，以消未形之亂，惟羅衣輕耳。孔子曰：「君子不以人廢言。」是宜傳。

羅衣輕，不知其鄉里。滑稽通變，一時諧謔，多所規諷。

興宗敗於李元昊也，單騎突出，幾不得脫。先是，元昊獲遼人，輒劓其鼻，有奔北者，惟恐追及。故羅衣輕止之曰：「且觀鼻在否？」上怒，以毳索繫帳後，將殺之。太子笑曰：「打譚底不是黃幡綽！」羅衣輕應聲曰：「行兵底亦不是唐太宗！」上聞而釋之。

上嘗與太弟重元狎昵，宴酣，許以千秋萬歲後傳位。重元喜甚，驕縱不法。又因雙陸，賭以居民城邑。帝屢不競，前後已償數城。重元既恃梁孝王之寵，又多鄭叔段之過，朝臣無敢言者，道路以目。一日復博，羅衣輕指其局曰：「雙陸休癡，和你都輸去也！」帝始悟，不復戲。清寧間，以疾卒。

宦官

王繼恩 趙安仁

周禮，寺人掌中門之禁。至巷伯詩列于雅，勃貂功著于晉，雖忠於所事，而非其職矣。漢、唐中世，竊權蠹政，有不忍言者，是皆寵遇之過。遼宦者二人，其賢不肖皆可爲後世鑑，故傳焉。

王繼恩，棣州人。睿智皇后南征，繼恩被俘。

初，皇后以公私所獲十歲已下兒容貌可觀者近百人，載赴涼陁，並使闔爲豎，繼恩在焉。聰慧，通書及遼語。擢內謁者、內侍左廂押班。聖宗親政，累遷尙衣庫使、左承宣、監門衛大將軍、靈州觀察使、內庫都提點。

繼恩好清談，不喜權利，每得賜賚，市書至萬卷，載以自隨，誦讀不倦。每宋使來聘，繼恩多充宣賜使。後不知所終。

趙安仁，字小喜，深州樂壽人，自幼被俘。

統和中，爲黃門令、秦晉國王府祇候。王薨，授內侍省押班、御院通進。開泰八年，與李勝哥謀奔南土，爲游兵所擒。初，仁德皇后與欽哀有隙，欽哀密令安仁伺皇后動靜，無不知者。仁德皇后威權既重，安仁懼禍，復謀亡歸。仁德欲誅之，欽哀以言營救。聖宗曰：「小喜言父母兄弟俱在南朝，每一念，神魂隕越。今爲思親，冒死而亡，亦孝子用心，實可憐憫。」赦之。

重熙初，欽哀攝政，欲廢帝，立少子重元。帝與安仁謀遷太后慶州守陵，授安仁左承宣、監門衛大將軍，充契丹漢人渤海內侍都知，兼都提點。會上思太后，親馭奉迎，太后責曰：「汝負萬死，我嘗營救。不望汝報，何爲離間我母子耶！」安仁無答。後不知所終。

論曰：名器所以礪天下，非賢而有功則不可授，況宦者乎。繼恩爲內謁者，安仁爲黃門令，似矣；何至溺於私愛，而授以觀察使、大將軍耶？易曰：「負且乘，致寇至。」此安仁所以

不克有終，繼恩幸而免歟？

校勘記

〔二〕五代史列鏡新磨於傳 鏡新五代史三七作敬。

遼史卷一百十

列傳第四十

姦臣上

耶律乙辛 張孝傑 耶律燕哥 蕭十三

春秋褒貶，善惡並書，示勸懲也。故遷、固傳佞幸、酷吏，歐陽修則并姦臣錄之，將俾爲君者知所鑒，爲臣者知所戒。此天地聖賢之心，國家安危之機，治亂之原也。遼自耶律乙辛而下，姦臣十人，其敗國皆足以爲戒，故列于傳。

耶律乙辛，字胡覲，五院部人。父迭剌，家貧，服用不給，部人號「窮迭剌」。

初，乙辛母方娠，夜夢手搏殺羊，拔其角尾。旣寤，占之，術者曰：「此吉兆也。羊去角尾爲王字，汝後有子當王。」及乙辛生，適在路，無水以浴，廻車破轍，忽見湧泉。迭剌自以得

子，欲酒以慶，聞酒香，于草棘間得二榼，因祭東焉。

乙辛幼慧黠。嘗牧羊至日昃，送刺視之，乙辛熟寢。送刺觸之覺，乙辛怒曰：「何遽驚我！適夢人手執日月以食我，我已食月，殆日方半而覺，惜不盡食之。」送刺自是不令牧羊。及長，美風儀，外和內狡。重熙中，爲文班吏，掌太保印，陪從入宮。皇后見乙辛詳雅如素宦，令補筆硯吏，帝亦愛之，累遷護衛太保。道宗卽位，以乙辛先朝任使，賜漢人戶四十，同知點檢司事，常召決疑議，陞北院同知，歷樞密副使。清寧五年，爲南院樞密使，改知北院，封趙王。

九年，耶律仁先爲南院樞密使，時駙馬都尉蕭胡覲與重元黨，惡仁先先在朝，奏曰：「仁先可任西北路招討使。」帝將從之。乙辛奏曰：「臣新參國政，未知治體。仁先乃先帝舊臣，不可遽離朝廷。」帝然之。重元亂平，拜北院樞密使，二進王魏，賜匡時翊聖竭忠平亂功臣。咸雍五年，加守太師。詔四方有軍旅，許以便宜從事，勢震中外，門下饋賂不絕。凡阿順者蒙薦擢，忠直者被斥竄。

大康元年，皇太子始預朝政，法度修明。乙辛不得逞，謀以事誣皇后。后旣死，乙辛不自安，又欲害太子。乘間入奏曰：「帝與后如天地並位，中宮豈可曠？」盛稱其黨駙馬都尉蕭霞抹之妹美而賢。上信之，納于宮，尋冊爲皇后。時護衛蕭忽古知乙辛姦狀，伏橋下，欲殺

之。俄暴雨壞橋，謀不遂。林牙蕭巖壽密奏曰：「乙辛自皇太子預政，內懷疑懼，又與宰相張孝傑相附會。恐有異圖，不可使居要地。」出爲中京留守。乙辛泣謂人曰：「乙辛無過，因讒見出。」其黨蕭霞抹輩以其言聞於上。上悔之。無何，出蕭巖壽爲順義軍節度使，詔近臣議召乙辛事。北面官屬無敢言者，耶律撒刺曰：「初以蕭巖壽奏，出乙辛。若所言不當，宜坐以罪；若當，則不可復召。」累諫不從。乃復召爲北院樞密使。

時皇太子以母后之故，憂見顏色。乙辛黨欣躍相慶，讒謗沸騰，忠良之士斥逐殆盡。乙辛因蕭十三之言，夜召蕭得裏特謀搆太子，令護衛太保耶律查刺誣告耶律撒刺等同謀立皇太子。詔按無迹而罷。又令牌印郎君蕭訛都幹詣上誣首：「耶律查刺前告耶律撒刺等事皆實，臣亦與其謀。本欲殺乙辛等而立太子。臣等若不言，恐事白連坐。」詔使鞠劾，乙辛迫令具伏。上怒，命誅撒刺及速撒等。乙辛恐帝疑，引數人庭詰，各令荷重校，繩繫其頸，不能出氣，人人不堪其酷，惟求速死。反奏曰：「別無異辭。」時方暑，尸不得瘞，以至地臭。乃囚皇太子於上京，監衛者皆其黨。尋遣蕭達魯古、撒把害太子。乙辛黨大喜，聚飲數日。上京留守蕭撻得以卒聞。上哀悼，欲召其妻，乙辛陰遣人殺之，以滅其口。

五年正月，上將出獵，乙辛奏留皇孫，上欲從之。同知點檢蕭兀納諫曰：「陛下若從乙辛留皇孫，皇孫尙幼，左右無人，願留臣保護，以防不測。」遂與皇孫俱行。由是上始疑乙

辛，頗知其姦。會北幸，將次黑山之平淀，上適見扈從官屬多隨乙辛後，惡之，出乙辛知南院大王事。及例削一字王爵，改王混同，意稍自安。及赴闕入謝，帝卽日遣還，改知興中府事。

七年冬，坐以禁物鬻入外國，下有司議，法當死。乙辛黨耶律燕哥獨奏當入八議，得減死論，擊以鐵骨朵，幽於來州。後謀奔宋及私藏兵甲事覺，縊殺之。乾統二年，發塚，戮其屍。

張孝傑，建州永霸縣人。家貧，好學。重熙二十四年，擢進士第一。

清寧間，累遷樞密直學士。咸雍初，坐誤奏事，出爲惠州刺史。俄召復舊職，兼知戶部司事。三年，參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加工部侍郎。八年，封陳國公。上以孝傑勤幹，數問以事，爲北府宰相。漢人貴幸無比。

大康元年，賜國姓。明年秋獵，帝一日射鹿三十，燕從官酒酣，命賦雲上于天詩，詔孝傑坐御榻旁。上誦黍離詩：「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孝傑奏曰：「今天下太平，陛下何憂？富有四海，陛下何求？」帝大悅。三年，羣臣侍燕，上曰：「先帝用仁先、化葛，以賢智也。朕有孝傑、乙辛，不在仁先、化葛下，誠爲得人。」歡飲至夜，乃罷。

是年夏，乙辛譖皇太子，孝傑同力相濟。及乙辛受詔按皇太子黨人，誣害忠良，孝傑之謀居多。乙辛薦孝傑忠於社稷，帝謂孝傑可比狄仁傑，賜名仁傑，乃許放海東青。六年，既出乙辛，上亦悟孝傑姦佞，尋出爲武定軍節度使。坐私販廣濟湖鹽及擅改詔旨，削爵，貶安肅州，數年乃歸。大安中，死於鄉。乾統初，剖棺戮屍，以族產分賜臣下。

孝傑久在相位，貪貨無厭，時與親戚會飲，嘗曰：「無百萬兩黃金，不足爲宰相家。」初，孝傑及第，詣佛寺，忽迅風吹孝傑幞頭，與浮圖齊，墜地而碎。有老僧曰：「此人必驟貴，然亦不得其死。」竟如其言。

耶律燕哥，字善寧，季父房之後。四世祖鐸穩，太祖異母弟。父曰豁里斯，官至太師。

燕哥狡佞而敏。清寧間，爲左護衛太保。大康初，轉北面林牙。初耶律乙辛自中京留守復爲樞密使，以燕哥爲耳目，凡聞見必以告。乙辛愛而薦之，帝亦以爲賢，拜左夷離畢。及皇太子被誣，帝遣燕哥往訊之，太子謂燕哥曰：「帝惟我一子，今爲儲嗣，復何求，敢爲此事！公與我爲昆弟行，當念無辜，達意於帝。」禱之甚懇。蕭十三聞之，謂燕哥曰：「宜以太子言，易爲伏狀。」燕哥領之，盡如所教以奏。及太子被逐，乙辛殺害忠良，多燕哥之謀，爲

契丹行宮都部署。五年夏，拜南府宰相，遷惕隱。

大安三年，爲西京留守，致仕。壽隆初，以疾卒。

蕭十三，蔑古乃部人。父鐸魯幹，歷官節度使。

十三辨黠，善揣摩人意。清寧間，以年勞遷護衛太保。大康初，耶律乙辛復入樞府，益橫恣。時十三出入乙辛家，以朝臣不附者輒使出之，十三由宿衛遷殿前副點檢。

三年夏，護衛蕭忽古等謀殺乙辛，事覺下獄。十三謂乙辛曰：「今太子猶在，臣民屬心。大王素無根柢之助，復有誣皇后之怨。若太子立，王置身何地？宜熟計之。」乙辛曰：「吾憂此久矣！」是夜，召蕭得裏特謀所以構太子事。十三計既行，尋遷殿前都點檢，兼同知樞密院事。復令蕭訛都幹等誣首耶律查剌前告耶律撒剌等事皆實，詔究其事，太子不服。別遣夷離畢耶律燕哥問太子，太子具陳所以見誣之狀。十三聞之，謂燕哥曰：「如此奏，則大事去矣！當易其辭爲伏款。」燕哥入，如十三言奏之。上大怒，廢太子。太子將出，曰：「我何罪至是！」十三叱令登車，遣衛卒闔車門。是年，遷北院樞密副使，復陳陰害太子計，乙辛從之。

及乙辛出知南院大王事，亦出十三爲保州統軍使，卒。乾統間，剖棺戮屍。二子：的里

得、念經，皆伏誅。

校勘記

〔一〕重元亂平拜北院樞密使 按紀清寧九年七月，重元平後，以耶律仁先爲北院樞密使，乙辛爲南院樞密使。

〔二〕四世祖鐸穩 按下文，如燕哥與太子濬爲兄弟行，則鐸穩應是七世祖。

遼史卷百十一

列傳第四十一

姦臣下

蕭余里也 耶律合魯 蕭得裏特 蕭訛都幹

蕭達魯古 耶律塔不也 蕭圖古辭

蕭余里也，字訛都碗，國舅阿剌次子。便佞滑稽，善女工。重熙間，以外戚進。清寧初，補祇候郎君，尙鄭國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南面林牙。以父阿剌爲蕭革所譖，出余里也爲奉先軍節度使。十年冬，召爲北面林牙。

咸雍中，會有告余里也與族人尤哲謀害耶律乙辛，按無狀，出爲寧遠軍節度使。自後余里也揣乙辛意，傾心事之，薦爲國舅詳穩。大康初，封遼西郡王。時乙辛擅恣，凡不附己者出之，乃引余里也爲北府宰相，兼知契丹行宮都部署事。及乙辛謀構皇太子，余里也多

助成之，遂知北院樞密事，賜推誠協贊功臣。以女姪妻乙辛子綏也，恃勢橫肆，至有無君之語，朝野側目。

帝出乙辛知南院大王事，坐與乙辛黨，以天平軍節度使歸第。尋拜西北路招討使。以母憂去官，卒。

耶律合魯，字胡都董，六院舍利襲古直之後。柔佞，喜苟合。仕清寧初。

時乙辛引用羣小，合魯附之，遂見委任，俄擢南面林牙。乙辛譖皇太子，殺忠直，合魯多預其謀。弟吾也亦黨乙辛，時號「二賊」。乙辛薦爲北院大王，卒。吾也亦至南院大王。

蕭得裏特，遙輦洼可汗宮分人。善阿意順色。清寧初，乙辛用事，〔〕甚見引用，累遷北面林牙、同知北院宣徽使事。

及皇太子廢，遣得裏特監送上京。得裏特促其行，不令下車，起居飲食數加陵侮，至則築園堵囚之。大康中，遷西南招討使，歷順義軍節度使，轉國舅詳穩。

壽隆五年，坐怨望，以老免死，闔門籍興聖宮，貶西北統軍司，卒。二子：得末、訛里，乾統間以父與乙辛謀，伏誅。

蕭訛都幹，國舅少父房之後。咸雍中，補牌印郎君。

大康三年，樞密使乙辛陰懷逆謀，乃令護衛太保耶律查剌誣告耶律撒剌等廢立事。詔按無狀，皆補外。頃之，訛都幹希乙辛意，欲實其事，與耶律塔不也等入闕，誣首：「耶律撒剌等謀害乙辛，欲立皇太子事，臣亦預謀。今不自言，恐事泄連坐。」帝果怒，徙皇太子于上京。

訛都幹尙皇女趙國公主，三爲駙馬都尉。後與乙辛議不合，銜之，復以車服僭擬人主，被誅。訛都幹臨刑，語人曰：「前告耶律撒剌事，皆乙辛教我。恐事彰，殺我以滅口耳！」

蕭達魯古，遙輦嘲古可汗宮分人。性姦險。

清寧間，乙辛爲樞密使，竊權用事，陰懷逆謀。達魯古比附之，遂見獎拔，稍遷至旗鼓拽刺詳穩。乙辛欲害太子，以達魯古兇果可使，遣與近侍直長撒把詣上京，同留守蕭撻得夜引力士至囚室，給以有赦，召太子出，殺之，函其首以歸，詐云疾薨。以達魯古爲國舅詳穩。達魯古恐殺太子事白，出入常佩刀，有急召，卽欲自殺。

乾統間，詔樞密使耶律阿思大索乙辛黨人，達魯古以賂獲免。後以疾卒。

耶律塔不也，仲父房之後。以善擊鞠，幸於上，凡馳騁，鞠不離杖。

咸雍初，補祗候郎君。與耶律乙辛善，故內外畏之。及太子被譖，按無迹，塔不也附乙辛，欲實其誣，與訛都幹等密奏：「太子謀亂事本實，臣不首，恐事覺連坐。」帝信之，廢太子。改延慶宮副使。壽隆元年，爲行宮都部署。

天祚嗣位，以塔不也黨乙辛，出爲特免部節度使。及樞密使耶律阿思大索乙辛舊黨，塔不也以賂獲免。徙敵烈部節度使，復爲敦睦宮使。天慶元年，出爲西北路招討使。以疾卒。

蕭圖古辭，字何寧，楮特部人。仕重熙中，以能稱，累遷左中丞。

清寧初，歷北面林牙，改北院樞密副使。辨敏，善伺顏色，應對合上意。皇太后嘗曰：「有大事，非耶律化哥、蕭圖古辭不能決。」眷遇日隆。知北院樞密使事。六年，出知黃龍府。八年，拜南府宰相。頃之，爲北院樞密使，詔許便宜從事。

爲人姦佞有餘，好聚斂，專愎，變更法度。爲樞密數月，所薦引多爲重元黨與，由是免爲庶人。後沒入興聖宮，卒。

論曰：舜流共工，孔子誅少正卯，治姦之法嚴矣。後世不是之察，反以爲忠而信任之，不至於流毒宗社而未已。道宗之於乙辛是也。當其留仁先，討重元，若眞爲國計者，不知包藏禍心，待時而發耳。一旦專權，又得孝傑、燕哥、十三爲之腹心，故肆惡而無忌憚。始誣皇后，又殺太子及其妃，其禍之酷，良可悲哉。

嗚呼！君之所親，莫皇后、太子若也。姦臣殺之而不知，羣臣言之而不悟。一時忠讜，廢戮幾盡。雖黑山親見官屬之盛，僅削一字王號。至私藏甲兵，然後誅之。吁！乙辛之罪，固非一死可謝天下，抑亦道宗不明無斷，有以養成之也。

如蕭余里也輩，忘君黨惡，以饗富貴，雖幸而死諸牖下，其得免於遺臭之辱哉！

校勘記

〔一〕清寧初乙辛用事 按清寧初應作清寧末。

〔二〕訛都幹尙皇女趙國公主 按公主表：道宗第二女趙國公主嫁蕭撻不也，「撻不也坐昭懷太子事被害，其弟訛都幹欲逼尙公主，公主以訛都幹黨乙辛，惡之。未幾，訛都幹以事伏誅」。

遼史卷百十二

列傳第四十二

逆臣上

耶律轄底

迭里特

耶律察割

耶律婁國

耶律重元

涅魯古

耶律滑哥

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貴賤位而後君臣之分定，君臣之分定而後天地和，天地和而後萬化成。五帝三王之治，用此道也。三代而降，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作春秋以寓王法，誅死者於前，懼生者於後，其慮深遠矣。歐陽修作唐書，創逆臣傳，蓋亦春秋之意也。

遼叛逆之臣二十有二，迹其事則又有甚焉者，然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列于傳，所以公天下之貶，以示夫戒云。

轄底，字涅烈衰，肅祖孫夷離堇怙刺之子。幼黠而辯，時險佞者多附之。

遙輦痕德堇可汗時，異母兄罽古只爲迭刺部夷離堇。故事，爲夷離堇者，得行再生禮。罽古只方就帳易服，轄底遂取紅袍、貂蟬冠，乘白馬而出。乃令黨人大呼曰：「夷離堇出矣！」衆皆羅拜，因行柴冊禮，自立爲夷離堇。與于越耶律釋魯同知國政。及釋魯遇害，轄底懼人圖己，挈其二子迭里特、朔刮奔渤海，僞爲失明。後因毬馬之會，與二子奪良馬奔歸國。益爲姦惡，常以巧辭獲免。

太祖將卽位，讓轄底，轄底曰：「皇帝聖人，由天所命，臣豈敢當！」太祖命爲于越。及自將伐西南諸部，轄底誘刺葛等亂，不從者殺之。車駕還至赤水城，轄底懼，與刺葛俱北走，至榆河爲追兵所獲。太祖問曰：「朕初卽位，嘗以國讓，叔父辭之；今反欲立吾弟，何也？」轄底對曰：「始臣不知天子之貴，及陛下卽位，衛從甚嚴，與凡庶不同。臣嘗奏事心動，始有窺覷之意。度陛下英武，必不可取；諸弟懦弱，得則易圖也。事若成，豈容諸弟乎？」太祖謂諸弟曰：「汝輩乃從斯人之言耶！」迭刺曰：「謀大事者，須用如此人；事成，亦必去之。」轄底不復對。囚數月，縊殺之。

將刑，太祖謂曰：「叔父罪當死，朕不敢赦。事有便國者，宜悉言之。」轄底曰：「迭刺部人衆勢強，故多爲亂，宜分爲二，以弱其勢。」子迭里特。

迭里特，字海鄰。有膂力，善馳射，馬蹟不仆。尤神于醫，視人疾，若隔紗觀物，莫不悉見。

太祖在潛，已加眷遇，及卽位，拜迭刺部夷離堇。太祖嘗思鹿醢解醒，以山林所有，問能取者。迭里特曰：「臣能得之。」乘內廐馬逐鹿，射其一。欲復射，馬跌而斃。迭里特躍而前，弓猶不弛，復獲其一。帝歡甚曰：「吾弟萬人敵！」會帝患心痛，召迭里特視之。迭里特曰：「膏肓有瘀血如彈丸，然藥不能及，必鍼而後愈。」帝從之。嘔出瘀血，痛止。

帝以其親，每加賜賚，然知其爲人，未嘗任以職。後從刺葛亂，與其父轄底俱縊殺之。

察割，字歐辛，明王安端之子。善騎射。貌恭而心狡，人以爲懦。太祖曰：「此兇頑，非懦也。」其父安端嘗使奏事，太祖謂近侍曰：「此子目若風駝，面有反相。朕若獨居，無令入門。」

世宗卽位于鎮陽，安端聞之，欲持兩端。察割曰：「太弟忌刻，若果立，豈容我輩！」永康王寬厚，且與劉哥相善，宜往與計。」安端卽與劉哥謀歸世宗。及和議成，以功封泰寧王。

會安端爲西南面大詳穩，察割佯爲父惡，陰遣人白於帝，卽召之。既至上前，泣訴不勝哀，帝憫之，使領女石烈軍。「三」出入禁中，數被恩遇。帝每出獵，察割託手疾，不操弓矢，但執鍊鎚馳走。屢以家之細事聞於上，上以爲誠。

察割以諸族屬雜處，不克以逞，漸徙廬帳迫於行宮。右皮室詳穩耶律屋質察其姦邪，表列其狀。帝不信，以表示察割。察割稱屋質疾已，哽咽流涕。帝曰：「朕固知無此，何至泣耶！」察割時出怨言，屋質曰：「汝雖無是心，因我過疑汝，勿爲非義可也。」他日屋質又請於帝，帝曰：「察割捨父事我，可保無他。」屋質曰：「察割於父既不孝，於君安能忠！」帝不納。

天祿五年七月，帝幸太液谷，留飲三日，察割謀亂不果。帝伐周，至詳古山，太后與帝祭文獻皇帝于行宮，羣臣皆醉。察割歸見壽安王，邀與語，王弗從。察割以謀告耶律盆都，盆都從之。是夕，同率兵入弑太后及帝，因僭位號。百官不從者，執其家屬。至夜，閱內府物，見碼碯盤，曰：「此希世寶，今爲我有！」詫于其妻。妻曰：「壽安王、屋質在，吾屬無噍類，此物何益！」察割曰：「壽安年幼，屋質不過引數奴，詰旦來朝，固不足憂。」其黨矧斯報壽安，屋質以兵圍于外，察割尋遣人弑皇后於柩前，倉惶出陣。壽安遣人諭曰：「汝等旣行弑逆，

復將若何？」有夷離堇劃者委兵歸壽安王，餘衆望之，徐徐而往。察割知其不濟，乃繫羣官家屬，執弓矢脅曰：「無過殺此曹爾！」叱令速出。時林牙耶律敵獵亦在繫中，進曰：「不有所廢，壽安王何以興。籍此爲辭，猶可以免。」察割曰：「誠如公言，誰當使者？」敵獵請與罽撒葛同往說之，察割從其計。

壽安王復令敵獵誘察割，嚮殺之。諸子皆伏誅。

婁國，字勉辛，文獻皇帝之子。天祿五年，遙授武定軍節度使。及察割作亂，穆宗與屋質從林牙敵獵計，誘而出之，婁國手刃察割。改南京留守。

穆宗沉湎，不恤政事，婁國有覬覦之心，誘敵獵及羣不逞謀逆。事覺，按問不服。帝曰：「朕爲壽安王時，卿數以此事說我，今日豈有虛乎？」婁國不能對。及餘黨盡服，遂縊於可汗州西谷，詔有司擇絕後之地以葬。

重元，小字孛吉只，聖宗次子。材勇絕人，眉目秀朗，寡言笑，人望而畏。

太平三年，封秦國王。聖宗崩，欽哀皇后稱制，密謀立重元。重元以所謀白於上，上益重之，封爲皇太弟。歷北院樞密使、南京留守、知元帥府事。重元處戎職，未嘗離輦下。先是契丹人犯法，例須漢人禁勘，受枉者多。重元奏請五京各置契丹警巡使，詔從之，賜以金券誓書。道宗卽位，冊爲皇太叔，免拜不名，爲天下兵馬大元帥，復賜金券、四頂帽、二色袍，尊寵所未有。

清寧九年，車駕獵灤水，以其子涅魯古素謀，與同黨陳國王陳六、知北院樞密事蕭胡覲等凡四百餘人，誘脅弩手軍陣于帷宮外。將戰，其黨多悔過効順，各自奔潰。重元既失計，北走大漠，歎曰：「涅魯古使我至此！」遂自殺。

先是重元將舉兵，帳前雨赤如血，識者謂敗亡之兆。子涅魯古。

涅魯古，小字耶魯綰。性陰狠。興宗一見，謂曰：「此子目有反相。」

重熙十一年，封安定郡王。十七年，進王楚，爲惕隱。清寧三年，出爲武定軍節度使。七年，知南院樞密使事，說其父重元詐病，俟車駕臨問，因行弑逆。

九年秋獵，帝用耶律良之計，遣人急召涅魯古。涅魯古以事泄，遽擁兵犯行宮。南院樞密使許王仁先等率宿衛士討之。涅魯古躍馬突出，爲近侍詳穩渤海阿厮、護衛蘇射

殺之。

滑哥，字斯懶，隋國王釋魯之子。性陰險。初烝其父妾，懼事彰，與剋蕭臺晒等共害其父，歸咎臺晒，滑哥獲免。

太祖卽位，務廣恩施，雖知滑哥兇逆，姑示含忍，授以惕隱。六年，滑哥預諸弟之亂。事平，羣臣議其罪，皆謂滑哥不可釋，於是與其子痕只俱陵遲而死，勅軍士恣取其產。帝曰：「滑哥不畏上天，反君弑父，其惡不可言。諸弟作亂，皆此人教之也。」

校勘記

〔一〕察割字歐辛 歐辛，地理志二作溫里僧王。

〔二〕使領女石烈軍 百官志二有女古烈詳穩司，似源于此。女石烈、女古烈，未知孰是。

〔三〕歷北院樞密使 按紀重熙七年十二月作「判北南院樞密使事」，皇子表作「歷南、北院樞密使」。

〔四〕清寧三年出爲武定軍節度使 三，原誤「二」。按紀在清寧三年二月，據改。

〔五〕近侍詳穩渤海阿斯 參卷二二校勘記〔一〕。

遼史卷百十三

列傳第四十三

逆臣中

蕭翰 耶律牒蠟 耶律朗 耶律劉哥 益都

耶律海思 耶律敵獵 蕭革

蕭翰，一名敵烈，字寒眞，宰相敵魯之子。

天贊初，唐兵圍鎮州，節度使張文禮遣使告急。翰受詔與康末怛往救，克之，殺其將李嗣昭，拔石城。會同初，領漢軍侍衛。八年，伐晉，敗晉將杜重威，追至望都。翰奏曰：「可令軍下馬而射。」帝從其言，軍士步進。敵人持短兵猝至，我軍失利。帝悔之曰：「此吾用言之過至此！」及從駕入汴，爲宣武軍節度使。

會帝崩，變城，世宗卽位。翰聞之，委事於李從敏，徑趨行在。是年秋，世宗與皇太后相

拒於潢河橫渡，和議未定。太后問翰曰：「汝何怨而叛？」對曰：「臣母無罪，太后殺之，以此不能無憾。」初耶律屋質以附太后被囚，翰聞而快之，卽囚所謂曰：「汝嘗言我輩不及，今在狴犴，何也？」對曰：「第願公不至如此！」翰默然。

天祿二年，尙帝妹阿不里。後與天德謀反，下獄。復結惕隱劉哥及其弟盆都亂，耶律石剌告屋質，屋質遽入奏之，翰等不伏。帝不欲發其事，屋質固諍以爲不可，乃詔屋質鞫按。翰伏辜，帝竟釋之。復與公主以書結明王安端反，屋質得其書以奏，翰伏誅。

牒蠟，字述蘭，六院夷離堇蒲古只之後。

天顯中，爲中臺省右相。會同元年，與趙思溫持節冊晉帝。〔一〕及我師伐晉，至滹沱河，降晉將杜重威，牒蠟功居多。大同元年，平相州之叛，斬首數萬級。

世宗卽位，遣使馳報，仍命牒蠟執偏將朮者以來。其使誤入朮者營，朮者得詔，反誘牒蠟，執送太后。牒蠟亡歸世宗。和約旣成，封燕王，爲南京留守。

天祿五年，察割弑逆，牒蠟方醉，其妻扶入察割之幕，因從之。明旦，壽安王討亂，凡脅從者皆棄兵降，牒蠟不降，陵遲而死。妻子皆誅。

朗，字歐新，季父房菴古只之孫。性輕佻，多力，人呼爲「虎斯」。天顯間以材勇進，每戰輒克，由是得名。

會同九年，太宗入汴，命知澶淵，控扼河渡。天祿元年，燕、趙已南皆應劉知遠，朗與汴守蕭翰棄城歸闕。先是，朗祖菴古只爲其弟轄底詐取夷離堇，自是族中無任六院職事者；世宗不悉其事，以朗爲六院大王。

及察割作亂，遣人報朗曰：「事成矣！」朗遣詳穩蕭胡里以所部軍往，命曰：「當持兩端，助其勝者。」穆宗卽位，伏誅，籍其家屬。

劉哥，字明隱，太祖弟寅底石之子。幼驕狠，好陵侮人，長益兇狡。太宗惡之，使守邊徼，累遷西南邊大詳穩。

會同十年，叔父安端從帝伐晉，以病先歸，與劉哥鄰居。世宗立於軍中，安端議所往，劉哥首建附世宗之策，以本部兵助之。時太后命皇太弟李胡率兵而南，劉哥、安端遇於

泰德泉。既接戰，安端墜馬。王子天德馳至，欲以鎗刺之。劉哥以身衛安端，射天德，貫甲不及膚。安端得馬復戰，太弟兵敗。劉哥與安端朝于行在。及和議成，太后問劉哥曰：「汝何怨而叛？」對曰：「臣父無罪，太后殺之，以此怨耳。」事平，以功爲惕隱。

天祿中，與其弟盆都、王子天德、侍衛蕭翰謀反，耶律石剌發其事，劉哥以飾辭免。後請帝博，欲因進酒弑逆，帝覺之，不果，被囚。一日，召劉哥，鎖項以博。帝問：「汝實反耶？」劉哥誓曰：「臣若有反心，必生千頂疽死！」遂貫之。耶律屋質固諍，以爲罪在不赦。上命屋質按之，具服。詔免死，流烏古部，果以千頂疽死。弟盆都。

盆都，殘忍多力，膚若蛇皮。天祿初，以族屬爲皮室詳穩。二年，與兄劉哥謀反，免死，使於轄戛斯國。既還，復預察割之亂，陵遲而死。

異母弟二人：化葛里、奚蹇。應曆初，無職任，以族子，甚見優禮。三年，或告化葛里、奚蹇與衛王宛謀逆，下獄，飾辭獲免。四年春，復謀反，伏誅。

海思，字鐸衰，隋國王釋魯之庶子。機警口辯。

會同五年，詔求直言。時海思年十八，衣羊裘，乘牛詣闕。有司問曰：「汝何故來？」對曰：「應詔言事。苟不以貧稚見遺，亦可備直言之選。」有司以聞。會帝將出獵，使謂曰：「俟吾還則見之。」海思曰：「臣以陛下急於求賢，是以來耳；今反緩於獵，請從此歸。」帝聞，即召見賜坐，問以治道。命明王安端與耶律頗德試之，數日，安端等奏曰：「海思之材，臣等所不及。」帝召海思問曰：「與汝言者何如人也？」對曰：「安端言無收檢，若空車走峻坂；頗德如着靴行曠野射鵠。」帝大笑。擢宣徽使，屢任以事。帝知其貧，以金器賜之，海思即散于親友。後從帝伐晉有功。

世宗即位於軍中，皇太后以兵逆於潢河橫渡。太后遣耶律屋質責世宗自立。屋質至帝前，諭旨不屈；世宗遣海思對，亦不遜，且命之曰：「汝見屋質勿懼！」海思見太后還，不稱旨。既和，領太后諸局事。

穆宗即位，與冀王敵烈謀反，死獄中。

敵獵，字烏輦，六院夷離堇朮不魯之子。少多詐。

世宗即位，爲羣牧都林牙。察割謀亂，官僚多被囚繫。及壽安王與耶律屋質率兵來

討，諸黨以次引去。察割度事不成，卽詣囚所，持弓矢脅曰：「悉殺此曹！」敵獵進曰：「殺何益於事？竊料屋質將立壽安王，故爲此舉，且壽安未必知。若遣人藉此爲辭，庶可免。」察割曰：「如公言。誰可使者？」敵獵曰：「大王若不疑，敵獵請與罽撒葛同往說之。」察割遣之。壽安王用敵獵計，誘殺察割，凡被脅之人無一被害者，皆敵獵之力。

亂旣平，帝嘉賞，然未顯用。敵獵失望，居常怏怏，結羣不逞，陰懷不軌。應曆二年，與其黨謀立婁國，事覺，陵遲死。

蕭革，小字滑哥，字胡突董，國舅房林牙和尚之子。警悟多智數。太平初，累遷官職。游近習間，以諛悅相比昵，爲流輩所稱，由是名達於上。

重熙初，拜北面林牙。十二年，爲北院樞密副使。帝嘗與近臣宴，謂革曰：「朕知卿才，故自拔擢，卿宜勉力！」革曰：「臣不才，誤蒙聖知，無以報萬一，惟竭愚忠，安敢怠？」明年，拜北府宰相。十五年，改同知北院樞密事。革怙寵專權，同僚具位而已。時夷離畢耶律義先知革姦佞，因侍燕，言革所短，用之將敗事。帝不聽。一日，上令義先對革巡擲，義先酒酣曰：「臣備位大臣，縱不能進忠去佞，安能與賊博乎？」革銜之，佯言曰：「公相謔，不旣甚乎！」

義先詬詈不已。帝怒，皇后解之曰：「義先酒狂，醒可治也。」翌日，上詔革謂曰：「義先無禮，可痛繩之。」革曰：「義先之才，豈逃聖鑒！然天下皆知忠直。今以酒過爲罪，恐拂人望。」帝以革犯而不校，眷遇益厚。其矯情媚上多此類。拜南院樞密使，詔班諸王上，封吳王。改知北院，進王鄭，兼中書令。帝大漸，詔革曰：「大位不可一日曠，朕若弗寤，宜卽令燕趙國王嗣位。」

清寧元年，復爲南院樞密使，更王楚。復徙北院，與國舅蕭阿剌同掌朝政。革多私撓，阿剌每裁正之，由是有隙，出阿剌爲東京留守。會南郊，阿剌以例赴闕，帝訪羣臣以時務，阿剌陳利病，言甚激切。革伺帝意不悅，因譖曰：「阿剌恃寵，有慢上心，非臣子禮。」帝大怒，縊阿剌于殿下。

後上知革姦計，寵遇漸衰。八年，致仕，封鄭國王。九年秋，革以其子爲重元婿，〔四〕革預其謀，陵遲殺之。

校勘記

〔一〕會同元年與趙思溫持節冊晉帝 元，原誤「二」。按紀此事在會同元年七月，新、舊五代史、通鑑並同，據改。

〔二〕劉哥太祖弟寅底石之子。劉哥，皇子表，卷七二李胡傳作留哥。弟，原誤「兄」。據皇子表改。

〔三〕會同十年叔父安端從帝伐晉。按紀，太宗侵晉始于會同六年十二月，至九年十二月晉帝出降，十年二月已改元大同。

〔四〕革以其子爲重元婿。馮校，「革」當作帝。

遼史卷百十四

列傳第四十四

逆臣下

蕭胡覲 蕭迭里得 古迭 耶律撒刺竹 奚回離保 蕭特烈

蕭胡覲，字乙辛。口吃，視斜，髮鬢，伯父孝穆見之曰：「是兒狀貌，族中未嘗有。」及壯，魁梧桀傲，好揚人惡。

重熙中，爲祇候郎君。俄遷興聖宮使，尙秦國長公主，授駙馬都尉。以不諧離婚，復尙齊國公主，爲北面林牙。

清寧中，歷北、南院樞密副使，代族兄尤哲爲西北路招討使。時蕭革與蕭阿剌俱爲樞密使，不協，革以尤哲爲阿剌所愛，嫉之。尤哲受代赴闕，先嘗借官粟，留直而去。胡覲希革意，發其事，尤哲因得罪。

胡覲又欲要權，歲時獻遺珍玩、畜產于革，二人相愛過于兄弟。胡覲族弟敵烈爲北剋，薦國舅詳穩蕭胡篤于胡覲，胡覲見其辨給壯勇，傾心交結。每遇休沐，言論終日，人皆怪之。會胡覲同知北院樞密事，奏胡篤及敵烈可用，帝以敵烈爲旗鼓拽刺詳穩，胡篤爲宿直官。及革搆陷其兄阿剌，胡篤陰爲之助，時人醜之。

耶律乙辛知北院樞密事，胡覲位在乙辛下，意怏怏不平。初，胡覲嘗與重元子涅魯古謀逆，欲其速發。會車駕獵太子山，遂與涅魯古脅弩手軍犯行宮。旣戰，涅魯古中流矢而斃，衆皆逃散。時同黨耶律撒刺竹適在圍場，聞亂，率獵夫來援。其黨謂胡覲等曰：「我軍甚衆，乘其無備，中夜決戰，事冀有成；若至明日，其誰從我？」胡覲曰：「倉卒中，黑白不辨。若內外軍相應，則吾事去矣。」黎明而發，何遲之有！重元聽胡覲之計，令四面巡警待旦。是夜，同黨立重元僭位號，胡覲自爲樞密使。

明日戰敗，胡覲被創，單騎遁走，至十七灤，投水死。五子，同日誅之。

蕭迭里得，字胡覲董，國舅少父房之後。父雙古，尙鈿匱公主，仕至國舅詳穩。

迭里得幼警敏不羈，好射獵。太平中，以外戚補祗候郎君，歷延昌宮使、殿前副點檢。

重熙十三年伐夏，迭里得將偏師首入敵境，多所俘掠，遷都點檢，改烏古敵烈部都詳穩。十

八年，再舉西伐，迭里得奏：「軍馬器械之事，務在選將，夏人豈爲難制。但嚴設斥堠，不用掩襲計，何慮不勝？」帝曰：「卿其速行，無後軍期。」既而迭里得失利還，復爲都點檢。十九年，夏人來侵金肅軍，上遣迭里得率輕兵督戰，至河南三角川，斬候者八人，擒觀察使，以功命知漢人行宮都部署事，出爲西南面招討使。

族弟黃八家奴告其主私議宮掖事，迭里得寢之。事覺，決大杖，削爵爲民。清寧中，上以所坐事非迭里得所犯，起爲南京統軍使。至是，從重元子涅魯古等亂，敗走被擒，伏誅。

古迭，本宮分人，不知姓氏。好戲狎，不喜繩檢。膂力過人，善擊鞠。

重熙初，爲護衛，歷宿直官。十三年，西征，以古迭爲先鋒。夏人伏兵掩之，古迭力戰，麾下士多歿，乃單騎突出。遇夏王李元昊來圍，勢甚急。古迭馳射，應弦輒仆，躍馬直擊中堅，夏兵不能當，晡乃還營。改興聖宮太保。

清寧九年，從重元、涅魯古亂，與扈從兵戰，敗而遁，追擒之，陵遲而死。

撒刺竹，孟父房滌冽之孫。性兇暴。

清寧中，累遷宣徽使，改殿前都點檢，首與重元謀亂。會帝獵灤河，重元恐事泄，與扈

從軍倉卒而戰。其子涅魯古既死，同黨潰散。撒刺竹適在畋所，聞亂，劫獵夫以援。既至，知涅魯古已死，大悔恨之，謂曰：「我輩惟有死戰，胡爲若兒戲，自取殞滅？今行宮無備，乘夜劫之，大事可濟。若俟明旦，彼將有備，安知我衆不携貳。一失機會，悔將無及。」重元、蕭胡覲等曰：「今夕但可四面圍之，勿令外軍得入，彼何能備！」不從。

遲明，投仗而走，撒刺竹戰死。

奚回離保，一名翰，字按懶，奚王忒鄰之後。善騎射，趨捷而勇，與其兄鼐里刺齊名。

大安中，車駕幸中京，補護衛，稍遷鐵鷁軍詳穩。天慶間，徙北女直詳穩，兼知咸州路兵馬事，改東京統軍。既而諸蕃入寇，悉破之，遷奚六部大王，兼總知東路兵馬事。

保大二年，金兵至，天祚播遷，回離保率吏民立秦晉國王淳爲帝。淳僞署回離保知北院樞密事，兼諸軍都統，屢敗宋兵。淳死，其妻普賢女攝事。是年，金兵由居庸關入，回離保知北院，卽箭筈山自立，號奚國皇帝，改元天復，〔一〕設奚、漢、渤海三樞密院，改東、西節度使爲二王，分司建官。

時奚人巴輒、韓家奴等引兵擊附近契丹部落，劫掠人畜，羣情大駭。會回離保爲郭藥師所敗，一軍離心，其黨耶律阿古哲與其甥乙室八斤等殺之，僞立凡八月。〔二〕

蕭特烈，字訛都碗，遙輦汪可汗宮分人。乾統中，入宿衛，出爲順義軍節度使。天慶四年，同知咸州路兵馬事。五年，以兵敗奪節度使。

保大元年，遷隗古部節度使。^{〔三〕}及天祚在山西集羣牧兵，特烈爲副統軍。聞金兵將至，特烈諭士卒以君臣之義，死戰于石輦鐸。金兵不戰，特烈伺間欲攻之。天祚喜甚，召嬪御諸子登高同觀，將詫之。金兵望日月旗，知天祚在其下，以勁兵直趨奮擊，無敢當者，天祚遁走。特烈所至，招集散亡，尋爲中軍都統，復敗于梯己山。

天祚決意渡河奔夏，從臣切諫不聽，人情惶懼不知所爲。特烈陰謂耶律兀直曰：「事勢如此，億兆離心，正我輩效節之秋。不早爲計，奈社稷何！」遂共劫梁王雅里，奔西北諸部，僞立爲帝，特烈自爲樞密使。^{〔四〕}

雅里卒，欲擇可立者。會耶律兀直言尤烈才德純備，兼興宗之孫，衆皆曰可，遂僭立焉，特烈僞職如故。未三旬，與尤烈俱爲亂兵所殺。

論曰：遼之秉國鈞，握兵柄，節制諸部帳，非宗室外戚不使，豈不以爲帝王久長萬世之計哉。及夫肆叛逆，致亂亡，皆是人也。有國家者，可不深戒矣乎！

校勘記

〔一〕號奚國皇帝改元天復 按紀，保大二年十一月，金人下居庸關。三年正月，回離保自立，改元天復。

〔二〕僞立凡八月 按回離保於三年正月自立，五月爲衆所殺，實不及八月。

〔三〕遷隗古部節度使 隗古部，營衛志下、兵衛志中並作隗烏古部。

〔四〕特烈自爲樞密使 按紀保大五年附雅里紀事，以耶律敵烈爲樞密使，特母哥副之。

遼史卷百十五

列傳第四十五

二國外記

高麗

高麗自有國以來，傳次久近，人民土田，歷代各有其志，然高麗與遼相爲終始二百餘年。

自太祖皇帝神冊間，高麗遣使進寶劍。〔天贊三年，來貢。〕太宗天顯二年，來貢。會同二年，受晉上尊號冊，遣使往報。

聖宗統和三年秋七月，詔諸道各完戎器，以備東征高麗。八月，以遼澤沮洳，罷師。十年，以東京留守蕭恒德伐高麗。十一年，王治遣朴良柔奉表請罪，詔取女直國鴨綠江東數百里地賜之。十二年，入貢。三月，王治遣使請所俘生口，詔續還之，仍遣使撫諭。十二

月，王治進妓樂，詔却之。十三年，治遣李周楨來貢，又進鷹。十月，遣李知白奉貢。十一月，遣使冊治爲王。遣童子十人來學本國語。十四年，王治表乞爲婚姻，以東京留守駙馬蕭恒德女下嫁之。六月，遣使來問起居。自是，至者無時。

十五年，韓彥敬來納聘幣，弔駙馬蕭恒德妻越國公主薨。十一月，治薨，其姪誦遣王同穎來告。十二月，遣使致祭，詔其姪誦權知國事。二十六年，遣使冊誦爲王。二十年，誦遣使賀伐宋之捷。七月，來貢本國地里圖。二十二年，以南伐事詔諭之。二十三年，高麗聞與宋和，遣使來賀。二十六年，進龍鬚草席，及賀中京城。二十七年，承天皇后崩，遣使報以國哀。二十八年，誦遣魏守愚等來祭。三月，使來會葬。

五月，高麗西京留守康肇弑其主誦，擅立誦從兄詢。八月，聖宗自將伐高麗，報宋，遣引進使韓杞宣問詢。詢奉表乞罷師，不許。十一月，大軍渡鴨綠江，康肇拒戰于銅州，敗之。肇復出，右皮室詳穩耶律敵魯擒肇等，追奔數十里，獲所棄糧餉、鎧仗、銅、霍、貴、寧等州皆降。詢上表請朝，許之，禁軍士俘掠。以政事舍人馬保祐爲開京留守，安州團練使王八爲副留守。太子太師乙凜將騎兵一千，送保祐等赴京。守將卓思正殺我使者韓喜孫等十人，領兵出拒，保祐等復還。乙凜領兵擊之，思正遂奔西京。圍之五日，不克，駐蹕于城西佛寺。高麗禮部郎中渤海陀失來降。遣排押、盆奴攻開京，遇敵于京西，敗之。詢棄城

遁走，遂焚開京，至清江而還。二十九年正月，班師，所降諸城復叛。至貴州南嶺谷，大雨連日，霽乃得渡，馬駝皆疲乏，甲仗多遺棄。次鴨淥江，以所俘人分置諸陵廟，餘賜內戚、大臣。

開泰元年，詢遣蔡忠順來乞稱臣如舊，詔詢親朝。八月，遣田拱之奉表，稱病不能朝。詔復取六州之地。二年，耶律資忠使高麗取地，未幾還。三年，資忠復使，如前索地。五月，詔國舅詳穩蕭敵烈、東京留守耶律團石等造浮梁于鴨淥江，城保、宣義、定遠等州。四年，命北府宰相劉愼行爲都統，樞密使耶律世良爲副，殿前都點檢蕭虛烈爲都監。愼行挈家邊上，致緩師期，追還之；以世良、虛烈總兵伐高麗。五年，世良等與高麗戰于郭州西，破之。六年，樞密使蕭合卓爲都統，漢人行宮都部署王繼忠爲副，殿前都點檢蕭虛烈爲都監進討。蕭合卓攻興化軍不克，師還。七年，詔東平郡王蕭排押爲都統，蕭虛烈爲副統，東京留守耶律八哥爲都監，復伐高麗。十二月，蕭排押與戰于茶陀二河之間，我軍不利，天雲、右皮室二軍沒溺者衆，天雲軍詳穩海里、遙輦帳詳穩阿果達、客省使酌古、渤海詳穩高清明等皆沒于陣。八年，詔數排押討高麗罪，釋之。加有功將校，益封戰沒將校之妻，錄其子弟。以南皮室軍校有功，賜衣物銀絹有差，出金帛賜希里、涅哥二奚軍。八月，遣郎君曷不呂等率諸部兵，會大軍同討高麗。詢遣使來乞貢方物。九年，資忠還，以詢降表進，釋

詢罪。

太平元年，詢薨，〔六〕遣使來報嗣位，卽遣使冊王欽爲王。九年，賜欽物。十一年，聖宗崩，遣使告哀。七月，使來慰奠。

興宗重熙七年，來貢。十二年三月，以加上尊號，來賀。十三年，遣使來貢。十四年三月，又來貢。十五年，入貢。八月，王欽薨，遣使來告。十六年，來貢。明年，又來貢。十九年，復貢。六月，遣使來賀伐夏之捷。二十二年，入貢。二十三年四月，王徽請官其子，詔加檢校太尉。

興宗崩，道宗卽位，清寧元年八月，遣使報國哀，以先帝遺留物賜之。十一月，使來會葬。二年、三年，皆來貢。四年春，遣使報太皇太后哀。五月，使來會葬。咸雍七年、八年，來貢。〔七〕十二月，以佛經一藏賜徽。九年、十年，來貢。大康二年三月，皇太后崩，遣使報哀。〔八〕六月，使來弔祭。四年，王徽乞賜鴨綠江以東地，不許。九年八月，王徽薨，以徽子三韓國公勳權知國事。十二月，勳薨。〔九〕大安元年，冊勳子運爲國王。二年，遣使來謝封冊。三年，來貢。四年三月，免歲貢。五年、六年，連貢。九年，賜王運羊。十年，運薨，子昱遣使來告，卽賻贈。壽隆元年，來貢。十一月，王昱病，命其子顯權知國事。二年，來貢。三年三月，王昱薨。五年，王顯乞封冊。六年，封顯爲三韓國公。

七年，道宗崩，天祚卽位，改爲乾統元年，報道宗哀，使來慰奠。十二月，遣使來賀。五年，三韓國公顯薨，子俱遣使來告。八年，封俱爲三韓國公，贈其父顯爲國王。^{〔一〇〕}十二月，遣使來謝。九年，來貢。天慶二年，王俱母薨，來告，遣使致祭，起復。三年，遣使來謝致祭，又來謝起復。十年，乞兵于高麗以禦金，而金人責之。至是遼國亡矣。

西夏

西夏，本魏拓跋氏後，其地則赫連國也。遠祖思恭，唐季受賜姓曰李，涉五代至宋，世有其地。至李繼遷始大，據夏、銀、綏、宥、靜五州，緣境七鎮，其東西二十五驛，南北十餘驛。子德明，曉佛書，通法律，嘗觀太一金鑑訣、野戰歌，製番書十二卷，又製字若符篆。

其俗，衣白窄衫，氊冠，冠後垂紅結綬。自號嵬名，設官分文武。^{〔二〕}其冠用金縷貼，間起雲，銀紙帖，緋衣，金塗銀帶，佩蹀躞、解錐、短刀、弓矢，穿靴，禿髮，耳重環，紫旋欄六襲。出入乘馬，張青蓋，以二旗前引，從者百餘騎。民庶衣青綠。革樂之五音爲一音，裁禮之九拜爲三拜。凡出兵先卜，有四：一炙勃焦，以艾灼羊胛骨；二擲筭，擲竹于地以求數，若撲著然；三呪羊，其夜牽羊，焚香禱之，又焚穀火于野，次晨屠羊，腸胃通則吉，羊心有血則敗；四矢擊絃，聽其聲，知勝負及敵至之期。病者不用醫藥，召巫者送鬼，西夏語以巫爲「厮」也；

或遷他室，謂之「閃病」。喜報仇，有喪則不伐人，負甲葉於背識之。仇解，用雞猪犬血和酒，貯於髑髏中飲之，乃誓曰：「若復報仇，穀麥不收，男女禿癩，六畜死，蛇入帳。」有力小不能復仇者，集壯婦，享以牛羊酒食，趨讎家縱火，焚其廬舍。俗曰敵女兵不祥，輒避去。訴于官，官擇舌辯氣直之人爲和斷官，聽其屈直。殺人者，納命價錢百二十千。

土產大麥、蕁豆、青稞、床子、古子蔓、鹹地蓬實、莖蓉苗、小蕪荑、席雞草子、地黃葉、登廂草、沙葱、野韭、拒灰藤、白蒿、鹹地松實。

民年十五爲丁。有二丁者，取一爲正軍。負擔雜使一人爲抄，四丁爲兩抄。餘人得射它丁，皆習戰鬪。〔二〕正軍馬駝各一，每家自置一帳。團練使上，帳、弓、矢各一，馬五百疋，橐駝一，旗鼓五，槍、劍、棍棒、炒袋、雨氈、渾脫、鍬、鏐、箭牌、鐵策籬各一；〔三〕刺史以下，人各一駝，箭三百，毛幕一，餘兵三人共一幕。有炮手二百人，號「潑喜」。勇健者號「撞令郎」。齎糧不過一旬。晝則舉煙、揚塵，夜則燐火爲候。若獲人馬，射之，號曰殺鬼招魂。或射草縛人。出軍用單日，避晦日。多立虛寨，設伏兵。衣重甲，乘善馬，以鐵騎爲前鋒，用鈎索絞聯，雖死馬上不落。

其民俗勇悍，衣冠、騎乘、土產品物、子姓傳國，亦略知其大概耳。

初，西夏臣宋有年，賜姓曰趙，迨遼聖宗統和四年，繼遷叛宋，始來附遼，授特進檢校太

師、都督夏州諸軍事，遂復姓李。十月，遣使來貢。六年，入貢。七年，來貢，以王子帳耶律襄之女封義成公主，下嫁繼遷。八年正月，來謝。三月，又來貢。九月，繼遷遣使獻宋俘。十月，以敗宋軍來告。十二月，下宋麟、鄜等州，來告，遣使封繼遷爲夏國王。九年二月，遣使告伐宋之捷。四月，遣李知白來謝封冊。〔四〕七月，復綏、銀二州，來告。十月，繼遷以宋所授敕命，遣使來上。是月，定難軍節度使李繼捧來附，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侍中，封西平王，仍賜推忠效順啓聖定難功臣。十二月，繼遷潛附于宋，遣韓德、威持詔諭之。十年二月，韓德、威還，奏繼遷託故不出，至靈州俘掠以還。西夏遣使來奏德威俘掠，賜詔撫諭。十月，來貢。十二年，入貢。十三年，敗宋師，遣使來告。十四年，又來貢。十五年三月，以破宋兵來告，封繼遷爲西平王。六月，遣使來謝封冊。十六年，來貢。十八年，授繼遷子德明朔方軍節度使。十九年，遣李文冀來貢。〔五〕六月，奏下宋恒、環、慶三州，賜詔褒美。二十年，遣使來進馬、駝。六月，遣劉仁勗來告下靈州。二十一年，繼遷薨，其子德昭遣使來告。六月，贈繼遷尙書令，遣西上閣門使丁振弔慰。八月，德昭遣使來謝弔贈。二十二年三月，德昭遣使上繼遷遺留物。七月，封德昭爲西平王。十月，遣使來謝封冊。二十三年，下宋青城，來告。二十五年，德昭母薨，遣使弔祭，起復。二十七年，承天皇太后崩，遣使報哀于夏。二十八年，遣使冊德昭爲夏國王。開泰元年，德昭遣使進良馬。二年，遣

引進使李延弘賜夏國王李德昭及義成公主車馬。太平元年，來貢。十一年，聖宗崩，報哀于夏，德昭遣使來進賻幣。

興宗卽位，以興平公主下嫁李元昊，以元昊爲駙馬都尉。重熙元年，夏國遣使來賀。李德昭薨，冊其子夏國公元昊爲王。二年，來貢。十二月，禁夏國使沿路私市金鐵。七年，來貢。李元昊與興平公主不諧，公主薨，遣北院承旨耶律庶成持詔問之。九年，宋遣郭禎以伐夏來報。十年，夏國獻所俘宋將及生口。十一年，遣使問宋興師伐夏之由。十二月，禁吐渾鬻馬于夏，沿邊築障塞以防之。十二年正月，遣同知析津府事耶律敵烈、樞密都承旨王惟吉諭夏國與宋和。^{〔二六〕}二月，元昊以加上尊號，遣使來賀。耶律敵烈等使夏國還，奏元昊罷兵，遣使報宋。四月，夏國遣使進馬、駝。七月，元昊上表請伐宋，不從。十月，夏人侵党項，遣延昌宮使高家奴讓之。十三年四月，党項及山西部族節度使屈烈以五部叛入西夏，^{〔二七〕}詔徵諸道兵討之。六月，阻卜酋長烏八遣其子執元昊所遣求援使窰邑改來。^{〔二八〕}八月，夏使對不以情，羈之。使復來，詢事宜不實對，笞之。十月，元昊上表謝罪，欲收集叛黨以獻，從之；進方物，命北院樞密副使蕭革逐之。元昊親率党項三部來降，詰其納叛背盟，元昊伏罪。初，夏人執蕭胡覲，至是，請以被執者來歸。詔所留夏使亦還其國。十二月，胡覲來歸，又遣使來貢。

十七年，元昊薨，其子諒祚遣使來告，上其父遺留物。鐵不得國，乞以本部軍助攻夏國，不許。十八年，復議伐夏，留其賀正使不遣，遣北院樞密副使蕭惟信以伐夏告宋。六月，夏國遣使來貢，留之。七月，親征。八月，渡河，夏人遁。九月，蕭惠爲夏人所敗。十月，招討使耶律敵古率阻卜軍至賀蘭山，獲元昊妻及其官屬。遇其軍三千來拒，殪之；詳穩蕭慈氏奴、南剋耶律幹里歿于陣。十九年正月，遣使問罪于夏。夏將洼普等攻金肅城，耶律高家奴等破之，洼普被創遁去，殺猥貨乙靈紀。三月，殿前都點檢蕭迭里得與夏軍戰于三角川，敗之。招討使蕭蒲奴、北院大王宜新等帥師伐夏，都部署別古得爲監戰。五月，蕭蒲奴等入夏境，不遇敵，縱軍俘掠而還。夏國洼普來降。十月，李諒祚母遣使乞依舊稱臣。十二月，諒祚上表如母訓。二十年二月，遣使索党項叛戶。五月，蕭爻括使夏回，進諒祚母表：乞代党項權進馬駝牛羊等物；又求唐隆鎮，仍乞罷所建城邑。以詔答之。六月，獲元昊妻，及俘到夏人置于蘇州。二十一年十月，諒祚遣使乞弛邊備，遣爻括贊詔諭之。二十二年七月，諒祚進降表，遣林牙高家奴贊詔撫諭。二十三年正月，貢方物。五月，乞進馬、駝，詔歲貢之。七月，諒祚遣使求婚。十月，進誓表。二十四年，興宗崩，遣使報哀于夏。^{〔二九〕}
道宗卽位，清寧元年，遣使來賀。九月，以先帝遺物賜夏。四年四月，遣使會葬。^{〔三〇〕}九年正月，禁民鬻銅于夏。咸雍元年五月，來貢。三年十一月，遣使進回鶻僧、金佛、梵覺經。

十二月，諒祚薨。四年二月，諒祚子秉常遣使報哀，卽遣使弔祭。秉常上其父遺物。十月，冊秉常爲夏國王。十二月，來貢。五年七月，遣使來謝封冊。閏十一月，冊秉常乞賜印綬。九年，遣使來貢。大康二年正月，仁懿皇后崩，遣使報哀于夏，以皇太后遺物賜之。冊遣使來弔祭。五年，來貢。八年二月，遣使以所獲宋將張天益來獻。大安元年十月，秉常遣使報其母哀。二年十月，秉常薨，遣使詔其子乾順知國事。十二月，李乾順遣使上其父秉常遺物。四年七月，冊乾順爲夏國王。五年六月，遣使來謝封冊。八年六月，夏爲宋所侵，遣使乞援。壽隆三年六月，以宋人置壁壘于要地，遣使來告。四年六月，求援。十一月，遣樞密直學士耶律儼使宋，諷與夏和。夏復遣使來求援。五年正月，詔乾順伐拔思母等部。冊十一月，夏以宋人罷兵，遣使來謝。六年十一月，遣使請尙公主。七年，道宗崩，遣使告哀于夏。遣使來慰奠。

天祚卽位，乾統元年，夏遣使來賀。二年，復請尙公主。又以爲宋所侵，遣李造福、田若水來求援。三年，復遣使請尙公主。十月，使復來求援。四年、五年，李造福等至，乞援。以族女南仙封成安公主，下嫁乾順。六年正月，遣牛溫舒使宋，令歸所侵夏地。六月，遣李造福來謝。八年，乾順以成安公主生子，遣使來告。九年，以宋不歸地來告。十年，遣李造福等來貢。天慶三年六月，來貢。保大二年，天祚播遷，乾順率兵來援，爲金師所敗，乾順

請臨其國。六月，遣使冊乾順爲夏國皇帝，而天祚被執歸金矣。^{〔三四〕}

論曰：高麗、西夏之事遼，雖嘗請婚下嫁，烏足以得其固志哉？三韓接壤，反覆易知；涼州負遠，納叛侵疆，乘隙輒動；貢使方往，事釁隨生。興師問罪，屢煩親征。取勝固多，敗亦貽悔。昔吳趙咨對魏之言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豈其然乎！先王柔遠，以德而不以力，尙矣。遼亡，求援二國，雖能出師，豈金敵哉。

校勘記

〔一〕神冊間高麗遣使進寶劍。按紀，高麗進寶劍，在太祖九年十月。

〔二〕詔其姪誦權知國事。誦，原誤「記」。據下文及道光殿本改。

〔三〕擅立誦從兄詢。按宋史四八七高麗傳作「誦卒，弟詢權知國事」。

〔四〕貴州南嶺谷。貴州，原誤「貴德州」。據紀統和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九年正月改。南嶺谷，紀作南峻嶺谷。

〔五〕以南皮室軍校有功。「軍校」二字原缺，據紀開泰八年六月補。

〔六〕太平元年詢薨 按高麗史五，詢卒于辛未（遼太平十一年）五月辛未。紀作詢卒于太平二年十二月壬戌，亦誤。

〔七〕咸雍七年八年來貢 咸雍二字原脫，據紀咸雍七年十一月、八年六月補。

〔八〕大康二年三月皇太后崩遣使報哀 二，原誤「元」。按紀，大康二年三月「皇太后崩，遣使報哀于高麗」。據改。

〔九〕十二月勳薨 按高麗史九，勳死于大康九年十月乙未。

〔一〇〕八年封悞爲三韓國公贈其父顯爲國王 參卷二七校勘記〔七〕。

〔二〕自號嵬名設官分文武 按宋史四八五夏國傳上作：李元昊「自號嵬名吾祖，凡六日、九日，則見官屬，其官分文武班。」

〔三〕餘人得射它丁皆習戰鬪 按宋史四八六夏國傳下：「男年登十五爲丁，率二丁取正軍一人。每負擔一人爲一抄，負擔者，隨軍雜役也。四丁爲兩抄，餘號空丁。願隸正軍者得射他丁爲負擔，無則許射正軍之疲弱者爲之。故壯者皆習戰鬪，而得正軍爲多。」宋史是。

〔三〕團練使上至鐵策籬各一 宋史四八六夏國傳下作「團練使以上，帳一，弓一，箭五百，馬一，橐駝五，旗鼓、槍、劍、棍棒、抄袋、披氈、渾脫、背索、鍬、鏹、斤斧、箭牌、鐵爪籬各一」，宋史是。

〔四〕遣李知白來謝封冊 李知白，紀統和九年四月作杜白。

〔五〕遣李文冀來貢 文冀，紀統和十九年三月作文貴，是。按宋史四八五夏國傳，文貴曾使宋被留，遣還後又使宋，並作文貴。

〔六〕遣同知析津府事耶律敵烈樞密都承旨王惟吉諭夏國與宋和 「同知析津府事耶律敵烈」十字原脫，據紀重熙十二年正月及下文「耶律敵烈等使夏國還」補。

〔七〕党項及山西部族節度使屈烈 族字原脫，據紀重熙十三年四月補。

〔八〕阻卜酋長烏八遣其子執元昊所遣求援使窰邑改來 按此句原脫誤爲「阻卜子烏八執元昊」八字，據紀重熙十三年六月及屬國表補正。

〔九〕興宗崩遣使報哀于夏 此九字原在「二十四年」之前。按紀，興宗卒于重熙二十四年八月，同時道宗接位，今移。

〔一〇〕四年四月遣使會葬 按紀，太皇太后卒于三年十二月，四年正月，遣使報哀于宋、夏。此次遣使卽會太皇太后葬。

〔一一〕閏十一月 閏字原脫，據紀咸雍五年及卷四三閏考補。

〔一二〕大康二年正月 以皇太后遺物賜之 按紀在大康二年三月。

〔一三〕詔乾順伐拔思母等部 詔字原脫，拔思母原倒舛「拔母思」，據紀壽隆五年正月補正。

〔一四〕保大二年 至天祚被執歸金矣 按紀，乾順請臨其國在保大三年五月，遣使冊乾順亦三年六月

通典卷百十五

本天所被執歸金在五年八月。

通典卷百十五

通典卷百十五

通典卷百十五

通典卷百十五

通典卷百十五

通典卷百十五

通典卷百十五

通典卷百十五

通典卷百十五

通典卷百十五

通典卷百十五

遼史卷百十六

國語解

史自遷、固，以迄晉、唐，其爲書雄深浩博，讀者未能盡曉。於是裴駰、顏師古、李賢、何超、董衝諸儒，訓詁音釋，然後制度、名物、方言、奇字，可以一覽而周知。其有助於後學多矣。

遼之初興，與奚、室韋密邇，土俗言語大概近俚。至太祖、太宗，奄有朔方，其治雖參用漢法，而先世奇首、遙輦之制尙多存者。子孫相繼，亦遵守而不易。故史之所載，官制、宮衛、部族、地理，率以國語爲之稱號。不有註釋以辨之，則世何從而知，後何從而考哉。今卽本史參互研究，撰次遼國語解以附其後，庶幾讀者無齟齬之患云。

帝紀

太祖紀：

耶律氏、蕭氏 本紀首書太祖姓耶律氏，繼書皇后蕭氏，則有國之初，已分二姓矣。有謂始興之地曰世里，譯者以世里爲耶律，故國族皆以耶律爲姓。有謂述律皇后兄子名蕭翰者，爲宣武軍節度使，其妹復爲皇后，故后族皆以蕭爲姓。其說與紀不合，故陳大任不取。又有言以漢字書者曰耶律、蕭，以契丹字書者曰移剌、石抹，則亦無可考矣。

霞瀨益石烈 鄉名。諸宮下皆有石烈，設官治之。

彌里 鄉之小者。

撻馬狻沙里 撻馬，人從也。沙里，郎君也。管率衆人之官。後有止稱撻馬者。

大迭烈府 卽迭刺部之府也。初，阻午可汗與其弟撒里本領之，及太祖以部夷離堇卽位，因强大難制，析爲二院。烈、刺音相近。

夷離堇 統軍馬大官。會同初，改爲大王。

集會塌下窩、陀二音。地名。

阿主沙里 阿主，父祖稱。

惕隱 典族屬官。卽宗正職也。

奚、霫下音習。國名。中京地也。

黑車子 國也。以善製車帳得名。契丹之先，嘗遣人往學之。

于越 貴官，無所職。其位居北、南大王上，非有大功德者不授。

鷹軍 鷹，鷲鳥，以之名軍，取捷速之義。後記龍軍、虎軍、鐵鷁軍者，倣此。〔二〕
嗚娘改上音丸。地名。

西樓 遼有四樓：在上京者曰西樓；木葉山曰南樓；龍化州曰東樓；唐州曰北樓。歲時遊獵，常在四樓間。

阿點夷離的 阿點，貴稱。夷離的，大臣夫人之稱。

糾轄 糾，軍名。轄者，管束之義。

夷離畢 卽參知政事，後置夷離畢院以掌刑政。宋刁約使遼有詩云「押宴夷離畢」，知其爲執政官也。

射鬼箭 凡帝親征，服介冑，祭諸先帝，出則取死囚一人，置所向之方，亂矢射之，名射鬼箭，以祓不祥。及班師，則射所俘。後因爲刑法之用。

暴里 惡人名也。

大、小鵠軍 二室韋軍號也。

神纛 從者所執。以旄牛尾爲之，纓槍屬也。

龍眉宮 太祖取天梯、蒙國、別魯三山之勢于葦淀，射金甌箭以識之，名龍眉宮。神冊

三年，築都城于其地，臨潢府是也。𪔐，測角切，箭名。

崱里 室韋部名。

君基太一神 福神名。其神所臨之國，君能建極，孚于上下，則治化升平，民享多福。

撻林 官名。後二室韋部改爲僕射，又名司空。

舍利 契丹豪民要裏頭巾者，納牛駝十頭，馬百疋，乃給官名曰舍利。後遂爲諸帳官，以郎君繫之。

阿廬朶里 一名阿魯敦。貴顯名。遼于越官兼此者，惟曷魯耳。

選底 主獄官。

常袞 官名。掌遙輦部族戶籍等事；奚六部常袞掌奚之族屬。

誣譟 渤海國主名。

剋釋魯 剋，官名。釋魯，人名。後剋朗、剋臺晒倣此。

烏魯古、阿里只 太祖及述律后受誣譟降時所乘二馬名也，因賜誣譟夫婦以爲名。

太宗紀：

箭筈山 箭音筈。胡損奚所居。

柴冊 禮名。積薪爲壇，受羣臣玉冊。禮畢，燔柴，祀天。阻午可汗制也。

遙輦氏九帳 遙輦九可汗宮分。

北剋、南剋 掌軍官名，猶漢南北軍之職。

祭廐鹿神 遼俗好射廐鹿，每出獵，必祭其神以祈多獲。

林牙 掌文翰官，時稱爲學士。其羣牧所設，止管簿書。

瑟瑟禮 祈雨射柳之儀，遙輦蘇可汗制。

再生禮 國俗，每十二年一次，行始生之禮，名曰再生。惟帝與太后、太子及夷離堇得行之。又名覆誕。

神速姑 宗室人名，能知蛇語。

蒲割額 下乃頂切。公主名也。

三剋 統軍官，猶云三帥也。

詳穩 諸官府監治長官。

梯里已 諸部下官也，後陞司徒。

達刺干 縣官也，後陞副使。

麻都不 縣官之佐也，後陞爲令。

馬步 未詳何官，以達刺干陞爲之。

牙署 官名。疑卽牙書，石烈官也。

世燭 遙輦帳侍中之官。

敝史 官府之佐吏也。

思奴古 官與敝史相近。

徒觀古 邊徼外小國。

世宗、穆宗紀：

蹕林 上音帶。 地名，卽松林故地。

聞撒猊 抹里司官，亦掌宮衛之禁者。

撻馬 扈從之官。

濃兀 部分名。

葉格戲 宋錢僖公家有葉子揭格之戲。

景宗、聖宗紀：

飛龍使 掌馬官，亦爲導騎。

橫帳 德祖族屬號三父房，稱橫帳，宗室之尤貴者。

著帳 凡世官之家及諸色人，因事籍沒者爲著帳戶，官有著帳郎君。

杓窠印 杓窠，鷺鳥總稱，以爲印紐，取疾速之義。凡調發軍馬則用之，與金魚符、銀牌略同。

國舅帳剋 官制有大國舅帳，此則本帳下掌兵之官。

拜奧禮 凡納后，卽族中選尊者一人當奧而坐，以主其禮，謂之奧姑。送后者拜而致敬，故云拜奧禮。

拜山禮 祀木葉山之儀。

敵穩 諸帳下官。亦作常衰，蓋字音相近也。

萬役陷河治 地名。本漢土垠縣，有銀礦。太祖募民立寨以專採煉，故名陷河治。

合蘇衰 女直別部名，又作曷蘇館。

執手禮 將帥有克敵功，上親執手慰勞；若將在軍，則遣人代行執手禮。優遇之意。

阿札割只 官名。位在樞密使下，蓋墩官也。

四捷軍 遼以宋降者分立二部：一曰四捷軍，一曰歸聖軍。

山金司 以陰山產金，置冶採煉，故以名司；後改統軍司。

興宗紀：

別輦斗 地名。

虎馱 下北潘切。

婆離 八部人名。

解洗禮

解裝前祓，飲至之義。

獨廬金

地名。六院官屬秋冬居之。

行十二神燾禮

神燾解見前。凡大祭祀、大朝會，以十二燾列諸御前。

南撒葛栢

地名。

合只忽里

地名。

拖古烈

地名。

曷里狻

地名。

道宗紀：

塔里捨

地名。

撒里乃

地名。

三班院祇候

左、右班并寄班爲三班。祇候，官名。

高墩

遼排班圖，有高墩、矮墩、方墩之列。自大丞相至阿札割只，皆墩官也。

天祚紀：

候里吉

地名。

頭魚宴 上歲時釣魚，得頭魚，輒置酒張宴，與頭鵝宴同。

訛莎烈 地名。

漚里謹 地名。

懽撻新查刺 地名。

射糧軍 射，請也。

女古底 地名。

落昆髓 地名。

阿里軫斗 地名。

忽兒珊 西域大軍將名。〔三〕

起兒漫 地名。

虎思幹魯朶 思亦作斯，有力稱。幹魯朶，宮帳名。

葛兒罕 漠北君王稱。

志

禮志：〔四〕

祭東 國俗，凡祭皆東向，故曰祭東。

敵烈麻都 掌禮官。

旗鼓拽刺 拽刺，官名。軍制有拽刺司，此則掌旗鼓者也。

燕節 歲時雜禮名。

九奚首 奚首，營帳名。

食殺之次 大行殯出，羣臣以殺羊祭于路，名曰食殺之次。

獻祭上於琰切。凡出征，以牝牡廐各一祭之曰獻，詛敵也。

勘箭 車駕遠歸，閣門使持雄箭，勘箭官持雌箭，比較相合，而後入宮。

檐牀 一人肩任曰檐，兩人以手共舁曰牀。

攢隊 士卒攢簇，各爲隊伍。

方柶、朵殿 凡御宴，官卑，地坐殿中方墩之上；其不應升殿，則賜坐左右朵殿。

地拍 田鼠名。正旦日，上於牕間擲米團，得隻數爲不利，則燒地拍鼠以禳之。

迺捏咿呢 正月朔旦也。

忸里耐 忸讀作狎，耐讀作頗。二月一日也。六月十八日宴國舅族，亦曰忸里耐。

陶里樺 上巳日，射兔之節名。

討賽咿呢 重午日也。

賽伊呢奢 日辰之好也。

捏褐耐 犬首也。〔五〕

必里遲離 重九日也。

戴辣 燒甲也。

炒伍倆吋 戰名也。

卓帳 卓立也。帳，氈廬也。

百官志：

石烈辛袞 石烈官之長。

令穩 官名。

彌里馬特本 官名，後陞辛袞。

麻普 卽麻都不，縣官之副也，初名達刺干。

知聖旨頭子事 掌誥命奏事官。

提轄司 諸宮典兵官。

皮室 軍制，有南、北、左、右皮室及黃皮室，皆掌精兵。

廳房 卽工部。

梅里 貴戚官名。述律皇后族有慎思梅里、婆姑梅里，未詳何職。

抹鶻 瓦里司之官。

先離撻覽 奚、渤海等國官名，疑卽撻林字訛。

營衛志：

象吻 黃帝治宮室，陶蚩尤象置棟上，名曰蚩吻。

瓦里 官府名，宮帳、部族皆設之。凡宗室、外戚、大臣犯罪者，家屬沒入於此。〔云〕

抹里 官府名。開撒猓亦抹里官之一。

算幹魯朵 算，腹心拽刺也。幹魯朵，宮也。已下國阿輦至監母，皆幹魯朵名；其注語，則始置之義也。

國阿輦 收國也。

奪里本 討平也。

耶魯盃 興旺也。

蒲速盃 義與耶魯盃同。

女古 金也。

孤穩 玉也。

窩篤盤 孳息也。〔七〕

阿斯 寬大也。〔八〕

阿魯盤 〔九〕 輔佑也。

得失得本 〔一〇〕 孝也。

監母 遺留也。

地理志：

屬珊 應天皇后從太祖征討，所俘人戶有技藝者置之帳下，〔二〕名屬珊，蓋比珊瑚之寶。

永州 其地居潢河、土河二水之間，故名永州，蓋以字從二、從水也。

鄭頡 上慕各切，下胡結切。渤海郡府名。

且慮 皆平聲。興中府縣名。

奚養 上音奚。幽州澤薨名，見周職方。

菑、時 幽州浸名，出同上。

墮瑰 門名，遼有墮瑰部。

野旅寅 野謂星野，旅謂躔次；寅者，辰舍。東北之位，燕分析津之所也。

儀衛志：

金釵下祖叢切。 馬首飾也。

果下馬 馬名。謂果樹下可乘行者，言其小也。

實里薛袞 祭服之冠，行拜山禮則服之。

鞞鞞帶上他協切，下徒協切。 武官束帶也。

扞腰 卽挂腰，以鵝項、鴨頭爲之。

胡木鍪 胄名。

鞞馬上音誕。 馬不施鞍轡曰鞞。

白毳音餌。 以白鷺羽爲網，又罽也。

兵衛志：

捉馬 拘刷馬也。

欄子軍 居先鋒前二十餘里，偵候敵人動靜。

弓子鋪 遼軍馬頓舍，不設營塹，折木稍爲弓，以爲團集之所。又諸國使來，道旁簽置

木稍弓，以充欄楯。

食貨志：

云爲戶〔二〕義卽營運，字之訛。

刑法志：

鐘院 有冤者擊鐘，以達于上，猶怨鼓云。

楚古 官名。掌北面訊囚者。〔三〕

表

皇子表：

五石烈 卽五院。非是分院爲五，以五石烈爲一院也。

六爪 爪，百數也。遼有六百家奚，後爲六院，〔四〕義與五院同。二院，卽迭刺部析之

爲二者是也。

裂麕皮 麕，牡鹿。力能分牡鹿皮。

世表：

莫弗紇 諸部酋長稱，又云莫弗賀。

蠕蠕而宣切。國名。

俟斤 突厥官名。

遊幸表：

舔鹹鹿〔二五〕 鹿性嗜鹹，灑鹹於地以誘鹿，射之。

女瓊〔二六〕 虞人名。

列傳

可敦 突厥皇后之稱。

忒里蹇 遼皇后之稱。

耨斡麼 麼，亦作改。耨斡，后土稱。麼，母稱。

乙室、拔里 國舅帳二族名。

諸功臣傳：

龍錫金佩 太祖從兄鐸骨札以本帳下蛇鳴，命知蛇語者神速姑解之，知蛇謂穴傍樹中有金，往取之，果得金，〔二七〕以爲帶，名「龍錫金」。

撒刺 酒樽名。

遙輦紉 遙輦帳下軍也。其書永興宮分紉、十二行紉、黃皮室紉者，倣此。

吐里 官名。與奚六部秃里同。吐、秃字訛。

寢殿小底 官名。遼制多小底官，餘不注。

雜丁黃 禮，男幼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一爲丁。軍中雜幼弱，以疑敵也。

遙輦剋 遙輦帳下掌兵官。

柅栢 宮衛門外行馬也。〔二〇〕

櫓柎犀 千歲蛇角，又爲篤訥犀。

珠二排 下蒲昧切。珠五百枚爲排。

題里司徒 題里，官府名。

座中 上陟栗切。地名。

堂印 博之采名。

臨庫 以帛爲通曆，具一庫之物，盡數籍之，曰臨庫。

堂帖 遼制，宰相凡除拜，行頭子堂帖權差，俟再取旨，〔二一〕出給告敕。故官有知頭子

事。
見陰山雜錄。

夷離堇畫者 畫者人名，爲夷離堇官。

虎斯 有力稱。〔紀言〕「虎思」，義同。

校勘記

〔一〕鷹鷲鳥以之名軍取捷速之義後記龍軍虎軍鐵鷁軍者倣此 鳥字原脫。記，原誤「託」。據上下文義補正。

〔二〕萬役陷河治 按萬爲人名，見紀開泰元年七月。下文只釋陷河治，「萬役」二字當刪。

〔三〕西域大軍將名 據紀保大五年後附耶律大石紀事，應作「西域大軍名」，「將」字衍。

〔四〕禮志 志字原脫，依史文例補。

〔五〕捏褐耐犬首也 犬，原誤「大」。據禮志六及國志二七改。

〔六〕宮帳部族皆設之凡宗室外戚大臣犯罪者家屬沒入於此 族字原脫。宗，原誤「宮」。據大典五

二五二及百官志一補正。

〔七〕孳息也 孳，原誤「慈」。據營衛志上改。

〔八〕寬大也 寬，原誤「實」。據營衛志上改。

〔九〕阿魯盃 阿，原誤「何」。據營衛志上改。

〔一〇〕得失得本 營衛志上，作亦寔得本。

〔一一〕有技藝者置之帳下 「有技藝者置」五字原缺，據陳士元諸史夷語音義卷三補。置，大典五二

五二作「隸」。

〔二〕云爲戶 戶，原誤「所」。據大典五二五二及食貨志上改。

〔三〕掌北面訊囚者 訊，原誤「詔」。據大典五二五二改。

〔四〕後爲六院 六字原脫，據大典五二五二補。

〔五〕舐鹹鹿 舐，本書亦作舐；鹹，本書亦作齏。字通。

〔六〕女瓊 瓊，原誤「瓊」。據大典五二五二及紀應曆十四年八月、十八年九月改。

〔七〕穴傍樹中有金往取之果得金 「樹中有金往取之果」八字原缺，據大典五二五二補。

〔八〕柅桓宮衛門外行馬也 柅桓，周禮天官掌舍作檜桓，註云：「檜桓，謂行馬。」

〔九〕俟再取旨 旨，原誤「二日」。據營衛志中改。

附錄

修三史詔〔一〕

聖旨：至正三年三月十四日，篤憐帖木兒怯薛第三日，咸寧殿裏有時分，速古兒赤江家奴、云都赤蠻子、殿中俺都刺哈蠻、給事中孛羅帖木兒等有來，脫脫右丞相、也先帖木兒平章、鐵睦爾達世平章、太平右丞、長仙參議、孛里不花郎中、老老員外郎、孛里不花都事等奏：遼、金、宋三國史書不曾纂修來，歷代行來的事跡合纂修成書有俺商量來。如今選人將這三國行來的事迹交纂修成史，不交遲滯。但凡合舉行事理，俺定擬了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

三月二十八日，別兒怯不花怯薛第二日，咸寧殿裏有時分，速古兒赤不顏帖木兒、云都赤蠻子、殿中俺都刺哈蠻、給事中孛羅帖木兒等有來，脫脫右丞相、也先帖木兒平章、鐵睦爾達世平章、太平右丞、吳參政、買朮丁參議、長仙參議、韓參議、別里不花郎中、王郎中、老

老員外郎、孔員外郎、觀音奴都事、孛里不花都事、杜都事、直省舍人倉赤也先、蒙古必闐赤鎖住、都馬等奏：昨前遼、金、宋三國行來的事跡，選人交纂修成史書者麼道奏了來。這三國爲聖朝所取制度、典章、治亂、興亡之由，恐因歲久散失，合遴選文臣，分史置局，纂修成書，以見祖宗盛德得天下遼、金、宋三國之由，垂鑑後世，做一代盛典。三交翰林國史院分局纂修，職專其事。集賢、秘書、崇文并內外諸衙門裏，著文學博雅、才德修潔，堪充的人每斟酌區用。纂修其間，予奪議論，不無公私偏正，必須交總裁官質正是非，裁決可否。遴選位望老成，長於史才，爲衆所推服的人交做總裁官。這三國實錄、野史、傳記、碑文、行實，多散在四方，交行省及各處正官提調，多方購求，許諸人呈獻，量給價直，咨達省部，送付史館，以備采擇。合用紙札、筆墨，一切供需物色，於江西、湖廣、江浙、河南省所轄各學院并貢士莊錢糧，除祭祀、廩膳、科舉、修理存留外，都交起解將來，以備史館用度。如今省裏脫脫右丞相監修國史做都總裁。交鐵睦爾達世平章、太平右丞、張中丞、歐陽學士、呂侍御、揭學士做總裁官。提調官，省裏交也先帖木兒平章、吳參政、樞密院裏塔失帖木兒同知、姚副樞、臺裏狗兒侍御、張治書、買朮丁參議、長仙參議、韓參議、右司王郎中、左司王郎中、老員外郎、孔員外郎、觀音奴都事、杜都事，六部各委正官并首領官提調。其餘修史的凡例、合行事理，交總裁官、修史官集議舉行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

進遼史表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臣脫脫言：竊惟天文莫驗於璣衡，人文莫證於簡策。人主監天象之休咎，則必察乎璣衡之精；監人事之得失，則必考乎簡策之信。是以二者所掌，俱有太史之稱。然天道幽而難知，人情顯而易見。動靜者吉凶之兆，敬怠者興亡之機。史臣雖述前代之設施，大意有助人君之鑑戒。

遼自唐季，基于朔方。造邦本席於干戈，致治能資於黼黻。敬天尊祖，而出入必祭；親仁善鄰，而和戰以宜。南府治民，北府治兵。春狩省耕，秋狩省斂。吏課每嚴於芻牧，歲饑屢賜乎田租。至若觀市赦罪，則脗合六典之規；臨軒策士，則恪遵三歲之制。享國二百一十九載，政刑日舉，品式備具，蓋有足尚者焉。迨夫子孫失御，上下離心。驕盈盛而釁隙生，讒賊興而根本蹙。變強爲弱，易於反掌。吁！可畏哉！

天祚自絕，大石苟延。國旣丘墟，史亦蕪蕪。耶律儼語多避忌，陳大任辭乏精詳。五代史繫之終篇，宋舊史埒諸載記。予奪各徇其主，傳聞況失其真。我世祖皇帝一視同仁，深加愍惻。嘗敕詞臣撰次三史，首及於遼。六十餘年，歲月因循，造物有待。

臣脫脫誠惶誠恐頓首，欽惟皇帝陛下，如堯稽古，而簡寬容衆；若舜好問，而濬哲冠倫。

講經兼誦乎祖謨，訪治旁求乎往牒。茲修史事，斷自宸衷。睿旨下而徵聘行，朝士賀而遺逸起。於是命臣脫脫以中書右丞相領都總裁，中書平章政事臣鐵睦爾達世、臣中書右丞今平章政事臣賀惟一、御史中丞今翰林學士承旨臣張起巖、翰林學士臣歐陽玄、侍御史今集賢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臣呂思誠、翰林侍講學士臣揭傒斯奉命爲總裁官。中書遴選儒臣宗文太監今兵部尙書臣廉惠山海牙、翰林直學士臣王沂、祕書著作佐郎臣徐曷、國史院編修官臣陳繹曾分撰遼史。起至正三年四月，迄四年三月。發故府之櫝藏，集遐方之甄獻，蒐羅剔抉，刪潤研磨。紀志表傳，備成一代之書；臧否是非，不迷千載之實。臣脫脫叨承隆寄，幸覩成功。載宣日月之光華，願效涓埃之補報。我朝之論議歸正，氣之直則辭之昌；遼國之君臣有知，善者喜而惡者懼。所撰本紀三十卷、志三十二卷、臣表八卷、列傳四十六卷，各著論贊，具存體裁，隨表以聞。上塵天覽，下情無任慚懼戰汗屏營之至。臣脫脫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至正四年三月 日，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臣脫脫上表。

三史凡例

一、帝紀：

三國各史書法，準史記、西漢書、新唐書。各國稱號等事，準南史、北史。

一、志：

各史所載，取其重者作志。

一、表：

表與志同。

一、列傳：

后妃，宗室，外戚，羣臣，雜傳。

人臣有大功者，雖父子各傳。餘以類相從，或數人共一傳。

三國所書事有與本朝相關涉者，當稟金、宋死節之臣，皆合立傳，不須避忌。其餘該載不盡，從總裁官與修史官臨文詳議。

一、疑事傳疑，信事傳信，準春秋。

修史官員

都總裁：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臣脫脫。

總裁官：

光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知經筵事、提調都水監臣鐵睦爾達世。〔五〕

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知經筵事臣賀惟一。

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張起巖。

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臣歐陽玄。

集賢侍講學士、通奉大夫兼國子祭酒臣呂思誠。

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臣揭傒斯。

纂修官：

正議大夫、兵部尚書臣廉惠山海牙。

翰林直學士、朝請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經筵官臣王沂。

文林郎、秘書監著作佐郎臣徐曷。

將仕佐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臣陳繹曾。

提調官：

資德大夫、中書右丞臣伯彥。

榮祿大夫、中書左丞臣姚庸。

奉議大夫、參議中書省事臣長仙。

通議大夫、參議中書省事臣呂彬。

朝散大夫、中書右司郎中臣悟良哈台。

嘉議大夫、中書左司郎中臣趙守禮。

亞中大夫、中書左司員外郎臣楔哲篤。

亞中大夫、中書省左司員外郎臣何執禮。

儒林郎、右司都事臣觀音奴。

奉議大夫、左司都事臣烏古孫良楨。

嘉議大夫、禮部尙書臣王守誠。

中憲大夫、工部尙書臣丁元。

奉議大夫、禮部侍郎臣老老。

嘉議大夫、禮部侍郎臣杜秉彝。

校勘記

〔一〕修三史詔 原作「聖旨」，今改此題，「聖旨」二字移置正文之首。

〔二〕一代盛典 典，原誤「興」。據文義改。

〔三〕鐵陸爾達世 鐵陸，原誤「或陸」。據前修三史詔改正。

〔四〕志三十二卷 二，原誤「一」，據正文改正。又下文「列傳四十六卷」，四十六當作四十五。國語解一卷，不當計入列傳。

〔五〕鐵陸爾達世 鐵字原脫，據前修三史詔補入。金史作帖。

